武俠世界



$2.00

61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血色音符

馬雲·著



時代曲流行一時，但這個悲劇却是由於有人不滿時代曲而發生的。不過，故事的主角決不是個心理變態的人或者瘋子，而是一個大義凜然的好漢。這個故事有血有淚，絕非目下一般奇情小說可比·下期刊出，敬希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45.00
	一年港幣$ 8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1.00
	一年港幣$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1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十二神龍十二釵故事

毒手神釵

諸葛青雲・文
董培新・圖



巫峽江頭飛血雨
天香閣裏襄會王

由於這陣「轟……沙沙……沙沙……悉悉……索索」的聲音發出，「聚泉峯」腰，眞是如火如荼，太熱鬧了！

「轟……」的聲音，是姬紀東「烟雲鞭」中所有無形毒粉，果然全被「幽靈火」所化那片綠色火光，加以點燃！

毒粉被燃，化爲氣體，急速向「烟雲陣」外排洩宣散，但因鞭身孔穴太細，排宣不及，遂「轟」的一聲，把那根連寶刀寶劍，都不易損壞的「烟雲鞭」，於剛剛脫手飛出之際，炸得裂了開來！

「烟雲鞭」一炸，烈火橫飛，因姬紀東離得最近，遂把他身邊其餘幾件惡毒火器，也引得隨同「烟雲鞭」一併爆炸！

「寒鐵」所鑄的「烟雲鞭」，都被炸毁，姬紀東血肉之軀，又復如何倖免？

他這「十惡神魔」終於一惡不惡，形如常人地被炸得骨肉成糜，化作四飛血雨！

那種「沙沙……沙沙……」聲息，便是姬紀東骨肉所化血雨所致。

至於「悉悉……索索」之聲，則是龍不潛先前所闖，從峯下傳來的異響，加强了進行速度。

這是一片極驚人的聲音，跟着却是一片極悶人的沉默！

龍不潛與「小白」、「大黑」，以及魏立言等，在「幽靈火」發出，「烟雲鞭」被燃爆炸的刹那之前，均知機閃出。

翁拓和那些「巫山」弟子閃得雖然慢了一步，但因距離稍遠，也未曾受到傷害，只是有人在身上，沾了一些遠飛血雨而已。

他們正邪雙方，均自把目光盯在被炸得只賸兩條殘腿的姬紀東遺屍之上，神情肅穆，默默無語。

魏立言是心願得遂，正自暗向兄弟魏立人的泉下幽靈，通誠禱祝。

龍不潛則是深知，這是魏師叔生平最得意、最安慰的時刻，遂默不作聲，讓魏立言好好享受一下這種大仇得報的快樂滋味！

翁拓只想使姬紀東吃點苦頭，却想不到這位「巫山派」首席護法，竟如此輕易地，便告報銷了。

故而，他是默然愁皺雙眉，暗自盤算這場面怎麼收拾？少時回到「神女宮」中，又怎樣向「金釵令主」辛九香交代？

這片極悶人的沉默，爲時並不太長，可說十分

短暫！

打破這沉默的，仍是那種奇異的「悉悉……索索」聲息。

魏立言適才是凝神對付「十惡神魔」姬紀東，心無旁鶩，故而未曾注意這種「聚泉峯」下，逐漸傳上的奇異聲息。

如今，他一聽這「悉悉……索索……」之聲，便倏然變色地，口中微「咦」，自言自語說道：「這莫非是蛇行之聲，如今時屆嚴冬，那裏來的這多蛇呢？」

龍不濳聞言之下，不禁又驚又愧。

驚的是這「悉悉」之聲，若是蛇行，則蛇數當在千百，決非偶然，可能又有甚麼專門役使豢養蛇蟲毒物的凶邪來到！

愧的是自己闖而迷惘，魏立言却一聽便知聲息是發自「蛇行」，可見得「江湖閱歷」四字，往往絕非任何呆板學問，所能比擬。

他又驚又愧之下，近前一步，向魏立言低聲發話問道：「魏師叔，你曉不曉得當世武林中，有些人是專門擅長於役使豢養蛇蟲毒物。」

魏立言皺眉道：「這類凶邪，有好幾個呢！大都是蠻荒化外的厲害魔頭，一時無法判斷！」

說至此處，目光凝注「釣天翁」翁拓，畧畧提高語音，揚眉叫道：「翁供奉，我與姬紀東的殺弟深仇，已告了結，我們怎麼辦呢？是暫時就此別去，等到年底『巫山大會』之上，再見見勝負高低？抑或索性再湊湊熱鬧，拚上一陣？」

翁拓起初臉上神色，不太平靜，如今却從嘴角間，浮現一絲冷笑，陰惻惻地說道：「魏大俠，我和你並無甚麼重大仇怨，可以等待羣雄大會之上，再起切磋，但常言道得好，『萬般皆有命，時勢不由人』，你恐怕來得去不得了！」

魏立言挑眉問道：「翁供奉，你這『來得去不得』之言，却是怎講？魏立言身如野鶴閑雲，孤飛自在，我要來便來，要去便去，誰能留得下我？」

翁拓笑了笑，未曾答話，却突然向那幾名「巫山」弟子，厲聲喝道：「滅去火吧！」

那幾名「巫山」弟子，把所有熊熊騰燄的松油火把，完全撲滅。

火光一滅，加上月被雲遮。這片峯腰之間，立時一片黑暗！

翁拓在暗影之中，發出一陣聲如梟鳥的桀桀獰笑，得意叫道：「魏立言，你且向外看看，翁某是否危言聳聽？你們還走得了麼？」

魏立言與龍不濳聞言之下，目光電掃四外，不禁雙眉微蹙！

原來他們立身之處四外草叢、樹梢、山壁、怪石以上，都閃燦着碧光烱烱的各形各式大小兇睛。爲數上千，着實令人生怖！

「小白」、「大黑」身上的鋼毛，也均根根直豎，喉中發出低沉的怒嘯！

龍不濳生恐牠們輕舉妄動，有所失閃，對辛人英不好交代，遂一手摟住「小白」，一手摟住「大黑」，向牠們低聲叫道：「『小白』、『大黑』，你們不許亂動，要等我命令你們動手之時，才可動手！」

「小白」、「大黑」經龍不濳這樣一加撫慰，才慢慢把那一身發威豎立的鋼毛，平了下來！

魏立言目光電掃，向翁拓冷笑道：「翁拓老兒，『十惡神魔』姬紀東，尚且喪在我手下，變作飛灰，你弄些區區蛇蟲之屬，便能困住我，和我龍賢侄麼？」

翁拓狂笑道：「魏窮酸，你看走眼了，這些蛇蟲，每一種也是奇毒無比的罕見異物，不是尋常俗品。你和龍小兒，以及那兩隻孽畜，不信便隨意選上一條，試試厲害！」

魏立言厲聲向暗影之中喝道：「誰是率領惡毒蛇蟲之人，趕快出來見我，彼此一分上下！」

翁拓笑道：「告訴你又何妨，這些東西，都是來自『野人山五毒谷』，『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老弟所豢靈物！」

魏立言道：「鄔大年呢？」

翁拓道：「鄔老弟新婚燕爾，正在與辛……」

說到「辛」字，倏然頓口不語。

翁拓本意是想說鄔大年正與辛人英倒鳳顚鸞，欲仙欲死，以收對龍不濳攻心之效，但話到口邊，想起辛人英與春蘭夏荷二婢，業已渡索過江，自己如此說法，豈非當面扯謊，反被魏立言、龍不濳等譏笑！故而，他頓住話頭，改口笑道：「鄔老弟如今在享風流艷福，稍爲晚來一步。這些蛇蟲，便是他的先鋒部隊！」

魏立言聽得「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尚未到此，遂以「蟻語傳音」功力，暗向龍不濳的耳邊，悄悄說道：「龍賢侄，『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尚未到此，這些惡毒蛇蟲，指揮無人，必然兇威大減，我們是否趁此機會突圍？」

剛剛說到「突圍」二字，龍不濳便也以「蟻語傳聲」功力向魏立言搖頭說道：「魏師叔，如今突圍，雖是良機，但我們過江目的，是在接應我爹爹和辛人英。我們倘若先退，他們萬一趕到，陷入危機，便不好辦了！」

魏立言悄言道：「賢侄說得有理，但我們難道便這樣乖乖被圍，靜等鄔大年趕來，發動惡毒攻勢

麼？」

龍不濳挑眉道：「當然不甘坐困，我們應給這干惡毒蛇蟲，一點嚴重打擊，但在發動攻擊之前，我要先作一種準備工作！」語音方落，突然仰首長空，發出一聲清嘯。

一來是深山靜夜，二來因龍不濳是凝氣傳空，故而他所發嘯聲，顯然傳出極遠，起了不少迴聲，「嗡嗡」相應。

翁拓冷笑道：「龍小兒胆怯心顫，想向對江同黨，求援了麼？告訴你，連這『橫江鐵索』之上，也有了兩條苗疆特產的『七星鈎子』，任憑是誰，也無法通行的了！」

魏立言則心中雪亮，知道龍不濳適才發嘯，是想把專門尅制各種奇毒蛇蟲的「血靈鷄」找來，讓牠擇肥而噬，在此飽餐一頓。

龍不濳發嘯以後，拉着「小白」、「大黑」悄聲問道：「『小白』、『大黑』，你們知道『七星鈎子』是什麼蛇麼？」

「小白」連連點頭，並用爪比了一個又扁又長，頗爲堅韌模樣。

龍不濳點頭道：「對了，就是那尋常刀劍難斷，蘊有奇毒，並擅於纏人的東西，你和『大黑』怕不怕牠？」

「小白」搖頭，表示不怕。「大黑」也伸爪作勢，表示願往一搏。

龍不濳道：「你們都是通靈異獸，既然敢去，料必無妨，早點把那『橫江鐵索』上的『七星鈎子』除掉，你主人來時，才好安然渡江！」

「小白」、「大黑」雙雙頷首，正欲轉身，龍不濳又復悄悄道：「慢點，等我和魏師叔，畧爲引開對方注意時，你們再走，除掉『七星鈎子』以後，便守在索上，不容任何人加以毀損，『小白』並不妨把你的『江豬』朋友叫來，等在索下江水之中，以防萬一不測！」

「小白」、「大黑」早已通靈懂得人言，乖乖領命不動。

龍不濳恢復了正常語音，向魏立言一挑雙眉，含笑叫道：「魏師叔，我們向那邊走走，到看這些暗影中張牙舞爪，見不得光明的蛇蟲們，究竟有甚麼樣的惡毒威力？」

魏立言自知龍不濳之意，遂含笑點頭，朗聲發話說道：「好，賢侄也不可對於這些蛇蟲，過於小視，須知往往蜂蠆之毒，會甚於藤蛇的呢！」

他們邊自說話，邊向右面，緩步徐行，四外暗影中，那些大大小小，或碧或紅的無數兇眼，也隨同緩緩向右移動。

龍不濳與魏立言見狀之下，知道翁拓用意，只是仗恃蛇蟲，圍住自己，要等苗疆凶人。「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趕來之際，再復發動攻擊！

於是，他一面暗凝足功力，緩步右移，冷然叫道：「魏師叔，這些東西，怎麼只是在遠遠逞兇，不敢實際行動呢？牠們再不惹我，我却要惹牠們，挑動戰火的了！」

他功力早凝，遂在語音落處，向面前暗影之中的一雙特巨兇眼，彈出一指。

這不是尋常彈指。這是內家罡炁所聚的上乘絕學「彈指神通」，威勢之强，自然絕非小可！

指風到處，響起「舌」的一聲慘啼，那雙碧光閃閃的特巨兇眼，立時便告消失！

隨在一聲慘啼之後，暗影之中，便悉悉索索地，亂作一堆，彷彿有不少蛇蟲，觸怒欲發。

就在此時，「小白」、「大黑」兩猿，雙雙一長身形，凌空縱起！

「大黑」雖然體巨，但因周身黑毛，在這黑暗環境之中，絕不引人注目。

到是「小白」縱身所化的那條銀線，在暗影中刺眼已極！

一來黑白雙猿，均動作如電，一縱便是十來丈遠，令人不及追截，二來翁拓等人，以及大半蛇蟲的注意力，又均集中在魏立言、龍不濳的身上，遂使牠們極爲輕易縱出重圍，登上橫江鐵索，等到翁拓發現「黑白雙猿」有了動作，已來不及阻攔截擊了！

「釣天翁」翁拓起初有點發火，但等看見「小白」、「大黑」登上橫江鐵索，却不禁「哼」了一聲，冷笑說道：「這眞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兩個孽畜，想是活得不耐煩，自來送死！」

翁拓發話之間，「小白」、「大黑」業已登索走出丈許。

橫江鐵索之上，安安靜靜，並無響動。暗影沉沉中，也看不出前面究竟有沒有苗疆特產的厲害毒蛇「七星鈎子」？

但人類目力，雖無所見，「小白」與「大黑」，却有了獸類天賦反應！

所謂「反應」，就是牠們一個白得像銀，一個黑得像漆的兩身鋼毛，又均根根蝟立，豎了起來。

這種情況，顯示出翁拓的不是虛言，橫江鐵索上，果藏有惡毒兇物！

「小白」銀毛豎立以後，口中發出了一聲低沉怒嘯。

就在牠怒嘯之際，一條帶有腥風的長長蛇影，突從橫江鐵索之上飛起，向「小白」攔腰掃過來。

這種苗疆特產的「七星鈎子」，仗恃身軀又長又韌，最厲害的動作，便是將人獸捲住，活活纏得窒息而死，或是中了牠身上奇毒！

但如今因「小白」體形過於矮小，那「七星鈎子」，竟有點輕敵，未施展纏束之技，以爲只飛身一掃，便可把這隻小白猴子，掃得筋斷骨折，墜死江中。

誰知長身才起，「小白」業已比牠敏捷十倍地，從索上縱身丈許。

不單避過這蛇鞭一掃，「小白」並乘着對方掃空，未及回收的刹那破綻，化爲一條銀線，電疾撲向蛇頭。

「七星鈎子」作夢也未想到，這隻毫不起眼的小白猴子，竟如此胆大，行動更如此敏捷！

等到牠發現白影撲來，再想閃避，已自不及，被「小白」雙伸利爪，扣住了七寸部位！

「七星鈎子」仗恃皮鱗特韌，刀劍不傷，以爲縱被對方扣住七寸要害，也無所謂，只要回轉身軀，一纏一絞，便可把對方活活絞死！

但牠那知「小白」天賦異稟，神力無窮，雙爪才一扣住七寸，便揑得那條「七星鈎子」，無法透氣，幾乎窒息！

跟着，「小白」右爪扣緊蛇頭，左爪扣緊蛇身，口中高聲厲嘯，凝足神力，雙爪猛然一分！

「克察」一聲脆響，那條連刀劍都難傷損的苗疆怪蛇「七星鈎子」竟生生被「小白」以罕世神力，硬把蛇頭扯斷！

但蛇性特長，蛇頭雖斷，餘威猶在，那下截蛇身，仍自捲了回來。

幸虧「小白」是通靈神獸，並深知蛇頭特性，在得意之下，並未忘形，才一扯斷蛇頭，便再度從索上騰身，躍起兩丈。

蛇身回捲，一下捲空，竟纏住橫江鐵索，不住猛烈抽束，抽束得整條鐵索，都告震盪不已。

「小白」這邊，出奇制勝，一下便解決了一條「七星鈎子」。

「大黑」那邊，亦告得手，且情況並不十分有趣！

「大黑」的鬥蛇手段，有一點與「小白」完全相同，有一點則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的是在「七星鈎子」蛇身飛捲之際，「大黑」竟毫未躲閃，任憑牠風車似的，攔腰捲了幾束！

「七星鈎子」既將敵方捲住，便一面緊緊捲住，一面伸頭來咬。

「大黑」雄軀一挺，提氣鼓腹，竟使「七星鈎子」捲束不動，並像「小白」一樣，電伸雙爪，扣住來咬蛇頭。

牠因身被蛇束，難於效法「小白」，扯斷蛇頭，遂僅十指用力緊纏，把那條「七星鈎子」，壓得氣息難通，拚命扭動身軀，想脫離「大黑」掌握！

「大黑」也頗刁鑽，知道「小白」適才發嘯，業已召來大批「江猪」，在江中策應，遂乘着「七星鈎子」身軀扭動之勢，故意向江中跌去。

牠是故意跌落，「七星鈎子」身軀纏住「大黑」，頭部又被「大黑」扣住，自然無法反抗！

這種「七星鈎子」，是旱蛇，不是水蛇，一到水中，威力更自大減！

何況，江水之中，又有大批江猪，在幫「大黑」的忙，便自輕輕易易，把條苗疆毒蛇，葬送在「巫峽」江水以內！

「大黑」解決了「七星鈎子」，由江猪們渡送過江，再度登上了橫江鐵索。

這時，雲散月出，使「聚泉峯」腰的龍不潛，魏立言雙俠，暨翁拓等「巫山」羣邪，均把這場鐵索以上的猿蛇惡鬥，看得淸淸楚楚！

龍不潛哂然笑道：「我以爲苗疆特產的『七星鈎子』能有多麼厲害？原來在『小白』『大黑』爪下，根本不堪一擊，徒負兇名而已！」

翁拓心中又驚，臉上又赧地，弄得無言以答龍不潛的諷嘲之語。

就在此時，突然有陣濃郁花香，瀰漫當空，送入在場諸人的鼻觀以內。

翁拓嗅得花香，側顧身旁的「巫山」弟子，大喜揚眉說道：「長孫公主來了！」

翁拓深知龍不潛已得「乾坤一筆」冷吟秋冷大先生眞傳，自己這邊，便添了一名「花釵公主」長孫豔，也未必穩操勝券。

他大喜之故，是因鄺大年正與長孫豔同圓好夢，如今長孫豔既已來此，鄺大年定也同來，這位「五毒郎君千蛇手」一到，除了精擅「五毒神功」以外，並可指揮周圍各種惡毒蛇虫，大舉進攻，龍不潛與魏立言等，多半難逃刦數！

翁拓心中大喜之下，「長孫公主來了」的一語方出，身邊那名「巫山」弟子，已向他悄然禀道：「啓禀翁老供奉，長孫公主的身份，業已變更，我們奉了令主所頒金釵令，應該稱她爲『辛殿下』了吧？」

翁拓「哦」了一聲，表面連連點頭，心中却十分爲難。

因爲把長孫豔改稱辛人英，只可在「巫山派」中，對鄺大年加以瞞哄。

如今在魏立言、龍不潛等眼中，却如何瞞得過

去？何況眞的辛人英業已渡索過江。

爲了免得弄穿謊言，招致鄺大年不快起見，只有在對方面前，不提此事，並最好使長孫豔暫時藉詞離開此處。

翁拓想至此處，遂對身邊侍立的「巫山」弟子，低聲說道：「少時長孫公主到來，你們不許稱她爲『辛殿下』，只保持緘默，不打招呼便了！」

那些「巫山」弟子，雖然莫名其妙，却也只好「喏喏」連聲！

這時，花香更濃，只聽得有個嬌脆女子口音，媚笑叫道：「翁老供奉，姬護法，叫他們點火把吧，鄺公子到了！」

翁拓聽得長孫豔還在招呼「十惡神魔」姬紀東，不禁面含苦笑地，轉命那些「巫山」弟子，再度將火把燃起。

龍不潛趁此時機，暗向魏立言問道：「魏師叔，對方口中所稱的鄺公子，是何許人物，師叔可知道麼？」

魏立言畧一尋思，皺眉答道：「姓鄺的武林人物不多，尤其是精於豢養蛇虫毒物的，似乎只有『野人山』五毒婆婆的義子，『五毒郎君千蛇手』鄺大年，但風聞此人曾立誓不離所居山谷，或許不是他吧？」

他們密語之際，火光業已亮起，一個年約三十四五，穿着玄色儒衫，身帶腥氣之人，與一個妖嬈少婦，雙雙從峯下飄上。

龍不潛與魏立言，均認得那妖嬈少婦，便是「花釵公主」長孫豔，但對於那玄衣男子，却甚爲陌生，從未見過。

翁拓一見長孫豔，便以傳音密語，在她身邊，悄然說道：「長孫公主，對方認得你，也認得辛人英，容易拆穿我們對鄺老弟所作謊言，你是否找個藉口，廻避一下……」

話猶未了，長孫豔便向他嫣然一笑，也以傳音密語說道：「翁供奉放心，鄺大年對我業已死心塌地，便是敗露身份，也不要緊……」說至此處，改以尋常語音問道：「翁供奉，姬護法呢？他不是和你一同來此的麼？」

語音方落，業已引起「落拓書生」魏立言的一陣震天狂笑！

長孫豔雙目一瞪，怒視着魏立言，面若寒霜，厲聲喝道：「魏窮酸，我向翁供奉詢問姬護法去了何處？却關你甚事，要你這等狂笑？」

魏立言冷笑道：「『十惡神魔』姬紀東就在你的面前，你却視而不見，有目無珠，像個睜眼瞎子一般，怎不令人好笑呢？」

這句「十惡神魔姬紀東就在你面前」一語，把「花釵公主」長孫豔，聽得怔住，從目中閃射兇光，向四外不住打量。

魏立言指着姬紀東被燒炸僅剩的兩小段殘腿，冷然說道：「你不必找了，就在你面前左側方大石旁邊的兩條殘餘人腿，不就是姬紀東所有的麼？」

「十惡神魔」姬紀東，在「巫山派」中，身爲首席護法，名高位尊，功力極强，如今只賸下兩條焦黑殘腿，怎不令長孫豔聽得驚愕難信。

她側過臉去，向那位聽任魏立言發話，默不反駁的「釣天翁」翁拓問道：「翁老供奉，這魏窮酸所說之語，難道是實言？……」

翁拓不等長孫豔再往下問，便長嘆一聲，點點頭說道：「確實如此，姬護法在施展『烟雲鞭』之際，被魏窮酸發出一粒昔日『鬼母』甄瑤所煉，威震乾坤的『幽靈火』，燒爆『烟雲鞭』中無形毒粉，並誘發身上所帶的各種火器，才燒得只賸兩條殘腿！」

長孫豔雙眉深鎖，低聲問道：「除了姬護法以外，本派之中，還有甚麼重大損失？」

翁拓道：「被龍不潛彈指之勁，殺死一條巨大蜥蜴，並損折了兩條『七星鈎子』……」

鄺大年彷彿是在好夢之中，被人叫醒趕來，神色頗爲不大高興。

他負手閒立一旁，面寒似冰，連聽了「十惡神龍」姬紀東的死訊，都漠然無動於中。

但如今突聞得損失了兩條「七星鈎子」之語，却立刻勃然動容地，向翁拓挑眉問道：「翁供奉，是誰個殺死了我的兩條『苗疆』特產毒蛇『七星鈎子』？」

翁拓向站在橫江鐵索上的「小白」「大黑」兩隻靈猿，指了一指說道：「就是被那黑白雙猿，一個殺死一條！」

鄺大年目光一瞥「小白」「大黑」，意似不信地，皺眉問道：「我那『七星鈎子』，生來周身皮骨如鋼，刀斧都難傷損，這一黑一白兩隻猴子，却是……」

翁拓知他不信，遂把「小白」「大黑」怎樣殺死「七星鈎子」的經過情狀，向鄺大年仔細描述說了一遍。

鄺大年靜靜聽完，目閃兇芒地，「哼」了一聲，冷然說道：「這是那兩條『七星鈎子』，輕敵大意，才遭算計，否則必會把這一白一黑兩隻猴子，活活纏束勒死！」

翁拓低聲說道：「鄺老弟請顯點神通手段，把對方或人或獸，擒上幾個，或是殺死幾名，否則，我們在令主面前，委實無顏交代！」

鄔大年點頭說道：「對方旣敢傷了我所豢靈物，我怎能容得他們，如今先派上一樣東西，把兩隻猴子弄死，替『七星鈎子』報仇雪恨！」

龍不潛從對方互相答話時的稱呼之中，業已知道來人便是魏立言所猜的「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遂冷笑一聲道：「鄔大年，你少吹大氣……」

鄔大年聞言一怔，目注龍不潛，神色訝然，接口問道：「奇怪，我初入中原，無人相識，你怎麼知道我叫『鄔大年』呢？」

龍不潛哂道：「我不但知曉你叫『鄔大年』，並知你違背誓言，遠離苗山，必遭天譴！」

鄔大年冷笑道：「三幾句牙疼咒兒，算得甚麼？我才不在乎呢，換句話說，便算應誓而死，也比在『野人山五毒谷』中，終身忍受寂寞來得划算多了！」

說至此處，想到龍不潛適才之語，雙眉一剔，目閃厲芒問道：「剛才爲何叫我少吹大氣？……」

龍不潛道：「你不是說隨便派上一樣東西，便可爲『七星鈎子』，報仇雪恨麼？」

鄔大年道：「當然如此。」

龍不潛冷笑道：「你不要把你所豢養的那點惡毒蛇虫，看得太高，牠們只要敢靠近那根橫江鐵索，便算蠻不錯了。」

鄔大年猛笑一聲道：「尊駕怎樣稱呼？」

翁拓一旁叫道：「他便是『乾坤一筆』冷吟秋的唯一弟子龍不潛，手底下着實有點功夫，鄔老弟不可輕敵大意！」

鄔大年「哼」了一聲，並未答言，只把所着玄色儒衫的左袖抖了一抖。

一聲令人聽在耳中，周身毛髮皆豎的兒啼起處，從鄔大年的袖中，抖出了一樣怪物。

這隻怪物，形若琵琶，似蠍非蠍，額有三目，兩橫一豎，碧光烱烱，尾比普通毒蠍畧短，並無毒鈎，也是用環節組成，尾上遍是硬刺。

除了額有三目，和尾無毒鈎之外，均與毒蠍相似，長約二尺有餘，整個身軀，色呈暗藍，看去十分可怖！

鄔大年抖出這隻怪物以後，臉上便現出頗爲自矜的得意神色！

龍不潛冷笑道：「鄔大年，你弄出這麼一隻蠍子則甚？這蠍子雖比尋常所見畧大一點，但也不過只够供兩三隻公鷄，當作一頓點心……」

鄔大年哂然叱道：「龍小賊，瞎了你的狗眼，我這『小藍兒』，是『蠍子』麼？」

龍不潛道：「不是蠍子，却是甚麼？」

鄔大年雙眉一挑，桀桀厲笑地，以兩道鄙薄目光，冷視龍不潛道：「聞得江湖人言『乾坤一筆』冷大先生功參造化，學究天人，諸凡三教九流之事，無所不通，無所不曉，原來他的傳人乃是無識草包……」

「無識草包」一語方出，龍不潛便嘴角微披，接口說道：「你才是『無識草包』呢，這隻『禿尾藍蠍』，雖然前額多一豎目，可以噴出毒液，禿尾環節在必要時，並可飛出傷人，但無論形狀、名稱，仍未離開一個『蠍』字，我叫牠『蠍子』，難道還有錯嗎？」

鄔大年吃了一驚，想不到龍不潛不愧名師之徒，竟對自己這隻罕見「禿尾藍蠍」的名稱暨厲害之處，知道得這麼清楚。

他靜等對方語畢，冷然說道：「龍小賊，你旣知厲害……」

龍不潛接道：「錯了，我知道這『禿尾藍蠍』名稱，却認爲牠並不厲害，否則，剛才便不會認爲牠只配給公鷄們當點心了！」

鄔大年「哼」一聲，目閃兇芒地，剔眉獰笑說道：「果然仍是個無識匹夫，我且命我這『小藍兒』，把黑白雙猿，兩隻孽畜弄死，讓你見識見識，開開眼界！」

說完，把手向橫江鐵索，指了一指，口中並發出一聲尖銳哨音。

「禿尾藍蠍」肚皮畧一起伏，短足齊划，居然凌空飛起，撲向橫江鐵索之上的「小白」「大黑」兩隻靈猿！

魏立言見這怪物，居然還能鼓氣飛行，不由暗爲「小白」「大黑」，揑了一把冷汗！

但「禿尾藍蠍」飛到距離橫江鐵索，尚有丈遠之處，便落了下來。

鄔大年見牠不似往日發威鼓氣，立即撲擊對方，不禁畧感奇詫地，口中「咦」了一聲。

龍不潛笑道：「你『咦』些什麼？我不是早就說過，莫把你所豢養的這些惡毒蛇虫，看得太高，牠只要敢靠近橫江鐵索，便算蠻不錯了！」

鄔大年知道有異，遂閃動目光，向那橫江鐵索之上，仔細觀察。

這一細看之下，果然看出蹊蹺。

橫江鐵索之上，只有黑白雙猿，並無異狀，但峯上絞輪架上，却站着一隻鳥兒！

這隻鳥兒，大僅如鴿，周身血紅，正是凃琬所養的「血靈鷄」！

「血靈鷄」因早就在「神女宮」賓館之中，吃了鄔大年的一條「五花虺」故而不單使鄔大年不覺陌生，並令他一看就心中冒火！

他鋼牙一挫，目光獰視龍不潛，兇芒烱烱地，

厲聲喝道：「龍小賊，這隻妖鳥，是你所養的？」

龍不潛雖聽他口出不遜，仍自並不動怒地，點了點頭說道：「是我好友養的，和我所養，並差不多，但不知閣下問牠則甚？」

鄔大年道：「這隻妖鳥，適才曾侵入『神女宮』中，吃掉我一條『五花虺』……」

話方至此，龍不潛便接口笑道：「我明白了，鄔朋友定是恐怕我這『血靈鷄』，剛吃了一條『五花虺』，尚不過癮，還要再請牠吃上一隻『禿尾藍蠍』……」

這幾句話兒，險些把個狂妄驕暴的「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聽得爲之活活氣煞！

龍不潛語音未了，鄔大年突從目中閃射凜駭光芒，失聲叫道：「你說什麼？這隻妖鳥，竟是『崑崙絕巔』所產，難得一見的『血靈鷄』麼？」

龍不潛洒脫道：「原來我不說出，你尚不知其名，看來你才是個『無識草包』，連隻『血靈鷄』的來歷特性，都說不淸楚！」

鄔大年怒道：「怎麼說不淸楚？難道這隻妖鳥，不是産自『崑崙』？」

龍不潛笑道：「産自『崑崙』，雖然不錯，但你却不會說出牠專門尅制各種惡毒蛇虫天賦特性，足見我把『無識草包』四字，回贈你不會有錯！」

鄔大年冷哼一聲道：「小小一隻『血靈鷄』，算得什麼？我且取件東西，給你看看！」

他邊自說話，邊自把右手伸向所着玄色長衫之內，不知摸索什麼？

就在龍不潛、魏立言，均注視鄔大年那隻右手，並凝神防變之際，鄔大年却突然出人意外的，電疾把左手一伸！

左手才伸，便從他那玄色大袖之中，飛出七八縷閃亮紅光！

鄔大年頗具深心，他這樣伸手入懷，突以左手暗襲之舉，業已出人意料，而這七八縷閃亮紅光的所打目標，也頗異於尋常。

鄔大年許是爲「五花虺」報仇心切，他這七八縷紅光，不打龍不潛，不打魏立言，不打「大黑」，不打「小白」，却是完全向「血靈鷄」飛去。

「血靈鷄」似也未曾防範，閃避不及地，仍然站在那具絞輪之上。

眼看七八縷閃亮紅光所織光網，已將「血靈鷄」網住，連魏立言、龍不潛二人，都有點爲牠暗担憂慮，但已搶救不及！

誰知就在那紅色光網，剛剛把「血靈鷄」罩住的刹那之間，「血靈鷄」只一閃動，便從光網的狹窄網眼中穿出，輕飄飄地，落在另一塊巨石之上，口中並似多了點甚麼東西，吃得津津有味！

「血靈鷄」的口中，多了一點東西，那隻「禿尾藍蠍」的身上，却少了一點東西！

額上，少了那隻與衆不同的豎目，碧芒驟隱，鮮血淋漓！

身後，則少了那條無鈎帶刺禿尾，順着尾根，一滴滴地，往下直滴黑血！

「禿尾藍蠍」不但失去一目一尾，並全身發顫，萎頓不堪，彷彿即將死去。

原來「血靈鷄」的動作，委實捷逾閃電，牠在這一刹那間，不但衝出那蓬紅色光網，從絞輪飛上大石，並順便撈些彩頭，把那隻「禿尾藍蠍」，也一併解決！

「血靈鷄」的異稟，牠越是吃了毒物，威力便越是加强。

適才，在「神女宮」中，所吃掉的那「五花虺」，是毒性極烈的異種怪蛇，故而「血靈鷄」更比平日來得靈活厲害！

如今，因「禿尾藍蠍」的全身劇毒，集中「禿尾」，那隻「豎目」，更是「丹元」所聚，「血靈鷄」相當識貨，採精擷華，大快朶頤之下，受益越多，身上的血羽色澤，也紅得分外鮮艷！

鄔大年見自己悄然發難，一擊未中，反而斷送了隻具有相當威力的「禿尾藍蠍」，不禁羞怒交迸，連聲桀桀獰笑！

龍不潛向魏立言把嘴角微披，意似不屑地，低聲哂然說道：「這厮好不識羞，他已黔驢技窮，還怎麼笑得出來？……」

魏立言不等龍不潛話完，便向他搖了搖頭，加以提醒說道：「賢侄不要輕敵大意，這鄔大年已獲五毒婆婆眞傳，可能技不止此？……」

話方至此，鄔大年已從懷中緩緩縮出右手，向龍不潛、魏立言等，虛空一揚！

龍不潛與魏立言，均不肯過早閃避，示人以怯，要等看清鄔大年所發出的，究竟是甚麼東西，再定應付之策。

誰知鄔大年雖然揚手作襲敵之狀，手中却空無一物！

龍不潛與魏立言方自一怔，鄔大年却頗爲得意地，厲聲叫道：「龍家小賊，與魏窮酸，你們如今總該由我擺佈了吧？」

龍不潛冷笑道：「你在做夢！……」

鄔大年接口說道：「我不作夢，而是你們不够機警，太以懵懂遲鈍，而中了我『無形神蠱』！」

這種話，着實把龍不潛、魏立言，都聽得吃了一驚！

因爲，他們均久走邊荒，知道苗人所練毒蠱，

委實厲害無比！

不但這些毒蠱，發時無形無色，不易提防，倘若中上以後，更是宛如有了附骨之蛆，除非獲得發蠱人自練的獨門解藥，才可加以祛解！

魏立言見龍不潛闖言之下，臉上立現驚容，遂低低叫道：「龍賢侄不必驚慌，一般蠱毒通常必須下於飲食之中，方能侵入人體，那有隨手一洒，便可生效之理？我們鎭定一點，莫要中了這厮的謊言詭計！」

他的話方畢，鄔大年一剔雙眉，「嘿嘿」怪笑說道：「魏窮酸，你也是久走江湖，頗有閱歷的人了，難道還不知我義母『五毒婆婆』，是被所有苗人，共同推尊的『蠱王之王』，我的用蠱手段，自然與尋常蠱技，大不相同的了……」

語音至此畧頓，目光冷注魏立言，以一種得意神色叫道：「魏窮酸，你不妨提口眞氣，運行周身試試，便可覺出胸中有物，蠕蠕欲動，那就是我剛才對你們所放的『蝦蟆蠱』了！」

龍不潛與魏立言，如言雙雙提氣行功，果然覺得胸腹間，似乎有甚活物，蠕蠕欲動？

這時，那位「五毒郞君千蛇手」鄔大年，又復「哈哈」大笑！

龍不潛怒道：「你笑些甚麼？」

鄔大年得意揚眉答道：「我笑你們一個是曾經滄海，閱歷豐富的『落拓書生』，一個又是甚麼『乾坤一筆』弟子，居然全是草包，輕輕易易地，便上了我的當兒！」

龍不潛訝道：「上當，我和魏師叔，除了中你毒蠱以外，還上了甚麼當兒？」

鄔大年笑道：「你們本未中毒，我也無計可施，遂以言相激，期望你們能自己幫忙，結果你們其笨如猪地，果然乖乖聽話，雙雙吸氣行功，自然會把四外無形神蠱，一齊吸進臟腑了！」

龍不潛氣得怒視鄔大年，似欲縱身撲擊。

鄔大年搖手獰笑道：「龍家小賊，你替我安份點吧，如今，我已經可以駕馭神蠱，對你隨意控制了！」

龍不潛驀然心念動處，想起自己在「九華山」，初遇凃琬之事，不禁胸中一寬，面含笑容，向魏立言揚眉叫道：「魏師叔，不要緊，我想起了一種十分有效的禦蠱之策！」

「賢侄有何妙策？」

龍不潛指着站在大石上，正自剔翎弄羽的「血靈鷄」，含笑說道：「這隻『血靈鷄』，便專尅各種毒物，包括苗疆惡蠱在內！上次於『九華山』中，『血釵公主』慕容嫣所發『蜈蚣蠱』，便完全被牠當了點心！」

語音才住，鄔大年又作狂笑。

龍不潛注目問道：「你笑甚麼？難道我還像你那般無恥下流地，說甚不實謊言？」

鄔大年冷笑道：「我不是笑你說甚不實謊言，而是笑你的見識方面，太以淺陋！」

龍不潛道：「此話怎講？」

鄔大年道：「我已說過，我已得『蠱王之王』的『五毒婆婆』眞傳，無論是所煉神蠱，或用手段，都與尋常大不相同，你那『血靈鷄』，只能尅制慕容公主的『有形神蠱』，對我的『無形神蠱』，根本毫無作用！」

龍不潛闖言之下，想起昔日凃琬在「九華山」，是先給自己服下丹藥，逼出「蜈蚣惡蠱」，然後才被「血靈鷄」吃掉，如今，既無丹藥逼蠱，鄔大年所發毒蠱，又復無形無色，委實使「血靈鷄」無能爲力……

念方至此，鄔大年從身邊取出一條寬約三寸，長約三尺的紫黑蜈蚣。

說也奇怪，魏立言與龍不潛，目光才一接觸這條紫黑蜈蚣，身軀便晃了一晃，並雙雙以手撫胸，在臉上露出痛苦神色！

鄔大年獰笑道：「龍小賊，與魏窮酸，你們覺得腹中有物爬行，肝腸痛疼地，知道厲害吧……」

語音畧頓，得意又道：「這是由於『蜈蚣』『蝦蟆』兩物，天性相尅，故而你們目中一見『蜈蚣』，腹中的『蝦蟆毒蠱』便自蠢蠢欲動！」

魏立言與龍不潛闖言，趕緊雙睛閉上，不看那條「蜈蚣」，果覺適才胸腹間的奇異難受之感，便慢慢平靜下來！

但他們雙目方閉，一聲「呼」然銳嘯，帶着勁風，便已攔腰掃至！

原來鄔大年就用那條長約三尺，寬約三寸的紫黑蜈蚣，當作兵刃使用，一式「玉帶圍腰」，向魏立言，龍不潛二人掃來！

魏立言與龍不潛，一個向左，一個向右，飄身閃出丈許！

這種退法，是讓鄔大年無法大發兇威，只能選攻一人。

鄔大年果然放棄魏立言，追向龍不潛，不消幾招，便佔盡先機，把龍不潛圈入一片蜈蚣所化的紫黑鞭影之內！

這不是鄔大年的功力太高，也不是龍不潛的功力突見減弱。

他能在數招之內，便佔盡先機，圈住龍不潛身形之故，完全是仗恃兵刃威力！

因爲龍不潛只一睜眼，看見那條巨大紫黑蜈蚣

，胸中毒蠱，便如萬爪齊搔，難過無法忍受！

既然不敢睜眼，則在遭遇攻擊時，只有仗恃聽風辨位的出奇耳力，來個盲目閃躲！

他與鄔大年的武學修爲，原在伯仲之間，這一有目難睜，變成「盲者」，自然立落下風，險象橫生，情況極爲惡劣！

魏立言想要幫手，才一注目，便覺胸中毒虫，也欲發作！

他知道自己不能看見那條巨大紫黑蜈蚣，遂趕緊把目光避開，但却心中愁慮得把兩道眉頭，緊緊皺結一處！

魏立言怎的不愁？自己情況如此，龍不潛想必亦然，難怪才一上手，就被鄔大年用「蜈蚣」圍住，險象橫生，性命呼吸！

翁拓看出魏立言滿面憂容，遂在一旁，冷笑一聲說道：「魏兄，常言道：『識時務者，方爲俊傑』，你們不如降順『巫山派』，或許令主會恩施格外，不究你傷害姬紀東兄之事……」

話方至此，魏立言已對他以一種哂然不屑神色，「呸」了一聲！

但此時龍不潛不知是臟腑間毒蠱又復發作，抑或閉目應敵，太以侷促倉皇，竟被鄔大年一連三招搶攻，逼得步下踉蹌，爲樹根所絆，跌仆在地！

鄔大年獰笑一聲，揮鞭下砸！

驀然間，一綫紅影，電射當場！

那是「血靈鷄」，眼看龍不潛性命呼吸，竟主動發動攻擊，向鄔大年的腦後，電疾飛到！

鄔大年深知此鳥厲害，顧不得再傷龍不潛，身形轉處，左手大袖一翻，從袖中飛起一蓬綠色火燄，向「血靈鷄」當頭打去。

「血靈鷄」似也怕這綠色火燄，急忙收勢，雙翼一側，斜出丈許。

此時，那位仆倒在地的龍不潛，仍未起來，似已暈了過去，一動不動。

鄔大年獰笑懾人地，再度揚起了手中的「蜈蚣鞭」，竟欲把龍不潛置於死地！

魏立言從鄔大年所發出綠色火燄之上，獲得指示，高聲叫道：「鄔大年，少要猖狂，你若再這等惡毒，我就使你蹈『十惡神魔』姬紀東覆轍，嚐嚐『鬼母』甄瑤，昔年威震八荒的『幽靈火』了！」

鄔大年因龍不潛業已昏仆，隨時皆可被自己取却性命，遂又止住「蜈蚣鞭」下砸之勢，轉過臉來，軒眉獰笑說道：「魏窮酸，你少吹牛，『鬼母』甄瑤的『幽靈火』，雖然厲害，但却只能在姬護法疏虞無備的情況之下，傷害了他，我則毫無所懼，不信你就試試！」

魏立言聽他不懼「幽靈火」的威脅，正自愁眉，鄔大年又獰笑說道：「魏窮酸，你怎麼不發你認爲了不起的『幽靈火』呢？如今，請你把眼睛睜開，看我殺了龍家小賊以後，再把你這老賊，慢慢消遣！」

話完，冷笑轉身，揮動手中「蜈蚣鞭」，又欲對龍不潛加以不利。

就在這千鈞一髮，魏立言意欲不顧一切，捨命相拚，以搶救龍不潛之際，突聽有個畧爲喑啞的女子口音，遠遠叫道：「金釵令到！」

這句話兒，使鄔大年爲之停鞭一怔！

衆人注目之下，一條青衣婀娜人影，縱上峯來，手中捧着一根巨大金釵，向「花釵公主」長孫豔緩步走去，並發笑說道：「令主有特殊緊急密令，請長孫公主接令！」

長孫豔因自己竟不認識這手捧「金釵大令」的青衣少女，不禁訝然問道：「姑娘是誰？你何時歸附到『巫山派』下，並擔任甚麼職事？」

青衣少女笑道：「我叫慕容琳，剛剛跟隨族姊慕容公主，來到『巫山』，便奉令主之命，來此緊急傳令，長孫公主還有甚麼疑惑的麼？」

長孫豔笑道：「我不是有甚疑惑，而是弄不懂令主有何急事，竟命慕容姑娘……」

慕容琳不等長孫豔再往下說，便卽微軒雙眉，接口說道：「這是極機密的大事，令主未對我說，請長孫公主看看令中所貯密柬，自然明白。」

話完，便把手中所捧的「金釵大令」，雙手遞向長孫豔。

長孫豔剛一肅立恭身，伸手接過那根「金釵大令」，便告呆呆怔住。

原來慕容琳遞那「金釵大令」的左右雙手，竟是一實一虛。

左手，是實實在在的捧着「金釵大令」，向前遞去，右手却暗凝上乘功力，在「金釵大令」掩護以下，於接近「花釵公主」長孫豔胸前之際，悄然吐勁，隔空彈出一指！

一來，這根「金釵大令」，眞眞實實，絕非僞造，二來，對方又打出「血釵公主」慕容嫣的旗號，說得合情合理，故使長孫豔對這慕容琳的身份，毫未生出疑詫！

既未生疑，更未防範。

盈尺距離之下，突來襲擊，任憑長孫豔的功力再高，也無法及時閃避。

故而，長孫豔剛一肅立恭身，伸手接令，便告呆呆發怔，被那自稱「慕容琳」之人，用彈指勁風，制住穴道！

慕容琳制住長孫豔，立以極爲迅疾手段，用手



辛人英以金釵令指着長孫豔心窩要穴，喝令鄔大年交出蠱毒解藥。

中所持巨大金釵，指定長孫豔的心窩要害，目光電掃「釣天翁」翁拓，「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冷然叱道：「你們都聽我吩咐，不許妄動，否則，我就把這長孫妖女，一釵穿心！」

鄔大年詫道：「你怎稱她爲『長孫妖女』?」

慕容琳道：「她是『巫山派三大公主』中的『花釵公主』長孫豔，我怎麼不應該稱她爲『長孫妖女』?」

鄔大年道：「胡說，她不是長孫豔，她是我的妻子，也就是辛令主的愛女兼愛徒辛人英。」

慕容琳聞言之下，勃然大怒地，目光凝注鄔大年，厲聲叱道：「鄔大年，你少放屁，辛人英會嫁給你這個滿身蛇腥，日與毒物爲伍的鬼東西麼?」

這幾句話，她是急憤而發，未加掩飾，露出了本來語音。

翁拓聽出這慕容琳的真實身份，遂走到鄔大年的身邊，向他附耳低聲說道：「鄔老弟，這自稱『慕容琳』之人，才是真正的辛人英，原來的『辛人英』，也確實是長孫豔，其中情由，等回到『神女宮』後，我再向你仔細解釋!」

長孫豔先前向翁拓之語，果然應驗，鄔大年並不計較甚麼姓名身份?只向翁拓厲聲叫道：「翁老供奉，我不管誰是真正的辛人英，你只叫這丫頭，莫傷了我的妻子，否則，我定要令她被萬蛇鑽竅，受盡楚毒而死!」

化裝爲「慕容琳」的辛人英，聽得鄔大年頗以長孫豔的安危爲重，不禁心中暗喜，一挑雙眉，朗聲發話說道：「翁拓，你告訴鄔大年，他若想我不傷長孫豔的性命，必須乖乖聽我話兒!」

翁拓陪笑問道：「辛姑娘有何吩咐?你與令主本是師徒母女情份，何必……」

辛人英怫然搖手，截斷翁拓話頭，「哼」了一聲，冷冷說道：「不必提我與令主之事，我們只談目前問題，你和鄔大年到底要不要我殺却這長孫妖女?」

話音甫落，手中巨大金釵，略一凝勁，便似欲往長孫豔的心窩刺進!

翁拓擺手相攔，苦笑說道：「辛姑娘不必動怒，我們淵源非淺，無論何事，都好商量!」

辛人英道：「你先命鄔大年把四外蛇虫毒物撤去，我再提出交換長孫豔性命的唯一條件。」

翁拓笑道：「這事好辦，我請鄔大年老弟，立即遵照辛姑娘的指示，撤去蛇虫便了。」

說完，轉面向鄔大年低聲數語，鄔大年果然立從口中發出幾聲尖銳哨音，把四外那些形狀猙獰的蛇虫毒物，紛紛驅散!

翁拓一抱雙拳，向辛人英含笑叫道：「辛姑娘，你如今應該說出要以長孫公主性命，交換何物的條件來了!」

辛人英目光電閃，盯着這位「釣天翁」翁拓，冷冷說道：「翁拓，你是閱歷豐富的老江湖了，難道還猜不出我想用長孫豔的性命，向鄔大年那厮交換甚麼東西?」

翁拓眼珠一轉，似有所悟地向辛人英抱拳恭身，陪笑問道：「辛姑娘是否想要魏立言，龍不潛所中『無形神蠱』的獨門解藥?」

辛人英冷笑道：「當然，除了這毒蠱解藥以外，任憑甚麼金山銀海，秘笈仙兵，也不會看在我的眼內。」

翁拓道：「辛姑娘稍候片刻，容我與鄔大年老弟，商議商議。」

辛人英道：「你對他說，雙方之事，來日終須了斷，今天我是以長孫豔的一條性命，換他兩粒毒蠱解藥，這條件無任何折扣可打，成，他便把解藥送過，不成，我便將長孫豔一釵穿心。」

翁拓點了點頭，便即轉過身去，向鄔大年面含苦笑地，低聲叫道：「鄔老弟，你是精通漢語之人，大概業已聽清辛姑娘所提條件，無須我再爲轉述了吧?」

鄔大年目光遙注辛人英，雙眉深蹙，似在沉吟考慮。

辛人英發現鄔大年這種神情，銀牙暗咬，手中略爲用力。

那鋒利釵尖，便刺破長孫豔的嬌嫩皮膚，衣服上沁出血漬。

這種攻心謀略，果然生效，鄔大年一見之下，好生心焦，急急地叫道：「慢點，慢點，你不必傷她，我給你神蠱解藥就是!」

辛人英道：「拿來!」

鄔大年從懷中摸出一隻玉瓶，傾了兩粒藥丸，向辛人英凌空拋過!

辛人英接在手中，見是兩粒並不起眼的黑色丹丸，遂皺眉問道：「鄔大年，這就是你那種『無形毒蠱』的獨門解藥麼?」

鄔大年道：「正是，龍不潛小兒，與魏老窮酸所中蠱毒，極爲厲害，任憑你走遍天下，也絕無第二種藥物，可以徹底袪解!」

辛人英道：「你雖說得好聽，我却怎樣分辨出這藥丸是真?是假?」

鄔大年皺眉道：「你不相信，這就難了，我絕不會把龍，魏二人，看得比我妻子性命還重……」

話方至此，魏立言突然叫道：「辛姑娘我有辦法，你先叫鄔大年把手中那條惡毒蜈蚣收起，然後再拋給我一粒解藥，讓我服下試試，便知真僞?」

辛人英目光一注鄔大年，鄔大年不等她開口，便把手中所持的那條紫黑巨大蜈蚣，收向所着玄色長衫以內。

辛人英見鄔大年收起蜈蚣，遂將兩粒丹丸，一齊拋向魏立言，含笑叫道：「魏老人家，倘若這解藥是真，便請餵給龍不潛兄服下。」

魏立言接過兩粒丹丸，立即服下一粒，並調氣行功，以助藥力散發。

片刻過後，欣然發話地，向辛人英一揚雙眉，含笑叫道：「辛姑娘放心，這解藥是真，我立即餵給龍不潛老弟服下。」

說完，便把另一粒丹丸，餵向業已昏迷仆地的龍不潛口內。

等到龍不潛醒轉，一調真氣，流轉週身，證明蠱毒已袪之後，翁拓便向辛人英笑道：「辛姑娘，如今魏兄與龍老弟的蠱毒已袪，你可以釋放長孫公主了吧?」

辛人英道：「放心，我生平決不食言，但你們還要再等一會。」

鄔大年怒道：「我解藥已給，龍家小兒與魏老窮酸的蠱已解，你爲何還不釋放我妻子，你到底懂不懂得『信義』二字?」

辛人英向鄔大年看了一眼，雙眉微蹙，「嗤」然冷笑說道：「鄔大年，像你這等無恥凶邪，也配談『信義』麼?我當然重信守義，只不過與你們這等萬惡凶邪，打交道時，不得不特別謹慎些!……」

語音至此頓住，目光如電地一掃翁拓、鄔大年二人，揚眉又道：「鄔大年的無形毒蠱，袪解雖易，放亦不難，我若此時便放開長孫豔，他可能故技重施，連我也一併害在其內!」

翁拓苦笑道：「辛姑娘太多心了，雙方既已叫開，今日之事，自然算完，一切恩怨，都等『巫山大會』之際，彼此再作了斷……」

鄔大年一旁叫道：「依你之見，要到何時，才肯釋放我的妻子？難道……」

辛人英根本不去理他，只向魏立言，目光遙注，含笑問道：「魏老人家，你與龍兄均已蠱毒全祛，可以行動如常了吧？」

魏立言笑道：「辛姑娘放心，我們如今一切如常，並無絲毫奇異朕兆！」

辛人英點頭道：「老人家請與龍兄，率領『大黑』，『血靈雞』，先行過江，只把『小白』留下來。」

龍不潛因不見爹爹龍潛與辛人英同來，心中懸念，正待動問，辛人英冰雪聰明，業已忖知其意，暗以「蟻語傳音」功力，向他耳邊說道：「龍兄不必担憂，龍老伯父是被令師冷老前輩請走，協助冷老前輩，去辦一件緊要大事，龍兄與魏老人家先走，小妹把横江鐵索加以破壞後，便與『小白』利用牠的『江猪』朋友，隨後渡江，再復細叙經過。」

龍不潛聽她這一解釋，自然放心，也明白了辛人英要留下「小白」之意。

於是，他便向魏立言含笑叫道：「好，魏叔叔，我們便如辛姑娘之言，留下『小白』給她，帶着『大黑』，先渡江吧！」

魏立言發現龍不潛曾凝神靜聽，知道辛人英定已向他作過甚麼秘密指點，遂微一頷首，目注翁拓，朗聲叫道：「翁兄，我與龍賢侄暫時告別，等到『巫山大會』，彼此再決雌雄，算算總帳，但還有一件事兒，却應在行前，先向你交代一下。」

翁拓問道：「甚麼事？」

魏立言道：「在翁兄與『十惡神魔』姬紀東來此之前，『巫山派』中，有名香主鮑青山，爲龍老弟點了穴道，放在石後，適才我曾聞羣蛇嚙骨之聲，此人已慘死，你們收屍之際，莫把這筆帳兒，算到我們頭上！」

翁拓「哼」了一聲說道：「彼此仇深似海，恨積如江，何在乎多添上一條人命？魏兄對此事無須解釋，你我後會有期，敬候除夕一叙！」

魏立言哂然一笑，側顧龍不潛道：「龍賢侄，我們走吧，你叫『大黑』隨我們踏索過江，把『小白』留在此處！」

龍不潛向「小白」，「大黑」，轉述辛人英意旨，這兩隻通靈神獸，果然乖乖聽話，「小白」並離開横江鐵索，撲向辛人英，一頭鑽入她的懷內，把張毛茸茸的臉兒，貼在辛人英香腮之上，不住磨擦，顯得十分親熱！

辛人英見魏立言、龍不潛，暨「大黑」等，業已踏着横江鐵索，渡過長江，遂向長孫艷背後，「砰」然拍了一掌。

長孫艷全身一震，剛剛恢復行動，辛人英却仍自持着那根巨大金釵，指着她的「太陽穴」，面寒似水的冷冷說道：「長孫艷，你要放明白些，你如今功力只恢復一半，另一半要俟頓飯光陰之後，才會完全恢復，我如此作法之意，是怕鄔大年反覆無常，要你再送我一程！」

長孫艷慢說功力尚未全復，就是功力完全恢復，她不能不對「太陽穴」上的這根銳利金釵，深含戒懼之念！

故而，辛人英語音方落，長孫艷以一種極友好的神情，含笑答道：「辛姑娘那裏話來，我們是多麼久的交情，雖然你已離開『巫山派』，彼此背道而馳，但送你過江，仍是份內應爲之事！」

辛人英聽她說得漂亮，不禁笑一笑，向長孫艷揚眉說道：「長孫公主，我並不要你送過長江，只要你送到鐵索一半，我們走吧！」

說完，命長孫艷先行，走向横江鐵索，並把那根巨大銳利金釵，改指在長孫艷背後要害的「脊心」死穴之上！翁拓看得皺眉，鄔大年雖也好生担心，却也無話可說，莫可奈何！

到了横江鐵索前，辛人英取出一柄削鐵如泥的上佳七首，竟把那粗粗鐵索，割裂三分之二，只賸三分之一連繫未斷，但已顯然禁不起重擊重壓！

一連割了五處，她方停手，長孫艷見狀，不禁駭然問道：「辛姑娘，你割這鐵索則甚？」

辛人英笑道：「我此去，不到『除夕大會』，不會再到『巫山』，還要這鐵索何用？走過以後，把它震斷，也可免去彼此之間的許多顧慮防範！」

說至此處，又復目注長孫艷，微微一笑地，軒眉朗聲叫道：「長孫公主不必担心，鐵索雖被割裂，但在加功震斷之前，總還禁得起你、我、『小白』等兩人一獸，長孫公主，既蒙送行，你就請上鐵索吧！」長孫艷無奈，飄身縱上鐵索。

辛人英隨同飄身，幾乎是與長孫艷同一動作，那根巨大銳利金釵，仍緊緊指在長孫艷後心，刺得她有點皮膚發痛！

鄔大年委實早就想伺機暗下毒手，但因顧慮到長孫艷的安危，以致空自咬碎鋼牙，終仍無法尋得適當機會。

走到鐵索中腰，辛人英命長孫艷止步，雙足輕點，從長孫艷頭上躍過，並向她含笑說道：「長孫公主，多承相送，如今你可回去了，彼此除夕再見吧！」

長孫艷一聲不響，轉過身形，脚下如飛地，奔回來處。

但在抵達盡頭之處，却銀牙一挫，舉足猛踩那横江鐵索。

長孫艷生性陰險毒辣，她這舉足猛踩，是凝聚十二成眞力而爲！

那根横江鐵索上本已被辛人英，用罕世七首，割斷了五處深深傷痕，那裏還禁得起長孫艷如此惡狠狠的凝勁猛踩？

「嘩啦」一聲，横江鐵索被長孫艷的內家眞力，踩得斷折！

長孫艷于索斷之前，飛身登峯，耳邊並聽得辛人英所抱白猿，發出一聲長嘯。

長孫艷心中得意，暗忖這一下辛人英與靈猿「小白」，多半都要葬身在長江激流之內。

誰知等她到了「聚泉峯」腰，回頭一看，所料竟大謬不然。

辛人英於割那鐵索之際，業已料到長孫艷定會就此利用，暗下毒手！

故而，長孫艷才一馳去，辛人英便命「小白」以嘯聲爲號，命索下「江豬」，浮出水面。

等鐵索一斷，辛人英懷抱「小白」，雖與斷索同墜，但半途身形閃處，斜飛丈許，便異常輕靈地，穩穩落足在一隻肥大「江豬」背上。

「小白」又是一嘯，那隻「江豬」，便利用天賦本領，浮水横江而渡。

長孫艷與翁拓等，見辛人英的安然脫險情形，不禁都大失所望，氣得暗咬鋼牙，全身發抖！

鄔大年向江心畧爲注目，冷笑一聲，對翁拓揚眉叫道：「翁老供奉不必氣惱，這丫頭得意不了多少時光，她根本活不太久！」

翁拓詫道：「鄔老弟此話怎講？」

鄔大年獰笑道：「翁老供奉適才與那丫頭答話之際，可曾發現她眉心之中，有一條淡淡紅綫？」

翁拓當時並未注意，此時一想，却是想起，不禁「咦」了一聲，目注鄔大年道：「鄔老弟，你是何時向那丫頭作了手脚，我們怎麼全未覺察？」

鄔大年拉着長孫艷的手兒表現得異常親熱地，搖頭笑道：「方才我自顧慮長孫公主安危，根本不曾對那丫頭作過什麼手脚。」

長孫艷道：「既然如此，辛人英那丫頭的眉心紅線，却是從那裏來的？」

鄔大年笑道：「你和翁老供奉的髮間，都揷了一根黑色小針，可知爲了何故！」

翁拓點頭道：「我聽已遭慘禍的『十惡神魔』姬紀東兄，對我說過，老弟爲了幫助令主搜查『神女宮』所潛奸細，曾放出一批毒蚊有所辨識不來叮咬之用！」

鄔大年得意笑道：「這道理明白了吧？辛人英是來自『神女宮』內，但她頭上，却決不會揷有這種經我獨門煉製的『避蚊黑色小針』！」

翁拓恍然道：「我明白，辛人英是被毒蚊叮了一口，眉心才現紅絲，看樣子，她還不自覺呢！」

鄔大年笑道：「那異種毒蚊，通身黑色，於夜間襲敵，委實來去無踪，人被叮咬之後，除眉心畧現淡淡紅絲之外，不痛不癢，毫無感覺，但紅絲一轉紫色，人便毒倒，再轉黑色，立告無救……」

語音至此畧頓，發出一陣得意已極地，桀桀獰笑，笑畢又道：「任憑辛人英那丫頭稟賦再好，修爲再深，也熬不過一個時辰，必要毒發……」

長孫艷聽到此處，截斷了鄔大年的話頭，目閃厲芒，揷口問道：「毒發後，多久致命？」

鄔大年道：「看各人稟賦如何而定，少則移時卽死，最多也熬不過一對週時！」

長孫艷聞言大喜，向鄔大年拋過一瞥媚眼，嫣然嬌笑說道：「這樣一來，我們雖然損折了『十惡神魔』姬紀東護法，和鮑青山香主，也算大有收穫，可以向令主交代，你的這場功勞，眞不小呢！」

鄔大年被她的媚笑風情所醉，竟伸過頭去，在長孫艷的香腮之上，親了一親笑道：「我是客卿，不圖名利，這場功勞，就讓給你吧……」

長孫艷因當着翁拓，有點不好意思，玉頰微紅地，佯嗔說道：「你眞是野人，怎這樣沒有規矩？也不怕翁老供奉笑你……」

語音頓處，轉過面來，目光凝注翁拓，揚眉嬌笑叫道：「翁老供奉，你看他說得多麼好笑？天下只有爭功諉過，那有把功勞讓人之理？」

鄔大年道：「怎麼不能讓呢，反正辛人英那丫頭，最多也活不過一對週時，我們歸報令主，就說她中了你的內家重手，當場斃命，豈不把這場大功，記在你的頭上了麼？」

翁拓笑道：「可以，可以，只要鄔老弟有把握認爲辛人英絕無救藥，我們便可這樣回報令主，把功勞讓在長孫公主頭上……」

語音方落，長孫艷突然連連搖頭，一挑雙眉，朗聲說道：「不行，不行，我們不應該對令主有所瞞哄蒙蔽，應該據實呈報！」

長孫艷這等說法，倒不是她無意邀功爭寵，而是她聰明過人，看出其中尚有問題，縱然蒙混爭功，也未必討得了好。

因爲一來鄔大年雖說毒蚊厲害，辛人英的眉心紅絲，一轉紫色，人便暈倒，再轉黑色，命卽無救，但是否過甚其詞，有所吹噓，還不得而知，萬一

稟報「金釵令主」，說辛人英在自己掌下，當場斃命，結果她竟安然無恙，赴約「巫山」，豈不是天大笑話，把臉面置於何地？

二來，「金釵令主」辛九香與辛人英有自幼撫教的師徒母女之情，雖然如今反目，但若聽得死在自己手下，心中也未必高興。

有此兩種原因，長孫艷遂不敢貪功，落得在說了兩句光明磊落的漂亮話後，與鄔大年，翁拓等人，一齊回轉「神女宮」內。

這時，鐵索已沉，辛人英也懷抱「小白」，由「江豬」代船，渡到對岸。

龍不潛一見辛人英飄身登岸，便劍眉雙蹙地迎着她急急問道：「辛……辛姑娘，我父親和我恩師，如今究在何處？他們深入虎穴，聲勢太以孤單，不知有沒有甚麼重大危險？」

辛人英搖搖頭笑道：「龍兄放心……」

她剛剛說了這「龍兄放心」一語，忽然秀眉雙聚地，以手扶額，「咦」了一聲道：「奇怪，我怎麼突然會覺得，心裏好生難過，頭也有點發暈，似……似乎……」

一語未畢，春蘭突然把目光盯在辛人英的臉上，失聲叫道：「姑娘，你……你……你的眉心之中，怎麼出——出現一條紫色細綫？」

龍不潛、魏立言、石超然被春蘭提起注意，方對辛人英臉上觀看，辛人英人已不支，頹然暈倒，被春蘭搶前一步，伸手扶住。

龍不潛見狀，臉色大變，叫了一聲「不好」，頓足說道：「定是鄔大年那斯在我們渡江以後，又對辛人英姑娘，下了甚麼無恥毒手。」

魏立言面帶憂容，向春蘭叫道：「蘭姑娘，你先在石上鋪件長衣，然後使辛姑娘輕輕躺下，我來替她診診脈象。」

龍不潛知道魏立言的岐黃醫道，雖然比不上「百草先生」公冶陀，也有相當造詣，遂趕緊幫助春蘭，把辛人英輕輕放在石上。

魏立言為辛人英診完右手脈象，再診左手，臉上神色，却越來越覺沉重！

春蘭、夏荷、秋菊、冬梅四女，愛主情深，關心最切，一個個愁聚雙眉，由春蘭代表發話，向魏立言問道：「魏老人家，我家姑娘是……是中了惡蠱？還……是受了內傷？」

魏立言搖頭答道：「又非中了我與龍賢侄先前所中的那種苗疆毒蠱，更非受了甚麼內傷，而是體內突被一種奇異毒質侵入！」

龍不潛緊咬鋼牙道：「鄔大年那斯，號稱『五毒郎君千蛇手』，這種奇異的毒質，必定然是他所為……」

說至此處，頓住語音，滿面惶急憂色地，向魏立言皺眉叫道：「魏師叔，我們如今無暇研究辛姑娘的中毒原因，應該趕緊為她療治，你打算怎樣處方？需要些甚麼藥物？」

魏立言苦笑道：「我不敢處方，因為我根本不懂得這是甚麼毒質？倘若冒昧下藥，反而會無益有損！」

秋菊急道：「魏老人家這樣說法，莫非眼睜睜地，看着我家姑……姑娘……」

講到「姑娘」二字，秋菊便已語音悲咽，淚落如泉地，說不下去。

魏立言只得向她安慰道：「菊姑娘不必着急，常言道：『吉人自有天相』，或許在辛姑娘毒力大發之前，有甚麼救星從天外飛來？」

春蘭畢竟在辛人英的四名婢女之中，年齡最長，比較來得沉得住氣，她雖也是滿心悲急，但却仍強自鎮定地，向魏立言問道：「魏老人家，你所謂的『毒力大發』，是否就是一般人所說的『毒力攻心』？」

魏立言點頭道：「正是，倘在『毒力攻心』以後，便有『大羅金仙』，携帶『千載靈芝』趕來，也嫌為時太遲，無法挽救，故而我只盼望於辛姑娘毒力攻心之前，突來救星！」

龍不潛星目中含淚問道：「魏師叔所謂『救星』，是指甚麼？」

魏立言道：「一是指藥，一是指人，藥是對症解藥，或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的罕世靈奇之物，人則指『百草先生』公冶陀，那等術超華扁的曠代神醫！」

龍不潛長嘆一聲道：「無論是人？是物？這希望都太以渺茫，我們難……難道就束手……」

他這「束手無策」一語的「無策」二字，尚未說出，石超然已向魏立言問道：「魏兄，據你診察脈理估計，辛姑娘如今毒發人暈，至毒力攻心之際，約莫要多少時間？」

魏立言眉峯深聚，沉吟片刻，說道：「這要看中毒人的體質、平素修為程度，以及所中究竟是何種毒力，並加以綜合研究，才可以正確判斷，獲得結論……」

龍不潛一旁插口說道：「辛姑娘自屬絕代美姿，她的內功修為，也够上乘火候……」

魏立言點頭道：「賢侄說得不錯，我們知道辛姑娘的質美功純，但却不知道她所中的，究竟是甚麼毒力？她能支撑三四個時辰，不令毒力攻心，已算天賦異稟的了！」

冬梅「哎呀」一聲，淚珠兒撲簌簌地垂落下來

，悽然說道：「三四時辰，轉瞬卽逝，那位曠代神醫，遠在『崑崙』，罕世靈藥，更是無從尋覓，在時間方面，恐怕……」

魏立言聽冬梅說至此處，便自目注龍不潛，斷然叫道：「龍賢侄，在場諸人中，數你功力最高，便由你下手，點了辛姑娘的『三元大穴』！」

龍不潛道：「魏師叔，你要我點辛姑娘的『三元大穴』，是否可延緩她血脈流行，阻止她毒力攻心？」

魏立言道：「血脈若完全斷絕，人便死去，故而完全阻止毒力，決不可能，只有儘力延緩毒力攻心時間！以待救星，換一句話說，就是盡人力以聽天命而已。」

龍不潛知道時機緊迫，遂當仁不讓地，點了辛人英「三元大穴」。

石超然道：「這樣一來，至少可以幫助辛姑娘，多爭取半日光陰，她的安然脫險希望，總算多了不少！」

龍不潛鋼牙一挫，目閃神光地，厲聲說道：「我們不能坐等天降救星，應該主動設法為辛姑娘療治所中奇毒才對！」

魏立言苦笑道：「當然應該爭取主動，但話兒易講，實現却難，請問在場各位，有誰知道，在這周圍近處，出現過參仙，成形何首烏，或千載雪蓮等功能起死回生的罕世靈藥？」

此話一出，慢說人地生疏的「黃龍眞人」石超然，就是對這「巫山」「巫峽」間，極為熟悉的春蘭、秋菊、夏荷、冬梅四女，也一樣面面相覷，無話可答。

龍不潛挑眉道：「魏師叔誤解了我的看法，我是認為應該主動找人，不是主動找藥！」

魏立言說道：「找人？能够解救辛姑娘的『百草先生』公冶陀，現在『崑崙』，或是在『崑崙』來此途中，賢侄慢說，難於相尋，就是在時間上，也……」

龍不潛不等魏立言往下再說，搖頭接口道：「我所謂找人，不是找公冶師伯，而是打算從『解鈴原是繫鈴人』之上着手……」

魏立言聽懂龍不潛的語意，吃了一驚，向他注目問道：「龍賢侄是想再入『巫山』，前往『神女宮』中，從鄔大年的身上下手？」

龍不潛點頭道：「辛姑娘與她恩師而兼義母『金釵令主』辛九香反目，離開『巫山派』，落到今天這般光景，全是為了我們，我們怎能眼睜睜看着她毒發身亡，而不冒險盡力？」

魏立言「嗯」了一聲，頷首說道：「照理說來，力也該盡，險也該冒，問題却在應採取甚麼步驟，才是萬全之策？」

龍不潛搖頭道：「已稱冒險，那有『萬全』之策，只得走一步算一步了……」

說至此處，手指長江，挑眉又道：「橫江鐵索雖斷，我可以請『小白』，招呼牠的江猪朋友，帮我渡江，渡江以後，馬上解決一名樁卡，換上『巫山派』的弟子裝束，混入『神女宮』之中，伺機行事！」

魏立言知他與辛人英關係不同，心意已決，無法相攔，遂注目問道：「好，賢侄要去快去，趁此天光方透出微微曙光之際，也較易於過江，你要帶誰作帮手？」

龍不潛搖頭答道：「此去是鬥智重於鬥力，無須帮手，只命『血靈鷄』飛去通知原本已潛伏於『巫山』之中的，我的恩師與父親二人，定可獲得相當接應！」

魏立言被他一言提醒，心中寬慰不少，點頭含笑道：「對，對，有你師父和父親二人，可作接應，我便放心多了！但賢侄仍宜處處小心，切忌意氣用事！」

龍不潛唯唯受教，魏立言便對小白笑道：「『小白』，你替龍少俠叫『江猪』去吧，他要過江設法找藥，救你主人！」

「小白」原本含着兩眶眼淚，蹲在辛人英身旁，聞言之下，便走到江邊，出聲低嘯。

魏立言則撕下衣襟，寫明辛人英身中奇毒，龍不潛過江求藥情形，交給「血靈鷄」，命牠飛往對江，尋交冷吟秋、龍潛二人。

「血靈鷄」領命飛去，「江猪」也已到岸邊。

龍不潛向「小白」叫道：「『小白』你送我過江，然後在對岸邊等我，因為我回轉之際，仍非勞動你的『江猪』朋友不可！」

「小白」是通靈異物，已能善解人言，遂化成一條銀綫，縱向龍不潛的懷內。

龍不潛抱着「小白」，看了辛人英一眼，向魏立言、石超然說道：「魏師叔和石叔父請率領春蘭姑娘等，好好看護辛姑娘，小侄此去，不論得手與否，均必於未末申初之前，趕返此處，因為，據我估計，辛姑娘最低限度也可以支持到酉刻左右，不致出甚麼問題。」

魏立言點頭道：「此間之事，賢侄放心，有我們盡力招呼，不會有什麼突變，倒是你獨闖虎穴之舉，凶險異常，千萬大意不得！」

龍不潛恭身受教，畧一提氣，輕飄飄地，縱出數丈，落到「江猪」背上。

他落足猪背之後，向「小白」低聲說道：「『

小白』我們來來往往，太麻煩你這些江猪朋友了，你替我謝謝牠們！」

「小白」通靈異常，在龍不潛話完之後，便低頭向江猪嘯了幾聲。

「江猪」們是三五成羣，伴同而渡，聞得「小白」嘯聲之後，竟一齊低嗥作答，只不懂牠們的嗥意如何而已？

到了對岸，龍不潛見曙光未透，知道無人發現，遂悄悄縱上山崖，向「小白」低聲囑道：「『小白』，你就在這裏，不許離開，更不許露出形跡，與對方起甚衝突，我若回來找不到你，便無法渡江了！」

「小白」連連點頭，向削壁間一叢籐蔓，指了一指，便即縱身其間。

龍不潛明白「小白」之意，是說牠不會離開那叢籐蔓，遂在看清附近地形以後，舉步向「神女宮」方面馳去。

他本對「巫山」地勢，甚爲陌生，但如今已從春蘭、夏荷、秋菊、冬梅四女口中，問明大概，不會弄錯方向！

約莫馳出二十來丈，便已遇上一道樁卡。

若在平日，這些樁卡，無非都是尋常弟子，也就是山寨之中的嘍囉身份。

但如今因知來敵個個厲害，「巫山派」遂在每一道樁卡之上，都加派了一位舵主、香主等類武功較高的得力人物。以龍不潛這等身手，看在眼中？隨意略爲施展，便把一位舵主，和兩名「巫山」弟子，一齊點了穴道！

龍不潛起初想借用那位舵主的一身裝扮，但在略一沉思之後，却把身份降到最低，扮成一個尋常「巫山」弟子。

因爲龍不潛覺得認識舵主之人定多，「巫山」弟子則爲數極衆，假扮起來比較不容易露出馬脚！

改裝以後，繼續馳往「神女宮」，但行動之間，仍儘量加以隱蔽！

前一段路程，憑藉龍不潛的超羣功行，暨應變能力，可以說從容通行，但在接近「神女峯」的後一段路程，却險阻越來越多，樁卡越來越密，不是輕易能够渡過。

龍不潛若是硬闖，倒還容易，但在意在暗襲鄔大年，必須躡足潛踪，不能露出絲毫行跡，自然越發艱難，就在他以上乘輕功，「神行無影」身法，悄悄貼近一處暗樁之時，聽得對方行人以粗獷語音說道：「趙兄，你說龐護法所下這特別戒嚴，加强警備命令，是否有點多餘？」

另一個細聲細氣之人，在那粗獷語音人話了之後，緩緩說道：「錢兄，你這是甚麼話兒，難道你不知道如今快年終，『九龍』『百派』，齊聚『巫山』，這川東道上，可說滙集了舉世武林高手，難道還不應該特別加强警戒麼？」

錢姓之人笑道：「趙兄錯會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說不該加强警戒，而是說加强得有點多餘！」

趙姓之人似乎有所不解地，「咦」了一聲，突然問道：「錢兄你這『有點多餘』四字，却是何意？小弟聽不懂呢！」

錢姓之人笑道：「這是一項高度機密，趙兄大概還不知其中的詳細情況。」

趙姓之人道：「我委實毫無所悉，也知道錢兄天賦異稟，一向與慕容公主，頗有交情，還請把這項高度機密，告訴小弟，也讓我添點見識！」

龍不潛聽至此處，越發屏息靜氣，藏在距離這暗樁丈許之外，以內家「天聽神功」，聽聽那錢姓之人，會說出甚麼樣的高度機密？

果然，錢姓之人，要炫示他與「血釵公主」慕容嬌的特別「交」情，竟不推辭地，發出「嘿嘿」怪笑說道：「好，趙兄既然問起，我就告訴你吧，因爲『神女宮』中，除了人力以外，還加了一種特殊警戒，任何外人，一越雷池，便遭慘禍，龐護法還要添設外圍樁卡之舉，豈非畫蛇添足，有些多餘了麼？」

趙姓之人又問道：「那種特殊警戒，是何人所佈？」

錢姓之人道：「是業已娶了長孫公主的鄔大年鄔公子，也就是那位名震苗疆的『五毒郎君千蛇手』，令主對他眞是禮若上賓的呢！」

趙姓之人恍然笑道：「我明白了，鄔公子定是放出了無數異種毒蛇，來替代人力，加强『神女宮』的警備！」

錢姓之人道：「不是，毒蛇雖然厲害，還不如會飛之物，來得適用！」

趙姓之人驚道：「會飛之物？難道鄔公子所放出的竟是一羣鳥兒？」

錢姓之人笑了笑，道：「鳥兒雖然會飛，却不能攻敵傷人，來去無踪，趙兄大概決想不到，鄔公子所放出擔任『神女宮』特別警戒的，竟然是一羣蚊子！」

這「蚊子」二字，確使趙姓之人聽得大感意外地，失聲說道：「蚊子？蚊子怎能對武林高手，實施警戒作用，一個尋常人，也可一巴掌拍死兩三隻呢！」

錢姓之人笑道：「趙兄莫要不信，這是鄔公子從苗疆帶來的異種毒蚊，連辛人英殿下，那高的武學修爲，都難免作了毒蚊口中之鬼！」

龍不潛想不到有此收穫，竟誤打誤撞地，探出辛人英中毒原由。

他本想立即現身，制住這兩名暗樁，加以詳細逼問！

但轉念一想，又復忍住，仍自藏身於丈遠以外，悄悄靜聽！

因爲龍不潛覺得逼問所得，未必可靠，還是這樣偷聽背後之語，多半出於眞情！

果然那趙姓之人，聽得好奇心起，又向錢姓之人問道：「錢兄，辛人英殿下的功力何等深厚，怎會作了甚麼苗疆毒蚊的口中之鬼？請你把這樁事兒，說得詳細一點好麼？」

錢姓之人笑了笑，道：「因爲發現有外人潛入『神女宮』中，並藏在暗處，鄔公子遂放出毒蚊，擔任搜查，由於這種毒蚊，襲敵無聲，難見踪影，辛人英殿下的修爲雖高，也仍被毒蚊所傷，而毫未自覺……」

趙姓之人聽至此處，截斷錢姓之人話題，冷「哼」了一聲，說道：「錢兄，我們都是自己人，常言道：『眞人面前，莫說假話』，你怎麼越講越離譜了。」

錢姓之人詫道：「趙兄何出此言？小弟是據所知而告，怎說離了譜呢？」

趙姓之人道：「你說苗疆毒蚊的毒力厲害，我頗相信，你說毒蚊來去無蹤，傷人無跡，我也相信，但說毒蚊還能辨清敵我，擔任搜查，未免就太離譜了！」

錢姓之人「啊」了一聲笑道：「原來如此，趙兄有所不知，毒蚊雖然難辨敵我，但鄔公子却發給『神女宮』的所有本派人物，每人一道『護身符』，敵人則沒有這種東西，豈非毒蚊一到，便敵我立辨了麼？」

趙姓之人道：「這樣說來，錢兄定然也有所謂『護身符』，否則，你怎能進入『神女宮』中，去和慕容公主幽會鬼混？」

錢姓之人笑道：「當然我有，趙兄，你想看看麼？」

趙姓之人道：「錢兄若能公開，便讓我開開眼界，瞻仰瞻仰這護身符也好！」

聽至此處，龍不潛業已躡足潛蹤地，移近數尺，已可看見錢趙二人身影。

這兩人，全是壯漢，那錢姓之人，更來得魁偉雄健一點！

趙姓之人話完，錢姓之人便指着鬢邊所插的一根黑色小針，含笑說道：「趙兄請看，這根黑色小針，就是可以防止毒蚊襲擊的護身符……」

話音至此畧頓，向趙姓之人看了一眼，又復含笑說道：「辛人英殿下業已背叛『巫山派』，自無根針兒護身，遂被毒蚊叮了一口，如今已毒性發作，眉心現出紫綫，只等這紫綫轉爲黑色，人便死去無救！」

趙姓之人道：「這眉心紫綫轉爲黑色之間，約莫需時多久？對方來得及施救……」

話猶未了，錢姓之人便「哈哈」狂笑地接口說道：「有什麼救？在時間方面，雖因各人的秉賦修爲不同，最多，可以拖延到一對週時左右，但那毒蚊叮人，傳入體中的奇毒，却非鄔公子的獨門解藥不救……」

話方至此，眼前人影忽閃！

錢趙二人，尚未及有任何動作，便被龍不潛雙雙點了啞穴。

龍不潛使他們不能聲張之後，首先伸手從錢姓之人鬢邊，拔下那根可以避免毒蚊攻擊的黑色小針，插在自己鬢邊。

然後，突然舉手一掌，把那橫肉滿臉的趙姓之人，擊得五臟齊崩，屍飛五步！

一來，龍不潛看準趙姓之人，相貌兇惡，决非善類，又是「巫山」匪徒，殺之無虧！

二來，他想對錢姓之人，加以逼問，遂先行殺鷄嚇猴，使那錢姓之人，不敢掉什麼花槍，說出眞話。

果然，錢姓之人見夥伴慘死，不禁心胆俱裂地向龍不潛流露出乞憐神色！

龍不潛道：「我有話要問你，倘肯明實回答，不出花樣，便饒你一死，否則，這趙姓之人，便是前車之鑑，你甚至於死得比他還要慘呢！」

話完，立即故示功力地，於五六尺外，運指生風，替錢姓之人，解了穴道！

錢姓之人，貌雖兇悍，却極怕死，嚇得體若篩糠，全身發抖，自行把語音壓到最低程度，向龍不潛顫聲說道：「朋友有甚麼話，儘管請問，在下知……知無不……不答，答……答無不盡……」

龍不潛道：「那從苗疆新來『巫山』的『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住在何處？」

錢姓之人果然絲毫不隱瞞地，立即盡吐所知，從實答道：「是暫時住在『神女宮』中的賓館之內，令主正命屬下，爲鄔公子加速日夜裝修一座『五毒殿』，供他居住享受！」

龍不潛道：「你就在地上，把賓館在『神女宮』中的位置，畫出來給我看看！」

錢姓之人不敢不從，遂把鄔大年所居賓館的關係位置，畫給龍不潛觀看。

龍不潛記在心中，又復目注錢姓之人，沉聲發

話問道：「那毒蚊解藥，是何形狀？鄔大年是否整日帶在身邊？」

錢姓之人苦笑道：「關於這項問題，在下因毫無所知，不敢隨意回答，欺騙朋友！」

龍不潛看出他不是知而不答，遂點了點頭，冷哼一聲說道：「好！我相信你，並遵守諾言，饒你一條狗命，你且乖乖在那隱秘所在，睡上三個時辰便了！」語音落處，伸手一指，又把這錢姓之人點了穴道，移往左側巨石之後的一個隱秘所在。

龍不潛這種舉措，相當細心，他是怕有換班之人前來，發現錢姓之人，可能會對自己「神女宮」之行生出阻礙！

跟着，他又把趙姓之人的遺屍，也畧加處理，方急趕向「神女宮」而去。

怪事來了，到了即將接近「神女宮」之際，椿卡反而越見減少。換了先前，龍不潛對此情況，自必驚疑，如今却是心頭雪亮。

他知道由鄔大年在「神女宮」的範圍之內，放了毒蚊，「巫山派」遂把警戒故意放寬，好誘令來人自投死路！龍不潛起初不知鬢邊所揷的黑色小針，究竟有無防蚊靈效，行動之間，特別小心，時時注意有無毒蚊來襲？

但毒蚊既然體積太小，來去無蹤，遂根本無從注意！

龍不潛提心吊胆了片刻光陰，便放鬆了這種戒備，只好認爲那黑色小針，業已生效，那種異種毒蚊，不會襲擊自己。

龍不潛寬心以後，行動便越發敏捷，恍如一道輕烟，撲向宮內賓館。

但就在他剛剛接近賓館之際，耳邊突然聽得有人以上乘武功，悄然叫道：「潛兒，你有多大能爲，敢這樣妄闖『枉死城』麼？」

語音入耳，龍不潛大吃一驚！

使他吃驚的，不是耳邊密語最末的「妄闖枉死城」一語，而是最初的「潛兒」二字！

既稱「潛兒」，非「師」即「父」！

龍不潛方在目光電掃，凝神四顧，耳邊的傳音密語又起：「我在賓館西側，十來丈外，一株枝葉茂密的大樹近頂之處。」

龍不潛雖因傳音細如蚊吟，難辨語聲，却已知道發話之人是自己的授業恩師，「乾坤一筆」冷大先生冷吟秋！

因相隔這遠，要把語音化成蚊吟一般，擇人專注地，傳送到自己耳內，非具上乘玄功修爲，無法辦到！

師傅技冠當世，自然有此造詣，父親則尚無如此修爲火候！

龍不潛判斷出暗中發話之人，就是恩師「乾坤一筆」冷吟秋後，也以傳音密語，向那株參天古木以上，恭身一禮，發話說道：「恩師法駕遠來，委實想煞弟子……」

他是一面發話，一面飛身躍起，一說到「弟子」二字之時，身形業已飛縱進那株古木的濃枝密葉以內。

果然，在近樹頂處的最濃枝葉之內，正坐着那位被江湖人物稱爲「乾坤尊一筆」的冷大先生。

冷吟秋一見龍不潛，便向他擺了擺手，軒眉含笑說道：「潛兒，這是敵方要地，無須多禮，你知不知道賓館之中，設了甚麼埋伏？」

龍不潛搖頭道：「弟子不知！」

冷吟秋道：「除了十張倒鉤罩網，十筒『烈燄噴火筒』，十筒『七孔黃蜂針』，十筒『五雲捧日攝魂釘』外，並有毒蛇，毒瘴……」

龍不潛聽至此處，苦笑說道：「對方所設埋伏，雖極厲害，但弟子爲了救人，恐怕也非要闖入賓館，會會那『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不可！」

冷吟秋目注龍不潛道：「爲什麼非要會他不可？是否要想索討獨門解藥，去救辛人英麼？」

龍不潛知道是「血靈鷄」先來送信，遂俊臉微紅地，點了點頭。

冷吟秋道：「不必去了，鄔大年根本就不住在這賓館之內，他已被辛九香遷往一個可能是地下鐵室之內！」

龍不潛「哎呀」一聲，雙眉愁皺說道：「這可怎麼好？鄔大年若是無法相尋，那種毒蚊解藥，豈非……」

冷吟秋突從袖內摸出一粒白蠟蠟丸，向龍不潛含笑叫道：「龍兒莫急，你看這是甚麼？」

龍不潛大喜問道：「恩師，你手中所持，難道就是中了苗疆毒蚊之毒的獨門解藥？」

冷吟秋點頭道：「正是，我好不容易，才用盡方法，從鄔大年的身上盜來一粒！」

龍不潛聽得果是從鄔大年身上弄來的毒蚊解藥，不禁喜心翻倒地，向冷吟秋急急說道：「恩師既已取得毒蚊解藥，我們便趕緊過江，以之救治辛人英……」

話方至此，冷吟秋便臉色肅然地，向龍不潛搖了搖頭，接口說道：「不行，這位苗疆毒蚊的獨門解藥，不能用來救治辛人英姑娘！」

龍不潛聽恩師說得這等斬釘截鐵，不禁爲之怔住，緊皺雙眉，詫然問道：「恩師此話怎講？倘若不救辛人英，恩……恩師却盜……盜藥則甚？」

冷吟秋對龍不潛看了兩眼，嘆息一聲，搖頭緩

緩說道：「常言道：『當局者迷』，潛兒平日何等穎悟，如今却懵懂起來，你以爲只有辛人英一人，會被毒蚊叮傷的麼？」

龍不潛被冷吟秋這一提醒，才突然想起，未曾看見爹爹龍潛……

他這一驚，委實非同小可，臉色發白地，向冷吟秋顫聲問道：「恩師，我……我爹爹呢，難……難道他老人也……也被毒蚊叮傷？」

冷吟秋道：「正是，我和你爹爹同在一處，他先被毒蚊叮傷，我才有了警覺，施展玄門罡炁護身，並震死了七隻毒蚊！」

龍不潛驚魂皆顫道：「我爹爹現在何處？恩師趕快用這解藥給他老人家服下……」

冷吟秋道：「藥只一粒，傷有二人，顧得老時，却又不能顧小，你叫我救誰是好？」

龍不潛毫不考慮地，應聲答道：「自然是先救爹爹！」

冷吟秋點頭道：「百善以內，雖然以『孝』當先，但若只救了你爹爹，却讓辛人英就此香消玉殞，慢說你情天有缺，終身抱憾，我和你爹爹，也會過意不去！」

龍不潛目注冷吟秋，閃爍出希冀神色，揚眉低聲問道：「恩師這樣說法，莫非有甚兩全之策？」

冷吟秋道：「兩全之策，我打算把這粒解藥分開，讓你爹爹和辛人英各服半粒！」

龍不潛皺眉道：「半粒能管用麼？……」

冷吟秋接道：「雖然不能把所中蚊叮奇毒，完全袪解，但定可以多支持一段時間，好讓我另想辦法！」

龍不潛道：「恩師打算怎樣設法？是否仍從鄔大年身上着手？」

冷吟秋道：「能從鄔大年身上着手，固然最好，倘若辦不到時，我只好直接與『金釵令主』辛九香，見上一面，向她硬行索討的了！」

龍不潛覺得恩師這種辦法，仍屬行險，不大穩妥，不禁劍眉微蹙。

冷吟秋懂得愛徒皺眉之意，遂向龍不潛含笑安慰道：「潛兒，你莫要以爲我這種策畧，不够穩妥，其實只要我肯向辛九香面索解藥，她多半不會拒絕，立即答應的呢！」

龍不潛聽恩師這樣說法，不便再表疑慮，只得低聲說道：「既然如此，恩師是否與弟子立即設法把我爹爹送過江去？……」

冷吟秋接口搖頭說道：「不必，你爹爹人事不省，抱他過江，不單不便，也容易遭受其他暗算，還是讓他留在此間，等我取得解藥，清袪所中奇毒之後，再復渡江，和你，及石超然，魏立言諸兄相會便了……」

說至此處，把那白色蠟丸捏開，將其中丹藥，分了一半，遞與龍不潛道：「潛兒快點過江，把這半粒丹藥，餵給辛人英姑娘服下，靜等我的得手佳音便了。」

龍不潛也知辛人英奇毒在身，事不宜遲，遂接過半粒丹藥，準備趕緊馳返。

但他尚未舉步，忽又止住。

冷吟秋問道：「潛兒尚有何事？」

龍不潛目中突然閃射出智慧光芒，向冷吟秋含笑說道：「恩師，弟子靈機忽動，想出了一條求藥的絕妙好計！」

冷吟秋笑道：「說吧！像你這等聰明之人，應該腦敏心靈，想得出絕妙好計才對！」

龍不潛道：「恩師知不知曉鄔大年曾經發給『神女宮』中的所有『巫山』人物，每人一根黑色小針，只消揷在頭上，便可避免毒蚊之襲！」

冷吟秋點頭道：「我當然知道，龍兒難道沒看見我業已弄來一根，揷在鬢上，才無須提心吊胆，時刻凝功地，再對毒蚊警戒！」

龍不潛道：「弟子走後，請恩師設法，再把這種黑色小針，弄上一些……」

冷吟秋道：「一根便可防身，多弄何用……」

話方至此，便恍然有悟地，「哦」了一聲，點頭說道：「我明白了，你是要我悄悄盜去一些『巫山』人物的頭上所揷黑色小針，讓他們也嘗嘗被毒蚊叮咬的特殊滋味！」

龍不潛笑道：「『巫山派』的自己人被叮中毒之後，鄔大年不能不拿出獨門解藥來解救他們，那時恩師便算下手硬搶，也可以搶得個一粒兩粒！」

冷吟秋讚道：「好計，好計，潛兒供此妙策，必然功成，你趕緊先行過江去吧！」

龍不潛知道恩師功力通神，在一般「巫山派」人物身上，想做這點手脚，是易於反掌之事，遂恭身領命道：「弟子遵命，在對江敬候恩師好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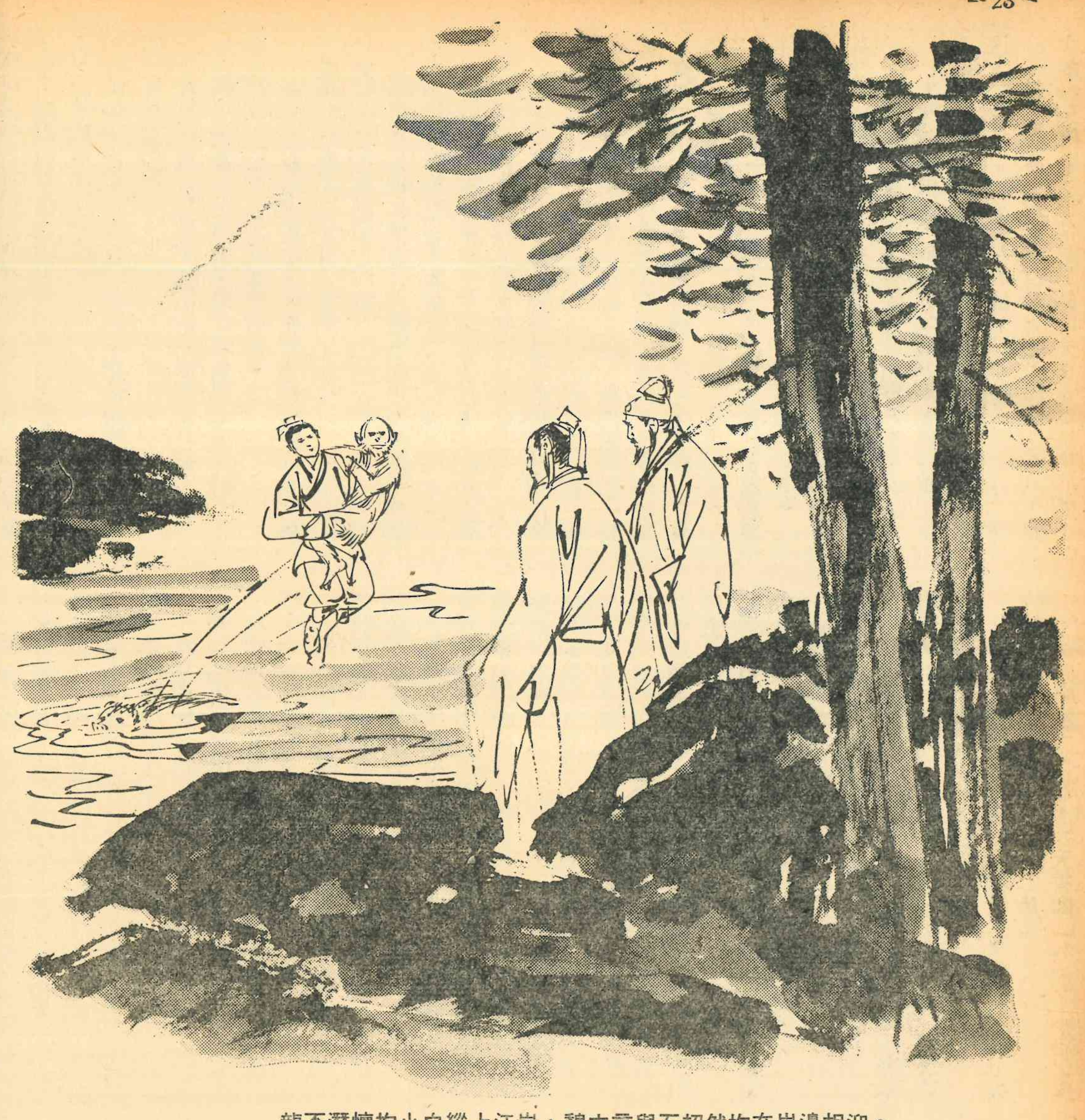
冷吟秋道：「我一得手，便先命『血靈鷄』送丹過江，決不致躭誤救治辛人英姑娘之事。」

龍不潛想起不曾見着「血靈鷄」，遂向冷吟秋問道：「恩師，『血靈鷄』呢？牠到何處去了？怎的未在恩師身邊？」

冷吟秋笑道：「我命牠到處去找毒蚊，把那些來去無蹤，並具奇毒的么魔小醜儘量吃掉一點！」

龍不潛皺眉道：「啊呀，『血靈鷄』千萬不能過份賣力，牠若把那毒蚊一齊吃光，我們的錦囊妙計便將無從施展的了！」

冷吟秋含笑說道：「那毒蚊爲數甚多，『血靈



龍不潛懷抱小白縱上江岸，魏立言與石超然均在岸邊相迎。

鷄』本領再大，也無法吃得乾乾淨淨……」

龍不潛道：「話雖如此，但恩師還是設法把『血靈鷄』主動叫回才好，因爲『巫山派』人物，被叮中者越多，恩師才越容易把解藥弄到手內！」

冷吟秋點頭道：「好，你走吧，在你走後，我立刻便把『血靈鷄』尋回便了。」

龍不潛本想看看爹爹龍潛的中毒情況，但知徒看無益，又恐延誤時刻，對辛人英有所不利，遂向冷吟秋恭身告別，馳向「神女宮」外。

由於倚仗鄔大年所放毒蚊，作爲無形警備，「神女宮」遂故意放鬆崗哨，誘敵深入！

龍不潛來既不難，去時自更輕鬆容易，絲毫未遇阻碍！但他深恐錢姓之人，解開穴道以後，會洩漏自己行蹤，對恩師求藥舉措，有所妨碍，遂對錢姓之人，再度畧加處置！

換了旁人，定必一殺了事，但龍不潛從不食言背信，爲了尊重自己饒他一命之語，遂不憚費事地，把錢姓之人，帶到江邊，藏於幽祕所在，並加點穴道，使他要在昏睡一週時後，方會甦醒！

把錢姓之人，處置妥當後，龍不潛方去尋找靈猿「小白」。

「小白」果然乖乖聽話地，藏在原地未動，見了龍不潛回來，才一縱下樹，撲入龍不潛的懷內。

龍不潛笑道：「『小白』，叫江猪吧，我已把解藥弄來，趕緊過江去救你主人！」

「小白」聞言大喜，高興得「吱吱」直叫，並發出低沉嘯聲，召喚江猪。

那羣江猪，對於「小白」，着實忠誠友好，根本不曾遠去，等在江邊，自然一聞「小白」的召喚嘯聲之下，便卽浮出水面。

龍不潛與「小白」，縱上猪背，渡過激流，魏

立言與石超然，均在岸邊相迎，魏立言並向龍不潛，投以詫訝目光，訝然問道：「賢侄怎麼這快便自回轉？難道鄔大年那廝，如此不濟，竟讓你極爲輕鬆如意地，便獲得解藥，功成而歸了麼？」

龍不潛飄身上岸，劍眉雙皺，面帶憂容地，嘆息一聲說道：「魏師叔和石叔父大概萬想不到，我爹爹也中了與辛人英姑娘所中的同樣奇毒，他們是被一種苗疆毒蚊，叮咬遭禍！」

石超然道：「苗疆毒蚊？這樣說來，果然是鄔大年那廝，作的手脚？」

龍不潛一點頭，魏立言又異常關切地，向他注目問道：「你爹爹怎麼樣了，他是與你恩師同在一處，料想定無大碍？」

龍不潛便把恩師冷吟秋所告情事，向魏立言、石超然，轉述一遍，並說明恩師不肯單獨解救爹爹，命自己持來半粒解藥餵給辛人英服下，暫時保命待救，以及自己向恩師所獻的求藥妙計。

石超然點頭道：「冷大先生處理得對，目前只有一粒解藥，自不宜對龍兄暨辛人英姑娘，厚彼薄此地有所偏頗，還是分服待救，來得比較妥當！」

龍不潛領首道：「好在龍賢侄所獻之計絕妙，只要『巫山派』中人物，紛紛中毒之下，不怕鄔大年不取出獨門解藥，加以施救，那時冷大先生慢說再要一粒解藥，便是再想要個十粒八粒，也不難到手！」

說至此處，目光偶瞥，發現龍不潛滿面愁容，不禁訝聲問道：「照這情況看來，你爹爹與辛人英姑娘，都是有驚無險，賢侄還雙眉深蹙……」

龍不潛不等魏立言再往下問，便自苦笑一聲，搖頭答道：「我是怕那『血靈鷄』爲力過甚，把毒蚊一齊吃光，便使我那條計兒根本無法施展的！」

魏立言笑道：「這種可能，不會太大，賢侄不必想，還是把這半粒解藥，餵給姑娘服了吧。」

就在龍不潛等，餵給辛人英服下那半粒解藥之際，那位「乾坤一筆」冷吟秋冷先生，已在魔巢「神女宮」中，大顯身手！

「乾坤一筆」的贊美之詞，實有其成因，不是虛得！

冷吟秋俟龍不潛走後，按照愛徒所獻妙計，在「巫山」人物頭上鬢間，盜得了足以避蚊避禍的十二根黑色小針！

他爲了使對方被毒蚊叮咬的中毒機會增多，這十二根黑色小針，是分盜自十二處不同所在！

換句話說，就是那些苗疆異種毒蚊，無論飛到「神女宮」中，任何角落，均會遇上被盜黑色小針，無物護身之「巫山派」下人物，加以攻擊！

冷吟秋等了好久，也未聽得有人中毒的奔走傳告情事。他眉頭暗蹙，心中忖道：「難道眞被龍不潛料中，那『血靈鷄』賣力太過，竟把鄔大年所放苗疆毒蚊，都給吃光了麼？」

心念方轉，一點紅星，業已從窗門飛入。

龍潛被毒蚊叮咬，毒發人暈之後，冷吟秋是仍把他藏在辛九香平素坐關練功的「天香閣」內。

如今貝「血靈鷄」飛回閣中，落在自己肩上，遂低聲問道：「靈兒，你莫非把那些毒蚊，掃數殲滅，吃得差不多了！」

「血靈鷄」好似吃了什麼補品，身上羽毛越發紅艶生光，神情頗爲得意地向冷吟秋點了點頭。

「血靈鷄」這裏得意點頭，冷吟秋那裏皺眉叫苦。他心想龍不潛的所獻妙計，已告無用，看來自己非向「令主」辛九香硬行索討不可！

冷吟秋方自忖，「天香閣」外起了步履之聲。

從足聲聽出，來的共是三人，已由閣下十級登樓，走往閣上。

登樓之際，有個女子口音，嬌聲說道：「令主，你坐關甫告功成，怎麼又要再度出關呢？……」

冷吟秋聞言，知道來人中果有「金釵令主」辛九香，心想正要尋她，她竟來此，眞是再巧不過！

那女子問話，尚未問畢，另一女子，業已接口說道：「我因對方身手，均頗高明，才想再靜修時日，把各種天魔神功增強一點火候，但這次坐關，與上次不同，慕容公主無論有甚麼事，都可隨時向我陳報請示，無須顧忌，我根本不怕驚擾！」

從這幾句話兒中，已知第二個說話的女子，便是「金釵令主」辛九香，第一個說話的女子，則是「血釵公主」慕容嬌！

這時，她們業已走上梯口，冷吟秋在樑上屏息偸窺，看出除了辛九香，慕容嬌外，另一人是個紫衣侍女。

他見了辛九香一別二十年，居然駐顏有術，仍保持昔日容光，不禁心中暗生感慨，認爲此女有此功行，着實不易，偏偏倒行逆施，嘯聚凶邪，欲爲武林霸主，要使甚麼「九龍百派齊拜金釵」，以致把江湖中，攪起一片腥風血雨？

其實，只要她能幡然覺悟，放下屠刀，自己與天琴的一點私人嫌怨，算得甚麼？定必容易化解：

冷吟秋念猶未了，辛九香已向慕容嬌雙目一挑，注目叫道：「慕容公主，我有一件事兒，交給你負責去辦，務必替我查個淸淸楚楚！」

慕容嬌陪笑問道：「令主有何差遣？」

辛九香道：「根據辛人英與春蘭，夏荷等兩個丫頭，能够輕易脫身的情形看來，『神女宮』中，必然隱有外敵，我要你替我所查究的，便是對方究

竟藏在何處？」

冷吟秋心中好笑，覺得「顧遠不顧近」一語，往往應驗，辛九香要叫慕容嬌去查究敵人隱身之處，却未料到她所要尋之人，就在她頭頂上方！

慕容嬌靜等辛九香話完，含笑說道：「關于此事，鄔公子不是業已派出苗疆異種毒蚊，作為傷敵之用了麼？」

辛九香道：「那毒蚊雖極厲害，但只能傷敵，斃敵，不能擒敵，故而慕容公主雖然剛剛回山，我仍要你不辭勞苦地，滿宮搜查一下，對方活着，我要見人，死了我要見屍，非看看他們是甚麼牛鬼蛇神不可！」

慕容嬌詫道：「令主此話怎講，對方並未與我們正式交手，他們好端端地，怎會死呢？」

辛九香冷笑道：「慕容公主，你方才有沒有聽得三度稟告，有三個本派香主，被毒蚊所叮中了奇毒？」

冷吟秋這才明白，自己盜那黑色小針之舉，仍然發生效用，「血靈鷄」也難於把那些小毒蚊，完全覓食乾淨！

慕容嬌道：「來人報告之際，屬下正侍立令主身邊，當然聽見，只不知令主為何不肯轉請鄔公子用獨門解藥治療，而聽任那三名香主毒發死去？」

辛九香獰笑道：「慕容公主，我來問你，本派『神女宮』中所有執事人員，均已發有『護身靈針』，這三名餘主，為何會被毒蚊咬了呢！」

慕容公主略一尋思答道：「除非他們把那『護身靈針』，不愼失落！」

辛九香點頭道：「失落『護身靈針』，才被毒蚊叮咬，自屬必然原因，但慕容公主竟認為他們之失落毒針，是出於不愼麼？」

慕容嬌聽出辛九香話外有話，細一尋思，挑眉恍然說道：「我明白了，這種情況，多半是敵人故意所為，悄悄把他們的『護身毒針』盜去？」

辛九香道：「慕容公主再想想看，敵人為何盜針，難道只是想害那幾名香主？」

慕容嬌這回倒反應十分敏捷，立卽雙眉一揚，應聲答道：「可能是潛伏敵人之中，已有人被毒蚊所傷，他們才故意搗亂，期望於我們取出解藥，解救那三名香主，設法加以盜取。」

辛九香「嗯」了一聲道：「對了，對方心思，業已被我看透，所以我才不向鄔大年索取獨門解藥，聽任那三名香主，毒發死去……」

說至此處，語音略頓，目中突閃兇芒，向容慕嬌獰笑說道：「我們『巫山派』內，好手如雲，死掉三名香主，算得甚麼？但對方被毒蚊咬之人，却必然無法挽救，慕容公主如今懂得我方才所說『活着，我要見人，死了，我要見屍』之語了吧！」

慕容嬌恭身一禮，以一種萬分佩服的神情，表示讚嘆說道：「令主睿智卓斷，眞使屬下為之敬佩萬分，五體投地……」

辛九香又向那紫衣侍女叫道：「紫雲，你替我沏壺香茗，便去閣下歇息好了，有事我再叫你。」

紫雲如言替這「金釵令主」沏好香茗，恭身告別，退往閣下。

辛九香飲了半杯香茗，便向榻上盤膝靜坐。

但她剛一靜坐，雙眉挑處，便自目光如電地，向閣中到處搜索！

冷吟秋等藏身大樑，當然也被辛九香目光掃到，因那橫樑極巨，足以障蔽，辛九香功行再高，也無法透視巨木，遂看不出藏了兩人一事。

辛九香目光電掃一週，並無所獲，不禁冷笑兩聲，發話說道：「你們胆量不小，原來藏在『天香閣』內，如今既已被我發現，還不快滾出來？」

冷吟秋知道辛九香若發現樑上藏人，早就動手，如今，大概是於盤坐榻上之際，因龍潛曾臥該處，或有餘溫，才心中起疑，亂施詐語。

但辛九香雖未發現敵藏樑上，因已起疑，只消略一搜「天香閣」，便無可遁形，故而冷吟秋已決定現身，與這二十年前的歡喜寃家見面，只不過要選擇一個適當時機，不肯被辛九香詐語哄出而已。

辛九香見無人答話，不禁略皺雙眉，「咦」了一聲，自語說道：「誰有這般大胆？難道竟是我適才的感覺有誤麼……」邊自喃喃自語，邊自果如冷吟秋所料，回手往榻上坐處，摸了一摸。

天寒榻冷，龍潛適才身臥其上，確實略有餘溫，被辛九香覺察起疑。

但這位「金釵令主」業已身坐榻上，溫度一變，跡象立除，此時再摸，那裏還摸得出什麼異狀？

辛九香方在眉頭雙皺，心內狐疑莫釋之際，耳中突聽得有人以極上乘的「蟻語傳聲」功力，悄然發話說道：「巫山令主，別來無恙？」這兩句耳邊密語，把辛九香聽得心中吃驚，臉上變色，兩道目光，也再度電掃這「天香閣」內的所有幽暗所在。

就在她目光注向閣中左側黑暗牆角處的一具紫檀屏風時，一條人影，從樑上飄然而落！

辛九香知道來人既敢主動現身，必非易與俗手，遂索性不急於出手襲擊，等看清來人是誰，不怕他脅生雙翅，飛上天去！

心念至此，人影業已落在榻前。

辛九香目光一注，不由大感意外地，全身微震，口中「呀」了一聲！

因為雖然時隔二十餘載，冷吟秋已由翩翩濁世

的英俊書生，進入垂老之年，但意態風神，却仍有昔日模樣！

冷吟秋身形落地，一抱雙拳，向辛九香含笑說道：「廿餘年久別，我已垂垂老去，想不到辛令主依然朱顏綠鬢，未改昔日風采！」

辛九香向冷吟秋盯了兩眼，神色有點異樣地，伸手肅客說道：「請坐，請坐，二十餘年歲月風霜，也未在你臉上身上，留下多少痕跡。」

冷吟秋也不客氣，就在辛九香的榻前几旁椅上，坐了下來。雙方昔日有那麼一段寃孽愛恨，如今久別重逢之下，不單不知應說些什麼？連稱呼方面，都不知怎樣開口？

僵持了一刹那後，還是辛九香先行開口，向冷吟秋問道：「冷大俠的俠駕，怎會突降巫山？」

她考慮了一會兒，終於決定仍是用比較生分的「冷大俠」之稱。冷吟秋聞言，笑了一笑，雙眉微挑地，望着辛九香道：「聞得江湖人言，辛令主傳語天下，要『九龍百派』，於年終之際，齊來『巫山』勝地，朝拜金釵，冷吟秋忝為武林一脈，自然也應前來，拜上一拜！」

這番話兒，有點刺耳，辛九香聽得搖了搖頭，皺眉說道：「那是對一般人示威而言，不是對你，你若是來，自然是我『巫山』貴賓！」

冷吟秋從辛九香的語意之中，聽出她對自己的餘情未斷，遂淡淡一笑道：「好一個『巫山貴賓』，難道你們用毒蚊叮咬『貴賓』，便是『巫山派』的特殊迎客之禮？」

辛九香驚道：「你被『毒蚊』叮了？」

冷吟秋道：「那種毒蚊來無踪去無影，我是血肉之軀，又不是金剛不壞之體，怎會不遭算計？」

辛九香把兩道異常嬌媚動人的目光，盯在冷吟秋臉上，揚眉問道：「你被蚊叮，你中毒了？」

冷吟秋故意傲然答道：「不要緊，我自信以數十年修為之功，尚拒得住這點毒力！」

辛九香以一種關切神情說道：「既然中毒，何必硬抗，你且服上一粒獨門解藥如何？」

冷吟秋挑眉道：「你以為我會為了這區區中毒之事，去求那來自化外的苗蠻小輩？」

辛九香搖頭道：「不必去求鄔大年，我這裏也有解藥！」

冷吟秋向辛九香看了一眼，「咦」了一聲，詫然問道：「辛大令主，你肯毫無條件地，給我服食那毒蚊解藥？」

辛九香目光中神思凄迷地，向冷吟秋以一種柔媚語音，緩緩說道：「為什麼不肯呢？你也不想想，我和你昔日是什麼關係？」

冷吟秋搖頭道：昔日之事，業已如烟如雲，如泡如幻，時隔二十餘年，還提它則甚？」

辛九香聽冷吟秋不願再提昔日舊情，臉色立變，沉聲問道：「你這二十餘年間，莫非已與凃天琴，互相結合了麼？」

冷吟秋長嘆一聲，說道：「那會和凃天琴結合？她為了昔日之事，對我厭鄙已深，二十餘年來從未見過一面，那裏還談得上什麼『結合』二字？」

辛九香聽他並未與凃天琴結合，面容立卽緩和過來，含笑道：「既然你並未與凃天琴結合，不論你還記不記得昔日舊情，我都願意把解藥給你！」

冷吟秋道：「何必如此，我認為你應該把解藥珍藏起來，萬一在我功力不够，無法抗拒蚊毒之際，還可收一點挾制作用！」

辛九香冷然一笑，搖頭說道：「挾制而得的感情，有何足貴？為友為敵，全在你自己，假如你完全忘却舊情，我也願意和你在彼此可以盡展所能的公平狀況之下，互作一搏！」說完，探手取出一粒「白色蠟丸」，遞向冷吟秋，揚眉說道：「這就是專解蚊毒的解藥，你拿去服食便了，原來盜去我『巫山派』中數名香主的頭上護身小針之人是你，難怪他們竟如死猪一般，不曾有絲毫覺察？」

冷吟秋故意不去接那「白色蠟丸」，看着辛九香含笑說道：「你對我倒不壞，却為何對我弟子龍潛，却那等諸多迫害？」

辛九香道：「那是他和我『巫山』一派搗亂，又拐誘我那義女而兼愛徒辛人英，倒反本派……」

語音至此，倏然一頓，雙眉挑處，目中電閃精芒，又復說道：「最主要的原因，是據報龍不潛與凃天琴的徒兒凃琬，似是一路人物，假如你能制止你徒兒與凃琬接近，我或許會考慮允他和辛人英的婚事，甚至不再與『九龍』為敵，也說不定？」

冷吟秋道：「關於這項問題，你是要我立卽答覆？還是給我時間，讓我考慮考慮？」

辛九香目注冷吟秋道：「倘若逼你當時答覆，可能會使你為難，我便給你時間，讓你仔細考慮便了！」

冷吟秋笑道：「好，這時間，不需太久，就在年底舉行，羣豪畢集的『巫山英雄會』上，我自當給你一個確切答覆！」

辛九香點頭道：「為敵為友，全在你一念之間，既然如此，我傳諭整個『巫山派』，在敵友未分的年底之前，雙方停止爭鬥，你也約束他們，不許再來『巫山』生事，否則，我便以『地獄金釵』把他們一一誅戮，手下決不再容情了！」

——「毒手神釵」完，下接本故事大結局「天地雙釵」——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秦紅・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飛龍跟隨師父終南一劍仙白一逸前來參加三年一次的武林競技大會，第一場舉重比賽，麥飛龍在與美人帮花鳳競爭第一時宣告退出，屈居第二，在第二場比賽掌力和第三場暗器比賽，麥飛龍均榮獲金碗，就在主持人宣佈休息一個時辰，麥飛龍退回瓦房與師父白一逸共進午膳之際，竟有人投函恐嚇，要他立即退出大會，否則格殺，麥飛龍不為所動，但為防萬一，乃把蟒皮衣穿上及白一逸向人借來的風帽戴上，以防有人暗算。迨第四場競較輕功，麥飛龍輕易地獲得複賽，白一逸勉勵他不可大意，以免失敗——

萬綠叢中一點紅

麥飛龍點頭道：「弟子當盡力而為。」

終南一劍仙又問道：「有沒有發現可疑的人物呢？」

麥飛龍搖頭道：「沒有。」

終南一劍仙道：「那麼，可以確定企圖暗算你的人，必非參與競技之人，對方必是混在觀衆羣中，等到你參加第五、六兩項競技時才要出手。」

麥飛龍道：「可能是如此。」

終南一劍仙道：「方才為師曾去馬廐巡視，你那匹黑龍情況很好。」

麥飛龍道：「大會有沒有人派人看守那些馬匹呢？」

終南一劍仙道：「有的，每一匹馬都有一人負責照顧，閒雜之人是進不去的。」

師徒倆交談，場上已進行到第三十二號，又有一人獲得晉級，那是美人帮的杜鵑花。

麥飛龍笑道：「看，美人帮的人也晉級了。」

終南一劍仙讚嘆道：「眞是不可思議，看來今後的武林，女人要抬頭了。」

麥飛龍道：「女人能在武林中揚眉吐氣，倒也不是一件壞事，只希望她們走正路，切不要為害武林。」

終南一劍仙道：「為師也是這樣想，如果該帮帮主是個正派的女人，那麼讓她們當武林盟主倒也不妨。」

場上，鼓聲不絕。

有人歡笑，也有人黯然神傷……

約莫一個時辰後，參加「輕功」競技的五十八人都比賽完了。

獲得晉入複賽的只有十三人，即是長白派的李南煌，青城派的郁善，武當派的一玄道士，峨嵋派的干達人，終南派的麥飛龍，美人帮的杜鵑花，長白派的金天壽，少林派的了塵和尚，長白派的崔如良，華山派的裴家麟，以及無門無派的茅龍，强一峯，藍紹雄。

長白派的三個，果然都晉入複賽！

公證人井濤波先向十三位晉級的競技者道賀，然後說道：「複賽的情形，仍與上屆一樣，每位競技者要在竹椿上連翻十個筋斗，成功的晉入決賽，失敗的淘汰出場，現在仍按次序進行，請第二號的李南煌開始施展。」

李南煌雙臂一振，飛上了竹椿。

鼓聲又响了！

這一次，鼓聲較快，一通接着一通，幾乎使人無喘息的餘地！

李南煌身如輕燕，連續的翻着筋斗，一上一下，身法美妙已極！

鼕！

第十五通鼓聲落處，李南煌飄身落地，向四下鼓掌叫好的觀衆抱拳致謝，然後退去一邊。

青城派的郁善接着上場。

他翻到第十二個筋斗時，脚下的竹桿倒下了，被判失敗，退出場外去了。

接着是武當派的一玄道士。

他翻到第十四個筋斗時，不幸一脚踏空，掉了下來。

第四個是峨嵋派的干達人，他成功的翻過了十五個筋斗，獲得晉入決賽資格。

第五個是麥飛龍，他也順利過關入選。

第六個是美人帮的杜鵑花，也通過了。

第七個是長白派的金天壽，也通過了。

第八個是少林派的了塵和尚，未能過關，被淘汰出場。

第九個又是長白派的崔如良，仍然順利入選。

第十個是華山派的裴家麟，被淘汰出場。

第十一、十二、十三名的茅龍、强一峯、藍紹雄亦告落選。

於是，晉入決賽的是李南煌、干達人、麥飛龍、杜鵑花、金天壽、崔如良六人。

公證人井濤波宣佈六個晉入決賽者的姓名後，說道：「決賽辦法仍是翻筋斗，能翻幾個筋斗就翻幾個筋斗，然後取最好的前三名，餘者淘汰，如前三名有成績相同的情形，再比賽一次高下，現在仍請第二號的李南煌上去。」

李南煌深深吸了一口氣，又一飄身掠上竹椿，開始在「咚咚」鼓聲中連翻筋斗。

他一連翻了一十八次，已然力不從心，跳了下來。

第八屆武林競技大會，長白派就有一名門下翻了十八次而奪得一隻金碗，因此觀衆見李南煌翻了十八次，均認定他已穩勝，紛紛鼓掌起來。

第二個是峨嵋派的干達人，他翻到第十七次時，脚下的竹桿「拍！」的一聲斷了。

踩斷竹桿，自然要遭到淘汰的命運。

第三個是麥飛龍，他翻到第十九次，才不支跳下，比李南煌還多翻一次！

第四個是杜鵑花，她的成績更驚人，竟翻了二十次，壓倒麥飛龍！

場上，掌聲如雷，都爲杜鵑花的驚人表現而「瘋狂」了。

第五個是長白派的金天壽，他見大家在爲杜鵑花的表現而顛倒，竟然毫不在意，微微一笑，倏然一個橫飄，飛上了竹椿。

他在密如雨點的鼓聲中，身形起如鷹隼，落似飄雪，一連翻了二十三個筋斗，才興盡而下！

「好呀！」

「了不起！」

「好俊的輕功！」

「他得第一了！他得第一了！」

人聲沸騰，第六個崔如良繼續上場，他也是長白派的門下，但身手遠不如金天壽和李南煌，只翻到了第十六次，即踩倒竹桿，墮了下來。

於是，輕功競技結果，長白派的金天壽第一，奪得金碗，美人帮的杜鵑花第二，得銀碗，終南派的麥飛龍第三，得銅碗。

領獎的時候，麥飛龍所博得的掌聲却比金天壽多，因爲過去的八屆競技大會，還沒有一人像麥飛龍這樣每項參加而每項得獎，這是異乎尋常的成就，全場觀衆莫不對他讚佩有加，如醉如痴。

他捧着銅碗回到瓦房。

終南一劍仙笑得閤不攏嘴，頻頻問道：「累不累？」

麥飛龍點點頭，把銅碗交給他，掏出汗巾拭着額上的汗水。

終南一劍仙把玩着銅碗，笑道：「你能在這一項中得到第三名，實出爲師意料之外，太好了！」

麥飛龍微怔道：「師父不是預言弟子可在此項競技中獲得第二名以上麼？弟子如今只得了個第三名，怎說是意料之外？」

終南一劍仙含笑道：「爲師是哄你的，其實長白派的輕功冠絕天下，能與他們抗衡的人實在不多，爲師說你可得第二名以上，意在鼓勵你，實者爲

師想都不敢想你能在此項獲勝，而結果你却仍奪得第三名！」

麥飛龍一哦，笑了笑道：「弟子如非已參加前三項比賽，體力消耗過多，不然自覺可以奪到第二名。」

終南一劍仙道：「你別太貪心，這已經很不錯啦！」

麥飛龍道：「長白派那位金天壽確實不凡，身手令人激賞。」

終南一劍仙道：「美人帮的杜鵑花也很不凡；她們現在得到點九了，和你相同。」

麥飛龍一時沒有聽懂，茫然地問道：「甚麼點九？」

終南一劍仙笑道：「金碗得點三，銀碗得點二，銅碗得點一，她們得一隻金碗三隻銀碗，算起來得點九，而你得兩隻金碗一隻銀碗一隻銅碗，一共也是點九——別忘記點最多的乃可獲得那隻武林金獅！」

麥飛龍恍然道：「照目前的情勢看，已沒有那一門派能獨得五隻金碗了……」

終南一劍仙道：「所以現在要以計算點數來分出金獅誰屬了！」

麥飛龍興奮起來了，低聲道：「師父認爲弟子能贏得那隻金獅麼？」

終南一劍仙道：「很有希望！」

麥飛龍道：「剩下的三項比賽，弟子或許可再贏得一二個獎……」

終南一劍仙道：「但美人帮也有贏得武林金獅的希望——看，第五項競技要開始舉行了！」

只見那司儀又步出武林殿，大聲道：「第五項競技開始，請參與競技者出場！」

競技者又紛紛走了出去。

報名參加騎術競技的，共有三十人，公證人是以養馬出名的十字堡主關大鈞，他照例點過了競技者的姓名，讓大家抽籤之後，才說道：「諸位：本屆參與騎術競技的只有三十位，將分六組進行，每五人爲一組，每組取第一名入決賽；至於規則，諸位諒已知道，須繞場五圈，要跨越每一道木欄，最先抵達終點而不撞倒木欄即爲優勝，現在請抽到一至五號的五位競技者留下，餘者暫請退回場外。」

麥飛龍剛好抽到第四號，屬於第一組，故與另四人留在場上。

其餘二十五人退出之後，由大會雇請來的五名馬伕便由武林殿後的馬廐裏牽出五匹馬。

這五匹馬，自然是一至五號的競技者的坐騎，也自然都是千中選一的良駒。

麥飛龍的馬叫「黑龍」，是一匹黑馬，和另外四匹比較起來，並不特別高大，但牠渾身洋溢着一股勁氣，昂視闊步，有睥睨羣倫之概！

公證人關大鈞察看過五匹馬的馬蹄之後，便命五人上馬坐定，領着他們來到起點的白線上，使他們在白線上排列整齊。

跑道寬約四丈，緊靠場邊，每隔五丈就有一道木欄，而每道木欄並不一樣高，有的四尺，有的五尺，參差不齊。

麥飛龍把風帽戴上，他因抽到第四號，故被安排在第四個位置，這個位置距觀衆較遠，使他稍爲安心，因爲他也相信企圖殺害自己之人，必是混在觀衆羣中，現在自己的位置距場邊觀衆較遠，對方發出暗器時，自己就來得及閃避了。

公證人關大鈞把他們五人排列整齊之後，便高舉右臂，喝道：「請準備！」

公證人關大鈞轉對負責擊鼓的青衣大漢望着，要他注意，然後猛的一揮手——

咚！

一聲鼓起，五匹千里駒同時向前馳出。

速度都很快，疾如流星趕月，捲起滾滾灰塵，同時跨過第一道木欄，又同時跨過第二道木欄……

場外觀衆的掌聲，緊「跟」着五匹駿騎，馬跑到那裏，掌聲就响到那邊，熱烈極了！

跑完第一圈，五匹馬雖有前後之分，但彼此相距均未超過一丈，競爭相當激烈。

麥飛龍跑第四名，落後第一名約三丈，與第三名僅差一個肩頭。

他沒有盡力發揮，因爲他在暗中留意，提防突然打來的暗器。

就因分心旁顧，使他一直無法超前。

跑完第二圈了。

他仍是第四！

他也明白自己是因分心之故，未能專心驅使坐騎，才無法超過前面三騎，心中十分着急。

又跑完第三圈了。

他依舊是第四名！

哼，那恐嚇要殺害我的人，爲甚麼還不出手？莫非對方並無眞正殺害我之意？只想虛言恫嚇，使我無法專心比賽？

對了，必是這個意思！

我若一直提心吊胆，豈不正好上了他的當。不成！與其担心被殺而落敗，還不如拚命去爭取勝利，即使眞的遭到暗算而死，也要比淘汰光榮得多！

他想到此處，頓時把心一横，不再去担心有人會打出暗器，專心一志，傾力驅騎猛馳！

果然，他一用上勁，很快就追上了第三個競技者的坐騎，並且漸漸迫近第二名。

蹄聲如雷，聲聲扣人心弦，觀衆狂呼叫着：

「追呀！」

「追呀！」

「快追上去！」

「快追上去！」

跑完第四圈，麥飛龍的黑龍領先第二名約有五尺，落後第一名約有七尺。

只剩下最後一圈——半里路程了！

跑第一名的，是峨嵋派的門下，他的坐騎是一匹漂亮的五花馬，打開始從現在就一路領先，現在麥飛龍要在最後一圈中追上七尺而超過他，看上去頗不容易。

但人人都看得出麥飛龍的黑龍正在漸漸迫近，一寸一寸的追近！

那峨嵋派的門下頻頻掉頭後望，看見麥飛龍快要追上來，神情十分緊張，拚命催騎猛馳。

轉瞬間，距離終點只剩下三道木欄了！

觀衆的情緒，愈來愈興奮，叫喊之聲，响徹雲霄！

忽然，「砰！」的一聲，一道木欄被撞倒了，只見那峨嵋門下，前蹄直跪落地！

「嘩！」

觀衆大叫起來。

那峨嵋門下整個人便由馬鞍上摔下，一連滾出尋丈開外，才臥在地上連連槌地，心碎了！

而幾乎在同一時間，麥飛龍的黑龍一掠而過，直向終點衝去。

越過一道木欄，再越過最後一道木欄——

咚！

到達終點！

麥飛龍勝了！

觀衆看得目瞪口呆。

他們都看出那峨嵋門下即使不撞倒木欄，麥飛龍的黑龍也終將在最後一刻超過他而獲勝，可是大家都很替那峨嵋門下感到不值，覺得他不該頻頻掉頭後望，以至在最後的十幾丈內，撞倒木欄而功虧一簣。

就在大家爲他惋惜感嘆之際，另外的三位競技者，也先後馳抵終點了。

於是，公證人關大鈞宣佈第一組麥飛龍獲勝，可以晉入決賽，其餘四人淘汰出場。

麥飛龍把黑龍交給馬伕牽回馬廐，隨卽高高興興的回到瓦房。

他心中至爲愉快，爲勝利感到愉快，也爲自己的推斷正確感到愉快。

恐嚇者畢竟止於恐嚇而已，並未眞的動手暗算他，他不再提心吊胆了。

終南一劍仙見愛徒安然無恙，且順利贏得了初賽，也高興萬分，急急的拉着麥飛龍在自己身邊坐下，笑道：「很累吧？」

麥飛龍道：「有一點。」

終南一劍仙道：「剛才在比賽中，爲師一直在爲你担心，如今好了，總算又過了一關……」

麥飛龍脫下風帽，接着笑道：「咱們都猜錯了，原來對方只是在虛言恫嚇——」

說到「恫嚇」二字時，倏然住口，面色大變！

終南一劍仙也看到了，立刻把他手上的風帽搶了過去。

原來，風帽上釘着一支細如牛毛的黑針！

風帽是皮製的，有一寸之厚，因此黑針打不入，如果打入的話，正中麥飛龍的右邊太陽穴！

麥飛龍感到手脚一陣發冷，他一直以爲恐嚇者沒有出手，那裏知道自己已經挨了一針而茫無所覺，若非風帽護住頭部，自己豈非早就完了？

眞是檢回來的一條命！

終南一劍仙雙目直盯着那支黑針，神情變得異常嚴肅，一字一字道：「你一直沒有發覺？」

麥飛龍赧然道：「沒有。」

終南一劍仙把黑針拔出，沉聲道：「這是一種有毒的針，見血封喉！」

麥飛龍倒抽一口冷氣，道：「還好沒有被他打穿風帽……」

終南一劍仙「哼！」的一笑道：「這支毒針由右邊打入，可知發針之人確是混在人羣之中，而你所跑的位置距場邊觀衆約有四丈之遙，對方能在四丈之外發出這麼細小的暗器，而且幾乎打穿風帽，也可見對方內力之强了！」

語至此，站了起來。

麥飛龍跟着站起，問道：「師父何處去？」

終南一劍仙道：「你在此坐着別出去，爲師出去一下，馬上回來。」

站着，跨出瓦房，朝武林殿走去。

麥飛龍心知師父要去告知天一眞人，這雖無多大用處，但報備一下也是應該的，當下又在長板櫈上坐下來。

這時，競技場上，第二組的五匹馬，也已起跑了。

五匹馬飛跨木欄疾速前進，第一圈跑完時，居然不分高下，看不出誰是第一誰是第五。

麥飛龍却很注意其中一個女競技者。

她叫蘇雪蓮，是美人帮派出的第五個姑娘，容

貌俏麗，體態輕盈，在五個競技者中，顯得十分渺小，但麥飛龍有一種預感，斷定她將在第二組中獲勝。

但是五匹馬跑到第二圈中途——

「砰！」

其中一匹撞倒了木欄，馬上的競技者登時由鞍上摔下，跌得灰頭土臉。

兩名馬伕連忙奔上去，一個將馬牽開，一個扶起競技者離開跑道。

「砰！」

又有一人撞倒了木欄……

跑完第三圈，一名競技者脫穎而出，美人帮的蘇雪蓮緊追於後！

就在這時，終南一劍仙回來了。

他在麥飛龍身邊坐下，說道：「爲師已將情形告訴天一眞人了。」

麥飛龍問道：「他怎麼說？」

終南一劍仙道：「他說要澈查。」

麥飛龍道：「如何澈查？」

終南一劍仙道：「誰知道，爲師不便問他。」

麥飛龍道：「主持暗器競技的那位公證人『千手師唐堯』，他是當今暗器大家，也許他能識出毒針是何人發的。」

終南一劍仙道：「爲師剛剛請敎過他了，他的回答是不知道……」

麥飛龍道：「也許是不敢說出來吧？」

終南一劍仙微微點頭道：「他說會使用毒針的人，大都不肯公開，這話也是眞的，不過他很不錯，給了爲師這顆藥。」

他掏出一方手帕，由裏面取出一顆龍眼大小，用蠟殼包裝的藥丸，說道：「他說這種藥丸可解百毒，一旦發覺中了毒針，立刻咬破蠟殼，將裏面的藥丸吞下，卽可無事，你拿着吧。」

麥飛龍接下藥丸，謹愼的放入懷中。

主持暗器競技的公證人千手師唐堯，忽然在這時走入瓦房。

終南一劍仙連忙起身抱拳道：「唐兄請坐，白某人剛剛把唐兄贈賜的藥丸交給小徒呢。」

麥飛龍也連忙向千手師唐堯施禮，謝贈解藥。

千手師唐堯笑道：「別客氣，一顆解毒藥丸算不了甚麼。」

終南一劍仙又道：「唐兄請坐。」

千手師唐堯坐下道：「在下剛剛想到一件事，是以特地前來——」

終南一劍仙以爲他想到了發出毒針之人，不禁大喜道：「是誰？」

千手師唐堯搖頭笑道：「白黨門人弄錯了，在下要告訴賢師徒的不是這件事。」

終南一劍仙微怔，道：「不然，唐兄想到了甚麼？」

千手師唐堯道：「是關於是那顆解藥，方才在下說發覺中了毒針時，可將該解藥吞下，後來想想，覺得不妥。」

終南一劍仙訝然道：「爲何不妥？」

麥飛龍陡地站起，說道：「她果然贏了！」

終南一劍仙和千手師唐堯同時抬頭望去，正見美人帮的蘇雪蓮最先衝抵終點，以毫釐之差取勝了一直領先的那位競技者。

千手師唐堯微微一笑道：「白黨門人可知這個美人帮的來歷麼？」

終南一劍仙搖頭道：「白某人不知道！」

千手師唐堯道：「在下曾向許多人打聽過，竟無一人知悉這個美人帮的來歷，眞是怪事。」

終南一劍仙道：「更怪的是：她們派出的競技者，個個身手驚人；看樣子這一屆的『武林金獅』是她們美人帮的了。」

千手師唐堯道：「在下可不喜歡女人領導武林，希望令徒擊敗她們，贏得本屆武林盟主。」

終南一劍仙苦笑道：「就怕小徒無法賽完七項競技，因爲看情形，確實有人想殺害小徒！」

千手師唐堯微笑道：「令徒若然遇害，美人帮必能獲勝，所以她們是可疑人物！」

終南一劍仙嘆道：「未得確鑿證據之前，也不能隨便誣陷她們。」

千手師唐堯點點頭道：「不錯，現在唯一之策就是保護令徒不受暗算。」

終南一劍仙道：「方才唐兄說覺得不妥，是指何而言？」

千手師唐堯笑道：「在下的意思是：令徒等下還要參加決賽，萬一恐嚇者又發出毒針打中令徒，雖說有在下的解藥可保全性命，但也將無法在騎術這一項獲得勝利，是不是？」

終南一劍仙面色一動道：「不錯，一旦發覺中了暗器而停下來服下解藥，那一躭擱，只怕要遠遠落在人後了。」

千手師唐堯含笑道：「所以，在下特地來告訴令徒，爲免影响比賽，可在此時預先服食下那顆解藥。」

終南一劍仙一哦，色喜道：「可以預先服下的麼？」

千手師唐堯頷首道：「可以，在下這種解藥效力特强，預先服下一顆，三日之內身中任何毒藥，均可將毒藥解消乾淨。」

話聲一頓，續道：「換句話說，令徒現在把它服下，等下毒針打中時，也可不予理會，繼續奔馳就是了。」

終南一劍仙大喜，立刻轉對麥飛龍道：「飛龍，你快把那顆解藥吞下！」

麥飛龍答應一聲，掏出藥丸，咬破蠟殼，把裏面一小粒紅色藥丸送入口中，吞了下去。

千手師唐堯笑道：「在下預祝令徒獲勝，失陪了。」

說罷，起身拱手而去。

終南一劍仙和麥飛龍送到門口，見他走入武林殿中，才轉回坐下。

此刻，第三組的五匹馬，也已起跑了。

麥飛龍道：「這位千手師爲人眞不錯，改天應該好好謝他。」

終南一劍仙笑道：「正是，改天爲師請他喝幾杯去。」

師徒倆說到此處，同時把視綫投向競技場正在奔馳的五匹馬。

那五匹馬，也很快就跑完了第一圈，競爭也很激烈，看不出誰將獲得入選。

跑完第四圈時，勝負之數才漸漸明朗。

脫穎而出的，是一匹雪白的馬。

麥飛龍讚道：「那匹白馬好漂亮！」

終南一劍仙道：「那位競技者是公證人關大鈞的孫兒，叫關長華。」

麥飛龍一哦道：「據說公證人關大鈞是養馬的行家，以販賣馬匹爲生？」

終南一劍仙道：「是的，但武功也很高明，十字堡名揚天下，是甘肅一境無出其右武林世家。」

鼕！

鼓聲落處，最先馳抵終點的，果然是公證人關大鈞的孫兒關長華。

於是，第三組退下，輪到第四組的人上場。

但是就在第四組的五匹馬牽到場上時，司儀忽然出殿大聲說道：「諸位聽着，競技暫停片刻，本屆主辦人天一眞人有話宣佈！」

主辦人要在競技進行中說話，是異乎尋常之事，因此衆人均知天一眞人要宣布的，必是極之重要之事，故全場立刻肅靜下來。

旋見天一眞人步下武林殿，走到紅案前立定。

他神情嚴峻的環望全場一遍，才吐出淸悅的聲音道：「諸位，本屆競技大會，發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之事，這就是有人恐嚇要殺害終南派的麥飛龍，他接到了兩封信，是同一人寫的，要他退出競技大會，否則便要殺害他，方才麥飛龍在參加騎術的初賽中，果然有人發出毒針打中他的頭部，所幸麥飛龍頭上戴着一頂皮帽，因此未曾受傷，貧道對此深感遺憾，要知競技大會是一種最公平競爭，任何人要想用卑鄙的手段贏取勝利，那就毫無光榮可言，且將爲武林所共棄，貧道希望他終止害人行動，也希望在場諸位把他檢舉出來，兇徒使用的是一種黑色的毒針，凡有人識得兇徒的姓名字號，亦可密告貧道，擒到兇徒，賞銀一千兩！」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向全場深深打個稽首，便轉身走回武林殿。

全場立刻響起一片竊竊私議之聲，大家都爲麥飛龍感到不平，也紛紛猜測兇徒是誰，以及兇徒恐嚇要殺害麥飛龍的目的。

在議論紛紜中，比賽繼續進行，第四組的五位競技者也展開一場爭奪戰了。

麥飛龍對天一眞人那番宣布，頗感意外，望着師父苦笑道：「師父認爲天一眞人聲明有用麼？」

終南一劍仙道：「多少可起一些嚇阻作用。」

麥飛龍道：「武林中使用毒針之人可能不止一人，希望不要寃枉了淸白之人。」

終南一劍仙道：「只要有人密告，就可查出眞兇，因爲宇文機見過眞兇的面貌。」

不久，第四組的比賽亦告結束，獲得進入決賽的，是一個無門無派的青年，叫廣耀東。

第五組緊接着上場……

結果崑崙派的門下韋宗銘入選。

第六組，獲勝的是青城派的柏烈良。

然後不久，獲勝的五位上場了。

麥飛龍仍然把風帽戴上，才舉步出場。

他一出場，觀衆就報以熱烈的掌聲，因爲大家都已知道他性命受到威脅，可是他仍照樣出場，毫無畏縮之色，這種勇氣，是武林人物最爲欣賞的。

五位競技者重新抽籤，以決定各人奔馳的位置，結果麥飛龍抽到第一，關長華第二，韋宗銘第三，蘇雪蓮第四，廣耀東第五，柏烈良第六。

麥飛龍抽到第一位，正是最靠近觀衆之處，但是他已無所恐懼，因爲他頭上有風帽，身上有蟒皮衣，而且又服下一顆解毒藥。

各人各自登上自己的坐騎後，便到起點的白綫上排好站定，只等一聲鼓響，就要展開一場決定性的爭奪。

公證人關大鈞照例察視一番之後，才站到六位競技者左前方，慢慢舉起右手，道：「請準備！」

六位競技者立時上身前傾，全神貫注，準備馳出。

鼕！

鼓響了。

六匹駿馬，在喝叱聲中，一齊向前馳出，風馳電掣直奔而去。

觀衆又熱烈的鼓掌呼叫，各爲對象鼓舞。

而六匹駿馬的速度和步伐幾乎是一致的，同時跨過第一道木欄，又同時跨過第二道木欄……

跑完第一圈時，仍然不分軒輊！

跑完第二圈時，依然相差無幾！

到了第三圈中，才漸漸分出先後，領先的是關長華，柏烈良第二，蘇雪蓮第三，麥飛龍第四，韋宗銘第五，廣耀東第六。

但進入第四圈時，情勢又變，柏烈良超過了關長華，原是第三的蘇雪蓮與關長華並駕齊驅，麥飛龍仍是第四名。

忽然，領先的柏烈良在跨過一道五尺高的木欄時，馬的前蹄抬得快了些，以致後脚踢中了木欄。

「砰！」的一聲，木欄倒了！

柏烈良態度表現的很漂亮，不待公證人發話，立即撥馬馳開，退出比賽。

於是情勢又變，關長華再度領先，而麥飛龍趕上了蘇雪蓮，兩人並駕齊驅。

進入第五圈時，蘇雪蓮漸漸擺脫麥飛龍，追上了關長華，而麥飛龍也緊追不捨，也漸漸趕上關長華，落後領先的蘇雪蓮僅一步而已。

距離終點只剩五道木欄，麥飛龍突然大喝一聲，飛馬跨越一道木欄，麥飛龍眞如天馬行空，一越竟達三丈，終於超過了領先的蘇雪蓮！

蘇雪蓮連連嬌叱，催騎疾追。

倏忽間，距離終點只剩下兩道木欄了！

麥飛龍仍然領先了一步，但就在這時，他的後腦突被一物打中！

打到的東西，似是一顆石卵，力道很强，登時打得他頭部一陣發暈，險些跌下馬去。

爲了穩住身子，他的左手趕緊抓住了馬鬃，而黑龍被他抓得吃了一驚，奔馳的速度，頓時慢了下來。

「呼！」

一陣風響：蘇雪蓮由他身邊疾掠而過！

麥飛龍又驚又怒，猛抖馬索，大叫道：「黑龍！快追！」

黑龍甚有靈性：向前猛馳！

鼕！

鼕！

鼕！

鼓聲迭響，第一、二、三名幾乎在同一時間馳抵終點，但是全場觀衆都已看得很淸楚，第一名是蘇雪蓮，第二名是麥飛龍，第三名是關長華。

觀衆鼓掌叫好之聲，又響澈滿山遍野。

公證人關大鈞走到麥飛龍面前，面現詫異的問道：「剛才是怎麼回事？」

麥飛龍脫下風帽，摸摸後腦道：「小可後腦挨了一下，好像是被一顆石卵打中的……」

公證人關大鈞取去他的風帽看了看，再看看他的後腦，皺眉道：「這帽上沒有痕迹，你的後腦也沒有受傷。」

麥飛龍苦笑一下道：「是的，襲擊小可那人很有心機，他用的一定是一顆很乾淨的卵石，而且力道使得恰到好處，使小可不致受傷。」

公證人關大鈞問道：「你有沒有看見出手襲擊之人？」

麥飛龍搖頭道：「沒有。」

公證人關大鈞眼睛投向跑道，又問道：「能找出打中你的那顆卵石麼？」

麥飛龍掉頭望望地面，笑了笑道：「這場上的卵石不止一顆，如何將它找出來？」

公證人關大鈞沉思有頃，目光一抬道：「這樣如何，老夫去問場邊觀衆，如有人看見你確曾被一顆卵石打中，那麼老夫就可宣布這場決賽無效，重來一次。」

麥飛龍搖頭道：「不必了。」

公證人關大鈞道：「爲甚麼？」

麥飛龍道：「襲擊小可之人並非競技者之一，他們沒有義務要陪着小可重跑一次，再說這場競技的勝利者是美人幫的蘇姑娘，重跑之後她若敗了，豈肯甘休。」

公證人關大鈞點點頭道：「這話也是，但剛才的情形老夫看得很淸楚，你如果不是受到襲擊，必可得到第一，如今——」

麥飛龍打岔道：「不妨，能得到第二，也很不錯了。」

公證人關大鈞道：「你決定不計較？」

麥飛龍點頭道：「是的。」

公證人關大鈞道：「那麼，老夫就要宣布名次了。」

他向全場宣布五位競技者的名次之後，便領着蘇雪蓮，麥飛龍和關長華前往武林殿領獎。

美人幫的蘇雪蓮喜洋洋的捧着金碗回去了。

麥飛龍領取銀碗回到瓦房，把受到襲擊的經過告訴了師父；終南一劍仙恨得咬牙切齒，道：「眞是可惡，你爲何不計較？」

麥飛龍道：「沒有證據，如何計較？」

終南一劍仙道：「公證人不是看見了麼？」

麥飛龍道：「他只看見弟子險些跌下馬，並未看見弟子被石子打中。」

終南一劍仙憤然道：「平白失去了一隻金碗，眞是豈有此理！」

麥飛龍道：「還拿到銀碗，總算不錯。」

終南一劍仙道：「但是現在美人幫的點數已經超過你了。」

麥飛龍道：「弟子盡力而爲，也許可在後兩項競技中贏回來。」

終南一劍仙搖搖頭，道：「不，你贏取獎碗的機會已經不多了！」

麥飛龍道：「是麼？」

終南一劍凝望他，緩緩道：「你口裏不說，但爲師仍看得出來，你已經很疲倦了，對不對？」

麥飛龍確實感到疲困乏力，但仍振作地道：「不妨，弟子可以支持下去。」

終南一劍仙道：「這不是可以支持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獲勝的問題。」

麥飛龍沉默下來。

第六項競技是陸地飛行術，須繞場奔跑六圈，第七項競技是兵器對搏，要連勝五人以上才能進入決賽，都是最吃力的比賽，他確實沒有把握再贏得勝利。終南一劍仙也未再開口，在瓦房中負手來回踱步，似在考慮某種事情。

「第六項競技開始，請參加競技者出場！」司儀雄渾的聲音，又响起來了。

麥飛龍戴上風帽，起身便欲出去。

終南一劍仙忽然拉住他，說道：「算了，這項陸地飛行你不要參加！」

麥飛龍大愕道：「爲甚麼呢？」

終南一劍仙推他坐下，面泛笑容道：「後面這兩項比賽，你只有放棄一項才有機會在另一項中獲勝，所以這項陸地飛行你不要參加，好好的在此養精蓄銳，再去參加第七項的兵器對搏！」

麥飛龍道：「但這樣一來，美人幫的點數可能就要遠遠超過弟子了呀！」

終南一劍仙微笑道：「不見得，她們現在的點數只多你一點，而這項陸地飛行，爲師相信她們獲勝的機會不大。」

麥飛龍不以爲然，道：「她們派出的五位姑娘都已獲勝，那會碰巧在陸地飛行這一項中落敗？」

終南一劍仙道：「別忘了女人的體格受着先天的限制，她們別的功夫可以勝過男人，但陸地飛行這一項無論如何比不上男人，何況又有長白派的門下參加，她們絕難得逞。」

麥飛龍道：「長白派的門下陸地飛行也很高明麼？」

終南一劍仙道：「是的，他們輕功獨步天下，陸地飛行自然也比別人强些。」

話聲微頓，正色又道：「總之，不管怎樣，以你目前的體力，絕難在此項中獲勝，而你若參與此項競技，最後的兵器對搏就更難取勝了。」

麥飛龍想想也覺有道理，便道：「好吧，弟子不參加這項競技，但要不要去向公證人說一聲？」

終南一劍仙道：「不必，點名不至，即表示要放棄參加。」

這時，公證人已將參加第六項的競技者集合一處，開始在點名。

終南一劍仙道：「你要不要躺下來歇歇？」

麥飛龍道：「不，坐着也一樣是休息，難得作一次壁上觀，弟子要看看誰將在第六項陸地飛行中獲勝。」

終南一劍仙笑道：「也好，不過你可以利用坐觀競技之時，調息吐納一番，使疲勞儘快消除。」

麥飛龍點了點頭。

場上，點名已過，在開始抽籤了。

觀衆已發覺麥飛龍未參加陸地飛行一項，故紛紛猜測議論起來。

一位武當派的青年道士，就在這時走入終南派的瓦房來，向終南一劍仙施了一禮，說道：「小道紫清，奉掌教之命前來問候白掌門及麥施主。」

終南一劍仙頷首答禮，問道：「有何事麼？」

青年道士道：「貴派麥施主未參加陸地飛行競技，故敝掌教要小道前來問問，麥施主是否有甚麼困難？」

終南一劍仙道：「請上告貴掌教，謝謝他的關懷，小徒因太疲倦，故放棄一項競技，並無其他困難。」

青年道士「哦」了一聲，彬彬有禮的打一稽首，轉身而去。

麥飛龍道：「一定有不少人認爲弟子害怕被殺，所以才不敢繼續出場參加競技。」

終南一劍仙道：「讓他們去說好了，反正你還要參加最後一項競技，到時他們就會明白你並非害怕……」

場上，第六項陸地飛行開始了！

仍然先分組舉行初賽，方式與賽馬相同，五位競技者在起點上站好，一聲「鼕！」的鼓响之下，頓如怒矢脫弓，向前疾縱而去。

速度，比馬還快！

像五隻燕子，忽起忽落，繞場飛掠着……

麥飛龍道：「師父，您看看這一組誰將可以獲勝？」

終南一劍仙道：「可能是那位武當門下。」

麥飛龍點頭道：「不錯，他現在雖然落在第三

，但似乎未盡全力。」

終南一劍仙道：「而且他每一飛縱二丈五六，爲其餘四人所不及。」

麥飛龍道：「武當派尚未得到一隻獎碗，應該讓他們贏一個。」

終南一劍仙笑道：「九大門派除長白，少林及本派之外，武當，崑崙，峨嵋，青城，華山，丐帮也都尚無斬獲呢。」

師徒倆交談間，場上的五位競技者已跑完兩圈，彼此距離均不及三尺，競爭得異常激烈。

麥飛龍興趣漸減，便閉上眼睛，凝神調息了起來。

他的「坐功」也有很高的造詣，一經瞑目打坐，即能很快進入無我之境。

場上的鼓掌叫好之聲，漸漸「遠」去了。

終南一劍仙正希望愛徒好好調息養神一番，故一見他閉上眼睛，便不敢再開口，靜靜的觀看着場上的競技。

不久，第一組的競技結束了。

獲得進入決賽的，果然是那位武當門下，他叫玄通道士，是個神清氣朗，卓越不凡的三清弟子。

第二組的五位競技者，緊接着上場。

結果，獲勝的是崑崙門下上官雁。

第三組，又是美人帮的一位姑娘稱雄，她叫師圓圓，長得又白又嫩，容光照人！

第四組，長白門下陶淳獲勝。

第五組，青城門下毛彥人入選。

第六組，丐帮子弟余世雄入選。

於是，六位獲勝者進入決賽，以決定金、銀、銅碗之誰屬。

就在此時，方才曾來「問候」的武當門下紫清道士，又走入終南派的瓦房來了。

終南一劍仙微微一怔道：「有何貴事？」

紫清道士向他行了一禮，才趨前低聲道：「敝派已擒獲一疑兇，掌敎命小道來請白掌門人及麥施主去看看。」

終南一劍仙目光一亮，道：「噢，是怎麼擒到的？」

紫清道士道：「有一位觀衆向敝派掌敎密告說：方才麥飛龍施主參加騎術的決賽時，曾發現他身邊的一位觀衆右手揚了一下，旋見麥施主險些落馬，因此，他確信那人就是發石襲擊麥施主之人；敝派掌敎立刻派人跟隨密告者去，找到了那個疑兇，現已將那疑兇帶到武林殿後的馬廐裏審問，故要請白掌門人及麥施主去一下。」

終南一劍仙沉吟了半晌，舉手輕拍麥飛龍的肩頭，道：「去看看如何？」

麥飛龍起身道：「好的。」

師徒倆於是隨着紫清道士出房，繞過武林殿，來到殿後的一排馬廐中。

馬廐，是整座競技場上，唯一不准人接近，故爾是比較清靜的地方。

紫清道士領着他們師徒走入一間沒有馬的馬廐中，只見武當掌敎天一眞人及數位道長站在裏面，在他們面前，站着一個中年人。

他年約四旬，相貌端正，穿着文士服裝，手上還拿着一柄摺扇——一切和宇文機供述形容的一模一樣！

怪的是，他神色十分鎭靜，面對武當掌敎等人，臉上還掛着一絲嘲笑！

天一眞人看見終南一劍仙進來，連忙稽首道：「白掌門人，這人是貧道根據密告擒到的疑兇，未悉掌門人和麥小施主認識此人否？」

終南一劍仙把中年文士上下打量一番，搖頭道：「白某人不識得這人。」

天一眞人轉望麥飛龍，問道：「麥施主呢？」

麥飛龍也搖頭道：「小可也不認識。」

天一眞人道：「他自稱姓鞏，名冲霄，號『孫山居士』，否認偷襲麥小施主，但他被捕曾露恐慌之色，且企圖逃走，故不無可疑！」

孫山居士鞏冲霄冷笑一聲道：「哼，你們幾位道長突然一齊圍上區區，自然使區區心生疑懼，單憑這一點，你們就認定區區是兇手，這未免太過武斷了吧？」

天一眞人冷冷道：「施主是不是襲擊麥小施主之人，貧道自信查得出來！」

孫山居士鞏冲霄揚眉一笑道：「那麼，請趕快去查，若找不出證據來證明區區是兇手，區區要請掌敎還個公道！」

天一眞人道：「如證明施主無辜，貧道願向施主鄭重道歉！」

說罷，向紫清道士附耳說了幾句話。

紫清道士躬身應是，急步而去。

終南一劍仙問道：「搜過他身上沒有？」

天一眞人頷首道：「搜過了。」

終南一劍仙聽他只答稱「搜過了」，就知未從對方身上搜到毒針，當下走上一步，凝目眈眈注視着對方，問道：「尊駕何方人氏？」

孫山居士鞏冲霄愛理不理地道：「孫山。」

終南一劍仙道：「那地方的孫山？」

孫山居士鞏冲霄道：「名落孫山的孫山，區區連試未第，幾番名落孫山，只好棄文從武，浪蕩江湖，所以白掌門要問區區是何方人氏，區區實在羞

於作答，尚請見諒！」

終南一劍仙微微一笑道：「那麼，尊駕的師門可否見告？」

鞏冲霄搖頭道：「不能！」

終南一劍仙道：「爲甚麼？」

鞏冲霄道：「因爲區區即使是襲擊令徒的兇手，也與師門無關！」

終南一劍仙哈哈一笑，回對天一眞人道：「這人很有書生傲骨，白某人如是主考官，我一定讓他及第！」

天一眞人微笑不語。

終南一劍仙回望鞏冲霄又笑道：「尊駕說的不錯，目前與你『有關』之人，也許只有長尾鼠宇文機和酒鬼那伯海兩個，等下他們兩人到達時，如果指出你不是那位託他們送信之人，你就可洗去嫌疑了！」

鞏冲霄面色微變，口中却問道：「長尾鼠宇文機和酒鬼那伯海是誰？」

終南一劍仙不答，又回對天一眞人道：「掌教是不是派人去找他們兩人？」

天一眞人點頭道：「正是。」

這時，只聽得競技場上傳來一片熱烈的掌聲，顯然陸地飛行的決賽已經結束，分出勝負來了。

果然，掌聲靜止之後，旋聞公證人高聲宣布道：「第六項『陸地飛行』到此結束，第一名是武當玄通道士，第二名是丐帮余世雄，第三名是美人帮師圓圓！」

掌聲又起！

在馬廐中的天一眞人及該派的幾位道長一聽玄通獲勝，不禁都喜形於色。

終南一劍仙忙向天一眞人道賀，天一眞人掩不住心中的高興，哈哈笑道：「這可能是敝派在本屆競技大會中惟一的一隻金碗了！」

一位道長笑道：「掌教該去領獎了。」

天一眞人點點頭，便向終南一劍仙打一稽首道：「掌門人請在此稍候，容貧道去領獎之後，立刻回來。」

終南一劍仙還禮道：「是的，掌教請便。」

天一眞人隨即匆匆而去。

武當派的玄通道士居然在「陸地飛行」中獲得金碗，確令終南一劍仙及麥飛龍感到意外，因爲終南一劍仙曾預言長白派將在「陸地飛行」一項中再度獲得勝利，結果却恰恰相反，長白派的三個無一獲勝，而由丐帮的金世雄和美人帮的師圓圓分獲銀銅雙碗。

但師徒倆對玄通道士的獲勝只是感到意外而已，對美人帮師圓圓的獲得銅碗，才感到可慮！

現在，美人帮一共得到兩個金碗，三個銀碗和一個銅碗，得點十三；而麥飛龍得金碗二，銀碗二，銅碗一，得點十一，已落後二點！

也卽是說，麥飛龍卽使在最後一項「兵器對搏」中獲得金碗，也不一定能够奪得本屆的「武林金獅」，除非美人帮在「兵器對搏」中打不入前三名，但這可以說是「絕不致於」的事情。

不久，天一眞人頒獎完畢，又回到馬廐裏來。

終南一劍仙問道：「還沒找到宇文機和那伯海麼？」

天一眞人道：「是的，不過只要他們尚在競技大會上遲早定可找到的。」

鞏冲霄冷冷道：「如果他們已經離開了呢？」

天一眞人道：「那也不要緊，貧道將派人去彩虹堡把宇文機找來！」

鞏冲霄道：「這是說，在未找到宇文機和那伯海之前，你們不釋放區區？」

天一眞人頷首道：「不錯！」

鞏冲霄怒道：「這眞豈有此理了！你們憑甚麼認定區區是疑兇？你們有甚麼權利可拘捕區區？」

天一眞人道：「施主如非兇手，又何必如此急躁？」

鞏冲霄道：「區區乃是淸白之人，豈能無辜受累！」

天一眞人說道：「一旦證明施主無辜，貧道自會給施主一個公道，保證施主的名譽不會受任何損失。」

鞏冲霄道：「眼下你們把區區當作兇手拘禁於此，這難道不是對區區的一種損害？」

終南一劍仙見他聲色俱厲，咄咄逼人，大感不快，接口冷冷道：「尊駕相貌與衣着，和宇文機形容的相似，因此掌教才請尊駕來此一問，如果尊駕不是兇手，難道不想爲你自己洗淸嫌疑麼？」

鞏冲霄冷冷一笑道：「區區並非兇手，用不着洗淸嫌疑！」

終南一劍仙道：「你是單獨前來觀看競技大會，抑或和朋友一起來？」

鞏冲霄道：「白掌門人問這幹什麼？」

終南一劍仙道：「要是你有朋友在此，他能證明你的名號確叫『孫山居士鞏冲霄』，那麼你只要再說出師門及住址，我們立刻釋放你！」

鞏冲霄道：「區區沒有朋友同來。」

終南一劍仙道：「那就請稍安毋躁，耐心的等待吧！」

說到此，轉到天一眞人道：「第七項『兵器對搏』大概快要開始了，小徒將參加該項競技，故白

某人及小徒不便在此久等，一俟找到宇文機和那伯海，再請掌教通知白某人一聲便了。」

天一眞人稽首道：「好的，賢師徒請便。」

終南一劍仙拱手一揖，便與麥飛龍走出馬廐，回到瓦房而來。

師徒倆剛在瓦房裏坐下，司儀已步出武林殿，高聲道：「第七項競技『兵器對搏』開始，請報名參加競技者出場！」

麥飛龍深深吸了一口氣，挺身起立，探探腰上的寶劍，舉步便欲出去，

終南一劍仙道：「等一下。」

麥飛龍回對師父肅容道：「師父有何敎誨？」

終南一劍仙沒有立刻開口，緘默了片刻之後，才緩緩道：「爲師只有一句話要說——不要緊張，不要强求！」

麥飛龍道：「弟子理會得。」

躬身一禮，轉身跨了出去。

兵器對搏，是武林競技大會的最後一項競技，也是最吸引人的一項比賽，因爲別的技藝的勝負都不是眞正的勝負，只有兵器對搏的勝負才是眞正的勝負！

也因此，歷屆競技大會中，競爭最劇烈的便是兵器對搏。

雖然獲得優勝之人，一樣只得到一隻金碗，但這隻金碗的價值，却高於其餘六隻金碗高於一切！

也因此，許多人都想「拚命」得到它。

參加的人數，也多於其他項目。

公證人也比其他項目爲多，一共有十一位，均是當今武林的知名人物，其中一位是總公證人，本屆總公證人是「逍遙翁越雲林」——一位名重天下的武林前輩。

他已年高九旬，髮鬚如銀，但滿面紅光，精神矍鑠，左頰上長着一顆拳頭大的肉瘤，圓而光滑，見人笑迷迷的十分慈祥和藹。

他慢騰騰的由胸懷中摸出一份名册，開始點名，把參加競技者的姓名一一點過，很風趣的大叫道：「哇！眞是不少，一共有七十二位，這麼多人要爭奪一隻金碗，太吃力了！可惜老朽太窮，要不然就自掏腰包鑄造七十二隻金碗分送諸位，免得諸位爭的頭破血流！」

觀衆聽得哈哈大笑起來。

七十二位競技者，也爲之莞爾，使得緊張肅殺之氣，頓時消失了不少。

逍遙翁越雲林接着笑道：「這是一句笑話；老朽知道諸位報名參加兵器對搏，目的絕不在那撈什子的金、銀、銅三隻獎碗，而是前來交朋友，和切磋武功的；能交上一位朋友，比得到一隻金碗更有價值，對麼？」

七十二位競技者都聽得很舒服，因爲沒有一人有把握擊敗羣雄獲得勝利，而失敗如果是一種恥辱的話，逍遙翁越雲林爲他們鋪下一條堂皇的退路。

逍遙翁輕咳一聲，又道：「好了，言歸正傳，現在來談競技規則，這項兵器對搏的兵器沒有限制，諸位可任意選用自己喜愛的武器，但兵器上不能有毒，也不能在搏鬥中發出暗器……」

他說到這裏，舉手指着競技場上的五個大圓圈，繼道：「這五個圓圈，便是競技用的，每次有五對競技者同時進行較量，每對競技者有兩位公證人在旁判定勝負，任何一方自認不敵，可跳出圓圈之外，勝者不得追擊，搏鬥中若有一方被迫踏出圈外，便算失敗，不得異議；還有一件要請諸位注意的是：你如已將對手打傷或打倒，聽到公證人叫停，你就得立刻住手，違者，將被判失敗；諸位聽明白了沒有？」

七十二位競技者齊聲道：「明白了！」

逍遙翁取出一隻小黑袋，又道：「本屆報名參加的共有七十二位，將分三十六對進行初賽；獲勝的三十六位，再分十八對進行複賽；獲勝的十八位，再分九對進行準決賽，一直比賽到只剩最後三位，才進行決賽以定一二三名，現在開始抽籤，抽到第一，第二的爲一對，抽到第三，第四的爲一對，來啊！來啊！」

七十二位競技者於是紛紛上前抽籤，把手探入小黑袋中，摸出一塊寫有號碼的竹牌。

全體抽籤完畢，兩位公證人便上前問道：「那兩位抽到第一號和第二號的？」

兩個競技者應聲而出。

一個是峨嵋門下，使峨嵋刀，一個是丐帮叫化，使打狗棒。

公證人一招手，道：「兩位請隨我來。」

領着他們走到第一個圓圈去了。

又兩位公證人接着上前道：「抽到第三，四號的，請隨我來。」

一位使劍的青城門下，和一位使判官筆的長白門下，也跟着去了。

十位公證人，帶着十位競技者，分別在五個大圓圈上站定，由公證人檢查過兵器後，便開始較量起來。

逍遙翁因是總公證人，不須親自去爲競技者判定勝負，故仍站在其他六十二位競技者面前，這時笑迷迷道：「等他們五對勝負分曉之後，抽到第十一和十二號以下的卽可跟着下場。」

沒有人去注意聽他說話，大家的眼睛都投到場

上那五對競技者去了。

天色已漸入暮，但是殺伐之氣，有如朝陽一般，在競技場上升了起來！

兵器「錚錚」交擊着，厲叱之聲，此起彼落，而場外却變得一片死靜，因爲觀衆都已看入了神。

忽然，在第三個大圓圈上的一對競技者，首先分出勝負來了。

他們一個是使七節鞭的崑崙門下，一個是使雙斧的無門無派的青年，兩人鬥了十幾招，使七節鞭的崑崙門下驀然一招「夜叉探海」，欺身蹲伏，七節鞭「呼！」的一聲，猛掃對手的下盤；乘着對手躍起迴避之際，身形一長，巧妙的閃到對手身右，以左肘撞向對手的腰部。

那使雙斧的因身尚懸空，不及破解，腰部「砰！」的被撞中，登時跌出圓圈之外。

兩位公證人立時舉手叫停，宣布使七節鞭的崑崙門下獲勝，那使雙斧的青年與那崑崙門下對施一禮，便退出場外去了。

逍遙翁記下了獲勝者的姓名，隨卽喊道：「抽到第十一和第十二號的，請卽過去！」

兩位競技者一同出外，走向那空下來的第三個大圓圈……

然後不久，在第二個大圓圈中較量的兩個競技者也分出勝負，那使判官筆的長白門下技高一籌，將使劍的青城門下打倒在地，勝了一場。

於是，又一對競技者跟着下場，打了起來。

麥飛龍抽到第十九號，將與抽到第二十號的人交手。

他不知對手是誰，心中很希望是美人帮的姑娘，甚麼原因，他也說不上來。

美人帮派出參與競技的，仍然是如花似玉的美女，叫勝雪紅。

她似乎也將麥飛龍視爲勁敵，頻頻的向麥飛龍掃視過來，但目光中却毫無媚意，而是充滿挑戰之色！

這使麥飛龍對她生起了一絲好感，暗忖道：「這位姑娘倒是比較正經，絲毫不像前面六位那樣的刁鑽……」

場上，繼續有人分出勝敗，也繼續有人走入戰圈；當又有兩對競技者分出勝敗之後，就輪到麥飛龍了。

逍遙翁喊道：「抽到第十九號和第二十號的，請卽過去！」

麥飛龍應聲而出。

只聽身後有一人叫道：「啊喲！我抽到的對手，原來是你呀！」

麥飛龍掉頭一望，見說話的是一個面團團的胖子，不由一笑道：「老兄抽到第二十號？」

那胖子哭喪着臉道：「是呀！眞要命，怎麼偏偏抽中你老兄？這下還有甚麼打頭？」

麥飛龍含笑道：「別客氣，咱們過去吧！」

那胖子搖頭道：「不打了。」

麥飛龍一怔道：「不打了？」

那胖子轉對逍遙翁抱拳一禮，道：「越老前輩，晚輩甘願認輸，不打可以吧？」

逍遙翁笑道：「當然可以，你自願認輸，他便是不戰而勝。」

麥飛龍忙道：「老兄請等一下。」

那胖子停步轉身道：「幹麼？難道你老兄要趕盡殺絕？」

麥飛龍拱手道：「好說，在下只覺得你老兄大可不必放棄這個機會，武林競技大會重參加而不重勝負的，彼此切磋一番，點到爲止，豈非很有意義嗎？」

那胖子眨了眨眼道：「那麼，由你獲勝還是由我獲勝？」

麥飛龍笑道：「該勝的就勝，該敗的就敗。」

那胖子想了想，搖頭道：「不，我不打沒把握的架，咱們後會有期吧！」說罷，大步而去。

麥飛龍很覺過意不去，走近逍遙翁拱手問道：「請問越老前輩，他貴姓大名？」

逍遙翁笑道：「好像叫茅三郎。」

麥飛龍面現歉疚道：「晚輩眞想不通他爲何要放棄這個機會……」

逍遙翁道：「他自知不是你的對手，故不願浪費力氣，這種人和另一種拚命想爭取勝利者一樣，過猶不及，把勝敗看得太重，不足爲訓。」

麥飛龍聞言之下，倒覺他的批評有道理，心中也就釋然，當下又問道：「晚輩獲得不戰而勝，可以參加複賽吧？」

逍遙翁頷首道：「當然！」

麥飛龍道：「那麼，晚輩可否暫時退下，等進行複賽時再出場？」

逍遙翁道：「可以。」

麥飛龍於是一揖而退，回到瓦房中。

終南一劍仙問道：「怎麼回事？」

麥飛龍道：「對手旣願認輸，弟子獲得不戰而勝。」

終南一劍仙笑「哦」一聲道：「你的對手就是剛剛退出的那個胖子？」

麥飛龍道：「是的，據說他叫茅三郎，似是無門派之人。」

終南一劍仙道：「這對你有利，可以保留力氣

，贏取複賽的勝利。」

麥飛龍笑了笑，問道：「宇文機和那伯海找到了沒有？」

終南一劍仙搖頭道：「不知道，還沒有他們的消息——」

一語未畢，只見武當掌敎天一眞人走入瓦房來了！終南一劍仙連忙起身讓座，問道：「怎樣？」

天一眞人在長板櫈上坐下，滿面凝重地道：「宇文機已經尋着了。」

終南一劍仙急問道：「他怎麼說？」

天一眞人道：「他已不能說話，因爲敝派門下找到的是一具屍體。」

終南一劍仙不禁心頭一震，駭然問道：「他被殺了？」

天一眞人點了點頭，道：「他的屍體在距此約半里外的山中被發現，頭額盡碎，似是被人以重手法拍中的。」

終南一劍仙冷哼一聲，道：「這一定是殺人滅口！」

天一眞人道：「不錯，敝派門下找到他的屍體時，發現他身上尙有餘温，分明是剛剛死去的，這表示殺他之人意在阻止他前來指認。」

終南一劍仙目中精光連連閃動，問道：「酒鬼那伯海呢？」

天一眞人道：「還沒找到他，不過宇文機旣已遇害，他恐怕也凶多吉少。」

終南一劍仙眉峯緊皺，又問道：「孫山居士聳冲霄還在馬廐裏吧？」

天一眞人點頭道：「是的，他不停的在大吵大鬧，說貧道無權拘捕他。」

終南一劍仙道：「掌敎以爲他是不是襲擊小徒之人？」

天一眞人道：「很難說，目前唯一可確定的是：宇文機不是他殺的，這可從宇文機的體温判斷出來，宇文機死去約僅兩刻時，而我們將聳冲霄帶去馬廐已有半個時辰之久了。」

語聲微頓，繼道：「因此，如果聳冲霄確是恐嚇及襲擊令徒之人，那麼殺害宇文機的兇徒必是聳冲霄的同黨，他殺害宇文機的目的，自然是爲了阻止宇文機前來和聳冲霄對質，使我們得不到人證而不得不釋放聳冲霄！」

終南一劍仙道：「如今掌敎打算怎麼處置聳冲霄？」

天一眞人道：「貧道此來，正是要徵詢掌門人的意見，掌門人認爲我們應如何處置他方好？」

終南一劍仙沉吟有頃，道：「現在惟一可以證明聳冲霄是不是襲擊小徒之人，只有一個酒鬼那伯海了，眼下那伯海如尙未遇害，必已跑去喝酒，要找到他，實在不容易……」

天一眞人道：「是的，貧道總不能一直把聳冲霄拘禁起來，沒有確鑿證據而拘禁人，會遭人物議的。」

終南一劍仙道：「那麼，放了他吧。」

天一眞人道：「白掌門人不想追究下去？」

終南一劍仙道：「沒有證據，如何追究？」

天一眞人嘆道：「貧道敢說聳冲霄必是襲擊令徒之人，可惜找不到證據，無法指控他。」

終南一劍仙道：「掌敎若不甘放棄追究，白某倒有一個辦法，只是這個辦法太危險罷了。」

天一眞人注目問道：「甚麼辦法？」

終南一劍仙道：「掌敎可假意向聳冲霄道歉，說宪錯人，放他離去，然後派人暗中尾隨他。」

天一眞人目光一亮道：「嗯，這辦法很好！」

終南一劍仙道：「但跟踪他的人武功必須能勝過他，且要很機警才行，否則相當危險。」

天一眞人沉思了片刻，忽然微微一笑道：「白掌門人以爲敝派的『半瘋子』能勝任否？」

終南一劍仙神色一振道：「哦，貴派那位『半瘋道人』也來了？」

天一眞人笑道：「正是。」

終南一劍仙欣喜道：「半瘋道人大智若愚，武功出類拔萃，若由他去跟踪聳冲霄，自然不會出差錯。」

天一眞人起身道：「那麼，就照白掌門人欲擒故縱之計，待貧道去把他放了！」

語畢，稽首而去。

麥飛龍等天一眞人走後，才問道：「師父，半瘋道人是怎樣的一個人？」

終南一劍仙含笑道：「論輩份，他比天一眞人小了一輩，但武功之高，在他們武當一派中，可說沒有敵手，由於個性怪異，行爲瘋瘋顚顚，故被人稱爲『半瘋道人』，是一位武林怪傑。」

麥飛龍道：「多大年紀了？」

終南一劍仙道：「才四十多歲。」

麥飛龍一哦，隨把視綫投向競技場上。

這時，兵器對搏已進行到第五十八號，已有二十四人獲勝；進行十分順利，落敗的只有少數受到輕傷，還沒有出人命或受重傷。

轉瞬間，又有一對分勝負了。

逍遙翁立刻喊道：「第五十九號和第六十號兩位請卽過去！」

美人帮的勝雪紅和一個使雙戟的黑衣青年，舉步出列，走向空下來的一個戰圈。（未完待續）

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綠林豪雄以紫天君爲首，大擧侵犯督帥府，關中岳率徒把四天王及葛玉郎等攔於府外，劉婉蓉出面要紫天君約束手下，雙方各派人選，作一決鬥，以決定牧羊圖誰屬，紫天君答應以他本人及四天王爲綠林道代表，督帥府方面則由鐵夢秋、劉婉蓉、藍小月出門，雙方約好同往校場拚搏，徐督帥心繫四省災黎，決定隨往觀看，此際丐幫黃幫主也率同兩名長老助陣，在前往校場途中，鐵夢秋與劉婉蓉共商對付紫天君的戰術，要以師傳絕藝，與黑道第一高手紫天君放手一搏——

劍比游龍嬌　刀如山岳重

鐵夢秋神情肅然的接道：「咱們門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劉婉蓉道：「什麼規定？」

鐵夢秋道：「代代單傳。」

劉婉蓉答道：「女人不算人，你才是眞正繼承鏢旗的大統人物。」

鐵夢秋道：「不是這樣算法。」

劉婉蓉道：「那要怎麼算？」

鐵夢秋道：「不論男女只有一個人——」

劉婉蓉接道：「如是只能有一個人活着，那人應該是你，不是我。」

鐵夢秋道：「也不是妳的算法。」

劉婉蓉道：「你說個道理出來。」

鐵夢秋道：「後人勝前人，師父收了你，犧牲的應該是我。」

劉婉蓉冷笑一聲，道：「你如這樣說，小妹就先死給你看。」

鐵夢秋微微一笑，道：「也許我能勝過紫天君，這些事還未發生，咱們不用談了。」

劉婉蓉道：「我希望師兄珍重，不要太傷我的心，因爲，師父交代了很多事，我都未來得及告訴你。」

鐵夢秋微微一笑，道：「師妹，盤龍鏢旗，帶在你的身上麼？」

劉婉蓉道：「在我身上。」

鐵夢秋緩緩說道：「等這一仗分出勝負時，你就亮出盤龍鏢旗。」

劉婉蓉道：「我知道——」

放低了聲音，接道：「師兄，等一會動手時，小妹不便阻攔於你，希望你多珍重，師父如是不在世間，他還有很多遺命要你完成。」

鐵夢秋笑了一笑，道：「小兄決不輕作犧牲就是。」

舉步向場中行去。

劉婉蓉回顧了藍小月一眼，低聲道：「小月姊姊，我和師兄談的話，你都聽見了麼？」

藍小月道：「聽見了。」

劉婉蓉道：「你看，這情形咱們應該如何？」

藍小月搖搖頭，道：「紫天君武功太高，小妹無能接下他十招攻勢，令師兄劍上的造詣，亦是小妹生平僅見，他們兩個人如是動手拚命，沒有人能够預言他們的勝負，如何能使他們不交手，才是防止慘局的辦法。」

劉婉蓉道：「如今形勢，已成騎虎，不讓他們動手，似乎是有些不太可能了。」

藍小月道：「咱們見機而作吧——」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我希望少林高僧能够早些趕來，聽說那紫天君曾經敗在過少林寺高僧手中一次。」

劉婉蓉道：「那位高僧的法號……」

藍小月道：「江湖上對這件事的傳說，語焉不詳，而且，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時姊姊和小妹，都還未出世……」

淡淡一笑，接口道：「姊姊，戰陣之間，難免傷亡，江湖上有一句俗話說，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上亡，令師兄的事，姊姊也不用太過憂慮了。」

劉婉蓉輕吁口氣，說道：「小月姊姊，有一點我想說明——」

藍小月道：「小妹洗耳恭聽！」

劉婉蓉道：「我關心師兄，主要的是爲了要他承繼師門的大統，決無一點點兒女私情，這一點，我想請妳……」

藍小月眨動了一下大眼睛，接道：「小妹明白，咱們先到場裏去吧！」

這時，徐督帥也到了教場，關中岳、方振遠、李玉龍、于俊、沈百濤、林大立，及百名弓箭校刀手，隨護身側，坐在點將台上。

點將台下，五丈左右處，站着紫天君。

四天王帶兵刃，一字兒排列在紫天君的身後。

鐵夢秋神情瀟洒的行到點將台，抱拳對徐督帥一個長揖，道：「草民此番和紫天君一場決鬥，不論勝敗如何，希望大人作主不要官軍出面干涉。」

徐督帥點點頭，道：「我明白你們江湖中事，本帥答應你不讓官府中出面。」

鐵夢秋道：「多謝大人。」

站起身子，緩步向紫天君行了過去。

相距還有一丈左右，停了下來。

紫天君緩緩拔出金刀，道：「你要本座單打獨鬥麼？」

面對人稱武林第一高手的紫天君、鐵夢秋也絲毫不敢大意，一伸手，拔出長劍，平橫胸前，道：「是的，在下領教天君刀上奇招。」

紫天君冷冷說道：「可以，不過，你得先拿出牧羊圖來。」

鐵夢秋淡然一笑，道：「天君如若勝過了在下，牧羊圖自然奉上。」

紫天君道：「如若咱們要君子之戰，那就該有一個君子作法了。」

鐵夢秋道：「何謂君子之戰？」

紫天君道：「把牧羊圖放在場中勝者取圖。」

鐵夢秋道：「天君很小心……」

紫天君接道：「老夫此番下山，完全爲了那牧羊圖，自然要小心一些了……」

仰天打了兩個哈哈接道：「如是咱們不用君子手法，那也行。」

鐵夢秋道：「怎麼算不用君子手法。」

紫天君道：「雙方各就所有，一擁而上，暗器、兵刃，任憑施展，一場混戰，厮殺之後，自會有勝負之分。」

鐵夢秋冷冷說道：「天君之意，可是說混戰之中，你閣下一定能勝麼？」

紫天君道：「不錯，你不信咱們就混戰一場試試。」

這時，劉婉蓉，藍小月，聯袂走了上來。

劉婉蓉取出牧羊圖，道：「放在何處，你才能放心。」

紫天君道：「就放在旁邊，勝者取走。」

劉婉蓉笑一笑，道：「拿來木案。」

兩個教場守卒，應聲抬過一張木案。

劉婉蓉把牧羊圖，放在木案之上，用七首釘住一角，道：「好了麼？」

紫天君哈哈一笑，道：「好！咱們以幾陣作注，以分勝敗。」

鐵夢秋道：「在下覺着，最好不用別人動手了，你我先決第一陣。」

紫天君道：「如是咱們分出勝負，那就再沒有

第二陣了。」

鐵夢秋道：「不論勝負屬誰，動手就難免有傷亡之慮，如是我們兩個人一陣能分出勝敗，似乎是也用不着別人犧牲了。」

紫天君仰天打個哈哈，道：「你好狂，但也使老夫有些歡愉之感。」

鐵夢秋道：「這話怎麼說？」

紫天君道：「很多年來，江湖上從沒有人和我講過這樣的話，使老夫感覺到後繼無人，今日能聽到你這等狂妄的口氣，怎麼不使老夫有些歡愉。」

鐵夢秋道：「多謝天君誇獎，你使我感覺到大奸梟雄，都有他恢宏的氣度。」

紫天君笑一笑，道：「話雖如此，但老夫也要奉勸你一事。」

鐵夢秋道：「什麼事？」

紫天君道：「希望你心中有幾分把握，再和我動手。」

鐵夢秋道：「怎麼說？」

紫天君道：「一個人只能死一次，似你這般人物，老夫有不忍搏殺之感。」

鐵夢秋道：「原來如此。」

紫天君道：「所以，你可以再仔細想一想。」

鐵夢秋長劍輕搖，幻出了朵朵劍花，道：「多謝好意，我已經想的很透澈了。」

紫天君道：「好！那你就出手吧！」

暗中吸一口氣，接道：「老夫讓你先機。」

言罷，金刀橫舉，閉目而立。

鐵夢秋長劍平胸，緩緩說道：「天君一向被譽爲黑道第一高手，在下恭敬不如從命了。」

鐵夢秋長劍緩緩向前遞出，刺向紫天君前胸。

這是江湖上從未有過的一場惡戰，引得全場中人個個全神貫注。

但場中之人，大半不解，鐵夢秋那一劍，攻出的爲什麼那樣緩慢。

少數武林高強的人，却瞧出了那劍勢的厲害，似乎是那緩緩一劍中籠罩了紫天君身上幾處大穴。

沒有人能看出來，鐵夢秋的長劍，究竟是攻向何處。

突見紫天君睜開雙目，金刀一揮，全身閃起了一片金光，護住了胸前大穴。

鐵夢秋攻出的劍勢，突然轉快，快的人目不暇接。

只見金光白芒，閃了一閃響起幾聲金鐵交鳴。

沒有人看清楚金刀和鋼劍如何交接在一處，也沒有人看清刀和劍如何變化，竟然會響了三聲。

三聲金鐵交鳴過後，鐵夢秋和紫天君各自向後退了一步。

雙方面，又恢復了對峙之勢。

鐵夢秋長劍舉起，在胸前化了一個圓圈，一語不發，又攻出第二劍。

這一劍，攻勢更爲奇幻，長劍並未直接刺向紫天君，却攻向了紫天君的右側。

紫天君神情肅然，對攻來的攻勢，似是一點也不敢輕視。

長劍還未近身，紫天君突然推出手中的金刀。

金刀劃起了一片光芒，迎住了鐵夢秋的劍勢。

又是一陣金鐵交鳴的脆響，那閃起的金色光芒，突然擴大成一片光影，鐵夢秋的人和劍，全部被包在那金色的光芒之中。

劉婉蓉和藍小月都不覺的向前進了一步。

關懷之情，流現於神色之間。

光芒閃動之中，突然響起了一聲長嘯，一道白芒，破空而上，直飛起了兩丈多高。

金芒斂收，那冲天而起白芒，也落着實地。

全場不少江湖高手，都在全神貫注這場搏殺，但却沒有人看清楚兩人搏鬥的詳細情形。

劉婉蓉回顧了鐵夢秋一眼，只見他衣着完好，身上無傷，心中畧安，低聲說道：「師兄，紫天君刀法如何？」

鐵夢秋道：「比小兄想的更強一籌，他已練成馭刀之能，刀上勁道極重。」

劉婉蓉道：「師兄——」

鐵夢秋接道：「不用替我担心，小兄有信心和他一戰。」

耳際響起了紫天君的大笑之聲，道：「痛快，痛快，老夫一生中，最苦的事，就是不能遇上幾個敵手，你這點年紀，能和老夫一戰，使老夫看到了後起一代中的人才。」

劉婉蓉接道：「天君既有惜才之心，又何苦一定拚個兩敗俱傷呢？」

紫天君道：「只要你們能够不理牧羊圖的事，老夫亦願洗手歸山，從此不涉足江湖一步。」

劉婉蓉道：「老前輩既存有洗手歸山之心，何苦又要强迫我等交出牧羊圖呢？」

紫天君道：「老實說，老夫並不在意那大批的金銀財物，老夫要的是那圖中所示的一箱藥物。」

劉婉蓉道：「如是我們答應把那一箱藥物送給閣下呢？」

紫天君目光轉動，四顧了一下身側的從人，歎息一聲，道：「果眞如此，老夫可以攷慮退出這番搏鬥。」

劉婉蓉道：「那一箱藥物，定然十分珍貴，似乎是葛玉郎也提過只要那一箱藥物。」

紫天君道：「自然，那是一箱很珍貴的藥物，如非珍貴，老夫也不會要它。」

劉婉蓉道：「那箱藥物，雖然珍貴，但它只能對幾個人而言，至於那批龐大的財富，可以換來不少食糧，用以救助四省的飢民，徐督帥着眼在千萬百姓身上，天君着眼那一箱名貴藥物之上，這一來，你們之間，就不會衝突了。」

紫天君冷冷說道：「你一個小姑娘，說話作得主麼？」

劉婉蓉道：「自然作得了主。」

紫天君道：「但老夫却不能相信。」

劉婉蓉道：「要如何你才能相信我說話呢？」

紫天君道：「要徐督帥親口答應我一聲。」

劉婉蓉沉吟了一聲道：「你還有什麼條件，一齊說出來吧！如是不害大體，我想督帥大人都可以答應你。」

紫天君道：「一要徐督帥親口答允送我那一箱藥物，二要我身在現場，監視尋寶。」

劉婉蓉道：「只有這兩個條件麼？」

紫天君道：「只有這兩個。」

劉婉蓉道：「你這些隨來此地的屬下，個個都抱着滿懷熱望而來，不知道你要用什麼法子遣去他們。」

紫天君道：「這是在下的事，不勞姑娘，老夫正等候督帥大人之命。」

劉婉蓉道：「我去給你說。」

轉身行近點將台。

片刻之後，徐督帥親傳口諭，答允了紫天君的要求。

劉婉蓉笑一笑，道：「天君可以請回了。」

紫天君答非所問的，道：「你們幾時才開始尋寶。」

劉婉蓉道：「越快越好，也許我們明天就要動手。」

紫天君道：「老夫派葛玉郎居間連絡。」

劉婉蓉道：「天君如是很信任花花公子，我們自然歡迎。」

挑撥的一點不露痕跡。

紫天君回手一招，葛玉郎應手行了過來。紫天君一掌拍在葛玉郎的後背之上，道：「葛玉郎，妳去督帥府中，和他們相處，一有尋寶行動，立時和我連絡。」

葛玉郎微微一怔之後，欠身恭應道：「屬下遵命。」

紫天君道：「我相信你的智略，如果能够再留心一些，定然不會被人騙過。」

也不待葛玉郎答話，轉身而去。

隨他而來的數十位高手，如影隨形一般，個個隨行而去，片刻之間，走的一個不剩。

葛玉郎却呆呆的站着，望着紫天君消失背影的去向出神。

劉婉蓉想不到竟會是這樣一個結果，心中極是歡愉。

最使她担心的，就是怕紫天君和鐵夢秋兩個人打起來，拚個同歸於盡。

藍小月輕輕咳了一聲，道：「葛玉郎，你在出什麼神。」

葛玉郎冷笑一聲，道：「你們相信那紫天君的話麼？」

劉婉蓉心中一動，口裏却故意道：「那紫天君乃當今黑道第一高手，無論如何，他出口之言，不能不算數啊！」

葛玉郎道：「他如是說的話句句算數，那就算不得黑道上人物。」

劉婉蓉道：「聽葛公子的說法，似乎是那紫天君用的陰謀了。」

葛玉郎道：「不錯，那紫天君用的鬼計。」

劉婉蓉道：「這一點，葛公子比我們聰明了，我就瞧不出那紫天君有什麼陰謀鬼計了。」

葛玉郎冷笑一聲，道：「你們可是不相信我的話。」

劉婉蓉道：「相信，只不過，我們瞧不出他的用心何在？」

葛玉郎回顧了一眼，道：「我知道他已下了決心，非要取得那牧羊圖不可。」

劉婉蓉道：「但他可以臨時改變啊……」

葛玉郎接道：「他不會改變，紫天君决定的事，從來不會輕易改變。」

劉婉蓉道：「但他改變了啊……」

鐵夢秋突然接口說道：「葛玉郎，你覺着我們這一戰，誰勝誰負？」

葛玉郎道：「你們才交手兩招，在下還瞧不出來。」

劉婉蓉道：「如若他堅持打下去，對紫天君而言，並非有利。」

藍小月道：「因此，他才改變了心意。」

葛玉郎笑了一笑，道：「你們都忽畧了一件事情。」

藍小月道：「什麼事？」

葛玉郎道：「紫天君不是認輸的人，他發覺鐵夢秋足以和他一戰時，他可能改變了心意。」

藍小月道：「爲什麼？」

葛玉郎道：「因爲，他覺着殺死鐵夢秋的事，

更爲重要了。」

劉婉蓉臉色一變，道：「你是說，他要算計我師兄。」

葛玉郎道：「不錯，現在，在紫天君的心中，覺着殺死鐵夢秋的事，比起牧羊圖，更爲重要。」

劉婉蓉沉聲道：「他用什麼辦法，能够殺我師兄。」

葛玉郎道：「我知道他能，但不知他用什麼辦法？」

劉婉蓉四顧了一眼，問道：「葛公子，你是說現在麼？」

葛玉郎道：「照他那人生性而言，應該是不會太久，盡管他表面如何的鎭靜，但是他却是個很暴急的人，他不會忍耐得很久，所以，他可能很快下手。」

劉婉蓉道：「很快下手。」

葛玉郎一面流目四顧，一面伸手在自己身上摸來摸去。

當他的右手摸觸到左面肩後時，突然停了下來，苦笑一下，道：「下在這裏了。」

這句話十分突然，鐵夢秋和劉婉蓉都聽得爲之一呆。

劉婉蓉道：「怎麼回事？」

葛玉郎低聲道：「你們先看看那紫天君走了沒有。」

劉婉蓉道：「走了。」

葛玉郎道：「也許他還守在附近。」

藍小月道：「那不是難事。」

回顧鐵夢秋一眼，道：「雕虫小技，旁門邪術，諸位不要見笑。」

鐵夢秋心中暗道：「久聞八卦敎中，有很多人的邪術，藍小月一直却諱莫如深，不肯顯露，倒要仔細的瞧瞧，她的手段，八卦敎中的絕技。」

只見藍小月突然一揚右手，由袖中射出一道藍光。

那藍光冲天而起，升起了兩丈多高，突然暴散出一天藍星。

就在那藍星擴散不久，四週突然交叉射出了數十道藍芒。

那藍芒一代十，十代百，不大工夫擴散成千點以上。

黑夜中藍芒流動，有如千點鬼火。

如非敎場中高燃了數十隻巨大的火把，那千點藍芒，勢必更爲明顯。

雖然如此，那藍芒閃動之時，亦泛起了陣陰寒之氣。

片刻之後，藍芒漸漸的消散。

藍小月道：「方圓五百丈內，沒有人在偷聽，偷看。」

劉婉蓉道：「小月姊姊，你這叫什麼名堂。」

藍小月道：「名字不雅的很。」

劉婉蓉道：「說說無妨。」

藍小月道：「旁門邪術，還會有什麼正經名字，它叫鬼火搜踪。」

劉婉蓉道：「倒也名符其實。」

目光緩緩轉到葛玉郎的臉上，接道：「五百丈內，沒有偸着的人，你好放心了，可以說出了內情了吧！」

花花公子葛玉郎道：「他在我的身上偸裝了一顆霹靂子……」

劉婉蓉接道：「什麼霹靂子。」

葛玉郎道：「霹靂子是一種極爲惡毒的東西，聽說它能炸碎一塊大山石。」

劉婉蓉道：「在你身上麼？」

葛玉郎道：「是的，在我身上，除了這一顆霹靂子外，不知道還在我身上裝了些什麼古怪的玩藝兒？」突然長歎一聲，道：「紫天君陰險的很，諸位不用管我葛玉郎的生死了。」

轉身向前行去。

劉婉蓉急急說道：「站住，你要到那裏去？」

葛玉郎停下脚步道：「紫天君如想殺我，只不過是舉手之勞，用不着在我身上暗動手脚，他暗動手脚的用心，只是想借我的軀體，毀滅諸位。」

劉婉蓉呆了一呆，道：「把你當作一塊大山石，炸的粉碎，使我等也遭受池魚之殃。」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古龍·文
新培·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僞扮秦中亭，混入孫玉伯府中，要刺殺孫玉伯，但當葉翔行刺老伯失敗後，使孟星魂知道了小蝶就是老伯的女兒，同時也使他知道了陸漫天的詭計，所以在陸漫天規定他前往行刺的時刻，他不但沒有依照陸漫天的計劃在菊花叢下的洞穴中埋伏，反而向老伯坦承此來任務，並把小蝶的訊息和他們相愛的情況告訴了老伯，他眞摯的感情感動了老伯，不特沒有怪責他，且親自送他出去。孟星魂回到小蝶的身邊，小蝶對未來的危險似仍有所懼。孟星魂鼓勵她，使她領悟到活的意義，此際，他們似已看到一雙蝴蝶在落葉中飛翔，那麼自由——

第三部、劍

龜縮經年再誓師

第一章（一）

劍已出鞘，短劍。

劍就好像毒蛇，越短的越兇險。

老伯輕摸着劍鋒，劍鋒冰冷，但他的心却似已漸漸熱了起來。

他已有多年未曾觸及過劍鋒。

近年來他殺人已不用劍。

他本希望這一生永遠不再用劍，「劍是年青人的利器，却只適合做老年人的拐杖。」

老年人若不懂得這道理，那麼劍就往往會變成他的喪鐘。

老伯當然懂得這道理，但是現在却已到了非他用劍不可的時候。

現在，距離韓棠的死已有一年。

這一年來，他幾乎什麼事都沒有做，幾乎變成了個聾子，瞎子。

江湖中凡是和老伯有關係的人，幾乎全都已喪了十二飛鵬帮的毒手。

但是老伯聽不見，也看不見。

江湖中凡是和老伯有關的事業，幾乎全都已被十二飛鵬帮霸佔。

但是老伯聽不見，也看不見。

以前若有人問起老伯，被問的人一定立刻會挺起胸回答：

「老伯是我的朋友。」

但現在就算眞的是老伯朋友的人，也會搖頭。

「老伯？誰是老伯？老伯是什麼東西？」

有些人甚至已替他起了個另外的名字：

「嬲伯。」

「嬲」的意思就是儒夫，就是沒種！

但是老伯聽不見，你就算指着他的鼻子罵，他也聽不見。

萬鵬王已派人送來戰書，約老伯去決一死戰。十二封戰書，每個月一封，一封寫得比一封難堪惡毒，世上所有侮辱人的話，幾乎都可在這些戰書裏找得到。

但是老伯看不見。

萬鵬王只差一件事還沒有做！

他還沒有直接闖到老伯「花園」裏去，因為他畢竟還摸不透這「花園」中虛實，根本沒有人知道這裏究竟有多少埋伏。

何況，他既已完全佔盡上風，又何必再冒這個險。

每個人都知道老伯已被萬鵬王打得無法還手，無法抬頭。

那麼，就讓這麼樣一個糟老頭子躲在他的窩裏等死，又有何妨？

反正這個人已沒有危險，已起不了作用。

這正是老伯要萬鵬王對他的想法。

這一年來，老伯只做了一件事！

他已養成了萬鵬王的傲氣。

「驕傲就有疏忽，無論多麼小的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疏忽。」

現在已到了老伯反擊的時候。

× × ×

劍入鞘，老伯從桌子的秘密夾層中，取出兩張很大的地圖。

第一張地圖，包括了十二個省份，每一省份都用硃筆劃了圈。

那正是十二飛鵬幫的十二總舵所在地。

第二張是萬鵬王「飛鵬堡」的全圖，將飛鵬堡裏裏外外，每一個進口和出口，都詳詳細細的劃了出來。

這張圖老伯就算閉着眼，也能重畫一張出來。

但現在他還是又很仔細的看了一遍。

這一戰已是他最後一戰，無論成敗，都是他最後的一戰。

他不願再有任何疏忽。

這一戰他已籌劃經年，他相信只有成功，絕不許失敗！

他將地圖摺起，用短劍壓住。然後才拉動牆角的鈴索。

他準備找律香川進來。

（二）

這一年來律香川的變化並不大，只不過更深沉，更冷靜了些。說的話也更少。

他看來雖還是同樣年青，但自己却知道自己已老了很多。

忍辱負重的時候，的確最容易令人蒼老。

他當然知道老伯如此委屈求全，暗中必定有很可怕的計劃，但却從未問過。

老伯秘室中還有秘室，他雖也知道，却也從未踏入。

那地方除了老伯外，根本就沒有第二個人進去過。

現在老伯却忽然召他進去，他就知道計劃必已成熟，已到了行動的時候，這一次行動必定比以前所有的行動都可怕。

所以連他的心情都不免有些緊張激動，走進老伯密室的時候，他甚至已能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

所有的事都已到了最後關頭，他也早已在心裏發過誓，這最後一擧是只許成功，絕不能失敗的！

× × ×

老伯拿起一封信，道：「這是萬鵬王前幾天送來的戰書，也是他最後的警告。」

他看着律香川，神情出乎意外的平靜，淡淡道：「你猜他要我幹什麼？」

律香川搖搖頭。

老伯道：「他要我頂替方剛，做他銀鵬壇的壇主。」

律香川臉色變了，面上露出怒容。

這對老伯簡直是侮辱，簡直沒有更大的侮辱。

老伯却笑了笑，道：「他還答應我很多優厚的條件，答應不追究我過去的事，保留我的花園，甚至還答應讓你做我的副手。」

律香川握緊雙拳，冷笑道：「他在做夢。」

老伯淡淡道：「他不是做夢，因為他算準我已無路可走，若想活下去就只有聽他的話，在他說來，這對我非但不是侮辱，而且已經非常優厚了。」

律香川長長吸入一口氣，道：「他還在等我們的答覆。」

老伯道：「他限我在重陽之前給他答覆，否則就要踏平我這地方，他說他準備用十二幫飛鵬所有的力量，來大擧進攻。」

律香川道：「我希望他來！」

老伯道：「我不希望，所以，我要你來回信答他。」

律香川道：「回信怎麼寫。」

老伯道：「答應他！」

律香川怔然一愕，道：「答應他？答應做他的屬下？」

老伯點點頭，道：「而且還問他，什麼時候肯讓我去拜見總幫主。」

律香川雙唇都已啃得發白，道：「你眞的準備去？」

老伯道：「我說去，當然就要去。」

他忽又笑了笑，悠然接着道：「但却不是在他要我去的那天去，他剛接到這封信時我就去了。」

律香川忽然明白了老伯的意思，眼睛立刻發出了光。

老伯已準備進攻。

老伯進攻時，必定令人措手不及。

萬鵬王絕對想不到老伯敢來進攻他的飛鵬堡——銅牆鐵壁，飛鳥難渡的飛鵬堡，無論誰也不敢妄越雷池一步。

老伯正是要他想不到。

律香川蒼白的臉已有些發紅，輕輕咳了兩聲，道：「我們什麼時候去？」

老伯道：「你不去，你留守在這裏。」

律香川變色道：「可是我……」

老伯打斷了他的話，道：「有的人適於攻，有的人適於守，假如孫劍還在，我也許就會叫他替我去，只可惜……」

他聲音忽然有些嘶啞，也咳嗽了兩聲，才接着道：「你和孫劍不同，你遠比他冷靜得多，所以我走了之後，才放心將這裏的一切全交給你。」

律香川咬着牙，道：「我從未違背過你老人家的話，可是這一次——這是我們最後一戰，我不願躲在這裏看別人去拚命，我願意爲你死！」

老伯嘆了口氣，道：「我明白你的心情，但你却忘了一件事。」

他沉聲接着道：「我是去勝的，不是去敗的，所以必需保留住根本，留作日後再開局面，這裏就是我根本所在，若沒有你在這裏防守，我怎麼能放心進攻。」

律香川低下頭，沉默了很久，終於忍不住道：「但我們還有什麼值得防守的？」

老伯悠然道：「你若以爲我們留下的東西不多，你就錯了。」

他笑了笑，接道：「萬鵬王也認爲已將我的基業佔去了十之八九，他也錯了，他搶去的頂多只不過能算是幾粒芝蔴而已，整個燒餅還在我手裏！」

律香川抬起頭，目中露出欽佩之意。

老伯拍了拍桌子，道：「這就是我的燒餅，我現在交給你，希望你好好的保管。」

他又笑了笑，接着道：「記着，這燒餅足够我們吃好幾輩子。」

律香川囁嚅着道：「這責任太大，我……」

老伯道：「你用不着推辭，也用不着害怕，我若非完全信任你，也不會將它交給你。」

律香川道：「可是我……」

老伯沉下了臉，道：「不必再說了，這件事我已決定。」

律香川不再說了。

老伯已決定的事，從來沒有人能改變。

老伯臉色漸漸和緩，道：「這桌子裏有三百七十六份卷宗，每一份卷宗，都代表一宗財富，管理它的人，本來只有我一個人能指揮，因爲他們也只接受我一個人的命令。」

律香川在聽着。

老伯道：「但無論誰只要有了我的秘令和信物，都可以直接命令他們，現在我也全部交給你。」

他又補充着道：「我對這三百七十六人的秘令和信物都不同，若是萬一弄錯，去的人立刻就有殺身之禍。」

律香川一直在靜靜的聽着。

他本來就覺得老伯是個了不起的人，現在這種觀念更加深。

直到現在，他才知道老伯的財產竟是如此龐大，如此驚人，就算用「富可敵國」四個字來形容，也不過份。

要取這些財產，已不容易，要保持更不容易。

除了老伯外，他簡直想不出還有第二個人能保持得這麼久，這麼好，這麼秘密。

現在老伯已將這驚人龐大的財產全交給了他。

但是他面上並沒有露出歡喜之色，反而覺得很恐慌，很悲哀。

老伯似已看透了他的心意，微笑着道：「你用不着難受，我這麼樣做，並不是在交託後事，只不過預防萬一而已。這一戰雖然危險，但若無七分把握，我是絕不會輕擧妄動的。」

律香川當然知道老伯從不做沒有把握的事。

他長長透了口氣，又忍不住問道：「你準備帶多少人去。」

老伯取出個存摺似的小本子，道：「這就是他們的名單，七天之內，你要負責將他們全部找來這裏。」

律香川道：「是。」

他接過名單，翻了翻，又不禁皺眉道：「只有七十個人？」

老伯道：「這七十人已無異是一支精兵，莫忘了有些人是可以一當百的。」

律香川沉吟道：「這其中萬一有叛徒……」

老伯道：「絕不會，我已仔細調查過他們，每個人都絕對忠誠。」

律香川點點頭。

自從陸漫天死後，這地方已沒有叛徒出現過。

「但七十人無論如何還是不够，就算眞的有一支精兵雄師，也很難將『飛鵬堡』攻破。何況這七十人中並沒有一個眞正的高手，至少還沒有一個人能勝過萬鵬王屬下十二飛鵬的。」

這些話他雖不敢直接說出來，但臉上的表情却已很明顯。

老伯似又看透他的心意，微笑道：「這七十人雖然稍嫌不够，但若再加上些運氣，也就够了，我的運氣一直已很不錯。」

律香川知道老伯絕不是個相信運氣的人，他彷彿另有成竹在胸。

但是老伯既然要這樣說，律香川也只有相信。

老伯忽然嘆了口氣，道：「但運氣並不是一定靠得住的，所以……所以我這次出去，萬一若是不能回來，就還有件事要你做。」

律香川道：「是！」

老伯道：「我萬一有所不測，你就要將這些財產分出去，有些人已跟了我很多年，我總不能讓他們下半輩子捱餓。」

律香川道：「是。」

老伯道：「我當然也有些東西留給你。」

律香川垂下頭，黯然道：「不必留給我……」

老伯沉下了臉，厲聲道：「你難道想死！」

律香川頭垂得更低。

老伯道：「你絕不能死，因爲你還要等機會，「但要等機會替我報仇，還要等機會將我這番事業復興，我沒有兒子，你就是我的兒子！」

律香川道：「是。」

老伯展顏道：「所以我大部份財產你都可自由支配，其中只有我特別註明的幾份是例外。」

他神情忽然變得很奇特，緩緩接着道：「那幾份財產我是留給小蝶的。」

律香川沉默了很久，才嘆了口氣，道：「我明白，我一定找到她，交給她。」

老伯道：「你還記不記得那個叫『秦中亭』的少年人。」

律香川道：「那樣的人我怎會忘記。」

老伯道：「他是個很有用的人，你若能要他做你的朋友，對你的幫助一定很大。」

律香川道：「這人好像很神秘，自從那天之後，就已忽然失蹤，我也曾在暗中打聽過他，但江湖中好像根本就沒有這麼樣一個人出現過。」

老伯笑笑，道：「有的，你只要找到小蝶，就找到他了。」

律香川覺得很驚訝，但瞬卽笑道：「我只要找到他，就能要他做我的朋友，因爲我們本來就是朋友。」

老伯笑道：「很好，我知道你的眼光，一向不錯……」

他笑容忽又消失，沉下臉道：「除此之外，我還要你做一件事。」

他目中射出怒意，道：「我要你替我查出小蝶那孩子的父母是誰，查出後立刻殺了他！」

律香川道：「是，我一定想法子查出來的！」

老伯道：「很好，很好……」

他長長吐出口氣，臉色又漸漸和緩，微笑道：「我對你說這些話，只不過是以防萬一而已，我還是會回來的，帶着萬鵬王的人頭回來。」

律香川也展顏笑道：「那天我一定重開酒戒，用他的人頭做酒壺。」

老伯道：「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戒酒的？」

律香川嘆息着，道：「從我得到武老刀死訊的那一天。」

他垂下頭，漫漫的接着又道：「那天我若非已喝得很醉，也許能猜得出萬鵬王的陰謀，武老刀父子也許就不會死，所以從那天之後，我一直滴酒未沾，因爲我發覺無論誰喝了酒之後，都很容易做錯事。」

老伯點了點頭，忽又問道：「女人呢？自從林秀走了後，你就不曾再有過別的女人？」

律香川覺得很驚異，彷彿想不到老伯會問他這件事。因爲這本是他的私事，老伯一向很少過問別人的私事。

但老伯已問了。

所以他只有回答，他搖搖頭。

老伯道：「爲什麼？你身體一向不錯，難道不想女人？」

律香川苦笑道：「有時當然也會想，但找女人不但要有時間，還要有耐性，這兩樣我都沒有。」

老伯微笑道：「你錯了，我年青很少有時間，更沒有耐性，但却總是有很多女人，而且都是很好的女人。」

他凝視着律香川，接着道：「這兩年來你已應該很有錢，只要有錢，就該找得到最好的女人，這道理你難道不懂？」

律香川道：「我懂，但我却不喜歡用錢買來的女人。」

老伯道：「你又錯了，女人就是女人，你無論

用什麼法子得到她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看你能不能眞正得到她們。」

律香川嘆道：「那並不容易。」

老伯道：「誰說不容易，女人就是野馬，只要你能馴服她，她就永遠是你的，只要你能騎上她，就應該有法子馴服她。」

他微笑着，一雙眸子彷彿突然變得年青起來。

律香川也忍不住笑了。

很少有人知道老伯在女人這方面的經驗也和別的經驗同樣豐富。

律香川忍不住笑道：「你年青時一定是個很好的騎師。」

老伯說道：「難道你認爲我現在已不是了？」

他微笑着接道：「騎馬這件事就像享受一樣，只要一學會，就永遠不會忘記，無論你多少年不騎，都絕不會忘記。」

律香川道：「就算不會忘記，但無論如何總會生疏些的。」

老伯面上故意作出很生氣的樣子，道：「你認爲我現在已生疏了？要不要我試給你看看。」

律香川微笑不語。

老伯道：「你知不知道現在什麼地方有最好的女人？」

律香川道：「我聽說過一個地方，但却從來沒有去過。」

老伯眨眨眼道：「你說的這地方是快活林。」

律香川又顯得很吃驚，說道：「你也知道快活林？」

老伯笑得彷彿很神秘，悠然道：「你知不知道快活林那塊地是誰的？」

律香川道：「聽說那地方的主人姓高，別人都叫她高老大，但却是個女人，一個女人能讓別人稱她『老大』，並不是件容易事。」

老伯道：「不錯，她的確是個很能幹的女人，她選了塊很好的地方，在上面蓋起了房子，做出了很大的生意，但那塊地方却不是她的，只不過是她租來的。」

律香川道：「她爲什麼不將那塊地買下來。」

老伯道：「因爲那塊地的主人不肯，無論她出多高的價錢都不肯。」

他笑得不但神秘，而且很得意。

律香川試探着問道：「你知道那塊地的主人是誰？」

老伯道：「我當然知道，天下絕沒有比我更知道的了。」

他微笑着又道：「因爲那塊地眞正的主人就是我。」

律香川也笑了，道：「她若知道這件事，也許就不會選中這塊地了。」

老伯道：「她當然不知道，沒有人知道，別人都以爲像我這種人做的生意，一定是飯館，賭場，妓院，這一類的生意，絕對想不到我的財產大部份是土地。」

他冷笑着接道：「萬鵬王也一定想不到，他可以去砸我的賭場，砸我的妓院，就算他全都砸光，還是動不了我的根本。」

律香川長長吐出口氣，道：「因爲他無論如何也砸不壞你的地方。」

老伯道：「不錯，土地本是任何人都毁不了的，等到了我這種年紀，就知道世上只有土地最可靠，只有土地才是一切事的根本。」

他的想法當然很正確，但却還是忘了一件事。

無論你有多少土地，就算天下的土地都是你的，等你死了之後，也還是和別人一樣，也並不能比別人多佔一尺地。

也許他並不是眞的沒有想到，只不過不願說出來而已。也許這就是一個垂暮老人的悲哀。

人爲什麼總是要自己欺騙自己，隱瞞自己？是不是因爲只有用這種法子才可以讓自己活得愉快些？

老伯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我一直將你當做我的兒子，孫劍死了後，你就是我唯一的兒子，我希望你不要學他，不要令我失望。」

律香川道：「他並沒有令你失望，他做的事絕沒有任何人能比他做得更好。」

老伯道：「但是他沒有兒子，他至少應該替我生個兒子。」

律香川道：「你要我再去找個女人，就是要我生個兒子？」

老伯點點頭，道：「你最好趕快去找，我希望能活着看到你的兒子。」

他目中帶着種說不出的寂寞和悲哀，緩緩接着道：「你慢慢就會知道，一個人到了年老時若還沒有後代，那種寂寞絕不是任何事所能彌補的。」

律香川沉吟着，道：「但是你已有了後代，小蝶的兒子也一樣可以算是你的後代。」

老伯的悲哀突又變爲憤怒，厲聲道：「我不要那樣的後代，我就算是絕子絕孫，也不要那樣的野種！」

他握緊雙拳，接着道：「所以你一定要查出那孩子的父親，無論他是誰，你都絕不能讓他活着，我的意思你明白麼？」

律香川長長嘆了口氣道：「我明白。」（未完）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笑裏藏刀」盛箭勾結如意嫂，要藉這絕代天嬌把殺人如麻，劍王宮懸出重賞拿緝的「天殺星」申無害擒下，在他苦心經營下，果如所願的把申無害與如意嫂拉攏在一起，經過一夜長久的担憂，一大早盛箭抱着戰戰兢兢的心情，躍進了如意嫂寄居的西偏院，據如意嫂說已經得手，把申無害點了三處穴道，昏在牀上，但話剛說完，便見申無害在房外踱了進來，這可使二人驚得呆了，更令他們想不到的是申無害並沒殺害他們的意思，且說如他們能爲他辦妥一事，當酬以重金，並說出他這次入關的原因來——

賣命籌錢拯知己

申無害笑笑道：「我這位老友，既不貪杯，亦不好色，如果單論武功，憑你們二位大概還——咳咳——」

勝箭臉上總算有了一點血色。

申無害咳了一聲接下去道：「自那次以後，這兩三年來，信義鏢局已是有名無實，成年幾乎都是在張羅着賠欵。」他整了整臉色又道：「我現在要拜託兩位的，便是想煩兩位替我將四千兩黃金銀票馬上送去信義鏢局！」

勝箭呆了一下，趕緊說道：「這是小事。」

申無害沉聲道：「這不是小事！」

勝箭不禁又是一呆。

申無害道：「如果這是一件小事，我就用不着付出六千兩黃金這樣重大的酬勞了！」

勝箭暗忖道：「是呀，這種事隨便託一家銀號都够辦得到，如果實在不放心，他還可以自己送去，爲什麼他要出這樣大的代價，找我們兩個人來爲他傳送這筆鉅金呢？」

申無害道：「我不希望這件事除我們三人之外，再讓第四個人知道。」

勝箭心想：「就是爲了這個原因？也不對呀！你小子自己送去，知道的人，豈非更少？難道跑這一趟路，就值六千兩黃金？」

申無害道：「而最主要的，我希望這四千兩黃金能够安全送達，不在中途發生意外！」

勝箭忙道：「別的我勝某人不敢担保，至於說

到這一點，中俠但請放心。」

申無害道：「我不放心的，就是這一點，否則我也不會花上這許多口舌了。」

他又望了兩人一眼，才道：「我只希望兩位記得一件事，三千两黃金，够一個人快快活活的化用一輩子的了，別爲了那些化不完的錢財，縮短自己享樂的生命！」

說完，他嘆了口氣，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向兩人頭一點道：「好了，現在你們可以動手了。」

勝箭茫然張目道：「動手？」

如意嫂忽然低下了頭，目光落在自己足尖上。她顯然不想讓別人在這時候看到她臉上現出笑容。

×　×　×

天殺星落網了！

二十多年前的黃山武會，十五年前的相府大竊案，十年前的丐帮內鬨案，以及七八年前，刀聖與劍王經人勸解，化除門戶之見，結爲異姓兄弟，都曾經是江湖上轟動一時的大消息。

但這些消息與天殺星落網的消息比起來，還是差得太遠太遠了。

消息一經傳出，人人額手稱慶。

巨害已除，從此以後，江湖上可以太平一段時期了。

無情金劍督率着十二名錦衣劍士將申無害從集賢客棧押解上路的這一天，長沙城中，萬人空巷，大家都爭着想看看這位天殺星的廬山眞面目。

但結果誰也未能如願。

當人們聞訊趕至時，天殺星已經裝上囚車。

囚車是一座特製的鐵籠，四週都蒙上黑布，裏外隔絕，密不透光，人在外面，什麼也無法看到。

於是，人們退而求其次，又紛紛打聽這位天殺星落網經過。

關於這一點，同樣令人失望得很；因爲客棧中的那些伙計，沒有一個能够說得出一個所以然來。

那些伙計只知道事情可能跟棧中一位自稱白公子的年輕住客有關，而這位白公子已於無情金劍等一行抵達不久之後卽行離去，根本無人淸楚這位白公子的底細。

×　×　×

天殺星已押走了，長沙城中，也漸漸回復了平靜。

同一天晚上，城裏的另一家客棧，悄悄住進了兩名體面的客人。

這兩名神秘的客人，住的是後院一間上房，這時兩人正隔着張小桌兒，在閃晃不定的燈光之下，默然注視着桌上一叠銀票出神。

銀票共計十張，總額是黃金一萬两正！

這兩位客人是誰，自是不問可知。

根據事先之約定，這一萬两黃金中，有四千两應該馬上送去鎭江信義鏢局，交給該局那位總鏢頭，金鞭趙中元，餘下的六千两，則由兩人平分，一人三千两。

是的，他們已經答應了那位天殺星，只要賞金一到手，立卽就會將其中的四千两送去鎭江信義鏢局。

但當兩人從無情金劍手上接過這一萬两的黃金銀票之後，兩人心底，都不由得升起一個相同的疑問：他們爲什麼一定要履行諾言，將四千两黃金，不辭千里跋涉，送去鎭江信義鏢局呢？

這件事一共只有三個人知道，如今其中一個已成爲階下之囚，知道這件事的人，僅剩下他們兩個，只要他們兩人能够守口如瓶就永遠不會再有別人知道此一秘密。

四千两黃金，折成白銀，是足足的十萬两正。

一個人要多久才能積得這筆財富？

他們就不能留它下來給自己享用？

如意嫂輕輕嘆了口氣道：「我想過了，可是還無法作出決定，現在怕就只怕劍王礙於刀聖情面，不肯將這小子問成死罪，萬一有這麼一天，小子再給放出來，那時我們兩個可就要倒個大霉了……」

勝箭點點頭，沒有開口，隔了片刻，忽然笑了起來道：「我們實在笨得很。」

如意嫂精神一振道：「哦？是不是你已想到一個什麼兩全的辦法？」

勝箭道：「大嫂可知道那座劍王宮在什麼地方嗎？」

如意嫂道：「當然知道。」

勝箭道：「在什麼地方？」

如意嫂道：「漢中。」

勝箭道：「由這裏去，需要多少時間？」

如意嫂道：「大約半個月的光景。」

勝箭道：「半個月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在這段不算短的時間內，隨時隨地都會發生很多的事，是嗎？」

如意嫂眨了眨眼皮，道：「你的意思是——」

勝箭得意地微微一笑道：「我的意思，劍王宮要的是活口，我們交的也是活口，所以我們領到了賞格，但我們並不保證這位天殺星一定就能活着給押回那座劍王宮！萬一這位天殺星在中途出了意外，我們這四千两黃金，不就省下了麼？」

×　×　×

官道上，車馬行人，絡繹不絕。

無情金劍押着囚車，只顧趕路，根本沒有想到有人遙遙綴在後面，想趁機下手，將囚車中的天殺星，毒害滅口。

遙遙跟在囚車後面，是一輛半新不舊的馬車。

在這條官道上，像這樣的馬車，鎭裏來來往往，可說是多不勝計；所以自從這輛馬車跟上囚車之後，幾乎一點也沒有引起無情金劍以及那些錦衣劍士們的注意。

馬車上的乘客，是一對老年夫婦。

這對老年夫婦不是別人，正是笑裏藏刀勝箭和如意嫂之化身！

兩人當天在客棧中打定主意之後，立卽易容改裝，當夜就雇了一輛馬車，一路追了下來。

儘管他們兩人在第二天就追上了囚車，但由於那些劍士們防範嚴密，一直未能獲得一個下手的好機會。

不過兩人並不着急。

他們都知道，幾天過去之後，只要沒有事故發生，那些劍士們的警惕之心，自然會慢慢鬆弛下來的。

×　×　×

小鎭上只有一家酒店。

雖然全鎭只有這麼一家酒店，但這一家酒店的生意，却並不見得如何興旺。

因爲一般旅客錯非趕過了宿頭，很少有人願意在這種小地方落脚過夜；而鎭上幾家供人住夜的棧房，差不多是都兼營着酒食買賣；所以這家酒店主要的營業，只是在中午時分，供過往客商打打尖，賺幾文蠅頭小利。

不過，話雖如此，這家酒店今天還有出人意外地做到了一筆大生意。

照顧這筆生意的客人只有兩個。

兩個穿得破破爛爛的中年漢子。

當這兩個漢子進門時，店主人張二麻子幾乎忍不住要往地上吐口水。

這種客人，他見得多了，一斤燒酒，幾塊豆干，兩碟茴香豆，一喝就是老半天，通共也賺不到十文。

可是，張二麻子這一次却看走了眼。

兩個漢子衣着雖然破爛，掏出來的銀子，却全是成錠的，一點邊子也不缺。

兩人旣不點酒，也不叫菜，只喊了一聲快拿吃的喝的來，便向桌面上扔出一整錠銀子。

張二麻子有點發慌道：「請客官見諒……小店……今天……還沒有做多少生意……這塊銀子……只怕……只怕，無法找化……」

那個瘦小的漢子道：「誰說要你找？」

那個高大的漢子道：「只要我們兄弟吃得痛快，這塊銀子就是你的。」

那瘦小的漢子道：「我們兄弟身上，像這種銀塊子，還多的是。」

那高大的漢子道：「你就是找給我們碎銀子，我們也沒有地方放。」

張二麻子這才知道遇上了兩個渾人。

當下趕緊陪笑稱謝，一面揣起那錠銀子，一面忙着燙酒上菜。

口中的稱呼，亦由「客官」改成「大爺」。

他知道應付這種渾人，最要緊的訣竅，就是一切順着對方的意思辦，多陪笑臉，多說好話，保管天下太平，皆大歡喜。

那瘦小的漢子忽然一楞道：「大寶，你聽這麻子喊我們什麼？」

大寶道：「我聽到了，他喊我們大爺。」

二寶像是不相信，眨了眨眼皮道：「我們是大爺？」

大寶道：「他喊我們做大爺，我們當然就是大爺。」

二寶道：「那麼過去爲什麼一直沒有人喊我們大爺？」

大寶道：「過去我們沒有銀子啊！」

二寶道：「有銀子才是大爺？」

大寶道：「當然！」

二寶道：「假如我們的銀子用完了呢？」

大寶搔搔頭皮道：「那……那……當然就不再是大爺了……沒有銀子……還……算什麼大爺？」

二寶道：「可惜銀子總是越用越少。」

大寶道：「是呀！聽人喊大爺，心裏怪舒服的，不知道這些銀子用完之後，還能不能再遇上一個姓申的？」

二寶喝了口酒道：「人家都說銀子難賺，我們兄弟賺起銀子來，却比什麼都容易，你看這一趟差事多輕鬆，沒花一點力氣，一袋白花花的銀子，就這樣到了手。」

張二麻子一旁聽得心動，暗忖道：像這麼一對渾人，都能一賺就一袋銀子，難道我張二麻子天生的苦命，連這種渾人都不如？我倒要打聽打聽，這是怎麼回事，看我張二麻子能不能也挿上一腿，分點油水，發個小財！

他想着，上前陪笑搭訕道：「兩位大爺做的是什麼生意呀？」

大寶道：「這種生意你做不了。」

二寶道：「所以你問了也沒有用。」

張二麻子連忙陪笑凑趣道：「當然，當然，我

張二麻子這塊料，怎能跟兩位大爺比？我不過隨便問問罷了！」

大寶點點頭道：「這件事我們本來不應該告訴別人，現在你既然口口聲聲喊我們大爺，我們自然不好意思瞞着你。」

張二麻子趕緊哈腰道：「承大爺瞧得起！」

大寶一甩頭道：「二寶，你告訴他，我要喝些酒。」

二寶道：「我們如今告訴了你，你可不許再告訴別人。」

張二麻子道：「當然。」

二寶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受人囑託，準備將四千兩黃金送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去，那個囑託我們的人，便送了我們一袋銀子，給我們一路上買酒喝。這樣說你懂了嗎？」

張二麻子睜大了眼睛道：「原來……兩位大爺……是保鏢的鏢頭？」

二寶轉向大寶道：「什麼叫鏢頭？」

大寶望向張二麻子道：「什麼叫鏢頭？」

張二麻子好氣又好笑，他想不到兩人竟然連鏢頭是什麼意思都不淸楚，當下只好耐着性子將鏢局這一行業的性質，用最淺顯的引喩，爲兩人說了一遍。

大寶聽完了，一拍大腿道：「對，對，我們是鏢頭！」

二寶道：「他是大鏢頭，我是二鏢頭，那四千兩黃金，便是我們這一趟保的鏢貨！」

張二麻子心中又是一動，滿臉堆笑問道：「兩位大爺將那四千兩黃金放在什麼地方？」

大寶道：「不在我們身上。」

二寶道：「我們身上只有銀子，沒有金子。」

張二麻子道：「兩位大爺還有伙伴在後面？」

大寶道：「已經到了。」

二寶道：「就住在斜對面的客棧裏。」

大寶道：「就是住在後院第二個房間裏的那個老頭兒。」

二寶道：「還有一個老太婆。」

大寶道：「其實兩個人都不老。」

二寶道：「兩個人都是故意裝出來的。」

大寶道：「他們以爲這一改裝，就可以瞞得過我們兄弟，其實我們兄弟早就識穿了他們的這套把戲。」

張二麻子愈聽愈糊塗，楞了一陣，才結結巴巴的道：「兩位……兩位大爺……意思是說……有人帶着兩位交給他們的四千兩黃金，他們竟瞞着兩位大爺，想偷偷的遠走高飛？」

大寶道：「他們是不是想遠走高飛，我們兄弟兩個，現在還不知道。」

二寶道：「我們知道了，就會要他們好看。」

大寶道：「這是別人拜託我們的事，我們決不馬虎。」

二寶道：「這就跟替人家打短工一樣，咱們喝了人家的酒，吃了人家的肉，就得替人家把活兒幹好。」

張二麻子忽然說道：「兩位在這裏喝酒，那兩個傢伙要是從客棧裏悄悄溜了，兩位如何知道？」

大寶道：「我們喝完了酒，就去看住他們。」

二寶道：「大寶負責上半夜，我二寶負責下半夜。」

大寶道：「天亮了再一起上路。」

二寶道：「一直跟到地頭爲止。」

張二麻子見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同時他也不相信眞有人會將四千兩黃金交給這樣一對活寶，興趣也就漸漸淡了下來，這時恰巧又進來了一個客人，便搭訕着走開了。

兩兄弟喝了一會兒酒，果然分出一人，悄悄出了酒店。

出去的是大寶。

那個剛走進來的酒客，是個年約三十出頭的黃臉漢子，隨身帶着一隻舊木箱，看上去很像是一名跑江湖賣草藥的郞中。

這漢子一直在暗中偷偷留意着雲夢雙寶兄弟的一舉一動，這時他見大寶離開了，匆匆付了酒帳，也跟着出了店門。

× × ×

申無害忽然想到要喝酒。

那兩名負責守衞的劍士聽了他的請求，只冷笑着拿眼角溜了他一眼，便悠然踱開了。

申無害眼睛轉了轉，忽然提高聲音說道：「帶我去見你們總管，或者去請你們總管來，他昨天問的那幾件事，我願意說了。」

那個姓井的劍士朝另外那個姓孫的劍士望了一眼，似乎在徵詢後者的意見。

那個姓孫的劍士打鼻管中哼了一聲道：「你信他的這一套！」

申無害笑着道：「孫子，你來，我有一句話問你。」

那個姓孫的劍士霍地轉過身來，怒聲道：「你小子是不是活膩了？」

申無害含笑如故道：「朋友的火氣怎麼這樣大，我申某人又沒有得罪你，要酒沒有酒喝，要你們去請總管來，你們又當耳邊風——」

孫姓劍士道：「你喊誰孫子？」

申無害一咦道：「這有什麼不對？你朋友難道不知道在姓氏底下加個子字，乃是一種尊稱？譬如說：孔子、孟子、曾子、荀子等等。你朋友難道不姓孫？」

孫姓劍士臉孔氣得發靑，一隻右手不期而然搭上劍柄。

就在這時候，無情金劍突然出現，他寒着面孔，滿屋掃了一眼，然後冷冷問道：「什麼事吵吵鬧鬧的？」

井姓劍士搶着道：「這小子在這裏嚷着要喝酒，我們沒有答應他，他又嚷着要見總管，老孫見他鬧的太不像話，不過責備了他一句，不想這小子就像發了瘋的，一直吵個不休，還討老孫的便宜。」

無情金劍轉向囚籠中的申無害，沉聲問道：「你要見老夫？」

申無害道：「是的。」

無情金劍道：「什麼事？」

申無害道：「有幾句話，我不得不說，不過，這幾句話，除了總管外，我不希望讓別人聽到。」

無情金劍轉向那兩名劍士，手一揮道：「你們出去！」

等那兩名劍士退出後，無情金劍道：「這裏沒有人了，什麼話你說罷！」

申無害輕輕咳了一聲道：「剛才，我的確是向他們討過酒喝，那是因爲我忽然想到一件很不痛快的事。」

無情金劍道：「那是一件什麼事，使你忽然感到不痛快？」

申無害道：「我一直都認爲您是一位非常稱職的總管，如果劍王宮一旦將這個職位換上了另一個人……」

無情金劍一愕道：「你小子莫非眞的發了瘋？誰告訴你老夫要辭去劍王宮總管之職？」

申無害緩緩道：「劍王宮如果要換一位總管，我看並沒有像您說的這樣嚴重。」

無情金劍又是一愕道：「你小子意思是說，劍王宮方面，將會主動將老夫辭退？」

申無害微笑道：「不可能嗎？」

無情金劍哈哈大笑！

申無害等了一會道：「總管笑完了沒有？」

無情金劍陡地笑聲一收，沉下臉來道：「告訴你小子，少拿這些話來恐嚇老夫，須知老夫乃有名鐵面無情，無論你小子舌燦蓮花，說出多麼動人的理由來，也休想老夫對你法外施恩！」

申無害不以爲意地又說道：「那麼總管知不知道賢主人這次不惜任何代價，務必要將申某人生擒活捉的眞正用意？」

無情金劍道：「當然是爲了追查你小子的師承出身，以及追究你小子殺人的目的！」

申無害道：「如果我抵死不招呢？」

無情金劍道：「沒有一個人能熬得過劍王宮的五毒酷刑！」

申無害道：「如果我表示願意照實招認，不過附有一個小小的條件，你想賢主人會不會答應？」

無情金劍道：「敝上行事爲人，一向都通情達理，只要你的要求不太過份，他老人家自然不會拒絕。」

申無害道：「假如我要求他馬上撤去你艾大總管的職務，你認爲算不算太過份？」

無情金劍聞言一呆，半晌未能說得出話來。

申無害微微一笑，又道：「如果賢主人眞如您所說，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我也猜想他應該不會拒絕才對。」

無情金劍板着面孔，仍然沒有開口。

申無害又笑了一下道：「就劍王宮今天在武林中的地位而言，如能順利查出我這位天殺星的師承來歷，以及我姓申的這兩年來一再肆行殺戮的動機，以便向天下武林有所交代，自比撤換宮中一名總管，要來得重要得多！艾大總管，你說是嗎？」

無情金劍突然冷冷問道：「老夫過去什麼地方得罪過你小子，你要這樣跟老夫過不去？」

申無害笑道：「問得好極了！申某人繞了半天圈子，最後想要提出來的，正好也是這兩句話！」

無情金劍楞了楞道：「那麼，你小子認爲老夫哪點虧待了你？」

申無害笑道：「虧待談不上，不過如果易地以處，像現在這種時候，我一定會將你放出來，飽以酒食，安以床位，直到明天上路，才將我趕回囚籠，因爲我的要穴受制，又有劍士輪流看守，你並不担心我能脫逃……」

× × ×

對面那間廂房的窗戶後面，自從房中的燈火熄去之後，就在黑暗中出現兩雙閃閃發光的眼睛。

這時，在這兩雙窺視者的眼光之中，突然一起掠過一片驚喜之色。

因爲他們忽然發覺對面屋中，那座籠旁邊，已經沒有劍士看守，只剩下一座孤單單的囚籠；這樣大好的機會，自然不容錯過。

如意嫂輕輕推了勝箭一把，勝箭點頭會意，身形一挪，便待離去。

如意嫂忽又一把拉住他，低低叮囑道：「記住不要驚慌，這種化骨金針，只要入膚三分，小子便無生理，得手之後，不必四顧，趕快回到這邊，我

們分了銀票，等明天天亮了，再從容上路，只有這樣纔安全，那位無情金劍絕不會想到刺客有這份胆量，幹了這等好事，還敢留在附近，相反的，我們如果想逃，一定會被趕上。好了，你去罷，小心一點！」

勝箭點頭道：「我知道。」

說着，足尖一點，身形如烟，人已從預先打通了的天窗中輕輕翻出。

× × ×

伏在屋脊暗處的大寶大爲着慌，因爲他想不到這一對男女會突然分開。

一時之間，他沒了主意，不知道是繼續留下來看住下面這女人好，還是追上去釘住那男的好。

正惶惑間，勝箭人影一幌，已於眼前消失。

他搖搖頭，感到懊惱非常，最後決定馬上趕回酒店，去跟二寶商量。

二寶說不定會有好主意。

× × ×

勝箭的武功並不高明，不過暗器的手法還是可以。

如意嫂交給他的這種化骨金針，分量不輕不重，使用起來，相當趁手。

所以當這支金針，帶着一縷金光，閃電般透過罩帷，穿入囚籠之際，幾乎沒有聽到一絲聲息。

勝箭一針發出，感到非常滿意。

儘管如意嫂已經吩咐過他，說這種金針歹毒無比，只要打中了對方，更不愁對方不死，但他爲了愼重起見，金針出手之後，仍然在屋面上，停留了一會兒。直到他見囚籠中發出一陣抖動，以及一串痛苦的低吟，他纔懷着滿心歡喜，悄悄飄身而下，繞道返回住處。

× × ×

二寶也沒有想到什麼好主意。

大寶道：「輪到你了，你去看看，如果情形不對，你再回來喊我。」

二寶應諾而去。

約莫過了半個更次。

二寶突又匆匆趕回。

大寶迎上去問道：「那男的回來了沒有？」

二寶點頭道：「回來了。」

大寶道：「那你回來幹什麼？」

二寶道：「我也看到一椿怪事，想找你問個主意，看我們應該如何對付。」

大寶道：「什麼怪事？」

二寶道：「那男的回來之後，跟那女的嘰嘰咕咕的不知道說了幾句什麼話，然後兩人便發出一片嘖嘖之聲，像是那女的在摟着那男的親嘴……」

大寶道：「之後呢？」

二寶道：「之後，兩人在幹什麼，我就看不懂了。」

大寶道：「大寶懂得比你多，你說給大寶聽聽看！」

二寶道：「兩人親過了嘴，便脫得赤條條的，一起上了床，我以爲兩人想睡覺，不意兩人一聲不响，忽然打起架來。」

大寶道：「是不是爲了那些金子？」

二寶道：「我也不知道。」

大寶道：「結果誰打贏了？」

二寶道：「兩人還沒打完，我回來的時候，那男的似乎畧佔上風，因爲那女的在下面，直喊哥哥饒命……」

大寶摸摸頭道：「兩人爲什麼要打架呢？果然是椿怪事。來來，我們一起再過去看看！」

× × ×

孫姓劍士的死狀很恐怖。

屍體是第二天才發現的。

首先看到這一幅慘象的人，並不是客棧裏的店小二，而是一名姓楊的錦衣劍士。

天亮之後，這名楊姓劍士奉了無情金劍的命令，準備去堂室中打開囚籠，放出裏面的孫姓劍士，以便再將申無害關進去，繼續啓程上路，沒有想到，揭開圍布一看，裏面的孫姓劍士，已變成一堆爛醬似的紫色腐肉！

孫姓劍士怎麼會被關進囚籠中去的呢？

說起來寃枉透了！

× × ×

這是另一名方姓錦衣劍士的主意。

這名方姓錦衣劍士名叫方知一，在錦衣劍士羣中，向有智多星之稱。

當初無情金劍決定以劍王宮的名義，懸出一萬兩黃金作爲拿獲天殺星之紅賞，便是由於這位智多星的建議。

無情金劍差不多什麼事都要找他商量。

這次，無情金劍決定放出申無害之前，又將他喊來，想先聽聽他的意見。

這位智多星想了片刻，結果也認爲只有照辦。

因爲他覺得這姓申的小子，沒有一件事做不出來，犯不着爲了這點小事，跟這小子嘔氣。

不過，他顧慮到客棧中人多口雜，如果放出這小子，而聽由那座囚籠空着，一旦傳說開去，恐怕會引起外間之物議。

所以，他認爲最妥當的辦法，就是在放出這小子時，另外應找個臨時替身關進去！

誰願意當這個替身呢？

當然誰也不願意。

商量的結果，大家同意以抽籤來決定。結果，孫姓劍士倒楣，抽中了這支黑色的死亡之籤。

× × ×

以無情金劍之閱歷，當然不難看出孫姓劍士是死在何種暗器手上。

他很快的便從孫姓劍士身上找出了那支金針。

其餘的那些劍士雖然都圍在一起觀看，但顯然沒有一個能認識這種金針的來歷。

無情金劍將那支金針拿在手上反覆察看了一會兒，忽然排開衆劍士，轉過身去，注視着申無害問道：「你跟五台酒肉和尚有過恩怨？」

申無害道：「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

無情金劍又道：「那麼，你昨晚逼着老夫放你出來，是不是因爲你已經知道有人要想加害你？」

申無害皺了皺眉頭，似乎有點懶得回答。

他隔了片刻，才慢慢說道：「要想弄清這一點，你大總管最好先去籠中坐一會兒，看蒙上了黑布之後，你大總管的耳目，還能管多少用？」

無情金劍掉過頭去，游目緩緩掃視，最後終於在衆劍士中接觸到那位智多星方知一的眼光。

方知一輕輕咳了一聲道：「這種金針雖屬五台酒肉和尚之獨門暗器，但這次使用這支金針的人，我認爲却不一定就是酒肉和尚本人。」

無情金劍點點頭，但目光並未就此移開。

方知一又咳了一聲道：「凡是暗中下手的人，多喜歡嫁禍別人，至於這支金針的來路，我們也不必深究，酒肉和尚生活放蕩，取得這種金針，並非什麼難事，我們現在要注意的是，這名刺客是否已經離開這附近？他會不會在知道誤傷別人之後，捲土重來，再下毒手？」

無情金劍臉色微變。

他担心的正是這個。

犧牲幾名劍士，他一點也不放在心上，但他決不能在吃盡千辛萬苦之餘，好不容易方以一萬兩足金的代價，將這位天殺星緝獲到手後，又任人滅去活口！

方知一似乎已從無情金劍的神色上，看出他們這位頭兒這時在轉什麼念頭，因此接着又說道：「但如果我們馬上展開追查這名刺客的行動，不但得不到結果，而且也沒有好處，因爲我們的人手分散之後，反而可能會予對方可乘之機。所以，我們應該以不變應萬變，馬上出發上路，就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另一方面則於暗中提高警覺，時時注意身後來路與動靜！」

無情金劍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吧！」

× × ×

勝箭吃虧的他是一個男人。

一個男人，無論多麼精明、沉着、冷靜，除非他永遠不和女人接近，否則他便無法避過那要命的一剎那。

雖然那只是很短暫的一剎那，但無這一剎那來臨時，一個男人就不會再想到第二件。

就是這一剎那要了他的命。

他的手按在她的胸脯上，她的手也按在他的精促穴上。

彼此都有心想暗算對方。

彼此也都在提防着對方！

但兩人誰也不願意貿然出手。

因爲兩人都知道對方與自己功力相近，如若下手得不是時候，其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

所以兩人輕憐蜜愛，假意纏綿，看上去如膠似漆，難捨難分，其實都是在等着有利的下手機會。

勝箭最大的錯誤，便是他忘了他是一個男人！

他忘了一個男人在這一方面的持久力，永遠無法與女人相比！

一陣無以名狀的快感，突然侵襲他的全身。

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

他的雙手突然離開原來放置的部位，改將那女人兜肩緊緊摟住，人也像突然之間瘋狂了一樣。

那女人當然清楚這是怎麼回事。

她所等候着的，正是這一剎那。

可憐這位笑裏藏刀，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也滿以爲這一剎那很快就會過去，等過了這一陣子，再動手並不爲遲，那知道那女人却已不願再等待。

等到這位笑裏藏刀感覺不妙，已經太遲了！

× × ×

大寶非常掃興。

因爲等他趕來，事情已告結束。

二寶所描述的種種，他一點也沒有看到；等他向下面望去時，那男的早被那女的從身上推開，用一條被窩蓋上了。

兩兄弟無事可做，只得飛身下房，最後兩人決定不再分班，就在下面陰暗處，共同坐候天亮。

第二天辰牌時分，無情金劍等一行結帳離去，這邊廂房中，始終不見動靜。

直到無情金劍等一行去遠了，廂房之門，方始緩緩打開。從裏面走出來的，是老夫婦中的那個老婆子。

（未完待續）

小啓：「關外玉鳳」作者有事，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

神手無相故事之一

鬼刺客

柳殘陽・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戰飛羽在破廟中，湊巧拯救了為「代執役」凌剛所擒的梁宏川，為了救人救澈，便護送梁宏川往好友處醫療七毒指傷，不料途為去世老友辛長定的未亡人夏婷率衆攔路要討辛家藏寶圖，戰飛羽因夏婷曾背夫別戀，兼且曾受亡友辛長定臨終付托，不允把圖交還，雙方遂起爭鬥，戰飛羽把夏婷約請前來的四人打死、打傷、迫逃，正欲對「鐵儒生」倪世鴻和夏婷這對奸夫淫婦予以懲治之際，一堆草叢中突然飛出一把尺長金龍梭，暗襲戰飛羽，幸戰飛羽及時躲開，隨而躍出一名大漢聲稱要抱打不平，戰飛羽婉言勸他離開——

煞漢 兇筆 英雄胆

古銅色的面容上，浮起了一抹不含絲毫笑意的笑，那人的神韻之間有着一股子掩隱不住的傲桀之氣，他眸瞳深處宛似在閃映着血赤的光彩，徐徐的，他道：「你的意思是說，叫我少管閒事？」

戰飛羽平靜的道：「我正是這個意思。」

表情深沉如水，那人冷漠道：「今晚總算碰上一個胆敢如此對我說話的人了，多少年來，我都沒有體驗過被人頂撞的滋味，你，令我又重新感觸到了一些什麼！」

戰飛羽蕭索道：「不要把你自己抬得太高了，在我眼裏，你並沒有像你形容的那樣高不可攀。」

怪客僵硬的面孔緊了緊，突然又古怪的放鬆了，他道：「你眞有勇氣！」

戰飛羽道：「這句話用在你身上更為合適。」

那人冷冷的看了蜷臥在地上痙攣不已的夏婷一眼，道：「過去向這位飽受凌辱的姑娘謝罪，然後，自斷一臂，我就可以饒過你的性命。」

戰飛羽搖搖頭道：「你的模樣不似白痴，却說出這樣的痴話來，實在令我除了驚訝以外，就只剩下對你的這等幼稚行徑而感到憐憫的了……」

對方的形態依然冷硬如舊，語氣之中，却含有極大的威懾意味：「你不照我的指示去做？你對於生命已失去了眷戀了麼？」

戰飛羽漸漸挺起了胸膛道：「我怕是你對生命已經失去眷戀了——以你現在的荒謬姿態來說。」

那人黑色的飄帶拂起，冷幽的道：「不管你是誰，你已令我不能容忍你！」

戰飛羽昂然道：「相信我們彼此俱有同感。」

微拂袍袖，這人道：「你將後悔於你的言行，你立即便知道，自斷一臂的薄懲，較之你目前所要遭到的災難，已經是最輕微的了。」

戰飛羽道：「如果我是你，我會首先考慮到自己本身是否已在災難之中？」

怪客冷清的一笑道：「憑你，尚無以陷我於這等境地。」

戰飛羽道：「記住了，煩惱皆因强出頭。」

那人緩緩的道：「這是告誡那些飯桶之屬的警語，對我『煞漢』闞瑞星，根本不值一笑。」

戰飛羽凝視對方道：「你就是闞瑞星？黑道上專門獨脚刦鏢的『煞漢』？」

闞瑞星道：「這是我一向包攬的買賣，你還算有點見識。」

戰飛羽道：「闞瑞星，你若一定要抱這不該抱的不平，我就担心以後這行生意難以叫你包攬了，一個栽過跟斗的人，他的威望將會遠遜於沒有栽跟斗之前的水準。」

闞瑞星唇角一挑道：「你能有這個把握？」

戰飛羽穩重的道：「至少，你不可能在這件事上沾光彩乃是確然的。」

闞瑞星道：「你證明給我看。」

戰飛羽尖銳道：「如你必須要我證明的話。」

闞瑞星道：「來，我讓你先出手。」

看着對方擺出這個極度輕蔑的架式，戰飛羽却毫不惱怒，他明白，這個人已叫他自己强烈的優越感給蒙蔽了，他不知道他面對着的這個人是誰？他只一廂情願的迷信着那遙不可期的勝算。或許他的確很强，但戰飛羽却肯定眼前的敵人將會悔恨於此際的草率。

闞瑞星詈帶揶揄的道：「有本事欺凌一個女子，就該有種面對阻止你這卑劣行徑的男人，莫非你的胆量眞個就這麼一點？」

戰飛羽凜然的道：「闞瑞星，你已經不知道你自己是什麼人了？」

闞瑞星兩手大張，不屑的道：「收拾你，我想還勉强能行。」

戰飛羽的出手只是那麼一揮，他的掌勢宛若一蓬蓮瓣的飛揚，當他掌勢現形的一刹，他的左手已經到了敵人的門面之前。

暴退三步，闞瑞星大迴身，一溜冷電激刺戰飛羽咽喉——那是一柄銳利閃亮白鋼的「判官筆」。

雙手微合，戰飛羽在眨眼間翻掌斜掠，一片勁風四溢，他的掌沿已自兩個怪異角度削劈闞瑞星。

點筆彈空，闞瑞星狂笑：「戰飛羽，是你！」

半聲不响，戰飛羽身形暴起，掌影有如漫天的刀刃，縱橫交織着捲去。

陡然間，闞瑞星的判官筆飛舞出千百條芒矢，像炸碎了一團琉璃般濺散出參差不齊却嚴密無隙的晶瑩流光，而戰飛羽早已移後丈遠。

雙方的接觸與攻拒，全是電光石火般的急促，一沾即走，稍走又來，但是，只這暫短的試探，他們都已發覺，彼此業已遭遇到了强悍的對手。

「判官筆」在闞瑞星的手上轉了轉，映出一圈淡淡的光暈，他注視着戰飛羽，表情似笑非笑！

「怪不得口氣那等狂法，戰飛羽，想不到竟和你『卯』上了！」

卓立不動，戰飛羽道：「是你找上門來的。」

闞瑞星道：「我奇怪——憑你的身份，怎會來欺凌一個弱質女子？」

戰飛羽沉沉的道：「自有理由。」

闞瑞星道：「總是不妥，你該明白，這是不公平的，你在自貶身價！」

戰飛羽寒着臉道：「各人有各人的私隱，你不清楚，還是少管閒事爲妙，闞瑞星，如果你要退出，此刻仍來得及！」

闞瑞星笑笑，道：「我若現在退出，豈非明示天下人，我怕了你？」

戰飛羽道：「我並不以爲是如此。」

闞瑞星道：「別人却不是你。」

戰飛羽森酷的道：「這樣說，你是一定要堅持下去了？」

闞瑞星道：「半途而廢，不是姓闞的一貫作風。」

戰飛羽點點頭，道：「隨你吧。」

闞瑞星目光掃過仍在那裏發楞的倪世鴻與夏婷兩人，當他收回視線的同時，「判官筆」一彈點向戰飛羽的眉心中間。

戰飛羽挺立如山，右掌驀起，「噹」的震開來自眉心前的「判官筆」筆端，左掌「削」聲拋出，掌影還在凝形，却又劈至敵人的胸側。

「判官筆」上跳下打，闞瑞星動作如電！

彷彿鬼影虛無，戰飛羽猝然來到闞瑞星背後，掌刃幻成九十九片，狂罩猛瀉，銳利至極！

闞瑞星頭也不回，筆尖倏返，劃過九十九道光影，又準又快的迎向那九十九掌！

於是掌沿與筆尖交擊，「噗」，「噗」，悶聲串連不絕，明明雙方招式已用老，戰飛羽却像突然多出一隻手來似的，猛古丁自冥冥中又有一掌飛斬闞瑞星！

凌空旋滾，闞瑞星避得奇快，但是，却仍在毫髮之差裏，「颼」的一聲被那虛幻之掌削掉了束髮的黑飄帶三寸有餘！

舉筆指天，闞瑞星面容緊繃，青筋浮現，牙齒深深陷入下唇，死死盯着戰飛羽不動！

戰飛羽並沒有繼續趁時追殺。

陰沉的，闞瑞星道：「好一招，『幽幻見手』？」

戰飛羽淡漠的道：「你也躲得够快。」

神色大變，闞瑞星憤怒的道：「戰飛羽，你以爲我怕了？」

戰飛羽哼了一聲，道：「莫非你還要繼續下去？」

闞瑞星怨毒的道：「我不是懦夫！」

戰飛羽道：「你應該有點風度，有點氣量，有點高手的儀態！」

闞瑞星大聲道：「說得好，我只有和你拚戰到底才能不失你講的這些！」

戰飛羽嚴厲的道：「你如珍惜羽毛，正該藉此而退——我已給了你警告，再纏下去，你的後果就不僅是自取其辱而已了，闞瑞星，勝負之分，並不只限於生死！」

闞瑞星强悍的道：「在我來說，非要分出生死，不足以顯示强弱！」

戰飛羽嚴肅的道：「我們無怨無仇，只爲了你不明就理，伸手攔下這樁不該攔的閒事，難道說，你就要用生命來賭氣？」

闞瑞星重重的道：「正是！」

戰飛羽道：「太也不值！」

闞瑞星厲聲道：「我認爲該做的，你做你的，戰飛羽，爲了我的名聲同氣節，我必須要與你分個勝負，雖冒死而不惜。」

戰飛羽道：「這不但不值，簡直無聊，闞瑞星：江湖上的日子，你算白混了！」

陰沉的望着戰飛羽，闞瑞星道：「設若我方才勝你一招，你將比我的態度更頑强！」

戰飛羽緩緩的道：「你如已經勝我一招，你便不會罷手，你必將我置之死地方休——闞瑞星，我熟知你這一類的人，你們喜好用鮮血來炫耀你們的事跡！」

闞瑞星目光如燄，火辣的道：「姓戰的，你更高明不到那裏！也不要給我來這一套，你方才僥倖勝我一招，再戰却未必仍然有此等運道，誰躺下了方能算輸，你還是多替你自己估量着點吧！」

戰飛羽道：「什麼人叫『執迷不悟』，那就是你了！」

往前逼近一步，闞瑞星惡毒的道：「把式不是淨用口練的，戰飛羽，我會用我的性命來湔雪先前那一招之恥！」

挺立着，戰飛羽道：「你是個十足的愚夫！」

「判官筆」的鋼桿貼上了闞瑞星的面頰，他的瞳孔映着鋼桿的微微閃光，更顯得冷森與酷厲了，他咬着牙道：「戰飛羽，這一次，你永不會再有那樣僥倖的機會……」

戰飛羽雙手攏袖，鎮定的道：「福禍無門，唯人自招，闞瑞星，你再斟酌。」

闞瑞星咄咄相逼：「不必了，我意已決，你担待着吧！」

戰飛羽無聲的嘆了口氣：「有些人，是眞正愚昧得無可救藥的……」

這一次，是闞瑞星搶先動手——他的「判官筆」驀地洒起一點寒星，抖向戰飛羽的咽喉，身形斜出兩步，筆尖又劃到對方脅側。

戰飛羽袍袖齊飛，掌蘊無形，「叮噹」兩响，業已分毫不差的磕開了闞瑞星的攻勢，當鐵筆昂震，他詭異的旋閃，人已來到闞瑞星的左後方。於是，勁氣如嘯中，他的一雙手似已囊括了天地。

在那縱橫流曳的力道閃滾穿走；闞瑞星筆炫光弧，飛翻掠舞。刹時只見人隱入芒采之中，隨着那抹抹組成奇異光彩的圖案變化不休。

戰飛羽乃是江湖上，盛名喧赫的高手，尤其他的掌中功夫，更已到達登峯造極的境界，在道口闖蕩了十五餘年。會盡了天下奇才，但是，如今他也不能够不承認。這「煞漢」闞瑞星乃是一個罕見勁敵！

而闞瑞星的驚恐憂慮却更在他的對手戰飛羽之上，他在他所容身的圈子裏，自來沒有遭遇過敵手，他是他那個世界裏的主，他也一直認爲他是至高無上的了，當他明白是誰的時候，他雖然訝異，却並不畏懼——他以一貫的自信與自傲來觀察戰飛羽。眼前，他已知道他是錯了。他才曉他所活動的王國裏居然如此貧乏同低能，在江湖上立名傳威，那攷驗不是一時的，乃是無休止的。

戰飛羽的雙掌，時隱時現，千變萬化，或幻作瀰空的影像，或成爲流閃的刃斧，或在狂猛的罡力中浮沉，或在一刹那間似神手現白虛無。

闞瑞星開始喘息了——雙方的攻拒極速極快，六十招一瞬而去，但闞瑞星的感覺却是如此艱辛冗長，他像獨力抗拒着浩蕩的浪濤，支撑着傾壓的山岳，每一寸的空隙全充斥着萬鈞的擠迫，每一寸的肌肉都在承担着超越負荷的張力，他拚命抵擋，也非常痛苦。

又四十招。戰飛羽的紫袍飛揚，迎着電刺前胸的筆尖暴進。

大喝一聲，闞瑞星挺筆猛戮——

戰飛羽的右手猝抓筆端，那淡青的手指眼看已經接近了筆端，却一閃而沒，闞瑞星急切間移筆三寸，却驀而在黑暗裏陷入了戰飛羽突然出現的左手

五指中！

一刹裏，閻瑞星知道自己上當了！

沒有任何時間供他猶豫，因爲戰飛羽右手已斜斬至他的頸項。

高手的反應到底與衆不同——閻瑞星不和戰飛羽拉扯他業已陷入敵手的兵器，他猛力送筆脫手，同一時間雙腕齊翻，兩溜金芒石般奔射着戰飛羽。

倒仰身，戰飛羽「呼」的背脊貼地，兩支「金龍梭」幾乎擦着他的鼻尖掠過，奇快無比。

戰飛羽這一仰身，目光倒瞥，却赫然發現夏婷與倪世鴻相互攙扶着往黑暗的山野中奔去！

雙脚撐地，他怒矢般飛射而出。

但閻瑞星像豁了命，身形凌空橫翻，雙手暴揮，又兩支「金龍梭」有如流星曳尾般筆直飛過來。

這「金龍梭」長有尺許，粗逾銅錢，非但份量沉重，雕盤龍身的梭桿前端更是尖銳異常，加以速度快得匪夷所思，就連戰飛羽這樣的武家，也頗覺其威脅的嚴重，絲毫不敢大意。

另兩支「金龍梭」閃映的一刹，戰飛羽已長身而起，手中握着的對方的「判官筆」一轉猛拋，「嗚」的發出怪响，銀光旋輪，打着轉子飛出。

「嗞咯啷」一陣撞擊，火花迸濺，梭筆齊墜於地。

但是，這一耽擱，倪世鴻幷夏婷已經鴻飛冥冥，失去踪跡了。

閻瑞星雙臂揮展，人已大鳥般又騰了空。

戰飛羽冷冷一哼，飛躍迎上。又是兩道金芒，齊射併至。

往上拔彈的身子，猝然在一頓之下整個形成一度弧綫拋起，快似閃電般到了閻瑞星的頭頂，幾乎就在那兩支「金龍梭」堪堪從戰飛羽脚下掠過的瞬息，他已置身於敵人的上空了。

「叱！」閻瑞星懸空橫滾，雙腿環飛。然而，戰飛羽全身倏拳，急速下落。下落一半又猛的四肢暴展，不見掌影的來去，閻瑞星已大叫一聲，重重摔跌於地。

拂揮了一下衣袖，戰飛羽目注伏在地下的閻瑞星，表情木然。這時——驚魂甫定，如夢初醒的梁宏川方才大大透了口氣：「戰大哥，乖乖，你眞是神人，這麼大的本事，實爲我今生所僅見……大師兄一直誇你功夫高，如今，我才明白簡直已經沒有止境啦！了不起，了不起……」

戰飛羽默然無語。梁宏川又阿諛道：「這姓閻的小子委實可惡，戰大哥，殺得好，殺得痛快！」

背着身，戰飛羽攏手入袖，他仰頭向天徐徐吐出了口氣，聲音顯得十分冷淡，也十分冷硬：「誰說我已殺了他？」

呆了呆，梁宏川扶穩馬鞍，吶吶的道：「呃……莫非，莫非這廝還活着哪？」

戰飛羽的腰桿挺了挺，道：「梁宏川，你居然連死人活人都分不出來，也難怪凌剛把你當做一隻蒜包般摔來拋去，眞是悲哀。」

梁宏川的眼中極快掠過一抹憤怒之色，但他却趕忙陪笑道：「天黑，戰大哥，我沒看清，那小子又跌在那裏像發瘟似的一動不動，我還以爲他是被戰大哥送回老家去了……」

戰飛羽道：「你『以爲』的事太多了。」

忽然，伏臥於地的閻瑞星透了口氣，發出了聲音。

戰飛羽一直注視着對方的動靜，他自己知道下手的輕重，他方才在眨眼的俄頃間，給了閻瑞星兩掌，但他知道這兩掌並不足以奪取對方的生命，只是造成了不輕的內傷而已。他等待着，預備萬一閻瑞星在應該甦醒的時刻內尚未緩過氣來時，前往加以接援。

戰飛羽並不是一個慣以慈悲爲懷的人，相反的，他極其冷酷，極其寡絕，也極其狠辣，但是，他從不無理殺人，更不輕易加害一個罪不至死的人，他就是這樣，在江湖上，他出了名的嫉惡如仇，嫉惡如仇到了殘忍的地步，而他却講求道義，維護眞理。他在複雜陰詭，勾心鬥角的武林裏，追求的乃是眞正的武大精神！

艱辛的掙扎着，閻瑞星終於支撐着站了起來，一張原爲古銅色的面孔，如今已泛了一層灰白——死樣的灰白……

搖搖幌幌的往前走了一步，閻瑞星喘息吁吁，胸口起伏甚劇，他的一雙眼睛神色黯淡，光芒晦澀，但是，却掩不住那出自靈魂深處的仇恨火燄；他極力支持着自己站穩，凄啞的開口道：「好……好……兩掌……戰飛羽，你有……本事！」

戰飛羽冷冷的道：「我早已勸告過你，閻瑞星，這一切後果，全是你的固執、愚蠢及狂妄所造成的！」

嗆咳幾聲，閻瑞星吃力的道：「你若……聰明……你就……現在……現在殺了我……否則……我會像……你的影子……一樣……追蹤你……到天涯海角……不報此仇……永不罷休……」

戰飛羽平靜道：「我不殺你並非爲了示惠於你，更非我天性善良不忍下手，唯一的原因是——你的幼稚與緊張雖然可厭，却仍不至以死爲懲的！」

猛一咬牙，閻瑞星激動得全身發抖：「不管……不管你怎麼說……戰飛羽……我也永不會領你的情……你不殺我……我却必須殺你……我先講明了

……你現在後悔……還來得及……」

戰飛羽道：「罷了！」

踉蹌了一下，閻瑞星切齒如磨的道：「一天……一月……一年十年……甚至於此一生……不雪此仇，誓不干休……戰飛羽……你踐踏了我的自尊……羞辱了我的名節……我要用你的血來洗淨我所受的恥……以你的命來塡我心中的痕……」

戰飛羽陰森的道：「隨你吧，但我有幾句話奉告……他日此景重顯，我的慈悲是否依舊，便難斷言了，你若要來報復，務當三思。」

嗆咳着狂笑，閻瑞星道：「我會來的……不雪恥，毋寧死！」

點點頭，戰飛羽道：「很好，希望你永遠有此氣魄！」

轉回身去，閻瑞星歪歪斜斜的走了，背影孤單有一股子說不出的凄惶。

默立良久，戰飛羽緩緩來到坐騎之前，牽韁前行。鞍上，梁宏川謹愼的道：「戰大哥，好一場龍爭虎鬥，可不是？」

脚步踏在泥濘的山徑上，响起「噗吱」「噗吱」的聲音，顯示着戰飛羽心情的沉重，他漠然回應：「嗯……」

梁宏川回頭望了望後面地下的兩具遺屍，道：「戰大哥，先時我不敢多說，其實，那個姓閻的混帳，早該宰了才是，放虎歸山，可是後患無窮哪。何況他壓根兒是個不知好歹的東西……」

戰飛羽沉沉的道：「那是他的事，我却不能殺他，因爲他不該死。」

梁宏川諂笑道：「但大哥你也得替自己將來的安寧着想呀……」

戰飛羽緩緩的道：「江湖道上，何來安寧可言?多一事與少一事並無太大分別！」

嚥了口唾液，梁宏川巴結着道：「戰大哥，你這個人就是心慈面軟，處處替人家打算，連本身的利害全不顧了，天下之大，要找你這樣的好人，可眞難嘍！難怪有這多道上同源提起大哥你來，便佩服得五體投地，無以復加……」

牽着韁繩的手鬆了又緊了，戰飛羽凝視着業已泛着曙光的天際，幽冷的道：「梁宏川，有件事我要告訴你——」

盡力傾俯上半身，梁宏川裝出一副誠惶誠恐之色，道：「是，請大哥示下。」

戰飛羽臉也不側，直視上前：「如果你閉上口，你的傷勢將會惡化得更緩慢些……」

重圍　險伏　命是財

「丹霞山」下，右麓的一片竹林之側，有幾間茅舍，面臨清溪一泓，環於蒼翠之中，古樸清幽，靈氣蘊繞，曲少英便住在這裏。

戰飛羽的摯交並不多，而曲少英與他卻是情如手足的好友。

來到這裏的原因，是爲了要醫治梁宏川身上「七毒指」的內傷；戰飛羽對梁宏川的印像並不好，但是，他卻不能不設法救活這位故交的師弟。他做事從不半途而廢，尤其是救人的事，他個人的喜惡在他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求個心安理得。

當然，曲少英的醫術高超，以他的岐黃之術來說，要治好梁宏川的傷勢並非難事，正如戰飛羽早就預料到的。「七毒指」的陰損，於曲少英的妙手調治之下，必然不能造成致命的結果。

在曲少英的茅廬之中，他們已待了七天。

七天，梁宏川的毒傷迅速痊癒了。

有些無聊的，戰飛羽獨自坐在溪邊一塊平整的石頭上凝視着潺潺流水沉思。

在他的背後，一位身着葛布長衫，容貌清奇，足踏雪履的中年人緩步自茅舍中走出，面含微笑的來到他的身側。

戰飛羽沒有轉臉去看，他只低沉的道：「少英，我打算走了。」

這人，正是「九天回命」曲少英，天下聞名的再世華陀。

背着手，曲少英悠然道：「急什麼?我這裏荒山茅舍，粗茶淡飯，莫非已令你不耐久居了麼?」

戰飛羽搖搖頭，道：「你知道我不是爲了這個，浪跡天涯的日子，我過過比這更爲清苦的日子。」

曲少英笑道：「那麼你就多留些日。」

戰飛羽低聲說：「我還有些瑣碎事要辦……」

曲少英道：「事既瑣碎，便不關緊，我們哥倆久不相見，何妨聚他年兒半載?便是相對無言，坐着數星星，瞧流水也是一樂。」

戰飛羽笑了，笑得極爲和藹：「少英，我沒有你那種閒情逸緻，更沒你那份雅興，你看得開，看得淡，心胸廣闊，一片悖然。我卻不能在靜中求取恬適。」

曲少英輕輕的道：「因爲你的心事太多。」

戰飛羽道：「我一向喜歡行動達成願望，我不耐煩等待，我想做什麼我便去做，而你却太過淡泊——有時候，把世事看得穿，也並不見得有趣。」

曲少英道：「我已厭倦凡塵俗事了，飛羽，我的心已如古井不波。」

戰飛羽道：「好福氣，我沒有你這樣修爲。」

曲少英溫和的道：「搬來和我同住吧！江湖歲

月，你還不膩？」

丟了一塊小石子到溪水中，水石迸濺裏，戰飛羽道：「我不下地獄，誰入地獄？」

呵呵一笑，曲少英頷首道：「你也是對的，飛羽，武林中不能缺少你這樣有正義感而又有能力維護道義的人。」

伸手向茅屋裏點了點，戰飛羽小聲問：「那位仁兄的『七毒指』傷，不會有問題吧？」

曲少英道：「快痊癒了，再過兩天，他就會和沒有受過傷的人一樣。」

戰飛羽道：「據我看，他現在已經全好了，活蹦亂跳，能吃能喝的，比我還要健朗輕快得多！」

曲少英道：「還是讓他再調養兩天吧，遭過這等內傷的人，身底子多少總有點虧損。」

吁了口氣，戰飛羽道：「眞是累贅。」

曲少英安詳的道：「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也知道你不欣賞這人，但是他的大師兄你却要對得住，好在也就是這幾天的事了，何不忍耐點？」

站起身來，戰飛羽問：「他如今做什麼？」

曲少英道：「昨天他自告奮勇，替我到山腰去砍了半綑柴薪回來，剛才又去了；他一片盛情難却，我只好由他，主要的是他體內鬱毒初除，悶臥床第亦非旺健之道，叫他活動活動筋骨，比之賴在床上更較有益身心。」

戰飛羽道：「這小子倒蠻會迎合奉承。」

曲少英道：「學得會迎合奉承，現今世道上也就可以吃一份了。」

脣角微撇，戰飛羽道：「也就有人一輩子學不會。」

曲少英道：「不是學不會，怕是不屑學吧！」

伸了個懶腰，戰飛羽道：「少英，想想，我們兩個實在不該生在這個年代裏……」

目光是澄澈的，曲少英道：「那個年代的內涵也差不多。」

戰飛羽微喟一聲，道：「剛才你出來，是要到鎭上去麼？」

點點頭，曲少英道：「不錯，我在前幾天托鎭上那家老字號藥舖從關外代銷的幾樣藥材，不知帶到了沒有，得去看看，本來昨天就該去了，我曾告訴過粱宏川，如果那幾樣藥材帶到，他的傷勢還要好得快些。」

戰飛羽道：「如今已算不錯了，換了別人，能否醫好都成問題。」

曲少英道：「你待會，飛羽，我去去就來。」

戰飛羽道：「要不要我陪你去一趟？」

擺擺手，曲少英道：「不用了，你還是留在家裏納福吧。」

目注着曲少英的身影走遠，消失，戰飛羽又坐回溪邊的那塊石頭上，順手再拈了一塊小石子投進溪水中。

當水花自濺起一蓬小小的晶瑩，一個獨臂人便像從地下冒出來的一樣突然出現在溪流對面的一塊岩石之後。

微微一怔，戰飛羽立時心中警惕——因爲獨臂人出現的地方，距離他尚不及三丈，而以他的功力來說，一個人迫近三丈左近的不速客居然能將形跡掩飾得不被他發覺，此人修爲之佳，自也不言可喻了。

那個獨臂人的形貌，屬於叫人一見之下便永難忘懷一類，直截了當的說，他的像乃是猙獰又兇惡得罕有的；他身體瘦長，瘦得骨架嶙峋，長得宛如一株白楊樹，那張面孔呈現着蠟黃色，乾癟，枯槁，顴骨高聳，鼻如鷹，嘴巴略呈歪斜，他的一雙三角眼中最是兇光暴露，一道赭紫的，姆指粗細的疤痕，使眉心直掛眼下，有如一條鑽在肉下微微蠕動的蚯蚓。

戰飛羽站了起來，凝視着獨臂人無語。

獨臂人抬起那支僅存的，枯枝似的右臂，點了點戰飛羽：「你是跟我走呢？還是我們抬你走？」

戰飛羽冷冷的道：「我看你認錯人了吧？」

三角眼中光芒帶煞，獨臂人兇狠的道：「半點不錯，就是你——戰飛羽！」

有些迷惑，戰飛羽道：「我相信我們從未謀面，我更不知道你來找我的原因，但看樣子，你却似與我有什麼深仇大恨一般！」

獨臂人怪梟般桀桀笑道：「不，我與你不但沒有深仇大恨，連絲毫轇轕也不曾有過。」

戰飛羽道：「既是如此，你還是不要使轇轕發生的好！」

獨臂人神色一沉道：「我只要你乖乖跟我們走，我們不難爲你，否則，任你三頭六臂，今天也一樣要弄個灰頭土臉！」

戰飛羽陰沉的道：「說個理由聽聽，我爲什麼要跟你走？」

獨臂人大喝：「因爲我要你跟我們走！」

戰飛羽已注意到對方口氣中一連說了幾次「我們」，他曉得這獨臂人不是一個人來的，但他不動聲色，冷沉依舊：「總有個原因吧？」

歪斜的嘴往上一扯，獨臂人暴烈的道：「有原因，戰飛羽，你不知道你就是個寶庫？」

戰飛羽不解的道：「我是個寶庫？」

獨臂人道：「正是！」

眉梢上挑，戰飛羽道：「我怕你是弄錯了，朋

友，我浪蕩半生，清風兩袖，湊合着混日子而已，我的財物，絕不會比你更多，你大概是——，」

獨臂人重重的道：「沒有什麼『大概』不『大概』，我錯不了，只要你是戰飛羽，你就是代表了一筆巨額財富——你是戰飛羽麼？」

戰飛羽生硬的道：「當然我是。」

獨臂人怪笑道：「那就不會有錯，上路吧，伙計。」

戰飛羽冰寒的道：「到那裏去？」

獨臂人道：「那裏去，蠢貨，自然是可以帶你到換錢的地方去！」

有所領悟了，戰飛羽冷森的道：「你確定我可以換錢麼？」

獨臂人邪惡的道：「我吃飽了沒事幹麼？你若不能換錢我老遠巴巴的跑來尋開心？告訴你吧，你是活的可以値上一萬五千両足純金，若是死的呢？也可以値上一萬兩；你該感到榮幸，這個價錢非常之高，多少來年沒有人出過這等高價啦！」

戰飛羽的話聲像冰珠子迸自齒縫：「你是『代執役』之流？」

獨臂人大笑道：「不錯，而且還是最好的，最有信譽的一等！」

戰飛羽緩緩的道：「我倒不曉得有人出了賞額來買我——是誰？」

獨臂人瞪着眼道：「到了地頭自會明白！」

戰飛羽幽冷的道：「你不敢說？」

獨臂人大聲道：「姓祝的自出娘胎以來，還沒有『不敢』的事，若我稍有顧慮，也不會接下這樁買賣了，你這貨色很棘手，可不是？」

腦海中閃過一道強光，戰飛羽脫口道：「『獨臂煞君』祝義全？」

嘿，一笑，獨臂人得意的道：「有面子，大名鼎鼎的『神手無相』居然也會曉得我這小角色的名號？」

戰飛羽不覺有些怔忡——就這幾天來，他全遇上了一些江湖黑道上的狠貨，一個比一個厲害，一個比一個難纏，他們像吃了「齊心丸」，不約而同的陸續找上門來觸他的霉頭，這是怎麼回事？

「獨臂煞君」祝義全邪惡笑道：「我來親自侍候，戰飛羽，撇不撇得動你呀？」

戰飛羽冷酷道：「你得動手撇一次才知道。」

祝義全翻着眼珠子道：「沒有關係，我做生意，不是來充好漢，要骨頭，如果我一個人請請你不動，嘿嘿，說不定多加幾個就差不多了！」

戰飛羽狠厲的道：「祝義全，你玩這一套玩到我頭上，恐怕你要後悔莫及！」

倒八眉一揚，祝義全道：「少來嚇唬你祝老爹；姓戰的，你本事好，武功强，不錯，你專們找我們『代執役』這一行朋友的麻煩，我們也曉得，你的名頭大，是個人王，我們無不瞭解，但是，我們却仍以找到你身上來，你問問自己，如果我們沒有十成十的把握，豈會來碰這個釘子？」

戰飛羽鄙夷的道：「我看足了你們這一窩蛇鼠的把戲，你們大多聲勢强過實際的力量！」

祝義全大喝：「戰飛羽，你走是不走？」

戰飛羽昂然道：「做夢！」

忽而奸險的笑了起來，祝義全道：「講眞話，姓戰的，今天你是絕對跑不了啦，就如同煮熟的鴨子蓋在鍋裏，你何不大方點，叫我們弄個活的去多賺幾文？」戰飛羽沉沉的道：「祝義全，你能割得我一片一片是你的本事，反之，你就等我來活撕了你狗娘養的野種！」

蠟黃的臉孔立時泛起一抹憤怒的朱紫，祝義全粗暴的喝叫：「你這不辨香臭的混帳狗頭，敬酒不吃吃罰酒，你看看我姓祝的能不能將你一片一片的零剮了？他娘的！」

戰飛羽穩立如山，說道：「我也謝謝你給了我這個機會！」

怔了怔，祝義全道：「什麼機會？」

哼了哼，戰飛羽道：「我正好沒工夫去一個一個刨你們的老根，如今你們自動集合了，我便一網打盡你們這些利慾薰心，善惡不分的畜生！」

祝義全陰鷙的道：「姓祝的，滿飯好吃，滿話可難說呢！——」

戰飛羽冷淡的道：「不妨試試。」

往前走近幾步，祝義全突然揚起聲道：「哥兒們，都出來讓戰老大相相面吧。」

茅舍之側的竹林中，一個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怪老人走了出來，他提着一支毫不起眼的斑棍竹，金魚眼，蒜頭鼻，一張大嘴咧開來，像頭笑面老虎。

隨在這怪人的後面，嗯，另有一位如花似玉，千嬌百媚的少女，這位少女形容艷麗，雙眸如水，一襲桃紅衣裙，越加襯托得她玉肌冰骨其美絕倫。

在茅舍的另一邊，也有一個滿臉疙瘩，腰粗膀濶的仁兄繞了過來，此人天生一雙白菓眼，翻動之間，就像個睜眼的白瞎子一樣！

另外，流溪上潺潺的轉折處，自林蔭之內出現，還有一位面孔黑白各半，生像怪異可怕的人物，那人的一張臉從鼻準分開，右邊白得泛青，左邊黑得透紫。他的兵刃——一柄五尺長的金環山叉正扛在肩上，每隨着他的走動，金環搖响，發出一陣陣十分清脆，又陰森的撞擊聲……。

戰飛羽的神色不覺微微變了，變得沉重，變得苦澀，也變得陰冷了。

是的，眼前出現的四個人，他幾乎在一瞥之下卽已認出他們的身份來，正因爲瞭解了對方乃是些什麼角色，便越發令他驚異又加上憂慮了——。

祝義全觀顏察色，獰聲笑道：「我的戰大哥，你的形態透着不對啦，呵呵呵……」

戰飛羽鎭定的道：「你們幾個人平常天各一方，據地稱尊，現不竟聚在一起同流合污，倒是頗不容易，閣下的號召力也算不弱了。」

祝義全吊着一雙眉眼道：「得，得，少在我這張老臉上抹金，我有鳥的個號召力？號召力最大的還是那筆一萬五千兩黃澄澄的玩意哪！」

戰飛羽慢慢的道：「眞有點難以置信——財富的誘惑竟是如此令人容易迷失？」

祝義全大笑道：「娘的，人爲財不是？營營碌碌，爭來奪去，這一輩子爲的還不是弄幾文體己錢？」戰飛羽面無表情的冷冷說道：「怕的却是得不償失吧！」

祝義全邪笑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大伙全想發筆橫財，也就顧不得賣命啦，這等的花紅代價嘛，冒險却已值得……」

冷冷的，戰飛羽道：「別太想得一廂情願！」

這時——

那位蓬頭垢面的怪人把他的斑竹「崩」「崩」往地下拄了幾孔，扯起有如破鑼般的嗓音叫嚷起來：「戰飛羽，你是道上出名的硬把子，也是响噹噹的好漢一條，這不錯，但你放眼瞧瞧，面前的各位誰又輸了你一頭哪？你有翻天之能，我們却有覆地之威，亮出萬兒，那一個不及你？」

戰飛羽生硬的道：「所以？」

那人瞪着一雙金魚眼道：「所以，你請早認了命吧，我們今天來此勢在必得，你何不做個順水人情，把你這筆身價讓給我們，大伙腥腥手，沾沾葷，非但彼此和氣，你更省得到頭來落個血淋漓！」

戰飛羽不似笑的一笑道：「你也未免說得太荒謬了，公維！」

叫公維的怪人一點斑竹拐，怒冲冲的道：「戰飛羽，你還非要見眞章才叩頭呀！」

戰飛羽强悍的道：「吃定了麼？我看還是差上那麼一截！」

一身桃紅的美娘子忽然柔婉的笑了，她帶着那種楚楚憐人，能把一個男子漢弄得暈頭轉向。甜膩着聲音道：「戰大哥，何必非要逞强鬥狠不可呢？跟我們走一遭吧！算你幫我們一次大忙，給我們找點財路，我們全會感激你的啊！」

戰飛羽無動於衷的道：「媚媚，你這一套可是找錯了對象。」

如波的眼兒一轉，這媚媚的輕軟的道：「戰大哥，你是位好人，我可一向佩服你的，我委實不願見到你那受苦受難的場面，我不忍心……戰大哥，我全說的肺腑之言……」

戰飛羽冷漠的道：「留着你的好意吧！媚媚，我心領了。」

嘆息一聲，媚媚道：「爲什麼？我是那樣純眞又誠懇的待你，却換來你的冷嘲熱諷，戰大哥，我好敬重你，你千萬不要誤會我！」

戰飛羽冷然道：「所謂，蛇蝎美人，媚媚，就是指你了！」媚媚幽怨的道：「戰大哥，你太不瞭解我，我從來沒有迫害人家！」

不待她說完，戰飛羽已酷厲的道：「妳不迫害，只是吸食而已。」

像是泫然欲啼了，媚媚凄楚的道：「這樣嘲弄一個女子，戰大哥，你也不覺得過份！」

戰飛羽道：「對妳來說，當然不。」

滿面痤瘩的仁兄，翻他的白果眼，狼嗥般道：「狗操的戰飛羽，你他奶奶的身陷重圍，揷翅難飛，一具棺材業已抗了一半在背上，你還狂你奶奶的那一門子。」戰飛羽微微搖頭，傲然道：「苟白眼，朝我發威，你還嫌生嫩了些！」

苟白眼霹靂般叫道：「戰飛羽，你別充你奶奶的二大王，道上你橫行了這些年，我們早就看你不順眼了，有沒有這檔子事，也一樣要收拾你，如今正好，卽可除去你這禍害，又能撈上兩文，我生嫩不生嫩，你嚐嚐味道吧！」

「如果我早些時候知道你是這麼一塊混料，苟白眼，你就絕不可能有機會在此地張牙舞爪了！」

苟白眼大吼道：「現下也不遲呀，姓戰的，你他奶奶的放馬過來，看我苟某能否將你擺成三十六個不同的樣子！」

冷冷一哂，戰飛羽道：「說定了？」

「苟白眼」苟巧氣湧如山的道：「說什麼說定了？」

戰飛羽道：「我們兩個先來上一場開鑼戲？」

窒噎了一下，苟巧吆喝着道：「莫不成我還會怕你？」

戰飛羽輕藐道：「那麼，我就先向你請教。」

「呸」了一聲，祝義全打岔道：「姓戰的，你做得好夢，一對一？怎麼着，想藉機撈本？我勸你死了這條心吧，沒那麼多江湖道義講了！」

戰飛羽不屑的道：「看樣子，你們是安了心來羣毆了？」

祝義全大大方方的道：「一點不錯，那個會

鳥一樣與你單挑？姓戰的，你別淨朝好處想，擺開來，準備我們併肩子上陣，活拆你！」

戰飛羽冷峻的道：「無恥如你，我奇怪這些年的江湖，你怎能混得過來！」

祝義全厲烈的道：「瞧着不順眼麼？姓戰的，就憑我們幾塊料，便足可將你整治得四平八穩，到了那時，你自然就會明白我們是怎麼混過來的！」

竹拐一揮，公維不耐煩的道：「姓戰的非要見眞章，他既是吃硬不吃軟，伙計們，咱們就如了他的願，給他一頓生活，然後橫拽着回去！」

祝義全點點頭，道：「好，不上他一頓，我也不舒服！」

那面孔半白半黑的醜惡人物微搖抗在肩上的金環山叉，在輕細的圈環震响中，他歪着頭以一種揶揄的神態注視戰飛羽，冷冰冰的道：「戰朋友，你一定要我們少拿五千兩？」

戰飛羽沉緩的道：「你素來是抗着死人去領賞的，陳冥，你是『代執役』這一行中的典型劊子手，對你來說，死了的獵物總比活着的要少痲煩些，可是麼？」

陳冥的唇角抽搐着，陰寒的道：「不錯，我喜歡去領賞格的時候不出差錯，最安穩的法子便是使被懸賞的老實下來，當然殺死他們是上上之策！」

戰飛羽語硬如鐵：「你號稱『陰陽面』，陳冥，你該更適合叫『鬼索財』才對！」

白色的面頰冷赤，黑色的面頰透靑，陳冥惡毒的道：「縱使你舌利如劍，也一樣逃不過你將遭至的危運，相反的，這危運會來得更痛苦，更緩慢，更深刻，戰飛羽，我們會零碎的劏了你！」

媚媚輕輕的道：「戰大哥，你何苦再做困獸之鬥？」戰飛羽哼了哼：「我倒看不出我這是做『困獸之門』！」

祝義全暴叱道：「併肩子上了！」

突然，戰飛羽大聲道：「慢點！」

祝義全嘿嘿奸笑：「怎麼？改變主意啦？」

戰飛羽尖銳道：「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們！」

祝義全好整以暇的道：「你的毛病倒還不少，說吧，什麼問題？」

戰飛羽變眼光芒如焰，狠厲的道：「祝義全，你們是怎麼知道我在此地的？」

暑暑一猶豫，祝義全道：「我不想說——」

戰飛羽道：「畏首畏尾，祝義全，你也不過只是無胆匪類而已！」

勃然大怒，祝義全吼道：「你敢罵我？」

戰飛羽道：「似你這等不入流的齷齪角色，連罵你都是多餘！」

額上青筋泛凸，祝義全的左頰肌肉往上一抽一抽的動個不停，他滿面煞氣，咬着牙咆哮：「娘的皮，戰飛羽，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媚媚道：「祝大哥，何妨告訴他嘛……」

「苟白眼」苟巧也頷首道：「一個死人是不足爲害的。」

陳冥也附合道：「不錯，卽使他眼前未死，也離死不遠了；老祝，叫他死得明明白白，也算是功德一件吧，用不着隱瞞他什麼，否則，他還眞以爲我們是對他顧念，不敢把事情攤開來呢……」

祝義全勉强的道：「好吧，姓戰的，我便叫你死個明白！」頓了頓，他以一種古怪的腔調又道：「我們是得了梁宏川的密告。」

大大的一震，戰飛羽驚愕了好半晌，方才竭力順下一口氣來，他臉色是那樣的難看，一口鋼牙也幾乎暗裏挫碎了！

祝義全嘿嘿笑道：「很意外，是麼？」

儘量平靜着自己，戰飛羽沉重的道：「我很懷疑——祝義全，這該是一種最拙劣的離間手法！」

呵呵大笑，祝義全道：「戰大老，隨你信不信吧，我沒有必要，也沒有這個閑情與你爭辯；梁宏川的密告代價是十成中的兩成，這小子倒不錯，娘的皮，撈了橫財，居然還落得個好人，高，還是他的門路高！」

目光凝注，戰飛羽冷冷的道：「不用說反話，姓祝的，梁宏川沒有出賣我的動機！」

媚媚又嘆了口氣：「你可眞忠厚，戰大哥，一萬五千兩黃金中的兩成，還不够做爲動機？」

戰飛羽搖搖頭道：「他該不至於如此見利忘義——」眼兒一眨，媚媚道：「我的親哥，這年頭兒，『義』字値多少錢一斤啊？那麼多黃澄澄的金子，足够矇蔽人心，眩花人眼啦……」

戰飛羽覺得全身發冷，心往下沉，他沙啞的道：「梁宏川是我故友的師弟，更受救命之恩，憑那一端，他也不可能做出這種喪天害理，忘恩負義的悖逆罪行——」

媚媚表情十分惻然的道：「戰大哥，你錯了，財富的誘惑往往高於一切，譬喻我吧，便也一樣抵擋不住它的吸力，所以才冒險前來開罪你吶……」

戰飛羽切齒道：「可殺的『代執役』……」

祝義全詭笑道：「我們梁宏川梁老弟可也是我們的同行哩！」

雙目驟張，戰飛羽厲聲道：「他也是？」

祝義全大笑道：「這有什麼値得驚異的？我們這一行雖然担點風險，却酬勞豐，油水足，一票的買賣往往够別種營生的朋友苦上十年猶不可得！」

媚媚柔聲道：「梁宏川已經幹了三年多『代執

役』的生意了，就是因爲他功夫不算太強，才做不成幾筆，眼前的機會，他又怎肯放棄呀？」

於是，戰飛羽此刻方才顯悟——爲什麼梁宏川曾經探問他與「青峯派」掌門的晤面之期了，他已四年餘不見故友，而想必他的這位老友乃是知悉師弟梁宏川所行所爲的，難怪當時梁宏川在詢及此一問題之時，面有緊張忐忑之色；他四年多來與「青峯門」掌門「馭風鵰」馮子欽晤面，不料一番俠情恩義，却換來了這麼一個可恨，可悲，及可詛咒的後果！此際，媚媚又温婉的道：「戰大哥，你就別再爭抗了，咱們一起和和氣氣的上道……」

戰飛羽憤怒的道：「梁宏川今在何處！」

媚媚道：「你想宰他？當然，這也是人情之常，不用說你心裏恨，連我也一樣咬牙，但是，戰大哥，我們抱歉却不能任由你報復呢，因爲我們答應過保護他，混江湖嘛行行都得講點信用，對不？」

戰飛羽譏誚的道：「你們也懂得講信用？」

媚媚不以爲忤的道：「對，我們也懂得講信用，但我不必冠冕堂皇的說是爲了道義，這也是生意經，若不講信，不守信，將來誰還敢供應發財的消息？戰大哥，我們也要活下去，所以，便不能斷了路子；梁宏川要求的條件之一便是保護他生命的安全，我們既已允諾，便只有依言而爲了……」

戰飛羽臉如嚴霜道：「我遲早會找到他的！」

祝義全大聲道：「姓戰的，我們也會全力阻止你想傷害他的意圖！」

戰飛羽暴烈的道：「你們就阻止看！」

「荀白眼」荀巧陰陽怪氣的道：「奶奶的，越說你還越狠起來啦？戰飛羽，如今你是自身難保，留點精神多喘幾口氣吧，還想再去對付人家姓梁的？這是下輩子的閒事嘍！」

蓬頭垢面的公維口沫橫飛的叱呼：「咱們還和他磨菇什玩意？動手啦！」

就接在他這個「啦」字的語尾餘音裏，戰飛羽的手掌已無形無影的削到他的咽喉！

猛仰頭公維的斑竹枴毒蛇似的居中飛點而出！

戰飛羽的右手隱沒入袖，左手却閃電般一把撈住了對方點來的竹枴枴頭。

頃刻裏，祝義全的掌勢帶着一片狂勁的罡力，有如巨桿也似兇猛的搗了過來！

公維大喝一聲，右手斜揚倏翻劈向敵人面門。

戰飛羽的手幌閃伸縮，「拍」的一聲便崩開了公維的手掌，同時反拋斬着的枴頭騰飛空中三丈！

直拋着手往後躍退的公維吃了暗虧，瞋目大吼：「戰飛羽，你今天死定了！」

環響如泣，「陰陽面」陳冥的金環叉又已在一抹金芒流燦中暴刺懸空的戰飛羽！

戰飛羽不避不閃，反而驟然由空中撲下，但却在沾及叉尖的瞬息間以足端横踢叉沿，藉此一沾之力，整個身形「呼」聲倒轉，袍袖飛舞雙掌猝展！

陳冥猛迴轉，帶叉倒掄，然而，却稍差一絲，衣衫碎裂飄起，血濺——背腰處開了兩條血淋淋的口子，傷處平齊，宛如刀削！

靜悄悄的，公維的斑竹枴彷彿漫天流影，自四面八方密密捲至。

戰飛羽倏然閃掠，穿走飛挪，袍袖翻揚，掌刃吞吐中虛實互含，隱現難測，眨眼間一百七十七掌反擊，掌拐交擊，震響連串，雙方猝又分開。

公維才待揮拐再上，祝義全已獨臂如桿，奇幻不定的暴圈戰飛羽。

脚步一閃，戰飛羽倏移五步，剛好來到荀巧前面，這位一直未動過手的「荀白眼」動作詭異，斜身，一指飛點戰飛羽後腦！

就像後腦上生着眼睛，戰飛羽頭也不回，半寸不挪，右手猝而倒拋，「叭」的一聲蕩開荀巧的偷襲，同一時間，他那支磕開荀巧偷襲的手掌又已驀而揷向對方心窩！

大喝如雷，荀巧雙手猛架，身形飛旋，戰飛羽往後倏仰，兩掌一彈暴合，荀巧已怪叫着貼地滾出——左邊肩胸上一片血糊淋漓！

祝義全奮力追逼，獨臂揮劈力道萬鈞的罩下！

戰飛羽掌勢浮沉於眩閃之間，倏忽來去，硬硬接下敵人的當頭狠擊。

人影凌空，公維的斑竹拐揮落，縱横的拐影綜錯交織，風嘯氣蕩，佈成了一面無形的却又嚴密的羅網。怪異的往側面一轉，戰飛羽却猝而全身螺旋般躍起，只見他袍袖舞拂，雙手像要撈天承地般流曳揮閃，又再次一一硬架開對方的拐，破了對方佈下的網。這一瞬間，媚媚自斜刺裏掠來，她的桃紅身影飛翻，帶着兩團流燦如星的光點倏沾猛追——

戰飛羽反手九十九掌連串擊空，自己抖臂躲開了媚媚那一對惡毒的「錐子套」，而公維躍身暴進，斑竹拐横掃至腰。

戰飛羽掌切似刃，「削」聲劈落！

狂笑着，公維左手五指箕張，彷彿鐵鈎般折向戰飛羽的頭頂！是了，公維號稱「摘頭樵夫」，這一招，正是他的拿手好戲——「提首」！

戰飛羽身形搶前，一掌以追越流光的快速猛劈公維胸口。

石火一現眼裏，公維的斑竹拐抖落了外殼，一柄窄只二指的鋒利長劍赫然耀眼，而刃芒閃眩，配合他的「提首」一式横斬戰飛羽頸項。

雙方的去勢俱爲快不可言也都是致命的一擊！

人影驟散，公維的一劍剛剛削破了戰飛羽的頸皮，他的五爪尚未及落，已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抬上了半空，滿口鮮血狂噴着摔下！

桃紅的影子飛閃，一溜血水濺自戰飛羽的右脅，他旋迴上步，一片掌刃追掠過媚媚的香肩，眼見着一塊細白嫩肉刀削般翻裂！

那邊，祝義全正接住下跌的公維。

「陰陽面」陳冥山叉幻起流旋的金芒，山搖地動的狠揷而來。

戰飛羽倏忽掠開，一溜掌刃異洩陳冥。

怒叱着，陳冥揮叉回截，雙腿驟起，但他慢了一步，那溜似眞似幻的掌刃却將這位「陰陽面」撞擊得連連蹌踉，身上頓時裂開一條又一條縱横交織的血痕！荀巧滾地撲上，雙掌飛揮，一脚驀地蹬在戰飛羽膝彎，戰飛羽搶出一步，四掌飛劈，但是，陳冥居然又狂嚎着衝了過來！

往後弓縮，戰飛羽貼着陳冥的山叉滑向桿下，雙掌齊出，重重劈在陳冥的胸膛，當清晰的骨骼折聲傳來，這位「陰陽面」却不倒，他形同厲鬼，一張面孔黑白交混的扭曲着猛抽叉桿，一叉刺進了戰飛羽肩頭！

悶哼一聲，戰飛羽的憤怒越過了他的驚訝，右掌上掠，陳冥慘號如泣，他的整片面皮，連着五官，就像一副面具似的被戰飛羽一掌削脫飛向半空！

荀巧尖叫着一躍而上，三柄又細又窄的雙刃飛刀形成三抹寒電，凌空射到，戰飛羽單掌翻揚，「叮噹」三響，眨眼間齊齊墜落。

桃紅的影子怒矢般激飛而來，戰飛羽的右手在袍袖的掩遮下微縮驟出，媚媚往上拔升，「錐子套」兜頭刮向戰飛羽的臉膛。

可是，戰飛羽的掌去得更快。

「喲——」痛苦的叫了一聲，媚媚身子一抖，胸腹間翻捲開一條半尺的血口子，熱血迸湧中，她痙攣着撲跌地下，將一口牙全咬進了泥土中。

這是個表面上美艷無比的小嬌娘，不可否認的，剛才她那聲慘叫，便算是淒厲了些吧，却仍不失那股子甜膩膩的味道呢！

戰飛羽的第二個動作尚未展開，立覺後腰一涼，他脚底頓浮，蹌踉幾步，眼前寒光耀眼，又是四柄雙刃飛刀流矢般臨頭。

本能的，也是依然犀利的，戰飛羽兩掌一展上揮，四柄飛刀「克察」斷裂，分爲八截墜落，這一刹裏，戰飛羽也瞥及自己左腰側揷着的另一柄飛刀了。宛如一頭瘋牛，荀巧大吼着衝近：戰飛羽對這個賜了自己一刀的對手，已是痛惡至極；他毫不躲讓，就在距離三步之際，雙掌上下暴起，只是一閃，已到了荀巧的面前。

其實荀巧却並不像他表情上擺出來的那樣瘋狂，陡然間，他整個人旋轉，手一縮暗藏着的另一柄雙刃飛刀已從袖中如此接近的情況下激射戰飛羽！

戰飛羽上身微擰「霍」的退躍七尺，却仍不能避免那柄近距離中射來的飛刀，「哺」聲微響，他的小腿上已開了口，但是，他在擰身之下，揷於肩頭的那桿山叉便驀的彈起，由上至下，斜斜刺進了荀巧的肚皮之中。

「嗷……唔……唔……」荀巧雙手掩着肚子，宛似在捧牢那柄取他性命的山叉，他一雙白菓眼不斷往上翻着，越見白多黑少，了無生氣了……

戰飛羽挺立不動，混身血滴點點淌落。

荀巧往前走了一步，那麼突兀的，魁梧的身體猛然一扭，横着像根木頭似的重重跌倒。

現在，「代執役」的那邊只剩下祝義全，媚媚，以及尚存一口氣的公維了，而僅有祝義全一個人還是完完整整的。

放平了公維在地下，祝義全一步一步的逼近來，他目光殘怖，頰肉扯緊，形容又是獰厲又是兇惡，似要吃人一樣：「戰飛羽，你還能狂到幾時？」

戰飛羽的肩頭，右脅，左腰，小腿上，全是血肉糢糊的一片，大量的鮮血在浸溢，在流淌，將他一襲紫袍，業已染透成赤褐的了。

仆臥地上的媚媚掙扎着半撐起身子，她一手緊掩小腹，一手支着上身，俏麗的面龐上是一片血污合着泥沙，她痛苦的吸着氣，「嘶」「嘶」的道：「祝……大哥……你……你……千萬小心……成……不成……事……便全……看你了。」

祝義全站住，陰沉的道：「放心，媚媚，我們雖然損傷慘重，姓戰的也好不到那裏去，他也快近『弧弩之末』了，看着，包在我身上拿下這斷！」

顫抖了一下，媚媚花容慘厲的道：「別……別要……他的命……祝大哥……死的……與活的……價錢不同！」

嘿嘿奸笑，祝義全道：「我省得，我會儘情留他喘一口氣！」

於是媚媚呻吟一聲，又仆倒了！

戰飛羽已開始眼睛泛黑，腦中暈沉，四肢的肌肉也變得僵木了，他口渴喉苦，內腑似燃着，燒得他原本蒼白的面龐浮起了一片怪異的紅暈。

祝義全又緩緩迫近，他的醜惡面孔在戰飛羽的瞳仁中擴展，甚至飄浮起來，戰飛羽的眼前像凝漾着一層霧，糢糢糊糊的霧。

突然，戰飛羽覺得左腰上那柄飛刀揷入部位像火炙般抽痛起來，抽痛中更帶着痲癢，他在瞬間的驚愕後驀地全身汗毛竪立——刀上有毒！（未完）

格殺勿論（上）

三期完詭異技擊俠情故事

盧令・文・圖

青鋒飲血心飲恨

冷風透窗，燭影搖紅。

他那面上的投影亦隨着燭火的搖曳起了變動。

風吹起了他的鬢絲，吹起了他的頭巾，吹起了他的衣袂，也吹起了破几上的那張白紙。

紙旁放着筆硯，那筆猶見光澤，硯裏的墨方濃，但紙上的墨痕却已乾透。

白紙黑字，寫的是什麼？詩！

秋風清
秋月明
落葉聚還散
寒鴉棲復驚
相思相見知何日
此時此夜難爲情

詩，是好詩，李太白的三五七言詩，那有不好的道理呢，不過，字，也好字，鳳舞龍飛，神變無極，比諸顏魯公，雖則未如，却亦頗見工夫。

字雖不錯，但到後來，便見敗筆，似是難堪詩裏淒涼，筆下亦起哀傷。

字透哀傷，詩原就淒涼，人却憔悴！

他就盤膝坐在那破爛的長几旁邊，看來不過二十二三左右年紀，眉飛如劍，鼻削如劍，那薄薄的兩唇亦是抿得有如劍直，驟眼看來，他人就像是柄利劍，出了鞘的利劍，雖則隱含着動人的魅力，却也峻冷，肅殺，令人不敢逼視！

但他的臉容却黯淡，他的目光却落索，眉宇間帶着的重憂遠遠的超出了他的年齡，那滿臉于思，更又使他平添了幾分憔悴。

已是秋深，他的身上仍穿着葛衣，只是那葛衣

在他穿起來並不見得寒酸，他也並不窮，在他坐對着那破爛的長几上，紙筆的旁邊，赫然就堆放着數十錠金錠，那數目看來怕不在千兩過外。

物賤金貴，千兩黃金，雖則不算太多，却已非少。

所謂家累千金，坐不垂堂，衣錦務時，花式翻新，翠袖革履，姍姍街頭，無疑是紈袴子弟作風，不過千兩黃金，爲值幾何，於此可想得知。

家累千金，又是何等氣勢，於此亦可想得知。

但他却是截然迥異，不獨那衣飾不類身懷千金的人，就置身的地方，亦是如此。

他坐對着的是張破爛的長几，坐着的却也不過是破爛的木板，就身外左右，亦無不是破爛的木壁，那門窗更是搖搖欲墜，如同虛設。

窗外，水聲依稀，如此環境，敢情他置身的地方竟就是乘舟裏的破爛艙房？

在他身側不遠，堆放着被褥衣物，却都不過普通，倒也與他相配。

他那口劍也是，黑鞘黑柄，就只是握手的地方稍見光澤，毫不起眼。

不過劍雖未出鞘，依稀已然散發着森寒的殺氣，想來並非尋常可比。

劍長不足三尺，劍柄末端鑲嵌着徑約半寸形似半月的鋼鐶，鐶上另又連着銀鍊才只綫香粗細，反纏在劍柄的末端上，接連好幾十匝，疊疊如拳，怕不有丈許長短，鍊的盡頭則緊扣着鹿皮護手，只是這鹿皮護手如今並沒有套在他腕上，但亦只要他套上這鹿皮護手，他這口劍便不單止是兵刄，更還是可收可發的暗器，近身肉搏，固然方便，就脫手擲出，鍊劍雙飛，殺人於丈外，亦無不可！

劍就在他的膝上平放着，但他那雙手並沒有按



在劍上，只在用那些金錠堆寶塔。

他那雙手彷彿蘊藏着某種難以言喻的魅力，指很修長，指節曲伸，輕捷嬌活，驟眼看去，竟就像要脫掌飛出似的，可是靜止時，却又顯得沉穩到了極點。

他那雙手，簡直就不像是人的手！

幽艙寥寂，人是形單隻影，燭亦是孤燭。

燭火雖是昏沉，但那金錠却本就閃亮生光，映着燭火，也就更見奪目了。

他那眼瞳也似已被閃亮的金芒所奪，半瞇了起來，揑着金錠的那雙手在金芒的交映下，更就像是鍍了金似的，閃爍着淡淡的金色。

他那雙手移動得很慢，却沒有停過，沒多時，那數十錠金錠已被他堆成尺許二尺高下的寶塔，所差的只是塔尖，也就是他手裏最後的那錠金錠。

寶塔所需，那許多金錠竟是恰如其數，沒有多餘，也沒有欠缺，可見他玩這堆寶塔的玩意已有相當時日，並非始於今宵，是以早就計算清楚，手下早就有了分寸。

喜歡堆寶塔的，不外乎兩種人，這兩種人都絕不會是窮人，所謂人而貧尚有分貝之存，人而窮則躬無出穴之日，人若是到了窮的地步，當眞是家無隔日之糧，找半個子兒出來都成問題，但跳至貧的地步也不見得就好到了那裏去，拿着那分貝當然堆不出寶塔來，所以，這喜歡堆寶塔的兩種人，第一種是有錢人，第二種也是有錢人，不同的只是第一種閒着無事的富太爺，第二種却是視錢如命的守財奴。

但這兩種人，他都不像，放開衣着，處身所在等等不說，就最低限度這兩種人都是已上了年紀的多，要是年輕如他，身懷千金，可玩的玩意實在太多了，犯不着呆在那兒堆寶塔。

他的確很年輕，但也的確在堆寶塔。

無疑他是第三種人，與衆不同的人！

風又穿窗，燭又搖紅，他揣在右手的最後那錠金錠亦終於移到了寶塔上。

金錠緩緩放下，他那嘴角亦緩緩咧了開來，却並不是要笑，只是在喃喃自語：「千三百兩，還差三百兩，三百兩……」

那語調既苦澀，也單調，更低沉。

語聲搖曳未去，窗外「拔刺」的突然響起了鳥羽劃空聲！

他冷不提防，語聲立被驚斷，混身陡震，手底下不覺亦用上力，揑在手裏的那錠金錠頓亦失了準頭，砸在那寶塔邊緣上。

那寶塔嘩啦剎時塌了下來，閃亮的金錠叮叮噹噹的胡亂地滾跌在那長几的上下左右。

也幾乎在同時，風聲响動，白影凌空，戛的疾從窗口飛了入來。

那是隻白鴿，羽長翼濶，血胸火眼，顧盼生威，神氣非常，才飛入室，雙翼便斂，在室中環繞兩匝，就在那長几上停下，衡着葛衣人直瞪眼，了無懼色。

那瞬間葛衣人亦自回復鎭定，他並不像是隨便可以驚嚇得着的人，方才失措，諒必是凝神在想着些甚麼。

那隻白鴿身形着實，右爪便又曲舉了起來，牠那隻右爪脛上赫然就縛着一隻長才兩寸，寬僅容指，兩端密封的銅管。

葛衣人冷眼瞥見，落索的眼瞳立時閃出了狂熱的目光，舉止亦失去了鎭定，兩手齊展，也不解下，就按着那白鴿的脛爪，急不及待的旋開那銅管上端的塞子。

在銅管裏頭，並沒有甚麼，就只是塞着一卷白紙。

葛衣人目光落處，更形熾烈，也不猶豫，駢指將那卷白紙挾出，就風抖開。

紙長尺二，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

史家集東，黃金百兩。

字字驚蛇入穴，飛鳥出林，那動筆的人要是使起劍來，想必亦是急如電閃，疾逾風飄。

不過快未必就是好，就譬如銅壺滴漏，主要在準確，並不在乎快捷。

這紙上的字也的確並不見得好到那裏去，但却彷彿有着某種神秘的魔力，才映入眼簾，葛衣人的目光便已凝結。

他像是在考慮着甚麼，兩眼眼瞳瞬也不瞬，就整個身子亦漸漸的凝結在那昏黃的燭光裏，動也不動。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忽的長長的嘆了口氣。

這口氣，他彷彿已蹩了很久，到現在才吐了出來。

氣吐盡，他混身立時又充沛着活力。

但他那臉容依然黯淡，那眉宇依然隱含着重憂，狂熱的目光不知何時亦已蕩然無存，又是原來那麼的落索。

他頹然的在几上摔下了手，揑在手裏的那張白紙隨着摔到了几上，他那眼瞳亦跟着垂了下去，目光更見落索，唇邊咧處，忽又喃喃自語道：「百兩黃金雖已不薄，奈何時已不再我與……」

他沉吟着左手已反轉過紙背，右手隨拿過筆，蘸上墨，就在紙背上寫了起來，寫些甚麼？看：

恕不應命。

筆落如飛，但那「命」字才寫完，他便停下了來，放下了筆，也不待紙上墨痕乾透，便將那張白紙捲回原狀，塞入銅管裏，旋好蓋子。

然後，他左手抓過膝上的長劍，右手輕托起那隻白鴿從容站起身子，往門外走了出去。

他置身的地方果然就是艘棄舟。

那原是艘相當寬敞的三桅帆船，只是桅雖未折，布帆却已破爛不堪，也不知道是那年那月，更不知道是天災抑或人禍，被擱淺在這怪石嶙峋的海灣裏。

船的左舷，緊靠着兩塊相連的巨巖，右舷下方，亦抵着好幾塊巨石，排列整齊，石色尙新，與那兩塊巨巖截然迥異，想是人爲，並非原來已有。

船首對開，是曲走弧形的海灘，但沙礫並不多，倒是怪石嶙峋，犬牙交錯，上接山崖，亦是險峻已極，夜裏看來，黑黝黝的，格外陰森可怖。

那傍着破船的兩塊巨巖左側，却就是望無際岸的海水，難怪在艙裏頭，亦聽到水聲依稀。

海上平日當然會有船隻經過，但毫無疑問，船隻絕不會靠近這險惡的巖岸，那破船又是被巨巖擋着，要非靠近，當然亦不會容易察覺，而濱海的山崖，不用說也是人跡罕到的地方，就是有人在山崖上發現這艘破船，諒他亦沒有這樣的胆量冒險攀下山崖，涉水往船上看個究竟，更何況這破船距離岸邊足有六七丈遠近。

像這樣的地方，亦不可謂不幽靜，不可謂不隱密了，倒不知他如何會找到這地方，又爲甚麼住在這地方……

艙外，風更急，葛衣人當風筆立在船首，衣衫斜舞秋風，獵獵作響，他人也似要凌空飛去。

風也吹入了他的胸膛，但他那眉宇並未展開，風再急，也無法吹走他心頭的重憂。

他右手陡揚，那隻白鴿噗的振翼飛起。

鴿雖已離手飛走，他人並未回身，就木立在船頭，目送着那隻白鴿遠去。

羽翼嘶風，那隻白鴿剎那已消失在蒼茫夜色裏，但他人仍是木然仰首向天。

天際，夜色方濃，星光黯淡，冷月凄清。

人？人又何嘗不是……

× × ×

金風肅殺，道旁的野草早已褪盡了鮮色。

秋意已濃，林裏頭秋意却比林外更甚。

昔日重綿叠翠的林木，如今已是枝葉凋零，就連雜生其間的花草，亦似佳人遲暮，翠悴紅銷，色香俱杳，倒是那丹楓却褪下綠衣，穿上紅裳，好比二九姐兒那含羞嬌靨，掩映左右。

不過，葉到底是葉，再紅，也難比花嬌。

就譬如那貌相平庸，但滿腹學問的才女，也總不如那胸無點墨，但却艷絕人寰的嬌娥來得惹人注目。

誠心喜愛楓葉的人絕不會多到那裏去，重才輕色的試問又有幾人？

這片林子也就在史家集東不遠。

林子裏頭道路蜿蜒，相當曲折，但也相當寬濶，出到林外，史家集便亦在望，路自然並未到此爲止，繼續伸展，直抵史家集口。

史家集的西南兩邊都是山野，不管往東抑或往南走，都非要經過這爿林子不可，但除了行旅客商，史家集的人很少會走這林子裏頭的道路，只因爲這爿林子實在太寬濶了，道路的盡頭也就是別處鄉鎭，要非因事必要，根本用不着走經這林子。

林子愈是寬濶，盜賊出沒的可能，也就必然愈大。

那未必是窮兇極惡的盜賊，只是書生讀書無成，迫於飢寒，而且不難流爲幕賓，愚民炊烟難舉，迫於飢寒，自亦不難淪爲盜賊。

但亦只要淪爲盜賊，便會殺人！

是以就算行旅客商，要非連羣結隊，眞還不敢走入這爿林子，就入，更還得看看時候，太早抑或太晚，都是不利。

如今，不過拂曉未久，當然也就更不是時候了，難怪林子裏，靜得怕人。

風過樹梢，枯葉又落。

蜿蜒在林子裏的那條道路不期又平添了幾分蕭瑟的秋意。

曙色漸濃，兩旁林木曉霞瀰漫，就那蜿蜒在林裏的道路亦隱約在淒迷薄霧裏。

方在此際，史家集那邊突然傳來了蹄聲。

蹄聲的得，隨風飄送，並不急速，可亦不慢。

也沒多久，來騎便已奔至林外。

那馬是單騎，人亦是孤身，還是個少女，看年紀最多也不過十八九左右。

她衣白履白，就連肩後那披風，亦是雪白的顏色。

她騎着的是一匹胭脂馬，但她人可是溫柔得很，就連那劍，在她的腰旁懸來，也不甚令人覺得可怕。

望着她，不難就教人想起宋玉在那登徒子好色賦裏所描寫的佳人。

宋玉驚才絕艷，眼光當然不會差到那裏去。

他開篇就說：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家子……

別的且不管，單就這說話已教人望眼欲穿了，只因爲古來描寫女人的天才雖然多的很，但敢用天

下佳人來作襯托的恐怕還只是他宋玉。

既然敢用，那當然就是漂亮得要命了。

說到漂亮在那裏，宋玉倒也不含糊，他說：「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着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才子畢竟是才子，宋玉也不愧是宋玉，描寫起女人來居然也是入木三分，着着傳神。

可惜文人都少不免會吹吹牛皮，宋玉亦不例外，寫到這「惑陽城，迷下蔡」，他那小毛病便又發作，似乎忽然覺得寫的這麼精采，如果連自己也不捧捧，未免太對不起自己了，終於是接着加上更精采，更別出心裁的傑作：「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想他宋玉雖是師事屈靈均，人也君子得很，但描寫女子既然描寫得這麼精采，對於女人想來亦不會不感興趣，若是眞有這般佳人，莫說三年，三日，恐怕他已預備着梯子，只等爬上牆頭相見。

亦唯如此，方合人情，不然，除非這佳人根本就只是虛構出來，那自又當別論。

但宋玉那番說話拿來形容眼下這騎着胭脂馬的白衣少女，可也不爲太過。

她不獨那面容是人間絕色，就舉止亦顯然比宋玉所說的佳人矜持得多，莊重得多，便縱心有所喜，想必亦不會登牆偸眼。

恣縱猖狂，畢竟還是男人的事，女人是學不得的，否則惹人笑話倒是其次，不難就將男人嚇跑。

不過像宋玉所說的那般佳人就是猖狂點兒男人也不會介意的，除了那般佳人，別的還是矜持點好，莊重點好。

祇可惜天下偏偏不少胆小如鼠的男人，女人若是不幸喜歡上這種男人，却是萬萬矜持不得的。

不知是誰，他說天下的事情都矛盾的很，沒有絕對的，那想來實在亦不無道理……

她的衣飾並不華麗，但最普通的衣飾在她身上看來，都絕不會見得寒酸。

她的面上更無脂粉，脂粉在她來說，豈非已是多餘？

駿馬嘶風，她肩後青絲亦展，襯着那獵獵飛揚的披風，愈發見得英姿颯颯。

她的人，也爽快的很，毫不猶豫，驅馬直入林裏。

鐵蹄過處，直踏得那滿地落葉枯枝沙沙飛激，蹄聲更敲碎了林裏那無邊的寂寥。

曙色更濃，林裏依然氤氳着淒迷白霧。

健鳥鐵蹄如飛，不多時已越前二三十丈。

也就在此際，前方不遠突然响起了兩下咳聲！

那咳聲又輕又促，但不知怎地，聽來竟是淸楚得很，連那蹄聲也竟蓋它不過。

那咳聲亦很尋常，却又不知怎地，尋常裏竟彷彿得又夾雜着許多許多不尋常的意味，既像是在示警，又像是在挑戰！

咳聲才入耳，那白衣少女已然勒住了轡繩。

那馬前蹄奮起又落，衝出幾尺，方自停下。

幾乎同時，作咳那人已從右側林裏走了出來。

他人與那少女不過丈許距離，但他却彷似不曾發覺那少女的存在，人從左側林裏走出，就往左走去，連頭也沒轉過。

他人六尺長短身裁，很瘦，腰三尺劍，脚踏鷹爪吊墩靴，黑布長衫，就連那面目亦用黑布幪着。

他身裁雖是頎長，走來却很慢，那脚步過處，直踩得滿地枯枝落葉簌簌作响。

七步橫移，他人已然到了路心，脚步陡頓，忽地轉過身來，面上隨即閃起兩絲寒芒，是目光！

目光銳利如劍，直迫那白衣少女！

白衣少女亦早就在注視着那黑衣人，剪水的雙瞳，却是充滿了疑惑，也更顯得她嬌憨可人。

四道目光，剎那相觸，黑衣人劍也似的眼瞳突然起了顫抖，垂了下去。

那白衣少女很漂亮，目光更是溫柔，始終不曾稍見惡色，實在並不可怕，但黑衣人却竟也似不敢與她那目光相對，是珠玉在前，自慚形穢，抑或心懷不軌，愧對佳人！

風又過，葉又落，霧更濃。

不知怎地，那遊移不定的霧氣到了黑衣人身旁，竟彷彿就被鎖住了的，凝止不動。

黑衣人亦自凝止不動，似與霧氣相凝。

那霧，也竟就像是他身上散發出來的殺氣！

白衣少女似已覺察那殺氣的存在，眼瞳疑惑未退，又自抹上了警戒的神色，但她很沉着，就祇靜靜的望着那黑衣人。

天地間的氣氛剎時也似已凝結！

霧更濃，驀地裏，黑衣人右手疾揚，腰旁按落，已然握住了腰劍的劍柄！

劍並未拔出，但劍氣已然出鞘，那凝在他身外的霧氣突地如遭劍擊，縷縷飛散！

他目光亦抬，也開了口，道：「姑娘……」

語聲苦澀，餘意未盡，突又斷折！

白衣少女再也按捺不住那滿腔疑惑，忙問道：「你是誰？」

聲如出谷黃鶯，不想她非獨人漂亮得很，說起話來也動聽得很。

要知有些人雖然長的蠻不錯，說起話來却好比

霎鷄啼破西樓月，蟬曳殘聲過別枝，落日歸鴉喧古木，那也實在是最最可惜的事，比花間喝道，煑鶴焚琴，清泉濯足諸般殺風景事還要令人握腕。

黑衣人也似被那婉轉的語聲所動，好半响，才聽得他淡應道：「既非相知，亦非故舊，說我姓名，你也不識。」

白衣少女怔了怔，隨又問道：「然則你擋我去路，意欲何爲？」

黑衣人緩緩道：「取你頸上人頭！」

語重如山，攝人心魄，但那白衣少女，却竟若無其事，緩緩接口道：「你我既不認識，想來並無仇怨。」

黑衣人道：「並無仇怨。」

白衣少女追問道：「那麼，你爲何要取我頸上人頭？」

黑衣人道：「祇因你那人頭值錢！」

白衣少女目光閃動，道：「爲值幾何？」

黑衣人道：「百兩黃金！」

白衣少女恍然頷首道：「原來你就爲了百兩黃金走來殺我。」

黑衣人斷然道：「不錯！」

白衣少女怨的道：「看來你不像很壞的人。」

黑衣人道：「何以見得？」

白衣少女道：「你若是很壞的人，就斷不會先說出你的意圖，如此也方容易下手。」

黑衣人默然無語，白衣少女搖了搖頭，忽又道：「你也實在犯不着幹這殺人賺錢的勾當。」

黑衣人微微一喟，說道：「室家多累，囊無半錢，既不能爲陳仲子身織屨，妻辟纑，以易衣食，又不能爲蚯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所謂飢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業，姑娘，你可怪不得我！」

白衣少女不想黑衣人居然吐屬文雅，出口成章，禁不住詫聲道：「你像是讀過不少書？」

黑衣人道：「可惜書並不能裏腹！」語聲突變，厲喝道：「閒話休說，請取兵刄！」右腕陡振，嗆的劍已出鞘！

劍鋒稜稜，森冷如冰，他目光也似凝成了冰！

劍無情，他人也似已無情！

白衣少女不由驚道：「你是非要殺我不可？」

黑衣人道：「別無選擇！」

白衣少女道：「只怕你未必能如願！」

黑衣人道：「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白衣少女動容道：「你竟漠視生死？」

黑衣人道：「離家時已無生念！」

白衣少女失歎道：「你心意既決，我說也無用，只問你，那出錢買我首級的人又是誰人？」

黑衣人道：「恕難奉告！」

白衣少女道：「你不願說？」

黑衣人道：「不是不願，而是不知！」

白衣少女道：「莫非你只是受命於人？」

黑衣人道：「姑娘明見！」

白衣少女追問道：「那又是誰？」

黑衣人道：「仍是那話，恕難奉告！姑娘，你也問的太多，我也說的太多了！」

白衣少女搖頭道：「你說的並不多，我問的也並不多！」

黑衣人道：「話雖如此，在我，已壞規矩！」

白衣少女道：「甚麼規矩？」

黑衣人厲聲道：「格殺勿論！」

白衣少女心頭微凜，脫口道：「格殺勿論？」

黑衣人斷喝道：「不錯，格殺勿論！」

語聲陡落，身形突起，折腰，曲膝，就勢連人帶劍，凌空疾擊那白衣少女！

劍鋒方起，森寒的劍氣已然斬碎了秋風！

白衣少女冷眼瞥見，喝聲「好！」左手乍翻，突擊在馬鞍上，人隨借勢，冲天拔起！

兩條人影，剎那凌空交錯掠過！

白衣少女纖腰隨折，鷂子翻身，斜飄丈外，翻身落地，那身形輕捷如燕，着地更是無聲！

黑衣人凌空搏擊，易發難收，一擊不中，去勢未盡，人已迎向道旁一株樹！

嗤的劍光已迎上枝葉，立時枝斷葉飛！

紅葉舞風，直如洒下半天血雨！

黑衣人卽時左掌暴長，搭在樹幹，穩住身子，右腕隨翻，倒轉劍鋒，疾從脅下穿出！

變式矯健，劍勢更是奇詭，別人若是趁他背轉身軀，乘隙掩上，此刻，便不難被那倒穿脅下的劍所傷！

可是，那白衣少女却根本就不曾有所舉動！

劍勢走空，黑衣人亦已轉過身來，也不躍下，就以左手握住樹幹，凌空懸着身子，目光隨轉，凝注着那白衣少女，倏的輕喝道：「好身手！」

那白衣少女應聲仰首，淡淡的道：「彼此！」

黑衣人悶哼道：「愧不敢當！」勁透左手，陡震樹幹，借力使力，連人帶劍颯的突然離樹彈起，凌空就是兩個觔斗，那劍緊隨身動，身轉如輪，劍光亦轉成光輪，疾往那白衣少女迎頭滾落！

利刄斬風，衣袂獵獵狂飛！聲勢煞是駭人！

白衣少女眼裏分明，那敢怠慢，右掌陡抹，劍已出鞘，肩旁挑起，迎向那滾落的劍輪！

她本領果然非凡，出手竟是恰到好處！

兩口長劍不偏不倚，剎時攔腰交擊！

嗆的火星暴閃，漫天劍氣頓收，兩劍齊分，白衣少女橫裏倒退出三步，那黑衣人却被震的往上疾彈了起來！

他那身子竟似比棉花還輕，直彈起七尺過外，突又抛肩甩臂，折腰曲膝，身子凌空倒翻，頭下脚上，雙手捧劍，就往那少女當頭揷下！

好白衣少女，眼旁才見劍光，身形便起，「柳絮隨風舞」，飄然閃出丈外，那應變的矯捷，竟似與目光同樣迅速！

黑衣人耳聽風聲，也不待劍式走老，雙脚交替虛空倒踢，借勢翻身落地！

他那脚才着實，便又借勢長身暴起！

那白衣少女也不再相讓，亦縱身迎了上去！

兩條人影尚未相遇，兩劍已然凌空交擊！

黑衣人刹那連削七劍，白衣少女刹那也連擋七劍，劍劍相擊，直似珠走玉盤，聲響不絕！

七劍交擊，兩條人影，已然交錯掠過，兩口長劍竟亦不約而同，乍收又展，倏的翻腕從左脅下穿出！

錚的兩劍再又交擊，驀地裏，裂帛聲响！

聲响未已，兩人已然交錯掠出尋丈，脚步陡頓，齊齊轉身，面面相對！

白衣少女面露歉色，劍鋒低垂，劍尖滴血！

黑衣人半身微側，左脚旁，突然綻出了幾朶血花！

他那左脅下赫然迸裂，血透衣衫！

兩人交錯閃過，劍從脅下穿出的刹那間，白衣少女顯然已刺出兩劍，黑衣人也顯然沒擋住那第二劍！

但血流得並不多，那傷勢是必亦輕得很。

黑衣人雖是面幪黑巾，看不出他的面色，但他那外露的眼瞳裏，分明已透出震驚的神色。

他瞬也不瞬的凝望着那白衣少女，身子木然不動，好半晌，突地說道：「你何必手下留情！」

白衣少女輕聲應道：「那裏……」

黑衣人厲聲道：「你也無須客氣，我心裏明白的很，也感激的很，但無論如何，今日我却是非殺你不可！」

語聲陡斷，他人劍突又化成飛虹，欺身迫上！

白衣少女不由苦笑，移步讓開！

黑衣人厲叱道：「還手！」步步緊迫，毫不放鬆，出手更急，也更狠辣！

他的劍法非獨奇詭，用的更是必取人命的殺手，劍出手的同時，他的生命也似已放在劍上！

劍如狂風飛掃落葉，驟雨亂打芭蕉，不過頃刻，他已接連刺出三九二十七劍！

劍劍刁狠絕毒，無不是出手的招式，就算空門畢露，他也彷如未覺，他寧可將劍刺出，也不顧回劍護己，似乎只要殺得對方，自己是死是活，也已無關要緊！

百兩黃金，竟就足以令他漠視生死！

黃金的價值，不想竟是如此的驚人！

難怪有人說：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

連人命也買得了，這交情又算得是什麼？

當然，例外總是有的，只是這例外的人非止並不多，簡直就少得很，少得很！

黑衣人的身手本來就已經不錯，如今捨命出手，那還不快，不狠，不絕！

只可惜他遇到的不是別人，是那白衣少女，二十七劍刺過，却竟就只在人家衣袖劃了兩道裂口，那也就只是兩道裂口，不曾見血！

那白衣少女的出手赫然比那黑衣人還要快上幾分，她避過了七劍，擋了十四劍，同時却已還了五劍！

裂帛聲乍响又响，兩人霍地分開，黑衣人脚下又綻出了血花朶朶，肩腰三處平添上三條血口，那幪面的黑布，亦被白衣少女那最後兩劍削下，露出了本來面目，只見他才只三十左右，相貌清秀，居然還透着幾分書卷氣味，但他的舉止却是驃悍得很，連半點書卷氣味也沒有，他也不在乎幪面的黑布被削下，鐵青着臉，陡退又上，劍光點點，着着進擊！他那身上雖是三再負傷，但舉止依然靈活得很，簡直就像是不曾負傷的，分明那白衣少女劍上又留上了分寸。

那少女也看清楚了黑衣人的面目，神色並無絲毫異樣，顯然並不認識。

她眼裏雖是留神，手底下可不曾稍慢，十餘劍接過，又已在黑衣人肩膀下添上兩道血口！

黑衣人神色早已起了變動，此刻突又再變，猛可暴退七尺，縱聲狂笑道：「好身手，好劍法，枉我白活半生，今日方知所學，不過小技彫虫！」

白衣少女櫻唇掀動，方要說話，黑衣人笑聲已歛，突喝道：「但我既刻意殺你，爲何你還劍下留情，不取我性命！」

白衣少女微喟道：「我不喜歡殺人。」

黑衣人慘笑道：「好，你無意殺我！」右手反揮，劍突倒刺，噗的刺入自己的胸膛！

寒光乍閃，劍已入胸，鮮血飛激！

白衣少女要制止時已來不及，不禁驚呼失聲！

黑衣人面色已變，但身子仍未倒下，慘笑道：「我不能殺你，就只得死！」

白衣少女失嘆道：「你……你這又何苦？」

黑衣人凝注着那白衣少女，喘着氣道：「泥足

深陷，身不由主，今時不死，他日亦難倖免，生亦不歡，死亦無憾，生不如死，死又何妨！……只是你生離此間，更須小心，我雖身死，前途還有追你首級之人！」

白衣少女熱淚盈眶，道：「多謝。」

黑衣人强笑道：「謝我作甚！」

白衣少女道：「我以後就知道小心提防了。」

黑衣人道：「你也莫要歡喜，我既失手，那後來之人必然更勝於我！」

白衣少女點頭道：「我知道……」

黑衣人顫聲道：「是他亦未可知……」

白衣少女下意識追問道：「他是誰？」

黑衣人苦笑着搖頭道：「他是誰？誰又知道他是誰……他……他就是他……」

語聲漸亂，他那身子也已起了搖幌，霍地眼瞳暴睜，嘶聲道：「恨只恨我不死在你劍下！」

右腕陡震，奮力拔出刺胸利劍！

劍拔出，血亦標出，他人亦倒了下去！

激濺的血，染紅了滿地枯枝落葉，紅！血紅！

× × ×

燭，仍是孤燭，人，也仍是單人。

人葛衣如故，燭却已然換上了新燭。

燭已垂淚，人又憔悴。

燭本無情，垂淚原非傷心，但人，人又爲何憔悴？

是形單悲隻影？是此時此夜難爲情？

他又在用金錠堆那寶塔，几上的金錠仍是那千三百兩，堆起的寶塔仍是那麼的高。

寶塔旁邊也仍放着筆硯，硯裏的墨也方濃，但筆却已不見光澤，紙上的墨痕想必早已乾透。

紙却不知何時已被風吹下了長几，蜷曲在那暗淡的角落，他又在紙上寫了些什麼呢？誰知道。

「拔刺」的鳥羽破空，鴿兒又飛來。

鴿腿上，仍縛着銅管，銅管裏頭也仍然塞着白紙。

只是紙上的字已然變易，筆用的更不是墨，是朱砂，赤紅色的朱砂。

寫的却是——泗陽城南路，黃金三百兩！

字映燭火，彷如潠血，紅，血紅！

葛衣人那眼瞳却被旁邊的寶塔映成了金色，他眼裏看到的也只是黃金！

黃金三百兩，他所需要的，豈非就是黃金三百兩！

他眼裏終於又射出了狂熱的光芒，匆匆的揣起了筆，蘸上墨，寫下這樣的兩個字——請候！

也就在此際，風突又穿窗！

風很急，燭火難當，噗的熄滅！

艙裏頭立時探手不見五指，黑，漆也似黑！

寶塔並未塌下，但積累的金錠雖然是那麼多，方才閃亮耀目的金芒却竟也隨同燭火熄滅被黑暗吞噬，不再見光采。

原來沒有光，黃金也要失色。

光好比意義，黃金好比人生，沒有意義的人生，豈非也就是黯淡的人生？

× × ×

露迷衰草，疏木掛殘星，月斷西城。

拂曉未久，匹馬單騎，便已奔馳在城南驛道之上。

馬上騎士頭戴竹笠，低壓眉際，笠緣垂影掩去了他泰半面目，但葛衣鍊劍，分明也就是那藏身隙灣破舟裏的葛衣人。

駿馬嘶風，塵飛鐵蹄，逐破了滿道凄迷白霧。

出泗陽城半里，是片雜木林子。

林木凋零，百葉隨風舞，景色凄清。

靠着那林子的入口，居然有間小小的茶寮。

茶寮扉掩，尚未開始營業，但門前的竹櫈上，此際却已有人坐着。

人是孤身，那是個黑衣中年漢子，身段瘦長，目光烱烱，就瞬也不瞬的望着驛道那邊。

他那面上已透着倦意，也不知已坐了多久。

蹄聲才入耳，他人已站了起身，目光更厲。

來騎不多時已奔至，也就是那葛衣人。

黑衣漢子目光及處，嘴角陡咧，沉吟着道：「葛衣鍊劍，不錯，就是他！」

語聲陡斷，身形突起，直竄路心。

葛衣人眼神如電，反應更是敏捷，人影乍閃，他左手已帶過韁繩，勒住坐騎。

他似已知道那是什麼人，也不待細看，便自喝問道：「人在那裏？」

那黑衣漢子忙剪拂道：「日昨已下淮陰，『快訊』封九亦已隨往，並候前途，見面自會指點。」

葛衣人應聲：「有勞！」也不再說什麼，放開韁繩，策馬就從那黑衣漢子身旁掠過。

嘎的宿鳥驚飛，健馬已入林裏……

× × ×

雨過風還亂，雁陣驚寒，聲斷長空。

秋聲雁送，暮色更濃，葛衣人匹馬亦已入淮陰城裏，那頭戴着的竹笠兀自水珠點滴。

雨送黃昏，也送走了不少路人，向稱熱鬧的淮陰城如今亦不免顯得有點落索凄清。

風更急，秋意更寒，葛衣人衣衫雖然水濕未乾，但那身子仍挺得筆也似直。

入城便是長街，街上滿佈泥濘，健馬走來雖慢

，鐵蹄起落，仍不免踢起泥濘點點。

過長街不到三個巷口，一條漢子忽然從右邊小酒館簷下走出，漫不經意的跟在葛衣人馬後。

那漢子約莫三十左右年紀，六尺長短身裁，衣着普通，毫不顯眼，相貌也是平常，不見特出。

那身裁雖是頎長，他舉止却矯活，脚步起落，幾乎毫無聲息，更不曾在那泥濘上留下多少痕跡，彷彿他那身子沒處着力，是用棉花揉成的。

他走來更是步步相若，既不快，也不慢。

葛衣人却直似未覺似的，始終不曾回過頭，但那漢子才走近他馬旁，他便自開口道：「快訊封九麼？」

那漢子心頭微凛，口裏忙應道：「不敢……」

葛衣人仍不回頭，接問道：「人在那裏呢？」

「五福客棧……」快訊封九邊應着，脚下突然加快，越過葛衣人馬前，向右側那條巷子轉了入去。

葛衣人那會聽不出封九言下之餘意未盡，帶過轡繩，逕自策馬跟在封九身後。

那條巷子不闊，也不窄，兩旁都是人家後院的圍牆，這下更無人來往，很靜，也很凄清。

封九才入巷口，脚步已緩下，待得葛衣人策馬走近，便又說道：「五福客棧就在方才那街道的盡頭，門前植着兩株丹桂，很易辨認……」

葛衣人倏的冷截道：「人呢？」

封九脚下不停，口應道：「人就在客棧後廂，二樓左數第三間房間，也就是在中間的那間，那並排的五間房間都有後窗，後窗對着的就是客棧的後院，植着好幾株丹桂，再過是圍牆，牆外是條後巷，就像這裏，後巷對着那五間房間，恰巧長有三株楓樹，於你下手抑或脫身時亦不無幫助，但你得小心，『天風雙劍』宗錦春，車雨亭兩人，就住在附近不遠處的雲來客棧中，這兩人，都是出了名的好管閒事，自命俠義的角色，能够的話最好不要驚動了他們……」

葛衣人冷笑不語，封九也不以爲意，接着又道：「這『天風雙劍』本來是燕北『小孟嘗』孟絕海的心腹至交，那孟絕海身手據說並不見得怎樣，但賦性豪爽，亦不無使人心折的地方，想是如此，『天風雙劍』名氣雖然更盛於他，仍不惜爲他賣命，可惜，他人並不怎樣聰明，也並不怎樣知機，開罪的人實在不少，結果連頭顱也保不住，讓人家買去了……」

「誰下的手？」葛衣人突然截口問道。

「于七！」封九咧了咧嘴，接道：「天風雙劍雖然救護不及，却曾揚言走遍天涯也要追緝兇手，替孟絕海報仇，風聞他們非獨身手過人，更長於追踪，若是驚動他們，可眞麻煩的很！」

葛衣人冷笑道：「敢情如此！」

封九下意識的點了點頭，忽又道：「誰都知道，淮陰縣城的捕頭乃是名聞七省的『快捕』沈蒼，掌中丈八軟鞭絕非庸手可比，如今雖然臥病家中，但他那獨生女兒沈飛卿亦非好惹，不然，本縣縣令也不致於紆尊降貴，親自登門請她暫代父職，還有沈蒼那嫡傳弟子，宿遷縣的捕頭耿鷹揚，日昨亦因探病到此，沈蒼那府宅離五福客棧並沒有多遠，實在不難驚動他們，此外，這裏民風極悍，土人多是輕揚決烈，由來守望相助，要是認爲可疑，勢必鳴鑼擊鼓，羣相聚集，以察究竟，總之，此地絕非善地，不便的話，過些時日，待人離開這裏，你再下手，亦無不可！」

葛衣人冷笑應道：「好意心領！」

封九忙剪拂道：「閣下雖然隱名沒姓，從不透露與人，但身手如何，封九可是心中有數，那麼說話，不過信口……」

葛衣人「嗯」的突截道：「還有甚麼？」

封九沉吟着道：「他人就祗孤身獨處，是男是女，說與不說，原也無關要緊，但先說與你知道也好，那人，是個女的。」

「女人？叫甚麼名字？」葛衣人隨口問道。

封九怔了怔，道：「恕難奉告。」

葛衣人恍然頷首，道：「規矩如此？」

封九苦笑道：「恕我罪我，但在閣下。」

葛衣人微喟道：「與你何干？」

封九將頭垂下，默然無語。

葛衣人輕吁了口氣，無意識的自語道：「不錯，格殺勿論！」

「嗯，格殺勿論……」封九虛應着禁不住連打了兩個寒噤，忽又道：「說來實在亦不無道理，要是先清楚了姓名等等，難保湊巧相識，那就不獨人殺不成，更少不了許多不必要的煩惱……」

說話未已，兩人已然到了小巷的盡頭，出了小巷，又是條闊寬的青石街道。

葛衣人恍如未覺，目光愈來愈見落索，倏的喃喃道：「相識？誰又識我？我又識誰？」

語聲黯淡，封九雖非着意，却仍覺察得到，不其抬起了頭，目光亦自抬起，霍地凝住，急聲道：「看，那兩人就是沈飛卿與耿鷹揚！」

葛衣人那反應端的是敏捷，應聲轉過目光，順着封九那覷綫望去，却只見左側不遠處的街口方自緩緩橫過男女兩騎人馬，那兩人的左邊腰帶上都各自掛了一條盤捲着的軟鞭，男的矯然立鶴，卓爾飛龍，意氣騰驤，女的削肩細腰，十指剝春葱，雙眸

剪秋水，顧盼神飛，不讓鬚眉。

葛衣人目瑩如電，看的眞切，不由得點了點頭道：「名家子弟，果非尋常！」

話猶未了，兩騎已過，葛衣人方待收回目光，覷綫所及，突又看見兩人緩步走過。

那兩人都是相同的蓬頭突鬢、垂冠、曼胡纓，短後衣，三尺劍，威風凛凛，不同的只是左邊那人豹頭環眼，虬髯繞頰，右邊的那人却是劍眉星目，清秀得很。

說年紀，兩人可也都是三十四五左右。

葛衣人方自留意，旁邊封九已挿口道：「那就是天風雙劍，左邊的車雨亭，右邊的是宗錦昌，論身手機智，風聞都是後勝於前。」

葛衣人也不作聲，祗是微微的點了下頭。

封九轉問道：「你待何時下手？」

葛衣人不假思索，道：「今夜二更！」

封九道：「事情若有變化，初更前我必會找你，若不見來，那你只管下手好了。」

葛衣人淡應道：「有勞！」仰首向天。

天際，暮色更濃，宿鳥歸飛更急……

夜寂靜，寒聲碎。

雨又洒下，東幾點，西幾點，滴碎秋聲。

秋氣更蕭森，冷雨凌木葉，亂逐西風。

細雨騷騷，蒼穹，星光黯淡，更無月色。

夜色深深，樹色沉沉，寒蛩泣露，鐵馬敲風，小巷裏，霧已凄迷，更是陰森。

簌簌楓葉下，凄迷夜霧裏，忽的冒出了絲絲淡烟，却是那站立在樹旁的葛衣人方在吁了口氣。

他交攏着手，木然直立，雙眸似比夜霧更還凄迷，就瞬也不瞬的凝望着那不遠處的窗戶。

圍牆裏的丹桂雖然枝葉斑駁，但並不影響他的覷綫，他看的仍很清楚。

那並排的五間房間不錯都有後窗，但窗戶都緊緊地閉着，左右四間早已滅了燈火，就祗剩下在中的那間，燈火依然亮着。

窗紙被燈火映的發黃，一條纖細的人影，清晰的印在窗紙上，仍可分辨得出那是個女的。

她以手支着頷下，也不知是在夜讀抑或在沉思，但不管怎樣，窗紙上的人影看來都是那麼的孤零，那麼的凄清。

夜漸深，霧漸濃，風漸冷。

遠處傳來零落的更鼓，已是二更。

房裏的燈火仍未熄，窗紙上的人影也依然。

葛衣人亦似感染到了那凄清，那孤零，情不自禁地長歎了口氣。

歎息未已，他身形已起，幽靈也似的飄過圍牆，掠上近窗的那株桂樹。

他那身子似比燕子還要矯活，比柳絮還要輕盈，衣襟衫袖亦都已束起，並不曾帶起多少風聲。

可是，他却怎也想不到，那桂樹上恰巧棲息着兩隻寒鴉，他身形着實的地方，也恰巧是那棲鴉的旁邊！

立時，「嘎」的寒鴉驚起！

葛衣人也算手急眼快，雙手霍地暴展，一隻驚鴉方才離枝，已被他左手夾頸抓住，活活揑死！

但另一隻却比葛衣人的動作更還要快，葛衣人那隻右手尚未伸到，牠已然飛出，羽翼撲風，拔刺拔刺的掠過窗旁，刹那消失在蒼茫夜色裏。

印在窗紙上的那條人影幾乎同時亦起了變動，房裏燈光緊接熄滅！

葛衣人不禁苦笑，心知對方已然警覺，要想不太驚動旁人，他下手就必須要更快更狠！

他沉吟着目光緩緩下垂，望了眼左手抓着的那隻死鴉，忽的點了點頭，身形旋卽又起，翩若驚鴻，横越後院，落到了那房間的瓦面上！

瓦片嵌得很好，他那身子也很輕盈，沒有發出絲毫聲響，他左脚連隨滑後，右脚却偏側曲起，半身斜斜倒下，臉頰貼着瓦面，傾耳細聽。

房裏毫無聲息，那人顯然沉着得很。

葛衣人也很是沉着，就那裏等待，不再移動。

良久良久……微雨已霽，但風凄露更冷……

遠處更鼓零落未絕，夾雜着幾聲深夜犬吠，教人聽來，不難生出悚然的感覺。

也就在這下，房裏頭突然響起了錚的一聲。

聲音極其微弱，但仍聽得出是兵刄出鞘的聲響，那人無疑是開始不耐了。

「左窗下！」葛衣人心念乍動，微蹙的兩眉便自開展，藉着聲響他已然推斷出那人存身的地方。

他那身子刹時亦起了動作，雙手陡按瓦面，半身仰起，腰膝齊使力，緩緩的往上翻了起來，然後，就頭上脚下的倒豎着身，以手代脚，兩尺三尺的斜裏往右移去！

要知道最合適的靴履也不容易緊靠脚面，其間必然間着空隙，短距離的移動，縱然步步小心，也難保不會發出多少聲響，他以手代脚雖則比較吃力，却已少了這重顧慮。

他移動很慢，每次祗是三尺兩尺左右。

那第五次才移出，他兩手突然發力按下，整個身子借力使力，猛的往上疾彈了起來，腰隨折，膝隨曲，凌空翻身，變回頭上脚下，順勢抖開相連着右腕與劍柄那銀鍊的活扣，雙脚同時已齊齊力蹬在瓦面上！

「嘩啦」的那片瓦面頓時如遭雷殛，硬硬給那

葛衣人蹬塌了半爿，瓦礫木屑紛飛，葛衣人亦自缺口穿了入去！

他那心思端的是精細，那缺口，竟恰巧就裂在房間靠門右側之上，他人從缺口穿入，已是置身房裏！

那人果然就挨在左邊窗下，可當眞料不到葛衣人竟是如此入來，不禁怔在那裏，却也只是刹那，已自霍地轉身，寒光乍閃，劍已橫在身前。

房裏本是極其黑暗，有的祗是那缺口漏入來的些微天光，但瓦礫灰塵飛揚未已，葛衣人眞還不容易知道那人曾否移動，此際那閃動劍芒却正好告訴了他事實究竟！

他也不待身形穩定，左腕陡甩，抓着的那隻死鴉就脫手望那寒芒閃動的地方飛了過去！

鴉屍颯空，寒芒又閃，嗤的劃過，隨即就是噗噗的兩聲異響，顯然那隻死鴉已被劍鋒迎接，斬爲兩片掉下！

葛衣人即時長身暴起，颼地欺上，劍隨出鞘，疾閃寒芒，筆直劃出，其急如電！

那人的身手可也不慢，挑劍急封！

可是，葛衣人出手雖急，却竟是虛着，兩下尙未接實，他已將劍收回，但接連右腕護手與劍柄的那條銀鍊却已就勢揚起，逕往對方劍上套了過去！

他這口劍無疑與衆迥異，要非先知，又有誰會想到他這口劍連着銀鍊，小心去提防？更何况那銀鍊並不起眼，黑暗裏原就不容易察覺！

他人隨矮身，翻腕揮劍，自左至右橫裏削出！

劍鋒抖動，銀鍊亦緊隨抖動，劍勢迅急，鍊勢也迅急，那人雖然耳聽風聲，眼見寒芒，斜劍急截，但劍勢方動，銀鍊已撞到了劍上，鍊上所帶的力道不錯有限，却已足够將劍撞側，再够不上分寸！

葛衣人那劍却是毫無凝滯，急賽星火！

那人回劍欲截不能，再要閃避時已來不及！

刹時，嗤的裂帛聲響，葛衣人那劍上寒芒旋即失色，是劍已洗血！是血已掩住了劍芒！

滴滴嗒嗒的緊接就是幾聲異響，那是血已濺到了地上！

那人哀呼未絕，突然失聲問道：「是你？」

語聲入耳，葛衣人直似突遭雷殛，混身動作刹那凝結，猛可輕叱道：「誰？你是誰？」

那人呻吟不語，倉啷的劍已脫手墜地，人亦搖搖欲倒！

葛衣人忙撤腕收劍，錚的劍入鞘，他猿臂再伸，已然將那人攔腰扶住。

他左手隨即探懷取出火熠子，颯的剔亮。

昏黃的火光刹時驅走了房裏的黑暗，也照亮了那人的面龐。

她，赫然就是當日四馬走在史家集東，艷絕人寰的那白衣少女。

她如今仍是穿着白衣，攔腰却已被血染的赤紅，那嬌靨反倒已無血色，白，蒼白！

她那眼瞳也已失去了神采，却仍勉力睜着，癡癡的望向那葛衣人，生像是沒見多時，要趁這會子看個足够的。

她望着忽又輕呼道：「是你……眞的是你……眞……」

語聲是驚、是喜、是悲。

這蒼白的嬌靨映入眼簾，這是喜是悲的語聲聽入耳裏，葛衣人那已變的面色更是慘變，混身亦自起了顫抖，顫聲應道：「你……你怎樣了……」

一絲笑意緩緩的綻出了那少女的唇邊，看來却是那麽的凄凉，她笑着，道：「你靠近來，讓我看清楚些……」

語聲斷斷續續，更是微弱。

火光裏，葛衣人那眼瞳也在閃着光，是淚光，他哆嗦着還是將面龐靠近過去。

但他那面龐尚未靠近，那少女的眼睛已然閉上，眼縫裏却迫出了淚珠點點。

葛衣人那眼瞳驟時踈縮起來，霍地棄去火熠子，騰出左手去探那少女的鼻息。

鼻尖冰冷，毫無鼻息，呼吸已斷！

葛衣人那隻左手不由得僵在那裏，人亦呆住。

驀地裏，他雙手猛可抓住那少女的肩膀，撕心裂肺的狂叫起來：「香兒……」

他叫着用力的搖撼那少女，但即使他再叫，再搖撼，那少女也已再無反應……

火熠子，被棄到地上，很快便熄滅。

房子裏立時又回復黑暗。

黑暗裏，只聽得葛衣人那咽喉不住的喀喀地響，莫非，他是在飲泣？

這輕微的喀喀聲却很快就被房外的人聲掩蓋。

院子外，人聲更嘈雜，鼓已鳴，鑼也已敲響！

葛衣人那麽的蹬破瓦面，又怎能不驚動別人？

他本該馬上就離開的，但他並不曾離開。也許，此際他甚至已忘掉了身在何處。

沒多時，房外已聽得有人在喝問，在拍門。院子裏，人聲更沸騰，燈火亦已紛紛亮起。

火光映上了窗紙，房裏頭已朦朧可辨。忽的，又響起了那葛衣人的喃喃自語：「香兒，你等着，只要找到那要殺你的人，我就會來尋你！」

語聲低沉，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聽得清楚。

也就在此際，院子外突然響起兩聲輕叱，隨有人喝問道：「發生了什麽？」

人聲陡靜，却刹時又七嘴八舌的嘈雜起來。片刻後，只聽得方才那人又高聲喝問道：「在那裏？」

人聲立時又紛應，隨即，錚錚兩下兵刃出鞘聲劃空響起，兩聲輕叱未已，那被火光映黃了的窗紙上突然人影閃動！

人影刹那迫近，砰的兩扇窗戶猛被震開，兩支長劍閃着寒芒搶先飛入。

即時，房裏頭那葛衣人一聲暴喝：「滾出去！」左手霍地抄過旁邊一張椅子，奮力擲出！

那兩支長劍才飛入窗口，椅子已然擲至，劍不及收，不期齊地「奪奪」的嵌入那椅子的坐木裏，那握劍的兩人半空無處着力，亦自被椅子潛力震的連劍帶椅往外跌了下去。

葛衣人連隨攔腰抄起那少女的屍身，方待舉步，猛可醒起那少女穿的如雪也似白的衣衫，不由得頓足失嘆。

要知道他輕功縱然再强，若是帶同那少女，少不免也得打個對折，更何况目標又是這般明顯，想要避過衆人的視綫，簡直是絕無可能的事！

他放得是那麽小心，那麽謹慎，生像是恐怕那少女再受到任何損傷似的。

他這裏人才放好，窗外又是兩聲輕叱，劍芒又再破空，分明先前那兩人已去而復返。

葛衣人憤極反笑，連聲冷笑中，他左手已抄起一張椅子擲了出去。那右手亦不暇，隨手抄過旁邊那張几子，緊接擲出！

刹那，劍椅已自相迎，「奪奪」的劍已嵌入木裏，但那人只是身軀微震，並未跌出。顯然鑑於前車，早有防備，混身提滿了眞氣！

兩人也不拔劍，左手齊展，搭上窗櫺，便待騰身闖入，那知就在此際，葛衣人右手擲出的那張几子已然啣尾飛至，砰的猛襲在那椅子上！

那几椅頓時兩兩俱裂，震力更是非同小可，握劍兩人冷不防有此一着，如何把持得住，各自一聲悶哼，又再連劍帶椅疾跌下去！

葛衣人眼裏分明，也不再躭擱，朝那少女投下黯然的一眼，脚尖點地，身形暴起，「孤雁破雲」，便逕自從那瓦面上的缺口翻了出去！

幾乎同時，窗外那兩人亦自連劍帶椅，凌空翻身，消去椅上力道，就勢瀉落地上！

兩人不單止身形變化相同，就裝束也不相異，蓬頭、垂冠、曼胡纓、短後衣、三尺劍，可不就是那「天風雙劍」宗錦昌、車雨亭。

兩人也都果然是見義勇爲的角色，雖然兩次被挫，不免亦震驚於對方的手力，却仍不退縮。那身形着地，抖手拔出嵌在椅上的劍，便又發聲輕叱，齊齊騰身拔起，再撲向那窗戶！

那知兩人才拔起丈許，颼颼的破空聲響，兩條烏光發亮的細長軟鞭突然劃空飛至！

兩人可也不是省油燈，耳聽風聲，不待瞥見鞭影，已自折腰翻身，倒瀉下去！

那兩條軟鞭即時從兩人頭上掠過，拍拍的齊擊在牆壁上，土堊乍飛，鞭亦自縮了回去。

宗錦昌車雨亭兩人也自身形着地，不約而同，脚下陡滑，半身互旋，兩背刹那相靠，劍亦左右外分，齊聲喝叱道：「甚麽人！」

喝聲未已，兩條人影已從圍牆上掠了下來，左男右女，手裏都倒提着軟鞭，英姿颯颯。

那擠在院子裏高舉着燈籠火把的店小二等立時齊地叫了起來：「好，沈姑娘跟耿捕頭來了！」

那來的可不就是沈飛卿、耿鷹揚兩人。

掠下牆頭，沈飛卿便自趨上兩步，她那目光始終就不曾離開「天風雙劍」。這下忽的問道：「可是你兩人生事？」

那天風雙劍的宗錦昌忙應道：「姑娘莫要誤會，在下兄弟也是聽得這裏發生了事，匆匆趕來，若是不信，在塲人等可都有目共睹！」

沈飛卿微微頷首，也不轉問別人，再又問道：「那，究竟發生了甚麽事？」

宗錦昌抬眼望向那頭上敞開着的窗口，搖頭道：「在下兄弟也不知！」

沈飛卿會意的道：「你們還不曾入去？」

宗錦昌目光斜落，微掃地上那兩張破椅，苦笑道：「說來慚愧，先後兩次都是才及窗口便被人家用椅子迫了下來，技不如人，可是無可奈何！」

他雖是已負盛名，也毫不諱言受挫，單就這份胸襟，已是罕見，想來那「天風雙劍」的名堂倒不是僥倖得來的。

沈飛卿目光隨轉向地上，稍作停留，便又折回宗錦昌面上，忽道：「尙未請教……」

宗錦昌也不怠慢，連忙應道：「不敢，在下宗錦昌，身旁是拜弟車雨亭！」

沈飛卿動容道：「原來『天風雙劍』失敬失敬，但憑賢昆仲這聲名，與此無干，已無疑問，見罪的地方，還請原諒！」

她說的不過客套說話，動容倒不是驚於「天風雙劍」的聲名，乃是爲了「天風雙劍」雖則說不上如何本領，但也非比普通，如今居然接連兩次被人用椅子迫了下來，那人身手高低，可想得知！

但她雖是客套，「天風雙劍」心頭已受用得很，那宗錦昌連聲道：「那裏說話，那裏說話，姑娘威名，在下兄弟倒是耳聞多時，那旁邊的想必就是

夜走臥虎溝，連擒三寇十二盜的宿遷名捕，耿捕頭了？」

那邊耿鷹揚即時抱拳道：「過獎。賢兄弟劍名動九州，耿某可也早已如雷貫耳，只是天緣不假，未得識荊！」

宗錦昌隨笑道：「慚愧慚愧，在下兄弟，也曾聽得人說，耿捕頭矯然立鶴，卓爾飛龍，今日得見，果然不差！眞可謂盛名之下無虛士，名捕就是名捕！」

耿鷹揚口頭可也出色，隨亦笑道：「天風雙劍其實又何嘗不愧是『天風雙劍』！」

宗錦昌笑得更響，道：「彼此彼此！」

耿鷹揚也自道：「好說好說！」

沈飛卿旁邊聽兩人你捧我，我捧你，高帽子滿天飛，眞不知是好氣還是好笑，那目光陡抬，逕自移向那敞開着的窗戶，忽的道：「發生了甚麼，可還不曾清楚，師兄不覺得說話多了些麼？」

耿鷹揚入耳驚心，不禁微赧。宗錦昌猛咬了咬牙，道：「待在下兄弟再上去看過究竟……」

耿鷹揚那邊連隨截道：「不敢有勞！」

語聲未了，他身形已起，直拔丈許，凌空倏的折腰，右臂隨展，長鞭颼的就手飛出，穿窗直入，他人緊接左掌護胸，就勢隨鞭竄了入去！

天風雙劍那甘後人，忙亦雙雙拔起！

沈飛卿也自拔了起身，却不是撲向那窗戶，反倒拔高幾尺，那纖腰折處，已然上了瓦面！

她隨即環目望去，周圍却並無人跡。

那會子，城裏各處都已亮着了燈火，瓦面上光影重重，亦顯得份外清晰。

她也不用細看，便已發現了那瓦面上的缺口，但缺口附近甚麼痕跡也沒有遺下，只能從那缺口的情形，看得出是被硬硬震塌的。

她想了想，不得要領，下意識俯身從那缺口凝神望入去，却只見耿鷹揚三人已然先後越窗入到房裏，並不曾遭到任何阻礙，那房子裏亦除了地上動也不動的臥着一個白衣人外，見不到其他人在。於是，不再考慮，就從那缺口躍了下去！

這當兒，耿鷹揚三人亦自發現了那少女的屍體，三人先後入來的確都不曾遇到絲毫的阻擋，方自奇怪，也方自看到那瓦面上的缺口，却冷不防沈飛卿突然從那裏躍了下來，不其齊地閃退左右，輕叱道：「誰？」

沈飛卿忙應道：「是我！」

三人不由都輕吁了口氣，耿鷹揚隨道：「原來是師妹，瓦面上可曾發現甚麼？」

沈飛卿掠了下秀髮，搖頭道：「不曾！」

宗錦昌即時插口道：「那人想是走了。」

沈飛卿櫻唇掀動，方待說甚麼，旁邊車雨亭已喝聲：「追！」兩步跨上，便要從那缺口躍上瓦面，那知却被宗錦昌在後猛可探手拉住！

宗錦昌隨叱道：「休要魯莽！」

車雨亭連隨瞪眼道：「怎地……」

宗錦昌不由分說，截道：「沈姑娘瓦面上既然見不着人，憑那人的身手，此時想必已走遠，追也已來不及！」

車雨亭連連頓足，目光忽的橫從沈飛卿耿鷹揚身上掃過，道：「都是……」

「住口！」宗錦昌豈不知車雨亭魯莽，那容他說出口，適時截喝道：「那人從容便將你我迫退，身手顯非尋常可比，更非你我能敵，莫說爲時已晚，就讓你我兄弟追及，亦是奈他不何！」

車雨亭怔了怔，倏的破聲長笑道：「小弟枉活半生，思量倒空負了這身本領，如今難得逢此機會，遇上足斤够兩的買家，不就發賣，更待何時，他若是眞如許好手段，小弟頸上這顆人頭就發賣與他，也是不寃！」

宋錦昌微喟道：「小兄也不致於貪生怕死。」

車雨亭急道：「哥哥那來這等說話，哥哥爲人如何，不成小弟還不曉得。」

宗錦昌隨道：「生死原也簡單……」

話口未完，車雨亭又截口道：「哥哥說的不錯，死又何足惜哉？死了也方好去見那孟弟兄！」

宋錦昌長嘆道：「話雖如此，但兇手尙未就擒，你我兄弟如何有面目泉下相見孟兄弟！」

車雨亭刹時混身陡震，垂下頭來，道：「哥哥畢竟明理，又是小弟錯了。」

宗錦昌淡笑道：「兄弟倒也不錯，武人本色，原該如此，若是湊上那廝，你我兄弟又何在乎拚掉這區區生命！就孟兄弟泉下知悉，想也不會見怪，但如今明知追已不及，兄弟你就無須多作此舉，說不定這裏還有用得着你我兄弟的地方，若說到要怪，也就只好怪你我兄弟技不如人！」

車雨亭只聽的連連點頭，也再無言語。

他兩人這裏說長訴短，那邊沈飛卿却已俯身開始檢查那少女的屍身。這下忽地仰轉過頭來，微喟道：「江湖傳言，『天風雙劍』義薄雲天，今日得見，方知非虛，也可謂聞名不如見面，見面更勝聞名！」

天風雙劍應聲齊轉過目光，宗錦昌道：「姑娘休要如此說話。這義薄雲天，可眞是擔當不起！」

沈飛卿也不再說其他，轉問道：「賢昆仲口裏所說孟兄弟可就是指燕北小孟嘗孟絕海孟大俠？」

天風雙劍即時肅起面容，那宗錦昌隨又應道：

「姑娘猜的不錯，在下兩人徒負虛名，也痴長幾歲，承蒙孟大俠不棄，兄弟相稱，着實慚愧。」

「言重言重……」沈飛卿沉吟着又說道：「孟大俠之死，家父也曾接得消息，據知乃是夜半突遭屑小暗算，死於非命，未知實情是否……」

宗錦昌長歎道：「那是不錯，恨只恨身無羽翼，救赴不及，更讓那廝從容逃去。但追截間，那廝亦被車弟用劍挑下幪面黑布，看清楚他的本來面目，那怕他日道左相逢，也休想瞞得過眼底！」

沈飛卿目光閃動，詫聲道：「風聞賢昆仲不獨精於劍術，更長於追踪，怎地……」

宗錦昌苦笑道：「但莊後就是片雜木林子，在下兄弟雖則不管甚麼遇林莫入，窮追到底，可意料不及那廝林外早已預備了馬匹，待發覺時，已無從追蹤下去！」

沈飛卿恍然頷首，那邊耿鷹揚却突然插口道：「那，賢昆仲既已看破他本來面目，可知他到底是甚麼人？」

宗錦昌道：「素未謀面，陌生得很！」

「嗯……」耿鷹揚點着頭亦自緩緩俯下半身，轉問沈飛卿道：「這人還救得了麼？」

沈飛卿道：「腰裂腸斷，氣息已絕！」

耿鷹揚不由失驚道：「好毒辣的手段！」

沈飛卿隨問道：「師兄可認識她？」

耿鷹揚道：「房裏昏暗，不甚清楚。」

沈飛卿說聲：「這也簡單。」站起身子，幾步走過去拉起門栓，將房門打開。

明亮的燈光即時如潮湧入，照亮了當門附近。

那門外這下已站立了不少人，掌櫃的，小二，還有左右的房客，恁地直瞪着眼，怪緊張的。

沈飛卿也不容衆人說問什麼，連隨吩咐道：「掌櫃的，勞煩來兩盞燈籠，要光亮的！」

那掌櫃的應聲忙呼喚左右小二送入兩盞燈籠，也就在此際，樓梯响處，奔上數名帶刀携棍的差役，排衆走了過來。

沈飛卿目光微掃，隨問道：「外邊怎樣了？」

那差役頭子忙躬身道：「回姑娘的話，衆弟兄已於附近逡巡，未見可疑地方，敢問是……」

沈飛卿截道：「是發生了兇殺，兇手在逃，教弟兄們小心各處，如發現可疑人等，先扣下查問清楚，這裏暫時還用不着你們！」

那差役頭子應聲忙與一衆差役退下。

沈飛卿隨又吩咐道：「掌櫃的，再請先打點好那名册，通知左右房客莫要走開，稍後片刻，要麻煩到也說不定。」

那掌櫃的連聲省得，逕去打點。

沈飛卿也自轉回，那房子裏這下多了兩盞燈籠，當然清晰得很，她目光及處，便已看到遍地是瓦礫木碎，隨又看到被斬分爲兩爿的那隻死鴉，不由得她皺起了眉頭，那是什麼意思，的確頗費思量。

她沉吟着俯下身去拾起那兩爿死鴉，反覆細看再三，然後放下，取過旁邊當時那少女脫手墮地的劍，打量起來。

劍如蟬翼，出奇的薄，與那少女腰懸的劍鞘式樣相似，是她用的兵刃已無須置議。

那劍上仍染着血，沈飛卿移近鼻端嗅了嗅，再用手指蘸起少許，却都是異樣的感覺。

「不像是人血，那……莫非就是鴉血？」她沉吟着目光移向那少女的面龐，看的却雖已分明，可也面生得很，不曾認識。

耿鷹揚那邊端詳未已，見得沈飛卿望來，便自問道：「師妹可識此人？」

沈飛卿搖頭轉問道：「師兄呢？」

耿鷹揚道：「也是不識！」

「這……」沈飛卿沉吟未了，冷眼瞥見那掌櫃的已捧着賬册，帶同兩人走了入來，連忙問道：「掌櫃的，地上這人你可認識？」

「回姑娘的話，她就是那客人！」掌櫃的應着隨又道：「這兩人是隣房的客官。」

沈飛卿也不望左右那兩人，接着又問道：「可知她叫什麼名字，來自那裏？」

那掌櫃的業已翻開名册，這下目光低垂，稍作檢閱便道：「册上只寫着姓段！」

「姓段？」耿鷹揚即時插口道：「武林道上這姓的人可不多，說得上出名的也就只得那洛陽的段王孫！」

「那是不錯。」沈飛卿應着目光隨轉向那掌櫃的左右兩人，却只見都是四十上下年紀，商家裝束，那半身兀自在發抖，神態甚是卑縮，不像故意做作，分明都是怕惹閑事的商人，與那事拉不上關係，大概也可肯定，於是隨口問道：「你兩人當時可在房裏？」

那兩人囁嚅着忙應道：「在……在……」

沈飛卿接問道：「是被那塌瓦之聲驚醒的？」

那兩人又是連聲的應是，點頭不了。

沈飛卿緊接問道：「除此可曾聽得什麼說話聲或者其他什麼異樣的聲响？」

左邊那人頓無言語，右邊那人却應聲道：「別的倒聽不到，但好像有人叫過什麼的？」

沈飛卿忙追問道：「叫過什麼？」

「好像……」那人側起腦袋，想了半响，忽的脫口道：「香兒！是了……就叫什麼香兒！」

「香兒？什麼意思？」沈飛卿黛眉輕蹙，再又

問道：「你想想，還聽說過其他什麼？」

那人忖思着道：「就只這許多了。」

沈飛卿隨問左邊那人：「那你又……」

左邊那人說話也未聽完，已是不住的搖首，沈飛卿也不再問下去，方待怎樣，那邊耿鷹揚突然失聲道：「姓段……香兒……莫敎死的就是洛陽段王孫那獨生女兒段香兒！」

沈飛卿聞聲變色，沉吟着道：「白衣配劍，相貌年紀也都相似，是她亦未可料！」

耿鷹揚道：「果眞是她，可不簡單，想那段家不單止是武林名門，更是商場鉅賈，親屬郎黨不乏官宦人家，舉足輕重，那當家的段王孫聞說更是江湖量淺，市儈氣濃的人，據知他就只得段香兒那女兒，你道他會輕易罷休？」

沈飛卿淡笑道：「管他是姓段的也好，不是姓段的也好，兇案到底也已發生，誰就想罷休也罷休不了！」

耿鷹揚點頭道：「那是事實，未知師妹對這兇殺有什麼意見？」

沈飛卿道：「這不是普通兇殺，是暗殺的！」

耿鷹揚撫掌道：「小兄意下也是如此。」

沈飛卿接道：「來人顯然硬硬蹬破瓦面闖入，想是出其不意，冷不提防，這段姓少女尚未來得及阻拒，他人已躍入，但這少女置身何地他也是不甚肯定，於是用那先預備好的烏鴉試出了明確的位置，然後趁這少女劍斬烏鴉的同時乘隙衝上擊殺，房裏各物看來仍整齊得很，他下手時是必極快狠！」

她心思果然愼密，縱使細微的地方也無不留意到，那說來雖則仍有出入，却已猜的八八九九，耿鷹揚聽說着亦不由得失嘆道：「師妹高見！」

「那裏！」沈飛卿稍停又道：「這少女要眞的是段香兒，憑她那名氣，身手想必不會差到那裏去，那麼，殺她的人身手如何，實在不難想像！」

「嗯……」耿鷹揚應着連打了兩個寒噤。

沈飛卿隨又道：「就不說身手，他這殺人的手段亦不可謂不詭異了，時間拿揑的準確更就不用多說，那要是普通的人，縱使夜裏尋仇，暗殺，也斷不會出此，就想得到，也不容易放胆出手，更休說還從容與天風雙劍宗、車二俠周旋，由此可見，他並不比尋常，或許就是那殺人爲生，經驗老到的職業殺手！」

「不錯……」耿鷹揚忖思着道：「從這兇殺倒令小兄想起年前魯公被刺霸王故里的事！」

沈飛卿點頭道：「地方雖然不同，人也雖然各異，那殺人手法的詭異，時間配合的恰到，却果也都是差不了多少！」

旁邊宗錦昌聽着忍不住揷口道：「敢問那魯公可就是指魯直魯刺史？」

耿鷹揚隨接道：「可不就是！」

宗錦昌道：「那事在下兄弟也微有所聞，據知魯公當日奉旨巡察各地，官轎途經宿遷霸王故里里口的牌樓時，卽被人藉着繩子從牌樓上蕩下，飛劍擊殺，魯公義胆忠肝，愛民如子，那次巡察，原有許多是非曲直要他分解，怎料未及半途，竟爲屑小所算！」

耿鷹揚微喟道：「魯公人太英明，奸黨屑小無不視如脊上芒，眼中釘，才出京師，便風聞某些人要對他不利，兄弟也早小心着，後來知道他不取道宿遷，沒奈何只好放下了心，誰想他突然轉了念頭，改了方向，其時兄弟方在追緝那劇盜過天星，遠出百里，聽得改道消息，慌忙趕回，直跑折了三四健馬，方才回到城裏，但雖則官轎在望，畢竟也已遲了半步，眼看那人飛索蕩下牌樓，擲劍擊殺魯公，亦無從救護！」

天風雙劍聽着不由得齊聲失嘆。

耿鷹揚接道：「那人顯然已跟踪了魯公多時，看準當日機會，方才下手，還好，他只當一擊中的便憑着繩子遠蕩開去，無人來得及阻截，不防兄弟已然趕了回來，揮鞭凌空捲個正着，拉跌地上，管敎那旁邊一衆差役護衞硬硬擒下，但擒下與否，其實都已無干要緊！」

宗錦昌詫異問道：「這話怎說？」

耿鷹揚道：「他人不錯是被擒，你道從他口裏問出了什麼？說來可笑，他就只知道兄弟當日沒可能在城裏，是他下手的良機，就只知道要殺的是那官轎裏的人，此外，甚至要殺的那人是誰，他也竟然不知，及至兄弟說出魯公的名號，他更是變了面色，失聲驚呼，反問怎地是魯公，當時兄弟也覺得奇怪，追問下去，却只道是規矩如此！」

宗錦昌下意識亦問道：「什麼規矩？」

耿鷹揚沉聲應道：「格殺勿論！」

天風雙劍聽得說不由齊都心頭一凛！

耿鷹揚接着又道：「兄弟當時也是深感錯愕，不料他就趁兄弟分神那當兒，奮身迎向在旁護衞手裏鋒刄，那護衞收刀不及，兄弟也方待阻擋時，刀已從咽喉嵌入，當塲氣絕身亡！」

宗錦昌驚嘆道：「好硬悍的漢子！」

耿鷹揚道：「他人雖死無活口，但衆目睽睽，人所共睹，事情也總交代得了，上頭還竟就此發下賞金，兄弟推辭不得，收來實在慚愧，要知那人只不過是間接的兇手，那幕後指使的人是誰，買兇的人又是誰，倒也頗費思量，我家縣太爺也不是個不明理的人，私下亦吩咐兄弟嚴查究竟，祇惜時至今

日仍是茫無頭緒，僅從些微蛛絲馬跡，約畧查得近數年來江湖道上出現了一羣以殺人爲生計，組織極其嚴密的職業殺手，他們但得錢財到手，便自不分好歹，格殺勿論，至於結集何地，集團的主腦是誰人，俱都不見端倪，只知就裏絕無庸手，更無不驃悍狠辣，雖則失手被擒，也定必找機會了斷，不容別人細問究竟，奇怪的是事情泰半都發生在本省某地，却偏又敎人無從着手！」

宗錦昌邊聽着邊點頭，這下忽道：「看來那殺我孟弟兄的也倒像他們中人！」

「是亦未可知！」耿鷹揚應着目光望向沈飛卿，轉問道：「師妹要待怎樣？」

沈飛卿道：「方要請敎師兄！」

「不敢！」耿鷹揚道：「小兄自問心智不如師妹，我實在是束手無策！」

沈飛卿道：「師兄客氣。」

耿鷹揚苦笑着說道：「急務當前，那容客氣，師妹意下如何，無妨直說出來，也好得小兄他日學步！」

沈飛卿連忙道：「師兄如此言重，若再不說，反倒眞的變成敝帚自珍了。」

耿鷹揚隨道：「小兄洗耳恭聽！」

沈飛卿稍作思索，便說道：「現塲毫無跡象可尋已成事實，當前急務無疑就是先調查清楚被害人的身份，其次，日內附近要是仍不能找到什麼線索，那就別無他途，只得追尋被害人此前經過的地方，僥倖也許就此得知她曾開罪過什麼人，更僥倖也許就從那人身上查出眞相，甚或那暗殺集團的根據地亦說不定！」

耿鷹揚連連點頭道：「看來果眞只有這樣！」

沈飛卿接道：「那無疑很費時，更且毫不管用也未可知，只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耿鷹揚道：「無論如何，希望雖微，也總好過毫無希望，倒是師父臥病未癒，未可驚動，楊旁侍奉需人，師妹亦是未便遠離，此事不若就交與小兄如何？」

沈飛卿道：「師兄職守宿遷……」

耿鷹揚隨截口道：「近數月縣裏都無事發生，每日不過畫卯報到，閒着也是無聊。」

沈飛卿道：「話雖如此，難保事出倉猝，何況恩師授命於我，企望方殷，如今發生了事，倒也未便徇私。」

耿鷹揚道：「這也不錯，先刻見師父已能飲食自如，家裏衆人想亦照應得了，師妹待要去時，諒也無妨，只恐半途橫生枝節，那小兄在旁，也好得有個帮手，未知師妹意下……」

沈飛卿忙道：「却之不恭。」

旁邊宗錦昌卽時揷口道：「敢問姑娘，可有用得着在下兄弟的地方？」

沈飛卿轉過目光，徐徐道：「賢昆仲到底不是官門中人，未便相請。」

宗錦昌道：「袖手旁觀，却非武人本色，此事誠或必須明查暗訪，在下兄弟若是緊緊相隨，無疑徒惹人注目，反倒碍事，但逡巡左右，見機行事，想也無妨！」

沈飛卿聽着不由暗暗嘉許，心想，這姓宗的果然是個謹愼的人，口裏却道：「俠踪何處，但請自便！」

宗錦昌方待再說甚麼，門外忽又傳來了人聲，並且迅速的移了過來，不由他不噤住語聲，回首望去。

沈飛卿與各人也自察覺，齊亦轉過了目光。

也沒多久，樓梯暴響，方才那差役頭子蹬蹬蹬地失驚的逕自急步走了上來。

沈飛卿幾步跨出房門，忙問：「甚麼事呢？」

那差役頭子誠惶誠恐的喘着氣道：「回姑娘的話，承沈捕頭的威，數年下來，城裏倒也寧靜得很，是以夜不設禁，南北城門也因地當要道，方便趕路旅客起見，權且徹夜開放，那知今夜突然發生了人命案子，卑職尋思兇手或未離城，先將城門關上也是好事，事關急不容緩，也就不曾先來請示，擅自着兄弟們關了再說，那知，北門方待關上，打從驛道猛可馳來了騎人馬，直闖入城，也不容衆兄弟盤問甚麼，衆兄弟見喝止不住，便動上了兵器，硬要截下，怎料就此觸怒了那人，忽地跳下馬來，展開拳脚，幾個照面，只敎弟兄們兵器離手，不退不得，他兀的仍不肯罷休，尾隨不捨，沒奈何只得退到這裏來，如何應付，還看姑娘定奪！」

沈飛卿聽得，輕歎一聲，道：「想是你們出言不愼，否則，單憑那許多又豈會使人激怒至如斯地步呢？」

「這……這……」那差役頭子訥訥未了，樓梯又已暴響，幾個差役倉惶的倒步退了上來！

差役頭子方自尖叫了聲：「來了！」隨後追來那人已然出現梯口，他那脚步雖則還未踏上梯級，威迫的氣勢已然冲到了樓上，不獨沈飛卿，就連那方舉步跨出房門的耿鷹揚與天風雙劍也都似覺察到了那氣勢的存在，齊地停下了動作，凝住了目光！

那人却脚步不停，踏上梯級，步步緊迫，只見他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鬍鬚，六尺長短身裁，五十二三年紀，簇花巾，玉環絲，錦繡袍，登雲履，鑲金嵌玉七寶玲瓏劍，端的是威風凛凛，相貌堂堂，恁地時雖則風塵僕僕，仍不失那富貴驕

人的氣勢！

沈飛卿四人目光及處，不由齊地怔住，都也想像得到來人非比尋常，却偏都不識。

那人脚踏梯級，目光亦抬，冷不防看到了樓頭站着四個氣勢甚是不凡的男女，也自微感錯愕，但脚步却仍不停。

蹬蹬蹬的幾聲響過，他人已上了樓頭。

沈飛卿適時抱拳道：「閣下……」

那人應聲脚步陡頓，目光橫掃那旁邊衆差役，冷截道：「何不直呼老匹夫、糟老頭兒！」

沈飛卿聽在耳裏，知道方才那衆差役是必如此撩撥對方，忙道：「窮縣小吏，原就不比名府公人，出言不慎，在所難免，閣下海量汪涵，又何必與他們計較？」

那人悶哼應道：「你是說我氣量窄狹？」

「不敢！」沈飛卿道：「閣下豈會如此量狹，但要怪也只怪姓沈的平日少加管束！」

那人饒是怎樣氣惱，這下也再發作不了，他面色微霽，便問道：「你是……」

「沈飛卿！」沈飛卿隨應道：「目下代職本城捕頭！」

「女捕頭？」那人怔了怔，忽笑道：「當眞是前所未聞，淮陰男兒也該愧煞！」

沈飛卿淡笑道：「女人未必就是弱者，男人能夠做的事，有些女人也做得來的！」

「不錯不錯，眞的不錯極了！」那人應着突然放聲笑了起來。

沈飛卿也不介意，更無說話，旁邊耿鷹揚三人却已齊地皺起了眉頭。

那人笑着亦似知道失態，笑聲突歛，隨卽訝聲問道：「淮陰城的捕頭不是那捕快沈蒼麼？」

沈飛卿微哂道：「家父臥病家中已多時。」

那人哦的恍然道：「原來你就是那沈蒼的女兒，怪不得，怪不得，人說虎父無犬子，想來果然道理！」

「過獎……」沈飛卿應着方待請教對方姓名，那人已自轉過視綫，目注耿鷹揚問道：「那你又是……」耿鷹揚連隨道：「宿遷捕頭耿鷹揚！」

那人微微頷首，目光再轉宗錦昌車雨亭那邊，兩人也不待他發問，已齊聲道：「人稱『天風雙劍』的就是……」

「好、好，都是時下俊傑！」那人捋鬚微笑道：「恁地時聚在這裏，莫非發生了事？」

沈飛卿頷首作答，接道：「尚未請教閣下？」

那人卽時振衣道：「洛陽段王孫！」

入耳驚心，衆人不由得齊都怔在那裏！

那人看在眼底，好生奇怪，也自怔住，誰也想不到他竟就是那鉅賈中的鉅賈，兼又劍掌稱雙絕，名動江湖的段王孫！

像段王孫那樣的人，竟會僕僕風塵，匹馬星馳，賫夜趕來淮陰，也實在是出人意外！

但他無疑就是那段王孫，並非假名冒認。

他固然並不寒傖，但也不像暴發戶；他的衣飾考究、貼切，却絲毫不見做作，那彷彿與生俱來底威迫的舉止，高貴的神情，驕人的氣勢，更就要學也學不來的。

這樣的人當然不會冒充別人，他說自己是段王孫，那就眞的是段王孫了！

他也忒厲害，剎那已自察覺衆人發愕並非驚於他的聲名，稍怔便忙問道：「你們詫異甚麼？」

沈飛卿隨應道：「也不詫異甚麼，只是閣下今夜來的出奇。」

段王孫目光閃動，道：「是我的脚，走我的路，要來便來，有何出奇？」

他說的倒也是，沈飛卿可眞不知如何答話是好，忖思未了，那段王孫又剔眉道：「來的出奇，嘿，想來不會如此簡單，莫非那發生的與我關連？」

沈飛卿道：「是也說不定！」

段王孫連隨問道：「那究竟發生了甚麼？」

沈飛卿道：「兇殺！」

段王孫不由追道：「被殺的是誰？」

沈飛卿道：「是姓段的……」

段王孫應聲變了面色，不等沈飛卿將話說完，急截問道：「姓段名誰，是男是女？」

沈飛卿道：「是女的，名字好像就叫香兒。」

「甚麼！」段王孫猛可面色慘變，驚呼失聲，連隨又追問道：「她……人在那裏！」

沈飛卿心頭微凜，道：「就在房內。」

段王孫卽時厲聲喝道：「讓開！」身隨步起，疾風也似，急朝那邊撲了過去！

衆人連忙讓開，那衣袂兀自給帶的獵獵欲飛。待得衆人回過頭來，段王孫已然入到房裏，脚步陡頓，猛可撕心裂肺的狂呼了起來：「香兒！」

呼聲凄厲，直非人語；毫無疑問，那死的是必就是他的獨生愛女段香兒！

衆人耳裏聽的眞切，心裏那不分明，不由得都怦然震動，變了面色，下意識的齊地轉過身，舉起步，奔了過去！

入得房門，衆人眼裏更是淸楚，只見那段王孫左脚半曲，右膝跪地，一手摟着那少女的屍身，一手輕撫着那少女的臉頰，嘴唇掀動，欲語還休，滿面盡是悲痛凄凉，那身子更就是風前殘燭，簌簌的不住在顫動。

衆人雖在移動着，但脚步都放得極輕，倒是那顆心却已沉了下去。

段王孫也直似未覺，不曾回轉過頭。

也沒多久，衆人便自先後停下脚步，無邊的寂靜隨卽瀰漫整個房間，再無動作，再無說話，只餘下那呼吸聲單調地此起彼落。

穿窗夜風仍急，燈火始終搖曳不定。

氣氛漸趨沉重，衆人心頭更是沉重。

良久良久，段王孫仍是單膝半跪地上，左手摟得那少女的屍身更緊，右手却已停止了探索那少女的鼻息，似已承認了事實，不敢再存希望。

他呆着呆着，驀地裏，猛可長身暴起，嘶聲狂呼道：「是誰殺了她是？誰？誰？」

語聲悲激，好比青天陡裂，疾走雷霆，直震的瓦面碎礫簌簌欲落，衆人心頭怦怦狂跳。

狂呼未絕，他人已疾轉過身來，目眦欲裂，神色更是怕人，右手暴伸，霍地劈胸揪住旁邊那提着燈籠的店小二，厲聲喝問道：「可是你！」

那店小二只駭的三魂去二，七魄留三，牙關格格的直打顫，却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沈飛卿那邊看的眞切，忙喝止道：「段老爺子千萬手下留情，莫要傷及無辜！」

段王孫畢竟也是走過江湖，曾經風險的武林好手，雖則傷懷，仍不致於喪失理智，也很快便穩住了激動的情緒，應聲鬆開了手。

那店小二半截身子立時癱了下去，敢情骨頭也駭的軟了。

段王孫隨卽轉過目光，迫視着沈飛卿，急聲問道：「莫非你知道那兇手是誰？」

沈飛卿尚未來得及接話，段王孫已又連聲道：「快，快說，你若與我說出來，我送你黃金五百兩！」沈飛卿聽得說，不禁苦笑。

段王孫看在眼裏，却可會錯了意，只當沈飛卿是嫌少，連隨又振聲道：「五千兩！五萬兩！」

五萬兩黃金，這又是怎樣的出手，怎樣的數目，休說貧窮人家，就是普通所謂有錢人家的，也恐怕連想都不敢多想。

洛陽首富畢竟是洛陽首富，段王孫也畢竟是段王孫！

只惜他並不是開口就黃金萬兩，可見得雖則未致於視錢如命，也不見得就是爽快的人。

但無論如何，他出手總算是駭人的。

只是錢雖然可以解決很多煩惱，買很多東西，有許多錢還是解不了，買不了的。

買別人不願說的話，錢無疑起不了多少作用，但很多時也還會例外，可是，別人本來就不知道的，也用錢來買，那就簡直是笑話了。

段王孫却並不知道自己在鬧笑話。

當然，他更不會知道像沈飛卿那樣的人，若是知道，若是該說，始終她也會說出來的，那怕再多的錢給她，她也不會接受。

奈何她實在不曾知道，聽得段王孫那麼說話，不由得又苦笑搖頭，連隨分辯道：「段老爺子不要誤會，事情發生時，並無人目睹，因此兇手是誰，目下仍不知曉！」

段王孫立時怔住，却也不過剎那，他那眼旁的肌肉猛可起了抽搐，隨卽幾聲冷笑，道：「然則，你們還聚在這裏作甚！」

沈飛卿道：「找尋綫索！」

段王孫冷笑道：「說的好聽，人也死了，便找到甚麼綫索又能怎樣！」

他說的分明是負氣說話，沈飛卿何等心思，那有聽不出的道理，只念對方悲痛上頭，亂了方寸，也不計較，徐徐應道：「兇手在逃，找到了綫索，就不難將他拘捕……」

段王孫冷截道：「死的是段家的人，段家自會追究，犯不着你來操心！」

沈飛卿道：「話可不是這樣說。」

段王孫道：「不是這樣說又是怎樣說！」

沈飛卿肅容道：「事情不發生在這裏還可，既然發生在這裏，姓沈的就得負責，那管海角天涯，好歹也得拘捕兇手歸案！」

段王孫頓時語塞，半晌，才開口道：「好，由得你！」霍地雙手抱起愛女的屍身，也不再說甚麼，舉起脚步，就向門外走去。

沈飛卿忽的追上兩步，呼道：「慢着！」

段王孫應聲止步，頭也不回，冷笑道：「怎樣，可是走也不成？」

沈飛卿道：「你待到那裏去？」

段王孫冷笑道：「往那裏去便那裏去，自有分寸，難道還得請示過你？」

沈飛卿道：「不敢，只是……要走不難，先得留下那具屍身！」

段王孫卽時回身，厲聲道：「你待作甚！」

沈飛卿道：「只等仵作驗過屍身，證明確實死因，方能發還與你！」

段王孫不由變了面色，恨恨的道：「好哇，敢情人死了，還不得安息！」

沈飛卿微哂道：「規矩如此，不得不……」

「住口！」段王孫厲聲截道：「不管甚麼規矩不規矩，誰若敢胆再碰我女兒，段某人……嘿嘿！管教他血濺七步，命喪陰曹！」

聽來語聲激動，看去神態更是駭人，難得沈飛

卿仍是了無懼色，從容地道：「閣下愛女情切，原是無可厚非，惟是縣太爺怪罪下來，也不容易担當得起，姓沈的並非刻意留難，閣下想必心裏明白，杲眞執意不肯，迫不得已，就只好得罪了！」

段王孫聽得說，鐵青了面，迫視着沈飛卿好會子，突然破聲狂笑道：「好，好，好胆量！」

旁邊耿鷹揚只當他便要出手，連忙向沈飛卿身畔靠了過去，那知段王孫並無異動，那語聲稍頓，目光亦自環轉，隨又道：「在場的朋友聽着，誰若知道殺我女兒的兇手是甚麼人，此時未便說話，日後只管與我消息，要是確實，五萬兩黃金，總少不了他的！」

在旁衆人，除了沈飛卿耿鷹揚與那「天風雙劍」，齊都不由起了騷動，疑惑的望向段王孫。

那就五萬兩黃金到手，的確未免過於簡單，怎不教人疑惑？

段王孫眼裏分明：又怎不知道衆人心意，卽時接道：「段某人好歹也是噙齒戴髮，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說五萬兩就五萬兩，決不會食言，若有懷疑到段某人能否拿得出這數目的，更就容易，到洛陽去，隨便找人問問，相信都會給你明白！」

那衆人下意識的不由齊都點頭，段王孫隨轉過目光，迫視着沈飛卿，道：「你要交待，容易，我這就見你家縣太爺去，走！」

說走就走，語聲乍落，人隨轉身，脚步亦起。

沈飛卿早就料到段王孫若不展開拳脚，就必會出此，而憑他段王孫，區區縣官眞還不敢不賣賬，那怕他去了也等如未去，當然用不着避忌。

爲小官不易，爲小吏更難，這沈飛卿心裏早亦就清楚，也無說話，就跟在段王孫身後，耿鷹揚與「天風雙劍」宗車二人見得他離開，忙亦舉起了脚步，其他各人下意識也自隨後跟了出去。

於是，房裏剎時就只剩下兩盞燈籠，相互交映，到那人聲去遠，更就寂靜。

空房寂靜，燈火黯淡，又怎不見凄涼？

冷風又再透窗，燈火又再搖曳。

落葉隨風吹入，東兩三片，西三兩片，飄落在窗櫺，飄落在燈旁。

燈火昏黃，葉却枯黃。

映着燈光，燈旁那片落葉依稀發亮，細看來，却竟是凝着水珠數點。

那是露珠？還是淚珠？誰也不知，除了他！

他就藏身在那窗外的桂樹上，他就是那葛衣人，他原來並不曾走遠。

夜更深，遠處傳來更鼓，已是四更。

冷霧已濃，蛩吟正苦，他心頭，更苦……

× × ×

霜重，曉寒，雲天縹緲，木樹葱蘢。

漠漠烟寒如織，穿林小徑凄迷，風飛落葉，蟲鳴簑草，也西也東，盡作秋聲。

秋聲好雨不知處，落月帶霜還照人。

那人是孤身，竹笠頭上戴，偶抬頭，但露出滿面髭鬚，一雙倦眼。

他穿的仍是那襲葛衣，騎的也仍是那匹健馬，只是人既憔悴，馬也已跑倦了四蹄。

馬跑的雖慢，但靜裏聽來，蹄聲仍覺清脆。

入得林，蹄聲更響，直驚的那宿鳥紛飛，影亂林梢，激下落葉片片，飄零滿徑。

林子並不寬闊，小徑也並不迂曲，不多時，健馬便已穿林而過。

林外是片曠野，小徑繼續伸延，盡頭處，却是幢莊院。

莊院就孤立在湖畔，很是平凡，無甚特出的地方，也不見得寬敞。

那湖，就是宿遷縣城北邊的駱馬湖。

宿遷不錯只是座小小的縣城，但當年也曾出過英雄好漢，那就是西楚霸王項羽。

楚漢相爭，項羽雖然落得兵敗垓下，自刎烏江，但成敗不足論英雄，硬要說來，劉邦非獨並不見得英雄到那裏去，比起項羽更就差得多了。

宿遷那駱馬湖，古來更就是專發豪傑的地方。

可惜，人心不古，那說來到底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春夏，花紅柳綠，湖光蕩漾，晶瑩空碧，那時駱馬湖，倒也使人徘徊不忍遽去。

可是，到了秋冬，翠悴紅銷，水降沙浮，沿湖半里，盡成沼澤，淤洄不堪，再加幾束蘆葦，疏落點綴其中，氣氛的肅殺，却是敎人心寒悚慄。

偏僻如這裏的地方，更就不用說了。

在這肅殺的氣氛襯托下，孤立在湖邊，原是平凡不過的那幢莊院，於是也變得不平凡起來。

出了林子，那葛衣人便勒住了韁繩，隨卽滾身下地，就牽着馬，望那莊院走去。

他走得很慢，頭垂着，垂得很低。

馬口噴着白沫，不停的在喘氣，他那竹笠的邊緣下，也緩緩的透着白氣，敢情他在喘氣？

看來那莊院就是他要去的地方，如今雖然還不曾到，但也已不遠，就算他眞的趕了很多路，人已疲倦，也盡可以到裏頭去歇息，他這就調整呼吸，莫非到了那裏，連氣也來不及喘了？

那是甚麼地方？他到那裏又做甚麼？不錯仍是未知，但想來不會去殺人就是。

無疑他是殺人爲生的職業兇手，但光天化日下

到別人家裏行兇，諒他也還做不出來。

那麼，他急着調整氣息又爲了甚麼呢？

路很長，但畢竟會走盡……

他那步伐，始終不曾起過絲毫變動，笠緣透出來的白氣却愈來愈淡，終於不見。

他人已走盡了路，到了那莊院的門前。

脚步陡頓，他人隨棄去左手牽着的韁繩，却將鍊劍末端連着的鹿皮護手套到了右腕上，然後，深深的吸了口氣，舉步跨上門前石階，三長兩短的曲指往門上敲了五下。

緊緊地閉着的那兩扇朱漆木門立時打了開來。

那應門的約莫三十五六年紀，僕人裝束，猛抬頭，見來的是那葛衣人，下意識道：「是你？」

葛衣人却不作聲，舉步就走了入去。

那人連忙讓開，口裏隨道：「請到後堂！」

葛衣人仍不作聲，脚步更不停。

入門就是院子，並無多少花草樹木，過院子是花廳，也無多少陳設，無論怎樣看來，祗是普通人家。

這家人顯然還是人丁稀微，除了應門僕，由院子直至花廳，還不曾見到其他。

過了花廳，長廊，月門，便到後院，左右兩旁列着廂，當中就是後堂。

後院更靜，曉霧微朧，廂房的門都是閉着，內裏黑沉沉的，也不知否裏頭住着的人還未醒來，抑或根本就無人居住。

那後堂的花格扉子也是閉着，內裏依稀透着燈光，映的兩旁窗紙發黃。

靠門左邊，却站着這戶人家僅見的第二個人，也是僕人，他背着燈光，站的很直。

後堂裏頭也的確燃點着兩盞燈——銅燈。

天色不過初明，後堂裏頭更無多少天光，但那兩盞銅燈很是光亮，祗照的裏頭各物淸晰可見。

後堂地方倒也寬敞，左右兩旁，俱都懸着白色的幔幕，低垂及地，兩列幔幕盡頭，夾着覆壓同色幔幕，過丈高上的一面大屏風。

屏風也是漆白如雪，也無甚麼詩畫提跋，就祗寫着四個擘窠紅字：

格殺勿論！

筆筆蒞走龍蛇，字字紅的恍如噗血，襯着那白色的幔幕，愈發見得肅殺可怖！

背着那面屏風，標槍也似直的站了個人。

那人身後本來放了張椅子，但他却寧可站着。

他那衣衫也是雪白，人看來很年輕，最多也不過是二十七八，身段出奇的頎長，束髮垂肩，面如秋夜月，色似春曉花，鬢若刀裁，眉勝墨畫，鼻比懸胆，瀟洒風度，分明翩翩佳公子。

他的眼，低垂着，左手空懸，曲指作勢，右手却是拿担了管硃筆。

在他身前，有張長桌，桌上放着筆墨，硃丹，賬册，還有潤筆的兩小瓶淸水。

賬册很厚，左右打開，觸目就是成列的人名，人名對下却是成列的數目字。

他那目光就垂落在那賬册上，右手硃筆不時往賬册上批改，勾劃。

走筆到了盡頭，他那曲指空懸着的左手便會落下，然後，沙的一聲，翻過別頁。

堂裏頭出奇的靜寂，有的就祗是那賬册揭動時發出的聲響，突然聽來，端的敎人毛骨聳然。

他那身白衣很乾淨，也很平滑，並無多少縐紋，想是起來新換過衣服才不久。

長桌對開，靠着兩邊幔幕，都間雜放了幾張桌椅，空着，只有左數第二張坐了人，那人，赫然就是「快訊」封九！

他也是垂着頭，目光却是投向地上。

後堂裏就只這兩人，不靜才怪。

驀地，那封九猛可側起了頭，目光移向門外，卽時，門外響起了敲擊聲，三下。

白衣人却似未覺，沒有停筆，也不抬頭，但三下敲門聲才響過，他便開口道：「入來！」

依呀的門打開，侍候門外的那僕人兩步走入。

白衣人仍不抬頭，問道：「甚麼事？」

那僕人頭垂着，垂得很低，道：「他來了！」

白衣人道：「誰？」

那僕人道：「他，就是他。」

「原來是他，快請！」白衣人終於停下了筆，抬起了頭，抬起了目光。

他人很够風度，若是走在鬧市，恐怕誰也不禁要朝他打量打量，但誰若是接觸到他那目光，只怕不敢再望上第二眼。

他那雙眼，無疑很黑很亮，但簡直就不像是人的眼睛，可也不像獸眼。

要知無論人眼獸眼，最低限度也是活生生的，有感情的，那怕是喜，是怒，是冷酷，抑或溫柔……多少也可以看得出來，祗有他那雙眼，却是死硬的，沒有感情，沒有變化的。

誰也不知道他目光裏的含意，甚至他在看甚麼，也敎人頗費思量，只因爲他看着甚麼時，又不像是看着甚麼，不看着甚麼時，又像是看着甚麼！

他的眼，看得到的，已是如此難以捉摸，那看不到的，他的心呢？

隨着他目光的抬起，旁邊封九跟那僕人的頭却垂得更低，敢情他兩垂頭，就是怕了那目光？

那僕人連隨聲應知道，方待退出轉話，門前人影閃處，葛衣人已自舉步走了入來。

他走的很慢，七步走過，便又停下。

那頂竹笠仍戴在他的頭上，左右斜來的兩道燈光使那竹笠在他面上重疊的留下了兩重光影，掩去了他的神情，敎人無法看的眞切，但他那目光，此際分明就落在眼前那面白屛風上。

格殺勿論！格殺勿論！

字字赤紅如血，他那眼瞳也已充血！

那四個字，刹時就像是無數柄血劍飛舞着齊向他刺了過來，只刺的心頭陣陣發痛，半截身子不覺已微微的起了佝僂。

那白衣人卽時開口道：「你來了。」

葛衣人道：「來了！」

白衣人點頭道：「好，很好！」

葛衣人只聽的心頭發痛，也不作聲。

白衣人道：「聽封九說來，當時環境，要是別人，眞還無法下手。」

葛衣人心頭不由更痛。

白衣人道：「三百両黃金眞是少不得的。」

葛衣人仍不作聲。

白衣人接道：「你想要現成的還是銀票？」

葛衣人道：「現成固然好，銀票也無妨。」

白衣人道：「畢竟還是銀票來的方便。」

葛衣人道：「隨你方便！」

「那就銀票好了。」白衣人邊探左手從右衣袖裏取出兩張銀票，邊道：「這都是廣通銀號的銀票，各地都設有廣通的分號，招牌老，手脚快，童叟無欺，隨到隨提，認票不認人，你儘管放心。」

葛衣人道：「自會放心。」

白衣人說聲：「那收好了！」左掌陡飛，兩張銀票立時脫手，筆也似直地望向葛衣人那邊飛去。

那不過是兩張薄紙，但在白衣人手裏飛出，却是變的迅速、有力，簡直就像兩枚鐵片！

別的不說，單就這手功夫來看，白衣人的內家修爲分明已到了飛花創敵，摘葉傷人的地步！

葛衣人却直似未見，但那兩張銀票才一飛到，他左手便已揚了起來。

那兩張銀票也竟就恰好落在他手裏。

白衣人看在眼內，忽的笑了。

他笑時和別人並無不同的地方，臉上的肌肉都很自然地起了變動，只是，他的眼，却連半絲笑意也沒有，他的眼，根本就不曾起過變化。

但無論如何，那到底還是笑。

他笑着，道：「不錯，果然不錯！」

葛衣人道：「彼此！」

白衣人仍在笑，道：「看來，我不如你！」

葛衣人却索性連話也不說了。

白衣人也沉默了半晌，才又道：「這次你來得很快，封九到了沒久，你就來了。」

葛衣人道：「不得不快！」

白衣人隨問道：「等着錢使用？」

葛衣人道：「不等！」

白衣人道：「急於見我？」

葛衣人道：「正是！」

白衣人道：「爲了甚麼？」

葛衣人道：「問你一句話！」

白衣人道：「這就聽着。」

葛衣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一字一字地緩緩問道：「那出錢殺段香皃的人是誰？」

語聲陡落，那邊封九抬頭，乾瞪着眼，驚詫的望着那葛衣人。

白衣人亦自目光一閃忽道：「你想問甚麼？」

葛衣人道：「那出錢殺段香皃的人是誰？」

白衣人目光再閃，道：「你可是醉了？」

葛衣人道：「向來就滴酒不沾唇！」

白衣人道：「你很清醒？」

葛衣人道：「很清醒！」

白衣人連聲道：「好、好……」忽的坐到了椅上，人也沉默了下來，目光也垂了下去。

過了很久很久，他那目光才抬起，迫視着葛衣人，問道：「你替我做事多久了？」

葛衣人道：「已將年半！」

「不錯……」白衣人點頭道：「年半雖然不長，也已不短，時至今日，規矩……」

說到規矩，他那握着硃筆的右手便有意無意的抬起，屈向肩後，筆尖恰好指向那面屛風。

屛風上那「格殺勿論」四個擘窠血字，刹時彷彿都亮了起來，迫人眉睫。

葛衣人那目光不期又移到屛風上。

白衣人頓了頓才接下去道：「你還不懂麼？」

「早就懂了！」葛衣人苦澀的應道。

白衣人道：「規矩怎樣？」

「格殺勿論！」葛衣人應來語聲更苦。

白衣人道：「格殺勿論，那你還問甚麼？」

葛衣人沉聲道：「不得不問！」

「不得不問？好、好……」白衣人沉吟着忽問道：「那段香皃是你的甚麼人？」

葛衣人沉默了下去。

白衣人再問道：「親人？」

葛衣人仍不作聲。

白衣人也沉默了下去，那握着硃筆的右手隨着緩緩放下，筆桿倒轉，筆尖向上，不徐不疾的在身

前那張長几的几面上敲擊起來！

篤！篤！篤！……

響來單調，靜裏聽着，却是震人心魄！

誰也不難想像得到，白衣人如此擧動，心裏無疑已是不甚舒暢。

那邊封九冷眼旁觀，這下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忙又將頭垂下。

葛衣人却是直似未覺，木立不動。

笠緣的垂影掩去了他的面容，誰也看不到他那神色曾否起過變動。

「拍」的硃筆突然中斷，白衣人手亦停下。

隨卽，他就勢放下了斷筆，從容地道：「對於下屬的挑選，向來我都抱着寧缺毋濫的原則，是以無不親力親爲，嚴加考慮，那要是別人推薦到來的，更就不在話下，但你，却是例外，還記得你只是無意遇見冷五殺人，碰巧冷五又是喜歡口裏賣弄文章，下手前多說了幾句，敎你知曉他幹的實在是賺錢的工作，尾隨不捨，定要他引介，他身手不如你，擺脫不了，沒奈何修書先問許我，帶你到來，及至你我相見，問你姓名，堅持不說，也就罷了，更不會再問你師承、出身，只要你……」語聲陡地提高，一字字道：「嚴守規矩！」

葛衣人也不作聲，只是木然聽着。

「這年半下來，你倒也做到了，行事的乾凈俐落，更是無人能及，得人如此，我本來高興得很、高興得很，可是！」白衣人一頓，又道：「今日你却竟一反常態，壞了規矩，未免敎我失望！」

葛衣人道：「縱然令你失望，在我亦是非問不可，如若是將我視作顧客想來你亦無爲難之處！」

白衣人道：「這話怎說？」

葛衣人道：「我願出黃金千六両買這消息！」

白衣人一怔，忽的輕嘆道：「你錯了。」

葛衣人急問道：「錯在那裏？」

「這裏只有兇手可買，並無消息可賣！」白衣人緩緩接道：「再說，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金玉雖貴重，信諾也非輕，出爾反爾，恕我不能！」

葛衣人道：「且念……」

白衣人突截道：「此地由來無情可說，你更休要與我說情，果眞要說，且問你還記得冷五？」

葛衣人不由得追問道：「他怎樣了？」

白衣人道：「那先你去殺段香皃的就是他！」

葛衣人聽說混身猛可一震，呻吟着道：「他怎會是她的對手……」

白衣人目光閃動，道：「你倒清楚！」

葛衣人隨問道：「他死了？」

白衣人道：「死了！」

葛衣人微喟道：「是自殺的？」

白衣人詫異的道：「你怎知道？」

葛衣人憮然道：「他早就說過……」

白衣人不由追問道：「說過什麼？」

冷五說過什麼？

他說：「我雖然不能阻撓你的心意，但却不能不說良心話，我是走錯了但並不想你也跟着錯！」

他又說：「山外更有高山，人上更有能人，不單獨我，只要是從事這種工作的人，他的生命都絕不會長久，卽使不爲別人殺死，也得死在自己手上！」他更說：「遲早你必會後悔！」

那番懇切的說話，葛衣人眞還忘不了。

他更不曾忘記段香皃是怎樣的性情，要非冷五使她着惱，且又不知進退，她眞還不會殺冷五。

而憑冷五的爲人，想來也不致於口裏不三不四的使得段香皃非殺他不可。

冷五更也不是潑辣無賴的人，他要殺人，是必會殺得很光采，就是敗了，也會認命！

但憑他的武功，却還不是段香皃的對手！

那他旣不能殺人，也就只好殺死自己了……

葛衣人心頭儘管思潮起伏，口裏却不作聲，也不回答那白衣人的問話。

白衣人稍待終於又開了口，道：「看來，你倒與他交情不薄，爲公爲私，快意恩仇，理當無憾，何必多問什麼，壞了規矩？」

葛衣人忽的道：「冷五可不是她殺的！」

白衣人道：「直接也好，間接也好，冷五都是因她致死，那又有何分別？」

葛衣人道：「的確沒有多少分別，但若歸根到底，可就不是那麼簡單！」

白衣人道：「你是說我迫他？」

葛衣人道：「是是否否，彼此心照！」

白衣人道：「好個彼此心照不成我也迫你？」

葛衣人道：「我初來時你也曾經敎人追踪！」

「那是不錯！」白衣人道：「你入我門，知我秘密，此地安危以至各人性命便在你手，若敎你是官府細作，怎生得了，那我旣不知你身份究竟，差人追查，勢所難免，但到你替我開始工作，也還是撤去跟踪的人，相信了你！」

葛衣人道：「那時人也殺了，信與不信，已無要緊，那你還不放心什麼，再說，擧目無親如我，你着實也查不出什麼來，冷五，却可就不同了，他雖然家在江都，距此百里，但左右兩家無不是你門中人，想來那是你特地安排，好使三家下屬各都同時被兩家監視着，滿門老幼生死，無疑也就操在你胸臆三寸之間，若有異動，只怕逃得了自己，也逃不了家人，那麼，你命令下來，就是明知必死，亦

只好應命！」

白衣人道：「你倒清楚！」

葛衣人道：「也是你教曉我，你若不使人追查我究竟，我也不會探索你的動機！」

白衣人道：「那倒是我小覷了你！」

「也許！」葛衣人淡應。

白衣人道：「但你得知道……」

葛衣人道：「知道什麼？」

「孤掌獨拍，雖疾無聲！」白衣人沉聲道。

葛衣人頓無言語，白衣人隨又翻起左右手掌，「拍」的相撞，接道：「兩掌交擊，響聲方發，就像冷五，身懷絕技，自己若是無意伸出手來，不成別人拉得動他？」

他口裏說的雖是冷五，但無疑亦是在說那葛衣人，也的確，孤掌難鳴，就算先伸出手來的是別人，你自己若不去理會，這巴掌還拍不響的，既然自己同意伸出手來拍響了這巴掌，日後便就是有什麼三長兩短，都是自己的事，可也再怪不得人家。

那思量下來，怎不教葛衣人啞口無言？

白衣人也不再多說什麼。

好半晌，還是那葛衣人忍不住又開了口，道：「看來，今日卽使再問下去，也是無用！」

白衣人道：「豈止今日！」

葛衣人微喟道：「你就不念……」

白衣人截道：「若不念舊，你我只怕早就不是如此相對，如此說話！」

葛衣人道：「你……」

白衣人隨又截道：「速速歸去，休再多言！」

葛衣人想已忍無可忍，霍地抬起頭來，迫視着白衣人，厲聲喝道：「傅玉書！」

喝聲悲激，震人心弦，那邊「快訊」封九冷不提防，不由得又駭的混身抖震！

白衣人更就是躬身欲起，面上那絲殘餘的笑意，刹那亦自凍結，忽又坐了回去，淡淡地問道：「你呼喝我姓名，算是作甚！」

葛衣人道：「要你仔細聽着！」

傅玉書淡應道：「聽着甚麼？」

葛衣人道：「我問你，是誰要殺段香兒？」

傅玉書道：「恕難奉告！」

葛衣人嘶聲喝道：「我要你說！你若不說！」

傅玉書道：「怎樣？」

葛衣人斷喝道：「要你命喪當場！」

「住口！」傅玉書面色陡寒，颯的站起身子，拍案叱道：「給我出去！」

葛衣人兩聲冷笑，右掌乍翻，已然按着劍柄！

傅玉書面色更寒，道：「你敢動手？」

葛衣人冷笑道：「有何不敢！」

傅玉書怒極反笑，連聲道：「好，好……」

葛衣人道：「你再不說，只怕我眼認得人，劍可認不得人！那時，可就不好了！」

傅玉書笑聲一歛，道：「憑你身手，殺我是不難，但我要殺你，亦是易如反掌！」

葛衣人冷笑道：「倒要領教！」

傅玉書道：「說身手高低，我或不如你，但我門下十二殺手，此刻就在兩旁幕後，聽命出手，好漢不敵人多，雙拳難拒四手，待你果眞殺得我時，怕亦不免血濺七尺，屍橫就地！」

語聲甫落，兩旁幔幕忽的齊都無風自動！

葛衣人心頭微凜，半步橫移，傾耳聽去，兩旁幕後果然透着輕微的呼吸聲！

驀地，錚錚兩聲，透過幔幕，劃空響起，似已有人按捺不住，劍已彈出劍鞘！

葛衣人握劍更緊，忽的冷笑道：「此來生死已置道外，那怕血濺七尺，屍橫就地！」

傅玉書喝聲「好」！道：「視死如歸，的是豪氣干雲，怕只怕你私仇未了，死難瞑目！」

葛衣人聽得說，猛可身子一震，怔在當場，不錯他並不怕死，但段香兒因何遭人買兇追殺，幕後兇手又是誰人，至今還未了了，那怕他死前殺盡傅玉書等，也是無用，是必抱憾九泉，永難安息！

傅玉書冷眼旁觀，雖然碍於竹笠，無法鑑貌辨色，但他早就在留意着，立時覺察那葛衣人心裏已起動搖，隨卽又道：「兩敗俱傷，却也非我所願，此刻你要離開，亦是不遲，只管請便！」

葛衣人恍如不曾聽說，動也不動，更不作聲。

傅玉書無奈亦自沉默了下去。

好半晌，葛衣人霍地轉身，舉步離開！

傅玉書卽時喝止道：「且慢！」

葛衣人應聲止步，右腕陡震，長劍出鞘半尺！

傅玉書隨說道：「錯過今日，你我只怕是敵非友，還念年來賓主，我不與你爲難，但你若是與我作對，敢胆洩我秘密，壞我買賣，可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不擇手段，追你人頭！」

葛衣人兩聲冷笑，也不回話，脚步再又舉起，頭也不回，走了出去。

傅玉書冷眼相送，果然也不着人阻攔。

很快，葛衣人已出了月門，消失不見。

傅玉書却仍不移動目光，眉宇忽的輕輕蹙起，像是凝神聽着甚麼。

也沒多久，前院那邊傳來輕微的開關門聲。

傅玉書雙眉卽時展開，吁了口氣，忽的轉過目光，呼道：「封九！」

「快訊」封九那邊應聲連忙站起身子。

傅玉書連隨吩咐道：「你這就去跟踪着他，待淸楚他落脚的地方，馬上與那附近負責連絡的兄弟接頭，飛鴿傳訊給我！」

封九躬身應聲省得，禁不住連打了兩個寒噤。

傅玉書又道：「此人不比尋常，路上小心！」

封九連聲只是知道。

傅玉書也不再說甚麼，揮了揮手，封九更就不敢怠慢，連忙退了出去。

那邊封九人才退出，兩條帶劍黑衣中年漢子已自掀開幔幕，分左右走了出來！

侍候兩旁幕後的也就只是他們兩人，那來傅玉書口裏所謂十二殺手。

那兩人出了幔幕，便又停步，齊都用奇怪的目光望着傅玉書，左邊的那個更忍不住開口問道：「傅爺着令封九前去追踪，莫非有意取他性命？」

傅玉書淡應道：「正是！」

那人隨又問道：「那麼，何不就此殺了？」

傅玉書道：「朱八，你自問比冷五如何？」

那被叫做朱八的人沉吟着道：「這……」

傅玉書道：「說實話！」

朱八微喟道：「我不如他！」

傅玉書隨轉向右邊那人道：「于七，你呢？」

那于七不假思索，道：「也是不如！」

「那就是了！」傅玉書道：「冷五不能殺死的人，他却敢在『天風雙劍』與那沈飛卿耿鷹揚衆人的圍繞下從容殺了，你道他的身手怎樣？可是容易對付得來的？」

于七朱八兩人聽着不由得都怔在那裏。

那朱八倒還不覺怎樣，于七可是心裏有數，沈飛卿耿鷹揚兩人的身手他雖然不淸楚，但那「天風雙劍」怎樣厲害却早在那夜刺殺「小孟嘗」孟絕海時他就領教過了，如今甚至可說尚有餘悸！

傅玉書隨又接道：「就是對付得了，殺得了他，想必亦要付出相當代價，你們還不知道麼，沒有把握的事，我從來是不會做的！」

于七兩人連連點頭，傅玉書語聲陡變，厲聲接道：「但我也絕不容許門下出現叛徒，誰若要背叛我，對我二心，他就得死！」

于七兩人齊打了個冷顫，垂下頭去！

傅玉書左掌右拳，「拍」的互擊，又道：「我也從來不做虧本的買賣，這次若是將他拿下，嘿！那收穫恐怕遠出你們意外，別的先且不去說他，就先刻封九傳來的消息，單是洛陽那段玉孫已出價黃金五萬兩，追查那殺他女兒段香兒的兇手！」

于七兩人聽說眼也不由直了，齊地抬起頭來。

傅玉書淡然一笑，又道：「何況，要買他性命的尚有人在，只怕他的身價總在七八萬兩黃金過外，憑這數目，那怕暫且按下其他生意，全體出動，傾力追他人頭，算來也是値得！」

于七兩人齊齊點頭，連聲只說値得。

傅玉書却忽的長歎道：「不過，七八萬兩黃金雖則得來不易，好手却更難求，他若不是如此，專心替我做事，那怕身價再高，也是等閒，絕難動我殺機，今日的事，你兩也得好生記着！」

于七兩人心頭微凜，連忙頷首。

傅玉書稍作沉吟，忽的吩咐道：「此人實不簡單，封九此行難保不無失閃，你兩立卽出發追踪前去，好得隨時照應，小心爲上，不可貪功，猶其未得我吩咐前，切切不可輕舉妄動。」

于七兩人聽說立時雙眼發亮，齊地應聲知道，轉身舉步，急急奔了出去。

要知傅玉書吩咐得下來，那七八萬兩黃金無疑也就是有他們的份兒，那能走的不快。

兩人存心怎樣，更就可想得知。

傅玉書冷眼目送兩人離開，無意識的點了點頭，然後，沉吟着負手背轉過身。

那屏風上「格殺勿論」四個血字立時齊地映入他的眼簾！

他眼裏的殺機，於是，更濃了……

——未完待續——

精選新派俠義長篇連載故事

萬里雄風

倪匡·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東方白負傷獲金蘭花贈予苗疆異物，服後功力大增，但却面目全非，頭髮脫落，當他來到日月莊參加東方霸主爲東方雷與席珍小姐婚禮之際，値席大先生也來到日月莊。正邪兩道，本不相容，更爲了東方雷的婚事，使得席大先生忿迫東方霸主一拚，相搏數招後東主霸主處境畧落下風之際，突發歹毒暗器，東方白目睹席大先生無法避讓，立飛身爲他解圍，東方霸主羞憤之下，彈出利劍，疾向席大先生刺去，席大先生一矮身形，東方霸主手腕一翻向下沉去，長劍擊在席大先生頭上——

霸主君臨腥風起

東方霸主右手在腰際一抹，已然扣了一把細如牛毛的紲針在手，那是極其歹毒的暗器，制中人體之後，會沒入人身體之內，順血而行，說不定甚麼時候便會刺中要穴突然身亡，實是最下三濫的暗器，以東方霸主的身份而論，是不該用這種暗器的！

而且，在他和席大先生動手之際，未曾講明動兵刃，突然發出暗器，也是不光榮之事！

但是，東方霸主却知道，世上事，成則爲王，敗則爲寇，他如果敢在席大先生的手下，他的行動再光采，也是免不了遭武林中人的譏笑，而如果他勝了席大先生，那麼，不論他行徑何等卑劣，武林中人，也是一樣會對他畏如蛇蠍的！

當他握定了那一把銀針之際，他的身子仍然在向下落來，但由於他眞氣連換，是以下落之勢，並不是太快，而他既然已決定用那樣歹毒的暗器來對付席大先生，那自然是要求一發必中，如果發而不中的話，那自然更加惹笑江湖了！

是以，他要等到身形再向下沉時，等到席大先生全神貫注準備發招之際，他才突然發難！

他身形在轉眼之間，又下沉了五六尺，席大先生的那一下長嘯聲，自然是在告訴對方，你要小心應付，我要發招了，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本就是高手過招時所應有的。

席大先生以君子之心，自不能度小人之腹，他做夢也想不到，東方霸主已然準備用如此歹毒的手法來對付他了！他在一下長嘯之後，手掌向上一翻，掌力已疾透而出！



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東方霸主，也發出了一聲怪叫，右手陡地一揚，大蓬銀針，已向着席大先生的身子，一齊罩了下來！

席大先生的一聲長嘯，和東方霸主的一下怪叫聲，全是運內力逼了出來的，聲勢本已十分驚人，可是東方霸主突然之間，撒出那蓬銀針，所有旁觀的人，無不感到意外之極！

因爲東方霸主的威名如此之盛，誰也想不到他竟然會在那樣的緊要關頭，發出那樣一蓬歹毒暗器來的，是以人人都發出了「啊」地一聲！

千餘人齊聲呼喊，聲威自然又在兩大高手的呼喝之上，震得人人的耳朵都嗡嗡作響！

而在那電光石火之間，最最驚愕大怒的，自然是席大先生了！

席大先生的掌力才向上湧去，大蓬銀針，已向下射了下來，銀針雖細，但是每一枚銀針上，却也都蘊有東方霸主的內力在，是以向下射來之際，都發出「嗤嗤」的聲響，來勢極之勁疾！

自然，那時席大先生的掌力，正在上湧，在他掌力正面所達的範圍之內，銀針才一射下，便已然紛紛向外翻飛了開去，猶如一股銀色的噴泉一樣，好看之極。但是還有許多銀針，向他四面八方疾射而來！

席大先生的心中，驚怒之極，以致在那一剎間，他竟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銀針的來勢何等之快，席大先生縱使可以避得開銀針的夾襲，他避開的機會，也是稍縱卽逝的，是以此際，他的處境，可以說是危險之極了！

一看到席大先生的全身都被銀針包住，演武場之旁的千餘人，在叫了「啊」地一聲之後，立時又靜了下來，有很多人，根本祗是叫到了一半，便已停了下來，屏住了氣息，看席大先生如何應付。

也就在此際，所有的人，只見一條人影疾投向席大先生！當眞是如鬼似魅，當他投向席大先生之際，席大先生的雙袖，已蕩起兩股勁風，一齊向上拂了起來。可是武功高的人却看得出，席大先生仍難免要糟！

因爲席大先生雙袖拂起的力道雖然强，但是他只能將射向他全身的銀針拂去一大半，另有一小半，已向他下三路射來的，他必然無法避過去了。

然而此際，突然有一人向他掠了過來，那人掠到了席大先生的身前，發出了一下極其難聽的呼聲，突然雙掌翻飛，拍出了幾掌！

那人和席大先生配合得十分好，席大先生雙袖向上振起，他「呼呼呼呼」四掌，却是向下拍出的，那人的四掌一到，將射向席大先生下盤的銀針，一齊激了起來。而就在那時，席大先生的雙袖，非但把攻向他上半身的銀針，一齊拂了出去，而且，雙袖也已倒捲了下來。

而那人的身形，也已疾退而出！

席大先生雙袖倒捲，將還另一串銀針，一枚不剩，一齊捲進了衣袖之中！

全部銀針一齊消滅，席大先生自然再也沒有危險了。但是剛才那一剎之驚險，却是難以形容的，連席大先生那樣，一生之中，不知經過了多少大風大浪的高手，也不禁背上出了一背心的冷汗！

席大先生對那在突然之際，出手助他的人，心中實是感激之極！

本來，席大先生的性格，極之孤傲，他和人家動手之際，是絕不願意人家去帮他的。可是那人出手帮他，却是他的生死關頭！

而且，那是東方霸主手段卑鄙在先，與他的淸名無損，他自然心存感激！是以，他雙袖一將所有銀針捲住，立時身形後退，同時轉頭向那人看去，只見那人站在三五丈開外，却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在臉上滿是凹凸紅塊的人！

看官，在席大先生驟受暗算，生死俄頃之際，出手拯救了席大先生的，自然不是別人，正是東方白！

東方白退開了三五丈之後站定，而席大先生的性子十分傲岸，他心中雖然已對東方白極之感激，但是他是決計不會在口上對東方白道謝的。他望了東方白一眼，立時又向東方霸主望去。

此際，東方霸主的身形，已然落了下來，他在半空之中，突施暗算，滿以爲可以成事的，却不料半途給東方白壞了事，他心中實是怒極！

他一落定身子之後，四面看了一看，只見所接觸到的目光，大都有不以爲然之色，他心知自己今日假若是勝不過席大先生，那是十分難以落台的。

反正剛才，連那樣歹毒的暗器也發過了，還在乎甚麼？是以席大先生一開口，必然是譏嘲他的，而他也難以回答，還是不給機會讓席大先生開口的好。

是以，他陡地一聲大喝，手向席大先生一指，「噹」地一聲，一柄長劍，已然自他的衣袖之中，彈了出來，到了他的手中。

他的動作快疾無比，竟沒有人看得出那柄長劍究竟是怎樣從他手中彈出來的。但那柄長劍，一到了他手中，衆人心中，都不禁一凛！

只見那柄長劍，寒光閃閃，其薄如紙，一望而知，是極之鋒利的前世奇珍！

東方霸主劍才出手，手腕畧畧一震，那柄劍便顫動了起來。東方霸主在長劍「颼」地出手之際，

劍尖便已直指席大先生，那柄劍，筆也似直。可是此際隨手一抖，劍身竟像是軟的一樣，抖出了數十點寒光來！

東方霸主的身形，也跟着掠起，一劍已向席大先生疾攻而出！

那一劍，由於他在攻出之際，劍尖亂顫，是以根本確不定他攻向何處！

席大先生一見東方霸主的劍招如此緊密，本來他有一個十分好的對付之法的，那便是將裹在衣袖中的那些銀針，一齊反拂了出去！如果那樣的話，那麼東方霸主卽使不致於受傷，也必然窮於應付了。但是那種如牛毛的銀針，却極其歹毒，雖然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然而以席大先生的爲人而論，也是萬萬不肯的！

他一見東方霸主長劍電刺而至，身形便陡地向後退出去，在他身形後退之際，他雙袖一齊，向上揚了起來，「呼呼」兩聲，裹在他袖中的千百枚銀針，一齊向上，飛了起來，在半空之中相擊，發出一陣「叮叮錚錚」的聲音來，銀針在半空中相碰，立時又落了下來，像是天上，突然下了一蓬銀雨一樣！

席大先生將袖中的銀針向天上拋出，而不向東方霸主攻去，自然是表示他光明磊落，絕不用那種歹毒的暗器，去對付敵人，四周圍觀的人，自然也都知道他心意。

是以儘管在日月莊的武林高手，絕大多數雖然都是衝着東方霸主的面子而來的，但此際也都不由自主，對席大先生發出了一下讚嘆聲來。

那樣的情形之下，若是換了第二個人，必然心中有愧。可是東方霸主却不是那樣的人，他聽了那數百人齊聲發出的讚嘆聲，心中還不是味道到了極點！

席大先生那兩蓬銀針向上拋出之後，又落了下來，而他人是在向後退出的，因之東方霸主若是要進襲的話，一定先得撥開那些銀針才是。

但東方霸主一心只想取勝，他那一劍刺出，勢子極猛，却是不想半途而廢，是以他身形倏地一轉，那一劍的劍勢不變，只不過人却繞了一個彎兒，避開了那一蓬落下來的銀針，仍是一劍刺出！

席大先生看到東方霸主的來勢如此兇狠，分明是想將自己置於死地，心中大怒，一聲陡喝，非但不再後退，而且身形向前，疾撲而出！

這時，所有在演武場圍觀的人，都不禁呆了。

因爲東方霸主那一劍的去勢如此之盛，而席大先生却向前迎了上去，如果席大先生手中有着兵刃，那還可以說是衝上去拚擊一下。但是事實上，席大先生却還是空着雙手的，那豈不是撲上去送死？

然而，這兩位高手的動作，何等之快，衆人大爲驚愕間，兩人早已相隔極近了！

只見東方霸主的那一劍，「颼」地來到了席大先生胸前三四寸處時，席大先生的身形一矮！

那一矮，矮得特異之極，連東方霸主那樣的高手，也大感意外，一劍仍然向前刺了出去，但由於席大先生的身形已向下矮去，那一劍當然刺不中他，只是「嗤」地一响，在席大先生的頭頂掠過！

席大先生那身形一矮，矮得恰到好處，東方霸主的劍鋒，幾乎是緊貼着他頭頂上掠了過去的。

東方霸主一見在那樣的情形下，被席大先生用那樣怪異的方法避開了一劍去，心中已知不妙，急忙手背向下一沉。

這一下變招，本是快疾無比，連席大先生也避不過去的。可是，當他一出長劍向席大先生攻來之際，劍是平平向前刺出的，而此際，他明知自己若不是在電光石火間變招，下盤必爲對方所乘，是以急不及待將劍向下沉去，「拍」地一下，長劍擊在席大先生的頭頂之上！

如果東方霸主手中的長劍，是劍鋒向着席大先生頭頂的話，那麼這一劍，是可以將席大先生的頭顱，齊中剖開兩邊了。

但是，他長劍第一招平平刺出，此際急切間擊向而下，由於變招實在太急，是以根本沒有機會將劍轉過來，雖然轉一轉劍鋒，只消一轉手腕，本是電光石火，一剎間的事，但是在那種間不容髮的情形下，却也難以做得到了！

是以，他長劍雖然「拍」地一聲，擊在席大先生的頭頂上，但却是劍身平平拍下去的，當然不能令得席大先生受甚麼傷！

東方白一劍拍中了席大先生，還想再轉手腕時，却已然遲了！

席大先生在徒手向前撲之際，早已將一切變化算在其中的，他知道當自己身形一矮之後，東方霸主一劍之中，必然先使長劍下壓，向自己頭頂拍來的。

就在席大先生被長劍拍中的一剎間，他右掌一翻，也已向東方霸主的小腹，疾拍了出去。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地一聲響，東方霸主怪叫了一聲，身子向後「騰騰騰」地連退出了三步！席大先生身形一挺，他自知自己這一掌，力道用得極大，東方霸主縱使能不受重傷，在極短的時間內，也必然是毫無抵抗能力的！

當然，以東方霸主的功力而論，那可能只是極短的時間之事，所以席大先生要掌握稍縱卽逝的機會，他陡地掠向前去，伸指向東方霸主手中的長劍

便彈！

他本來是準備，彈落了東方霸主的長劍之後，再一掌印向東方霸主的胸前，那麼，東方霸主不死也得受重傷，大局便定了！

可是，就在他伸指向長劍彈出之際，忽然聽得一下尖銳之極的呼叫聲，叫道：「還我劍來！」緊接着，無聲無息，一張銀光閃閃的網兒，已然向着東方霸主手中的長劍，直罩了下來！

在那樣的情形下，席大先生如果仍不撤招，那麼那張網兒一定連他的手一齊罩在內了！

而且，席大先生看出那張網兒，異光閃閃，絕不是普通的物事，一時之間，也弄不清它的來歷，是以他立時身形一凝，縮回手來。

也就在那一瞬間，小腹上中過席大先生一掌的東方霸主，也定過了神來，一聲怪叫，手背也是一縮，待將長劍收了回去。

可是，那張網兒的來勢，十分之快，東方霸主只將長劍縮回了兩三寸，網已疾罩了下來，將長劍一齊罩住，直到此際，衆人才看清，飛撲而來，撒網將劍裹住，是一個中年婦人。

衆人只看到那中年婦人的裝束，十分異特，她疾躍而來的身法，也說明她是武功絕頂之人，但是却沒有人認得出她是什麼來歷來。

所有人中，只有東方白之外，知道趕到的是金蘭花外，自然還有東方霸主，東方霸主還想勉力把劍奪了回來，但金蘭花一抖手，劍已隨着銀網，飛向半空！

本來，劍在東方霸主手中，要奪走談何容易，但是此際，一見金蘭花趕到，東方霸主的心中也不禁大吃一驚！剛才，東方白突然出手相助席大先生，東方霸主的心中已然暗自吃驚！因爲他一再認不透東方白的來歷，但是却又看出東方白的武功，十分之高，但他却還想到，不論那怪人的武功是如何高，日月莊兩位莊主一出手，總是可以與他匹敵的了，所以他自己仍是只要專心對付席大先生就可以了。

可是金蘭花一到，他却無法不心驚肉跳了！

他曾和金蘭花結爲夫婦，自然知道金蘭花不但武功極高，而且身上各種稀奇古怪的事物特別多，當眞是防不勝防，再加上她是當日險險被自己害死之人，自然是懷着深恨，她一到此處，實在大大不妙，自己這一方面的人雖然多，但只怕也沒有人能和金蘭花相鬥的！

他一想及此，自然難免心慌意亂。高手在臨敵之際，最忌心亂，他心中一慌，眞氣署浮，手上長劍一個把揑不穩，便已被金蘭花疾奪了過去！

長劍一脫手之後，金蘭花一聲長笑，東方霸主心中暗叫了一聲糟，身形閃動，疾退了開去。

這時，不但東方霸主向後退去，連席大先生，也身形一閃，向後退了開去！

當席大先生一看到那張銀光閃閃的網兒向下疾罩下來之際，心中已是一奇，看出那張網兒，絕非凡品，及至到轉眼之間，網兒一振，已然將東方霸主手中的長劍捲走，席大先生的心中，更是大大地吃驚！

照說，席大先生此際正和東方霸主爲敵，東方霸主手中的長劍被人捲走，他應該高興才是的。但是席大先生此際，却只是吃驚。

一則，他是正人君子，東方霸主又來了敵人，他也決計不會和別人夾攻東方霸主的，對他來說，並沒有甚麼好處。但是來人的武功如此之高，才一現身，便能將東方霸主手中的長劍捲走，這却是非同小可的事！

在未曾摸清來人究竟是甚麼路數之前，他自然吃驚，也立時向後退去，目光如電，向着金蘭花望去。

等他向金蘭花望去之際，只見金蘭花早已將長劍綽在手中，「錚」地一聲輕响，那柄長劍，竟捲成了一團，金蘭花順手將之放在腰際的一個絲囊之中。

她腰際大大小小的絲囊，竟掛了七八個之多，也沒有人知道她絲囊之中究竟是些什麼。

席大先生見奪了東方霸主長劍的，竟是一個中年婦人，心中自然更是詫異不止，他也不認識金蘭花。

因爲金蘭花的武功雖然高，但是她足跡一直不出苗疆，是以中原武林中人，自然認不得她。

但是，席大先生心中却也不免疑惑，因爲她一到便叫「還我劍來」，那分明是和東方霸主早就相識的了，那麼她此來究竟是敵是友呢？

這時，不但席大先生那樣納罕着，演武場四周圍所有的人，也全在那樣想。

而其時最尷尬的，自然便是東方霸主了！

只不過東方霸主究竟是老奸巨猾，他在金蘭花一出現之際，便自心慌意亂，及至長劍被奪，更是駭然之極，但是轉眼之間，他心中便有了分數！

在衆人的竊竊私議聲中，只聽得他一聲長笑，道：「娘子，你終於來了，來得可稱及時之極！」

東方霸主這一句話，是用內家眞力逼了出來的，日月莊中，人人可聞！而當人家聽得他那樣稱呼金蘭花之際，有的驚詫，有的莫名其妙，有的愕然，千餘人面上的神情，都是難以形容！

金蘭花嬌聲一笑，道：「來得及時麼？」

東方霸主笑吟吟地向金蘭花走將過去，說道：「自然來得及時，雷兒的婚禮，日內卽將舉行，你做母親的，不遠萬里而來，趕在婚禮之前，還不及時麼？」

本來，東方霸主口稱「娘子」之際，還有一些人，是只當東方霸主是在信口胡扯的，但此際再聽得東方霸主如此說法，却是無人那樣想了！

而且，衆人也都明白，原來那中年婦人，乃是新郎東方雷的母親！

席大先生在一旁，聽得東方霸主那樣講，心中已大不是味兒，悶哼了一聲。

而東方霸主的神態自若，已完全恢復了鎭定，他的話，已將他剛才失劍之恥，一齊掩飾了過去，因爲他們兩人既是夫婦，衆人便想到，或許東方霸主根本不曾出力，是以才一照面就失了長劍的，而不會去想及東方霸主是在倉皇失措的情形之下失去長劍的！

金蘭花的臉上，本來一直是帶着笑容的，可是，在東方霸主提及了東方雷之後，她面色反倒沉下來。

然而，金蘭花的面色一沉，東方霸主的心中，反倒大是高興，他和金蘭花夫妻多年，自然知道金蘭花笑裏藏刀的脾氣，每當她笑容滿面之際，也就是她最不好應付的時刻，如今她面上的笑容消失，那至少表示，她也在懷念着東方雷了！

東方霸主忙又說道：「娘子，這孩子之能有今日，你也該明白我的一片苦心了吧，難道你還在怪怨我？」

東方霸主的這幾句話，所有人中，聽得明白，是因爲當年，東方霸主追尋兒子的下落，知道兒子已投入席大先生門下之際，曾對席大先生說起過東方雷的身世之故。此時，席大先生當然也明白，那中年婦人，乃是苗疆天女教的教主金蘭花了！天女教只容女子，除了教主可以有丈夫之外，不容有第二個男子，而教主生下的，若是男孩，也必需立時扼死，不容他長大！

然而，在東方雷出世之後，東方霸主却做了手脚，將嬰孩偷換了出來，是以才得保住了東方雷的性命。

生子要扼死，那只是教規所限，未必是金蘭花自己願意的，是以此際，東方霸主便盡量利用親情來打動金蘭花的心，好叫金蘭花對他的恨意消退！

果然，東方霸主的話，大大起了作用，只聽得金蘭花嘆了一口氣，然後道：「孩子呢？讓我來看看！」

東方霸主一聽得金蘭花要看孩子，心中實是大喜，因爲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之下，東方霸主實是不能再多一個像金蘭花那樣的強敵的，如果金蘭花竟然不理會她的孩子，那麼東方霸主自然也沒有甚麼再可以和金蘭花叙親情的了。

而金蘭花已然想見東方雷，可知不論天女教的教規何等荒謬，母子之情，總還是在的。東方霸主和金蘭花之所以鬧翻，起因就是爲了東方雷，金蘭花發覺東方霸主換走了男嬰，一怒之下，要將東方霸主按天女教的教規論處，東方霸主先得了風聲，反倒先向金蘭花下手，將金蘭花推下了懸崖。

多少年來，東方霸主只當金蘭花早已死，却不料金蘭花根本未死，他第一次見到金蘭花，心中便大吃一驚，知道自己多了一個勁敵。

但如今金蘭花既然想見孩子了，那麼，以前的舊賬，自然可以一筆勾消了，他不但不會多一個勁敵，反可以多一個得力帮手，叫他如何不喜？

東方霸主忙揚聲叫道：「雷兒！」衹聽得隨着他的叫聲，人叢之中，便傳來了一下極其嘹亮的回答，應道：「來了！」

「來了」兩字才一傳入衆人耳中，人影一閃，一條人影，已然從演武場邊上，向前直投了過來，在東方霸主的身邊站定。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東方雷！

東方雷的貌相十分英俊，長身玉立，此際加上一身華服，又不是在江湖上流離顚沛，而是在東方霸主的呵護之下，是以更是神清氣爽，丰神俊朗，才一站定，千餘人心中都喝了一聲采。

東方雷不但樣貌討人喜歡，而且他根骨也是極佳，要不然，他當初祇是一個走方郎中的養子，席大先生又何致於收他爲徒？

而此際，他的武功造詣，也相當之高，是以站在那裏，更顯得氣度非凡。金蘭花一看到東方雷，心中便是大是歡喜，一伸手，便抓住了他的手。

東方雷本來，不是易與別人親近之人，尤其他自峨嵋山逃走了下來之後，席大先生撒英雄帖，要武林中人捉拿他，他更是滿地敵人，使他更不喜與人來往。

此際，如果是另一個他從來未曾見過的中年婦人忽然握住了他的手，那麼他縱使不掙脫，心中一定也會生出厭煩警惕之感來的。

可是，金蘭花却是他的生身之母！

他們母子兩人，固然從來也未曾見過面，但是母子之間的天性，却是極之微妙，東方雷被金蘭花抓住了手，他非但不覺得討厭，而且，還覺得有一股自然而然的親熱，心中一熱，幾乎想要流起淚來了。

東方霸主在一旁，忙道：「雷兒，這位是你親

生母親，你一出世，便未曾見過她！」

東方雷叫道：「娘！」

金蘭花乃是何等窮兇極惡的女魔頭，可是此際一聽到這一聲「娘」字，她鼻子一酸，眼淚也已然撲簌簌地落了下來。

這一幕母子相會，令得演武場旁千餘人盡皆十分感動，人人鴉雀無聲。

自然，那是因爲這些人，本就是傾向於東方霸主的旁門左道中人之故，在席大先生和東方白兩人的心中，却並沒有甚麼感動。

他們兩人的心中祇在想，東方霸主和東方雷兩人，父子朋比爲奸，已可以令得武林之中，再無寧日的了，而今再加上金蘭花，那更是不堪設想！

席大先生在金蘭花剛才一現身時，見識過金蘭花的武功，知道以金蘭花的武功之高，若是和東方霸主兩人聯手來對付自己，那麼，自己絕討不了好的了！

爲今之計，祇好對付了東方雷，祇要將東方雷制住，都麼，他們夫婦兩人，也就不能不投鼠忌器了！

本來，以席大先生的性格而論，他是絕不會想到以大欺小，去對付東方雷的，但這却是由於東方霸主剛才聰明過了頭。東方霸主叫東方雷仍稱席大先生爲師父，那麼席大先生以師父的身份，自然可以處理門下弟子的了。

他在一旁，一直一聲不出，但是眞氣運轉，凝於右臂，準備突然發難。

金蘭花一面流淚，一面却在笑着，道：「孩子，眞難爲了你，你可好麼？」

東方雷在峨嵋時，還不覺怎樣，逃下峨嵋山之後，他將心一橫，胡作非爲起來，弄到後來，天下雖大，幾乎沒有容身之地，好幾次死裏逃生，他想來也覺得淒楚，因之連聲音也有點變了，道：「我還好……。」

他這三個字才一出口，祇聽得突然之際，一株大樹之上，有人發出了驚天動地的怒喝聲，道：「你自然好！」

隨着那一聲呼喝，一條人影，自樹上向下直投了下來，來勢之大，實是無以復加！

那人是直向着東方雷撲了下來的，那一下變化，實是意外之極，連席大先生也未曾料到！

那人的來勢快絕，可是金蘭花的應變，也是快到了無以復加！

就在那人疾投而下之際，金蘭花手一拉，「呼」地一聲，已將東方雷拉得身不由主，向外跌了開去。而自樹上撲下的人，一面撲，一面一柄長劍，電刺而出，他一落地，那一劍仍然帶着「嗤嗤」的風聲，向前刺了出去，東方雷已被拉開，那一劍自然刺不中東方雷，變得反向金蘭花的腹際刺出！

那一刺自上而下刺來，劍勢之盛，實是無以復加。

金蘭花一手將東方雷揮出，胸腹之間，恰好門戶大開，那一劍變成了首當其衝！

金蘭花自然是武功極高的高手，但是倉忙之際，她先預救東方雷，却顧不得自己了，是以百忙之中，她只得陡地吸了一口氣，令得她的腹部，突然陷下去了五六寸有奇，電光石火之間，那一劍已然刺到，但由於金蘭花的腹際，突然縮了進去，是以劍尖只不過緊貼着她的腹際，「嗤」地掠過！

金蘭花死裏逃生，大叫了一聲，抬脚便踢，正踢在那柄長劍的劍身之上。

她內力疾傳，不但將那柄長劍，立時震斷，而且，將那人也震開了一步。

直到此際，衆人才看清那人的樣子！

只見那人形如猿猴，相貌醜異，兩條手臂，更是長得出奇，這時他長劍脫手，但是他兩條手臂揚起，十指如鈎，又向東方雷疾抓而出！

一看清了那人的模樣，演武場四周，倒有一大半人認得出他是甚麼人來，只聽得百餘人失聲叫道：「血猿神君！」

一點也不錯，這時突然撲到，一劍直取東方雷的，不是別人，正是血猿神君。

此際，血猿神君那兩抓的去勢，實是勁疾之極，抓才一發出，十指之上，便發出「嗤嗤」的指風之聲，東方雷一看到血猿神君發抓如此之狠，已嚇得面無人色，用力一掙，想掙脫了金蘭花，向外逃去。

但是金蘭花却大喝道：「孩兒別怕！」

她一面叫，一面手臂再向外一揮，也是「嗤嗤」兩下响，逕向血猿神君的手腕點出！

看來，向前攻出的勢子，比血猿神君猛烈得多，可是，金蘭花疾點而出的兩指，却大收以逸待勞，以靜制動之效，逼得血猿神君不得不撤回招來，若是血猿神君不撤招的話，那麼，他或者可以將東方雷抓中，但是他的脈門一被金蘭花擊中，受創也必然更重！

但是，血猿神君的武功不如金蘭花，一處受制，處處受制，他雖然立時撤回招來，但是金蘭花手腕一翻，立時已一掌向他的胸前擊到！

金蘭花的變招之快，實是令人難以預測，血猿神君大叫一聲，不得不再向後退去。

而當他再要向後退出之際，他已然無法再去對付東方雷了，因爲就在此時，東方霸主身形一閃，

已然攔在他的身前了！

血猿神君一見到東方霸主已攔到了自己的身前，心知剛才凌空下擊，一擊不中之後，今日局面再發展下去，就算每一步都對自己有利的話，只怕也不能手刃東方雷，替自己的女兒報仇了！

血猿神君的女兒，慘死在東方雷之手，血猿神君爲此，心中將東方雷恨之切骨，他打聽得東方雷在關外，便不惜遠走塞北，一直追到了天一堡，要追尋東方雷報仇，好好的一座天一堡，便是毀在他手中的！

當他知道了東方霸主在日月莊之中，公然爲東方雷成親之際，他自然不肯放過這一個報仇的機會，但是他却也知道，日月莊和天一堡，却是大不相同的！

天一堡只是在塞北稱雄，堡中的高手，究竟不多，以血猿神君之能，可以獨自一人，便大鬧全堡，無人能敵。但是日月莊不但中原馳名，別說高手雲集，就是日月莊兩位莊主，也是武功非凡！

是以，他並不公然而來，而是偷進日月莊來的，連日來一直在等候着機會。等到席大先生出現，他知道機會已到，及至東方雷又在演武場中出現，他自然更不肯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時機了。

可是，正當他動手之際，東方雷却正好在金蘭花的身邊！金蘭花的武功，何等之高，血猿神君想在她的身邊，殺害她才見面的兒子，豈非妄想？

是以血猿神君兩擊不中，反被金蘭花逼開，等到東方霸主一攔到了他身前之際，形勢已然對他十分不利了！他雙眼圓睜，眼中似乎要冒出火來！

但是東方霸主却是面帶笑容，道：「血猿神君，好久不見了，你——」

東方霸主才講了一句，突然聽得金蘭花發出了一下極其驚人的驚呼聲來！金蘭花的內功何等深湛，她突如其來，發出了那樣的一下怪叫聲，令得人人的心頭，盡皆陡地一震！

東方霸主心知一定是發生了甚麼意外，立時轉過身看時，只見金蘭花一面怪叫，一面身形正向前疾撲而出，她是撲向席大先生的。

而席大先生正在向後退去！

東方霸主一看到那樣情景，也不禁大驚失色，因爲他實在不知道那一切是如何發生！

原來就在剛才，金蘭花一掌將血猿神君逼出之際，東方霸主立時身形一閃，來到了血猿神君的身前，金蘭花也瞪着血猿神君。他們兩人，都未曾注意席大先生！

他們未曾注意席大先生，那是席大先生的絕佳機會，席大先生如何肯錯過那樣的好機會？他一提氣，陡地向前欺去，一欺到了金蘭花的身後，便已然迅疾伸手，扣住東方雷的脈門！

他一扣住了東方雷的脈門，身形後退，便將東方雷拉得向後，疾退了出去，他退得如此之快，雖然金蘭花一直抓住了東方雷的手，但是席大先生一拉的力道，何等之大，剎那之間，金蘭花還全然不知道發生了甚麼，手一鬆，東方雷已被拉得向後退去！

金蘭花一轉過身來，一看到東方雷已落入了席大先生的手中，立時發出了一下怪叫聲，她一面發出怪叫聲，一面向前疾撲而出！

而且，她在向前撲出之際，一翻手，無聲無息，銀光一閃，那張銀光奪目的網兒，已然向着席大先生，疾罩了下去！

席大先生的身形一面後退，一面右手一揚，已按定在東方雷的頭頂之上。

變生俄頃，東方雷落到了他師父的手中，他心中的驚駭，實在難以形容，險險昏了過去，張大了口，却是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金蘭花一看到席大先生伸手按住了東方雷的頭頂，也是大吃了一驚，一抖手，已向席大先生罩下的網兒，又被抖得向上揚了起來。

因爲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即使她一網罩下，可以將席大先生罩住，席大先生也只要掌力一發，便可以將東方雷震死的了。

而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東方霸主身形掠起，也已趕向前來，道：「席兄，你是正人君子，如何也和血猿一樣，使這等偷襲手段？」

東方霸主心知東方雷一落到了席大先生的手中，事情當眞是棘手之極了！若是要硬奪，只怕沒有可能，只有用激將法，使他自己放手，是以他一上來，便將席大先生和血猿神君相提並論！

要知道，血猿神君雖然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但是和席大先生那樣的高人異士，却是絕不能相提並論的，尤其是席大先生氣性高傲，那實是極大的侮辱！

但是席大先生聽了，却一聲冷笑，道：「這是峨嵋派中事，和他人有甚麼相干？」

東方霸主一聽得席大先生那樣講法，心中不禁爲之叫苦不迭！他心知事情比自己所想像的更難辦得多！

因爲不但東方雷已到了席大先生的手中，而且，席大先生還名正言順，理直氣壯，他想用言語激得放開東方雷，也不是易事！東方霸主陡地吸了一口氣，道：「席兄，他雖是峨嵋派中人，但是我和蘭花，是他的生身父母，若是竟不能過問的話，這豈非說不過去？」

東方霸主這兩句話，聽來語氣十分委婉，但是事實上，却是鋒詞銳利，令人難以回答！因爲他以東方雷父親的資格，自然更能過問東方雷的事情！

席大先生一怔，立時道：「東方先生，你將他拜在我門下，自然是由我來管教他，如今，我自承管教無方，孽由我作，是以要由我來清理門戶，爲世除害！」

席大先生的回答，更是鐵一般硬，他先承認了自己管敎無方，認了不是，自然要封住了東方霸主的口，令得他無話可說！

東方霸主乃是何等口齒伶俐，聰明絕頂，老奸巨滑的人，可是此際，他却也急得手心之中，直冒冷汗，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

他非但想不出奪回東方雷的辦法來，而且此際，被席大先生的詞鋒所逼，令得他想回答席大先生，也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說！

就在這時候，只聽得金蘭花尖聲叫道：「我孩子犯了甚麼不是，要你來清理門戶？」

東方雷究竟犯了甚麼不是，以致席大先生不肯放過他，定然要將他置之死地，明知日月莊中，凶險重重，也要闖了進來，其中原因，在場的武林中人，可以說每一個人，都知道得淸淸楚楚的。

衆人全都知道得十分淸楚，自然也不會發出那樣的問題來，連東方霸主，都在其例。

但是金蘭花和武林人物，素無來往，武林中鬧得天翻地覆的事，她却是一點不知，是以她才會那樣問了出來的。她不問還好，她一問，更是觸起了席大先生心中無限的怒意來。

只聽得席大先生發出了一聲怒吼聲，道：「這畜牲恩將仇報，竟敢淫辱少女！」

東方雷自離開了峨嵋之後，豁了出去，不知做了多少壞事。當時，他已知師父席大先生通令天下武林，要擒他歸峨嵋處死，而他又不知自己是東方霸主的兒子，是以他自以爲是一定難逃一死的了，將心一橫，索性胡作非爲起來。

他在江湖上做了那麼多惡事，峨嵋派又是著名的名門正派，怎容得門下弟子的行徑如此不堪？席大先生只消隨便舉上一件，作爲淸理門戶的根據，旁人也就決計無話可說的了。

可是，東方雷在江湖上的惡行雖多，俱不如席珍被東方雷所強暴一事令得席大先生那樣感到切膚之痛，那樣將東方雷恨之切骨！

所以，此際金蘭花一問，東方雷究竟有甚麼不是，席大先生甚麼也不說，就單單將這事提了出來！而且他一面說，一面手掌已揚了起來！

席大先生也明知自己若是一掌打死了東方雷，要離開日月莊，也不是易事，但是他就算死在日月莊中，也決計不肯放過了東方雷！

但也就在剛才那句話一出口之際，一籌莫展的東方霸主，心中陡地一亮，大叫道：「席兄，請慢下手，你剛才此言差矣！」

席大先生面色鐵青，手掌凝在半空之中，暫且不擊下去，厲聲道：「差在何處？」

東方霸主已然想到了辦法，心中大喜，忍不住「哈哈」大笑，道：「席兄，你剛才說他淫辱了令嫒，但是據我所知，他們兩人，乃是兩情相悅，情投意合，正是天生一對，地造一雙——」

東方霸主還未講完，席大先生已是忍無可忍，怒叱道：「住口，胡說。」

東方霸主原是故意引得席大先生發怒的，他也早已料到席大先生一怒之下，定然會責叱自己胡說的，是以他的心中，更是高興。

東方霸主立時一聲長笑，道：「席兄！這件事，你說，我說，都不足爲準，我們且問問令嫒席姑娘，由她親口來說如何？」

席大先生一聽得東方霸主那樣講法，便不禁陡地呆了一呆，剎那之間，他想到了在日月莊的大堂之中，自己的女兒，曾擋了自己擊向東方雷的一招之事來，他也立時感到，自己是跌進東方霸主佈下的圈套之中了！

可是，等他覺察到了這一點的時候，却已然遲了！

只聽得東方霸主已在揚聲叫道：「席姑娘，請你出來，對令尊講講明白，免得雷兒枉死，令尊是明白人，必不致於亂殺人的！」

東方霸主果然厲害，一面高聲叫席珍，一面又拿話濟兌席大先生。

隨着東方霸主的語聲，席珍已經向演武場中，直走了進來。她早就想走進來的了，但是她不是一個很有主意的人，一直在遲疑着，她又怕自己的父親，是以心中儘管着急，人却還是呆立着不動。

此際，東方霸主一叫，她實在沒有再猶豫的餘地了，是以才走了出來。

她面色十分蒼白，一直來到了東方霸主身前，抬頭向她父親看了一眼，却又被席大先生凌厲之極的眼光，迫得立時低下了頭去。

東方霸主道：「席姑娘，因爲你和雷兒情投意合，令尊要處死雷兒，這是萬萬說不過去，但令尊以爲你絕不屬意雷兒，你却要向令尊說個明白。」

席珍將頭垂的更低，她的聲音，也十分之輕。

但是，此際演武場四周，所有的人，都想聽她究竟如何說法，是以人人屏住了氣息，靜得鴉雀無聲，是以席珍的聲音再輕，各人也是却可以聽得到的。

只聽得席珍道：「爹，我……是自己願意的，你……一直錯怪他了！」

這樣的一句話，親口自席珍的口中講了出來，給於席大先生的打擊之大，實是尤勝於東方霸主在他的心口之上，重重擊了一掌。

席大先生一生之中，可以說從來也未曾受過那麼重大的打擊！

剎那之間，只見他的身子陡地一震，呆若木鷄，抓住了東方雷的手，也在不由自主之間，鬆了開來。東方雷在那樣的情形下，應該是立時可以向前竄了出去的了。可是東方雷人雖然機伶，但是在他被席大先生抓住了之後，自以爲這一次，一定難以逃生，不論自己的父母如何出力，都是難以救自己的了！

他自念必死，神智自然震駭之極，連帶反應也遲鈍了起來，是以席大先生雖然已將他鬆了開來，但是他却還呆呆地站着，不知道逃！

在一旁的東方霸主，一聽得席珍講了一句話，席大先生便已鬆開了手，但是東方雷却仍然呆若木鷄，他心中不禁又喜又急，「嗖」地向前，直竄了上去，一伸手，便已將東方雷揮開了丈許！

他一將東方雷揮開，金蘭花身形跟着掠動，已攔在東方雷的身前。

金蘭花疾攔在東方雷的身前，自然是怕席大先生再出手來襲擊東方雷。

但是她却不知道，席大先生在聽了女兒的這句話後，耳際嗡嗡直响，眼前陣陣發黑，在剎那之間，他只覺得體內的眞氣，突然亂奔亂竄起來。

席大先生究竟是一等一的高手，是以他雖然震怒之極，可是突然之間，覺出自己體內眞氣，亂奔亂竄了起來，心中也是大吃一驚！

因爲他知道如今出現的這種情形，對習武之人來說，是最最危險的一種情形，如果一個不好，眞氣走入了岔道，輕則走火入魔，重則立時身亡！

是以，剎那之間，他甚麼都顧不得理會了，站着一動不動，傾盡全力調運體內眞氣，剎那之間，只見他額上的汗珠，如雨而下，頭頂之上，白氣蒸騰！

那只是片刻之間的事，當東方霸主一伸手將東方雷推開之際，他也恐席大先生會向他進襲，是以也立時退後了兩三步。

可是當他退定之後，向席大先生看去時，却已然看到席大先生僵立不動，汗如雨下的情形了！

東方霸主一看到了那樣情形，心中的高興實在是難以形容！

需知他雖然是一個奸詐之極的惡人，但是他在武功上的造詣，却是非同小可，他一看到席大先生那樣情形，便知道席大先生在聽了女兒的話之後，心中震怒之極，牽動了心脈，以致全身眞氣，如同脫韁野馬也似地奔竄了起來，席大先生如今，正在全神應付！

席大先生處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之下，別說東方霸主是一個一等的高手，就算是一個尋常的壯漢，也是可以輕而易舉將之擊倒的！

東方霸主終於有了把席大先生擊倒的機會，他的心中，如何不喜？

但是他爲人十分奸猾，明知此際席大先生是絕無抵抗的能力的，但是他還是不想被人家說他在趁人於危，是以他一面倏地翻起手掌來，一面哈哈大笑，竟像是全然不知道席大先生此際的處境一樣，道：「席兄，我們剛才，未分勝負，你再接我一掌試試！」

他話口一出，一掌已然推出！

東方霸主心知這一掌是定然可以將席大先生擊中的，是以在他推出那一掌之際，他心情之輕鬆，實在是難以形容的。

可是，事情的發展，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那一掌才一推出，突然之間，他背後，便有一股勁風飄到！

那一股勁風，倏忽而至，來勢快到了極點，而且事前一點跡像也沒有，等到東方霸主覺出有一股勁風從身後飄到，心知不妙，想要反擊之際，却已然遲了！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地一聲响！

那「叭」地一聲，並不是他的一掌擊中了席大先生，而是他的背上，被人家一掌擊中！

東方霸主的功力果然非同凡响，那一掌的力道着實不輕，自然令得他不能再去擊席大先生，但是他在受了如此沉重的一擊之後，還是身子陡地向側避開了一步。

就在他一步避開之際，一條人影，在他身邊，刷地掠過，衝向席大先生，東方霸主看得十分分明，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那自稱姓白的怪人！

東方霸主眼看可以得手了，却兩番被那怪人來壞了事，心中實是恨極，身形尚未站定，一脚便已飛踹而出，他那一脚，正踢在那怪人的股際！

東方霸主不認識那怪人就是東方白，是以那一脚的去勢，十分之猛，「砰」地一聲，踢中了東方白。

以東方白此際的功力而論，他勉強可以捱上東方霸主的那一脚之後，再想將席大先生救走，却在所不能了。

然而這時的情形，却多少有點不同，因為東方白正在以極快的勢子向前竄去，而當東方霸主那一腳踢中他的時候，他身形仍然在迅速的向前撲出，是以在自然而然之間，將東方霸主那一腳的力道，卸去了一大半！

所以他非但沒有受到甚麼傷害，反而向前的去勢，更加快了許多！

他一在席大先生的身邊掠過，一伸手，便挾住了呆立不動的席大先生，電光石火之間，身形已掠出了三五丈開外，足尖跟着一點，再度飛掠而起！

東方白此際的模樣，可怖之極，根本不像是一個人，他向前疾衝而出，在他面前的許多人，各自發一聲喊，便紛紛退了開來，東方白如入無人之境，轉眼之間，便已衝過了演武場邊的人羣！

而直到此際，東方霸主又發出一下巨喝聲來，身形展動，待要追了上去。東方霸主若是立卽傾全力追上去，東方白是不是可以帶着席大先生安然離開日月莊，還是大成疑問之事！

然而，東方霸主還未曾起步，血猿神君的雙眼通紅，便已經向他撲了過來。

東方霸主好幾次成事，都被人半途壞了事，心中實是恨極，雖然眞正壞了事的是東方白，但此際血猿神君向他撲來，他却將一口惡氣，全都出在血猿神君的身上，他突然轉過身，一聲大喝，挺胸相迎！

血猿神君來勢何等之快，但東方霸主迎上去的勢子更快，電光石火之間，「蓬」地一聲響，兩人的身子已重重地撞在一起！

血猿神君和東方霸主身子相撞，所發出的那「蓬」地一响，實在是驚人之極。在演武場旁的千餘武林中人，看到一個怪人突然將席大先生帶走，已是心中驚訝得難以形容，突然之間，又看到了東方霸主和血猿神君兩人的身子，忽然重重撞在一起，不禁大是駭然！

需知高手過招，各種怪異的招式出得再多，看的人至多嘆為觀止，也不會有那樣的駭然之感的。但是此際，東方霸主和血猿神君兩人，却根本不是動手，而是他們的身子疾撞在一起！

那樣的打法，實在是任何人都沒有看到過！事實上，那樣的打法，對東方霸主這樣一等一的高手來說，也是大失體面之事。但是東方霸主的心中，實在已將血猿神君恨之切骨，是以才那樣的。

緊接着那「蓬」地一聲响，只聽得血猿神君發出了一下撕心裂肺的怪叫聲，身子突然呼地向外飛了出去，而東方霸主却立時落了下來。

東方霸主和血猿神君身子相撞，是東方霸主佔上風，那早已是在人意料之中的，看只是看血猿神君的身子一面向外飛出，慘叫之聲不絕，連叫了三下，他才落於就地。

他剛落地之際，人還是站着的，但是電光石火之間，他整個人都軟了下來，竟是軟成了一團！

一個人的身子，竟可以軟成那樣的一團，那也是在場的衆人，見所未見的事，一時之間，人人倒抽了一口涼氣，見識較多的人，已然知道，血猿神君剛才和東方霸主一撞之間，已被東方霸主運內力將他的全身骨骼，盡皆震得寸斷了！

若不是全身骨骼都斷成了寸寸，一個人如何會軟成那樣，倒在地上！

可是血猿神君雖然全身骨骼已被震得寸斷，但是一時之間，却還未死去，只見他身子軟成了一團，但兩隻眼睛，却還在骨碌碌地轉着，實在是恐怖之極！

在演武場之旁，雖然有千人之多，但是人人看到了那麼可怖的情形，都是一聲不出，屏氣靜息，以致靜得鴉雀無聲！

足足過了半盞茶時，才看到血猿神君的眼珠，停止轉動，已死於非命了。

血猿神君本是邪派中人，此際在演武場四周的各門各派人中，不乏和他交誼甚深的，可是看到他是死在東方霸主之手，而且死得如此辛苦，誰還敢出聲？

血猿神君雖死，但是東方霸主的恨意未消，仍然是面色鐵青。

所有人之中，倒是東方雷最先開口，東方雷也是剛定過神來，他朗聲道：「爹，大敵已去，可以安枕無憂了！」

東方雷的話，人人可聞，他一出聲，席珍立時向他奔了過來，也立時有百餘人圍了上來，有的道：「東方先生神功蓋世，眞了不起。」有的道：「席大先生這一走，雖然僥倖逃出一條命去，但是他在日月莊中栽了那樣的筋斗，只怕再也不好意思在江湖上行走了！」

這世界上，要找別的難，但若是武功高了，要找人來奉承，那實是太容易了！

轉眼之間，圍在東方霸主，金蘭花，東方雷和席珍四人身邊的人，越來越多，七嘴八舌，奉承的話兒，也是越來越肉麻。

東方霸主雖然氣走了席大先生，撞死了血猿神君，但是他一和席大先生動上了手之後，所用的手段便十分卑劣，貽笑方家，實在是十分丟臉的事，他自己的心中，自然是有數的。

是以衆人的奉承話說得太過火了，他聽着也不是味兒，然而人家在恭維他，他却也不能怎樣，是

以他只得抱拳道：「多謝各位，請在小兒喜筵之上，多喝兩杯！」

他一面說，一面便向外走去。

他向外一走，圍住他的人，自然而然，便讓開了路來，金蘭花仍拉住了東方雷的手，跟在他的後面，席珍也跟着，日月莊兩位莊主道：「東方先生，你們夫妻，得慶團圓，理應慶祝一番。」

兩位莊主是存心討好的，却不料金蘭花却翻了翻眼，冷冷道：「你們都讓開，我和他還有舊賬要算！」

兩位莊主碰了一個釘子，也不敢說甚麼，祇是陪着笑，訕訕地走了開去。

兩位莊主尚且如此，其餘的人自然更是自己識趣，一齊散了開去。

這時，他們也已來到了一個小院落中，東方霸主見左右無人，勉强笑道：「蘭花，過去的事，還提他作甚？不如就此算了。」

金蘭花的面色一沉，道：「甚麼算了。」

東方霸主指着東方雷，道：「蘭花，當年你和我，會忽然大起齟齬，全然是因為他而起的，如今你看到他已長大成人，佳兒佳婦，心中還不高興麼？以前的事，還有甚麼好提的？」東方霸主那樣說法，自然是在暗示金蘭花，過去發生爭執，就是你的不是，現在還有甚麼好說的？

金蘭花「哼」地一聲，道：「可是你對付我的手段，也太毒辣些了，竟趁我不覺，將我自千毒谷的百丈懸崖上推了下去，若不是我命不該絕，現在早已成了一攤白骨了，我怎肯干休？」

東方霸主笑道：「你還好說啦，你自己要用天女教的教規來懲處我，我有甚麼辦法？」

金蘭花的臉拉得更長，東方霸主心知金蘭花雖然惱怒，但是她沒有立時出手，那已然是有商量的餘地了，是以他忙又道：「雷兒，你求求你母親，說都是你爹的不是，當時為了保存你的一條小命，才生出那麼多事來的！」

東方雷為人，何等乖巧，一聽得父親如此說法，立時雙膝一屈，在金蘭花的面前，跪了下來，道：「媽，你別和爹多計較了，若是你定和爹計較，那麼，當年的爭執，既然是由我而起，不如先讓我死去，也好讓父母因此而息爭！」

金蘭花雖然恨東方霸主當年的薄情寡義，但是她也知道自己大有不是。何況現在兒子也那麼大了，如果一定照着天女教的教規行事，那裏會有人跪在自己的面前叫自己？一想到這裏，金蘭花的心中，便軟了下來，道：「雷兒快起來，便宜他了！」

東方霸主一聽，首先「哈哈」一笑，向金蘭花作了一個揖，道：「多謝娘子開恩。」

金蘭花呸地一聲，道：「誰和你油嘴滑舌。」

東方霸主此際，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言喻！他雖然未曾將席大先生當場擊敗，但是席大先生眞氣走入岔道，也是凶多吉少。

而更令他高興的，是他和金蘭花之間的一段夙仇，竟然因東方雷的原故，在三言兩語之間，便已然一筆勾銷，不再提起。

東方霸主自然知道金蘭花的武功極高，有了她做幫手，那麼就算席大先生一點也未曾受傷，那也全然不足為懼的了！

是以他不由自主，呵呵大笑，道：「雷兒，你先領你母親前去休息，我還有點事要做。」

東方雷笑道：「爹，你和媽久別重逢，怎地又立時分開？有什麼事，吩咐孩兒去做就是了。」

東方霸主笑罵道：「扯蛋，沒規沒矩，來尋你父母的開心，我去去就來，你先伺候着你母親，和她講一些你在江湖上被人欺侮的事！」

東方霸主一面說，一面向東方雷使了一個眼色，示意他跟出來，東方雷會意，詐作送東方霸主出去，父子兩人走開了三五丈，東方霸主便低聲道：「雷兒，你母親一來，有一個人絕留不得了！」

東方雷一呆，還不知道父親那樣說法，是甚麼意思，但東方霸主已接着道：「你母親的妬意極重，那瞎眼女人的事，你千萬不可提起！」

東方雷立時恍然，明白東方霸主指的是什麼了，他呆了一呆，道：「爹，大哥要是回來——」

東方霸主低聲道：「你大哥回來，你母親是不會發怒的，記得對你大哥說，他母親為了去找他，已然不知所踪了，明白麼？」

東方雷心中暗忖，自己離開峨嵋山之後，所做的壞事雖然多，但也沒有一件及得上父親現在要去做的了！

自然，東方雷心中雖那樣想，但是他口中却並沒有說什麼，祇是道：「我省得了。」

東方霸主身形掠起，穿過了一個院落，走進了一扇月洞門，來到了一個雅緻的廳堂之中。

他才一進去，便看到月芬和玉琴兩人，一起站了起來，月芬立時道：「我聽得莊中忽而喊聲連天，忽而鴉雀無聲，究竟有什麼事？」

東方霸主若無其事，道：「沒有什麼，倒是有一件事，可以令得你大是高興的。」

月芬喜道：「可是白兒來了麼？」

東方霸主道：「正是，你跟我來。玉琴，你在這裏等着，不要亂走！」

玉琴本是極之柔順的少女，東方霸主怎麼吩咐，他便怎麼做，立時應道：「是，師父。」

東方霸主握住了月芬的手，向外走了開去，月芬喜容滿面，微笑道：「白兒眞的肯回來了，他好麼？」

東方霸主又隨口應道：「好得很，祇是他脾氣仍然十分倔强，你要多多勸勸他。」

月芬連忙說道：「我會勸他的，他肯聽我的話的。」

兩人邊說邊走，這時正來到院子中的一口井前，東方霸主連考慮都不考慮，手起掌落，一掌便向月芬的頭頂拍下！

那一掌擊中了月芬的頭頂，幾乎連任何聲音都未曾發出，月芬的身子，便已軟了下去，東方霸主順手一推，便將月芬的身子，推進了井中。

東方霸主的動作何等之快，那只是電光石火，一剎間的事，東方霸主將月芬推下了井中，跨出幾步，順手抱起一塊假山石來，投入了井中。

他心知金蘭花若是知道了他和月芬在一起，必然大大不滿，說不定才和好，又會反目，是以非將月芬殺死不可。而他在對月芬下手之際，心中一點內愧也沒有，也根本沒有一點憂戚之心！

他向四面一看，並不見有人，心忖這件事，除了東方雷之外，別無人知，東方雷自然不會講出來的。而所有人中，也只有玉琴和席珍兩人，才會問起了月芬的下落，席珍是個沒有主意的人，容易應付，自己只消向玉琴警告一番，那就神不知鬼不覺了。

是以，他又轉回院子去，迎面見到了玉琴，便沉聲道：「玉琴，你月芬師娘有事遠行，這件事十分秘密，有人問起你，你只說不知就可以的了！」

玉琴人十分精細，但是她却十分柔順，聽得東方霸主這樣吩咐，心中雖然起疑，但是還是立卽答道：「是。」

東方霸主又道：「雷兒的母親來了，那自然是你的師娘，你見了她，要執禮十分恭謹才是，她武功十分之高，若是你得了她的歡心，那你就受用不盡了！」

玉琴又應道：「我知道了。」

自從到了日月莊之後，玉琴的心中，說不出地鬱悶，她眼看東方雷和席珍兩人，有情人終成眷屬，但是她心中日夕思念的林浩生却不知人在何方！

日月莊中喜事的氣氛越是濃，她的心中便越是難過，此際東方雷的母親又到了日月莊上，雖然東方霸主說如果得到了她的歡心，受用不盡，但是她自然喜歡席珍，幾時又輪得到自己？自己孤苦零仃，只有一個人，眞可以說得無依無靠！

她心中深嘆了一下，跟在東方霸主的身後，向外走了出去。

東方霸主解決了月芬，不愁金蘭花知道，心中怡然自得。可是，他走出了十來步，陡地想起，別人或者不會追問月芬的下落，但是，有一個人，如果見了自己，必然會問起月芬來的，那人便是東方白！

東方霸主一想到這一點，不禁皺了皺眉，如果東方白來了，那的確是十分麻煩的事！

但是東方霸主却立時將這件事放下，不再去想及，因爲那不是現在的事，而且以東方白的脾氣而論，是不是會來見他，也大有問題！

等他又來到金蘭花身前時，只見金蘭花正笑容滿面，但是金蘭花一見東方霸主和一個年輕女子一起進來，立時面色一沉，道：「這是甚麼人？」

東方霸主忙道：「這是我新收的女弟子，她叫玉琴，資質還過得去。玉琴，快拜見師娘。」

玉琴忙踏前一步，但是玉琴還未曾拜下去，金蘭花却已沉聲道：「慢，你不必行禮！」她抬起頭來，望定了東方霸主，道：「你倒風流得很啊，多少人不好收，却收這樣一個女弟子！」

東方霸主見金蘭花的話，如此不留餘地，他也不禁爲之大窘，玉琴更是手足無措。

金蘭花更是一聲冷笑，道：「你有兩個兒子，自然會有兩個媳婦，已有四個人要你傳授武功，却還收什麼弟子，你說！」

東方霸主心中大怒，但此際他却不敢得罪金蘭花，反倒陪笑道：「娘子說得是！」

金蘭花沉聲道：「我既然說得是，那你就將她逐出日月莊去，千萬別再提起甚麼弟子，師傅！」

東方霸主人雖然極邪，但是武林，不論正邪，對於師徒名份，倒全是十分尊重的，玉琴並無過犯，又是他自己要收玉琴爲徒的，若是忽然之間，要將玉琴逐走，倒也說不過去。

是以他沉吟道：「這個……」

金蘭花面容更怒，道：「這個什麼？」

東方霸主乃是何等自負的人，金蘭花那樣叱責他，他心中實已怒到了極點，幾乎忍不住要發作了。但是他究竟十分深沉，覺得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犯不上爲了玉琴的事而得罪金蘭花。

是以他立時一笑，道：「娘子何必發怒？」

他一面說，一面轉過身來，道：「玉琴，你立時離開日月莊，從此再也不准叫我師傅，也不准對任何人提起你曾拜我爲師，可知道了？」

玉琴剛才還在感懷身世，但是她却還有一點可供安慰之處，就是她總算拜在東方霸主門下，而且她師傅是一個武功極高的人。

雖然她拜師以來，甚麼功夫也未曾學到，但是

這些日子來，東方霸主十分繁忙，玉琴也是看到的，她總希望自己會有和林浩生再見的一天，也希望到那時，她自己的武功已十分高超了。

可是此際，她聽得東方霸主竟然那樣吩咐自己，他不禁整個人都呆住了。

一時之間，她張大了口，不知說甚麼才好。

東方霸主既然已決定不和金蘭花決裂，在他來說，還有什麼道理不道理可講？他面色一沉，道：「剛才我的話，你可聽到了？」

玉琴只覺得心中一陣委屈，幾乎立時哭了出來。但是她在天一堡中的時候，也是被凃雪紅欺負慣了的，早已受慣了委屈，也不敢就哭，只是應了一聲，道：「聽到了。」

東方霸主叱道：「那還不快走？」

玉琴忙道：「是，我……走了。」她轉過身去，已是淚水盈睫了，她急走幾步，出了門，以袖抹着淚。

她實在不知道自己該到甚麼地方去才好，但是她却只盼快快離開了日月莊再說。

她急急地向外走去，日月莊中的人認識她是東方霸主的弟子，也不知她已然被東方霸主逐走，是以都對她十分客氣。

玉琴的心中雖然難過，但是她人却很好，有人向她招呼，她自然一一點頭，及至出了莊外，她拔足飛奔，一面奔，一面已忍不住大哭了起來。

開始時，一面哭，一面還在向前奔着，但又奔出了里許，她越想越是傷心，淚眼模糊，也根本看不清眼前的物事，身子向前一仆，便伏在草地之上，痛哭了起來。

玉琴從來也沒有那樣哭過，那不是她不想哭，而是她不敢哭。

以前，當她是凃雪紅的丫環之際，她不敢哭，後來，當她成了東方霸主的弟子之後，她也不敢哭，她只是戰戰兢兢，小小心心地做人，唯恐被人責罵。

然而到了此際，却是再也不必小心伺候別人的臉色了，世上似乎只有她一個人了，她不必討別人歡喜，也不必怕別人呵責，是以她再也忍不住了，她淚水如決了口的江河一樣，滾滾而出！

她一面哭，一面想着林浩生，林浩生下落不明，不知到何處去了，她也不知道此生此世，是不是還能和林浩生再見面！

當她想到了這一點時，她更是不能自已，哭得更加傷心了。她也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她的淚似乎已流盡了，她只是不斷地乾噎着。

而也就在那時候，她才發覺，四周圍竟然是如此之寂靜！除了她自己的抽噎聲之外，幾乎什麼聲音也沒有！她的雙眼，哭得又紅又腫，她睜開眼來看時，才發現已然是薄暮時分了。

而她自己，是在一個山坳之中，一羣羣飛鳥，從山外飛了進來，棲止在林木上，天已黑了！玉琴看到飛鳥投林，心中又不禁一陣凄楚，因爲天黑了，飛鳥尚且有巢，她的歸宿在何處呢？

玉琴雖然會些武功，但那祇不過是一點皮毛，是在天一堡的時候，林浩生敎她的。林浩生自己的武功也不高，而且還要避着凃雪紅，兩人也不能時常見面，玉琴能學到些什麼？

但是玉琴此際的凄楚傷感，却還不在於她的武功太低，而是因爲她性子柔順，總想有一個依靠，和別的學武之士，心理上喜歡四海飄泊，到處爲家，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天色漸漸黑了下來，她更覺得難過。

她勉力站了起來，只覺得雙腿發軟，幾乎站也站立不穩，要扶住了一株樹，才能垂直了身子。

然而她剛一站立了起來，又覺得自己就算站直了身子，那又和仆倒在地上，有什麼分別呢？她心一陣劇痛，身子一軟，又待向草地上倒去。

可是，就在此際，她忽然聽得有人叫道：「玉琴姑娘！玉琴姑娘！」

那一聲聲的叫喚，乍一傳入她的耳中之際，玉琴以爲一定是自己哭得久了，不但淚眼模糊，連耳朵也有了毛病，是以才會聽到有人在叫自己的，是以她並不理會。

可是，那叫喚却一下一下地在繼續着，而且，玉琴還聽出，叫聲就是在不遠處傳了出來的！

玉琴吸了一口氣，用哭啞了的聲音問道：「是誰在叫我？可是有人在叫我麼？」

她才問了一句，便聽到了回答，那聲音又道：「是的，我剛才叫你，玉琴姑娘，你過來幫幫忙，我們一齊來救一個人！」

玉琴的心地十分好，這時候，她自己雖然是煩惱傷心之極，但是一聽到救人，她仍是一點猶豫也沒有，忙道：「好，你在什麼地方？」

她一面說，一面已循聲走了過去。

但是她才走出了一步，便聽得那人道：「玉琴姑娘，我的樣子十分怪，十分可怕……但是我却絕不是鬼怪，你見了我，不必害怕。」

玉琴聽得對方那樣說法，也不禁爲之一呆，但是她却也聽出對方並沒有惡意，是以她畧停了一停，便又繼續向前走去，一直到了一大叢灌木之前，她又聽到了那人的聲音，道：「你撥開樹叢，就可以看到我了！」

玉琴又踏前一步，伸手撥開了身前的矮樹，向

前看去。這時，月亮已然升起，月色甚是清朗，玉琴向前一看間，先看到了一個雙目緊閉的老者。

那老者的面容，十分莊嚴，但是看他雙目緊閉的樣子，此際却分明是在熬受着極大的痛苦。而他的臉色，也在急速地變着。

玉琴祇不過看了他一眼，他臉色已然由紅而白，由白而紅，變了兩三次！

玉琴呆了一呆，再向那老者的身後看去，一看之下，她陡地吸了一口氣，想向後退去，可是身子却如同釘在地上一樣，一動也不能動了，她想叫，也張大了口，但是喉間却像是被甚麼東西堵住了一樣，一聲也叫不出來。

她頭皮發痲，全身像是浸在冰水之中一樣，不住一陣陣地發涼！

她看到了那老者身後的一個人！那實在不能算是人！那怪物的頭上，一根頭髮也沒有，又紅又禿，而臉上，則全是一塊一塊大小不同的肉疙瘩，幾乎分不清他的五官，是長在什麼地方！

玉琴從來也未曾見過那麼可怕的人過！雖然她在未曾走向前來之際，已得過了警告，但是她也決計想不到，自己會見到如此可怕的怪物的！

在她僵住了不知如何是好間，那怪人先開了口，他的聲音，倒是十分平和的，祇聽得他道：「玉琴姑娘，你別怕，你本來是認識我的，但是我現在變了樣，你快過來，我要你幫我。」

玉琴漸漸地緩過氣來，那怪人開始講話之際，玉琴正在極度的驚駭之中，是以那怪人講了些什麼，她也根本未曾聽到，她祇聽到那怪人要她幫忙！

她總算定過神來，道：「我……能幫你什麼？你們在作甚麼？」

那將玉琴嚇了個半死的怪人，自然不是別人，正是東方白了，祇聽得他道：「你先過來，這位老先生，是武林第一高手，席大先生。」

玉琴「啊」地一聲，她雖然算不得武林中人，但是她既然在天一堡中長大，席大先生的名頭，自然是早已聽到過了。

是以她一聽到了「席大先生」四字，自然而然地發出了一下驚呼聲，道：「席大先生，他……怎麼了？」

東方白道：「他因爲急怒攻心，是以眞氣在體內亂竄，我已經盡力而爲，但是我一個人却難以支持，你……必需要幫我一下。」

玉琴不禁慌了手腳，道：「我……我什麼也不會，怎能幫你甚麼忙？」

東方白沉聲道：「玉琴姑娘，你是學過武功的，雖然你的武功不高，但是你總懂得運氣之法？」

玉琴道：「是……是的，浩生表哥敎過我。」

東方白忙道：「那就行了，你快過來，將手掌貼在他的華蓋穴上，你能運多少力道便運多少！」

東方白此際向玉琴提出要玉琴做的事，實在是一個極苛的要求，因爲能運多少力道便運多少力道，極可能到後來，自己便內力衰竭的！

但一來玉琴武功見識低微，不甚了了，二則她心地十分良善，就算她知道自己會有危險，她也一樣不會推拒的，立時走向前去，盤腿而坐，伸手便向席大先生的華蓋穴按去。

然而，當她的手伸到席大先生的胸前，還有寸許之際，在席大先生的胸前，却像是有什麼東西擋着一樣，她手掌再也難以向前逼近。

玉琴的心中不禁大急，忙道：「這……這是什麼原故？」

東方白忙道：「你盡量用力盡你所能用力！」

玉琴咬緊了牙，手掌用力向前推了出去，一分一分地向席大先生的胸口逼近，直到她額上汗如雨下，她的手掌，才貼到了席大先生的華蓋穴上！

東方白本來是叫她在手掌心貼住了席大先生的華蓋穴之後，立時運氣的。

但是玉琴的力道，已幾乎用盡了，當她的手掌終於按住了席大先生的華蓋穴之際，非但運不出什麼力道，而且她喘起氣來。

東方白吃了一驚，忙道：「玉琴姑娘，你別喘氣，你快運氣，你根骨十分之好，要不然東方霸主也不會收你爲弟子了，你依法運氣，內力自然源源而生！」

玉琴聽到東方白那樣說法，先苦笑了一下，道：「東方先生！已將我趕出來了。」

東方白呆了一呆，道：「那不要緊，你且先運氣再說，只要將席大先生救轉，就沒有事了。」

玉琴點了點頭，強抑着心裏頭的難過，運起氣來。

當她的手掌，才一按在席大先生的「華蓋穴」上之際，只覺得在席大先生的穴道之中，有一股極大的力道反震出來，像是隨時隨地可以將她的手掌震開去一樣。

可是在她一開始運氣，將力道向上逼出之後，漸漸，席大先生身上的反震之力已消失了，而且，過了不久，她只覺得自席大先生體內，有一股暖流，向自己的手心中倒襲了過來，自「勞宮穴」中流進，迅即傳遍全身，只覺得舒泰無比！

玉琴一直在用心運氣，也不知過了多久，突然一股大力，疾湧了過來，將她的身子，湧得倒翻了出去。玉琴吃了一驚，連忙睜開眼來。

她一睜開眼來，只見席大先生和那怪人，已經

站了起來，那怪人看來像是十分疲累，向後退出了幾步，倚在一株樹上，不住喘氣。

而席大先生的面色，已全然恢復了正常，只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玉琴也站了起來，席大先生望了望玉琴，又望了望東方白。

席大先生和玉琴一樣，也不認識東方白是什麼人，但是當他剛才，體內眞氣如萬馬奔騰，不能自主之際，他的神智却是淸醒的。

那時，他的身子一動也不能動，可是在他的周圍發生了一些什麼事，講了一些什麼話，他却全可以知道得淸淸楚楚的。

是以此際，他眞氣一入正道，已然渡過了危險之後，他完全可以知道是什麼人救自己的，而東方白更是救了他兩次之多，他再孤岸高傲，也是心中感激之極。

是以他立時向東方白拱了拱手，道：「多謝閣下相救之德。」

東方白剛才出盡全力，以本身功力，去鎭壓席大先生體內亂奔亂竄的眞氣，已是差點支持不住，此際喘氣不已，他聽席大先生那樣說，忙道：「席大先生不必客氣，那是應盡之責。」

席大先生一怔，道：「席某與閣下，以前可曾……相識的麼？」

東方白忙道：「在下久仰席大先生大名，但無緣識荆，我剛才那樣說，只不過因爲同屬武林一脈，尊駕遭人暗算，自當盡力！」

席大先生「哦」地一聲明白了東方白的意思。

東方白又道：「若不是玉琴姑娘恰好在此，我一人，是否能竟全功，也未可知哩。」

席大先生又轉過身去，也向玉琴拱手，道：「多謝姑娘相救之德。」

玉琴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如此微不足道的一個人，竟會有一天，令得武林之中，一等一的高手，席大先生向自己拱手道謝的。是以她的心中，高興之極，一時之間，只漲紅了臉，不知說什麼才好。

席大先生打量着玉琴，緩緩地問道：「剛才聽這位白朋友說，你是東方霸主的弟子？」

玉琴點頭道：「是的，他收我爲徒，但，……現在又將我趕了出去，不許我再在人前提及了。」

東方白在一旁插言道：「那是爲什麼？」

玉琴幽幽地嘆了一聲，道：「我也不明白，但那是照……金蘭花的主意，反正我也未曾在他處學過什麼武功，由得他將我趕出來好了！」

席大先生仍然望着玉琴，道：「你父何人？」

玉琴的心中，本來已然够傷心的了，再一聽得席大先生問她父親何人，她從小就不知自己父親是何人，是以才受盡了別人的欺侮，聽得席大先生那樣問，更是悲從心來，立時哭了起來。

她哭了半晌，才道：「我……我是孤兒。」

席大先生也呆了片刻，才長嘆了一聲，道：「你是知道的了，我生女不肖，竟然當衆表示願意嫁給東方雷，唉，眞是……眞是……」

他講到這裏，面色又變了。

玉琴止住了悲聲，道：「席姑娘和東方雷倒是十分好的一對，席大先生，席姑娘既然喜歡東方雷，你又何必難過呢？」

席大先生長嘆了一聲，道：「你不知父母對兒女的心情，唉，這也不必去說他了，我本來已然心灰意懶，但，見了你之後，却又不同了。」

玉琴訝異道：「這……却是爲什麼？」

席大先生道：「你根骨極好，是學武的好材料，你可肯跟我一起回峨嵋去麼？」

玉琴呆了一呆，正在無可不可間，東方白聽了，却是大爲代玉琴高興，忙道：「玉琴姑娘，你還不快多謝席大先生？那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玉琴也陡地省起，連忙跪了下來，道：「多蒙前輩收留，感激不盡！」

席大先生受了玉琴的大禮，將玉琴扶了起來，這才又向東方白道：「白朋友，你何以不肯眞面目示人——」

東方白不等他講完，便苦笑了一下，道：「現在！席大先生所見到的，便是我眞面目了。」

席大先生頓了一頓，又道：「大德不言謝，我也不必多說什麼，尊駕以後若是有什麼事，只消命人帶一個信到峨嵋，席某人無不從命！」

這樣的一個諾言，出自武林大豪，席大先生的口中，那實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東方白忙行禮道：「席大先生言重了。」

席大先生又道：「你將我帶走，東方霸主定然將你恨之切骨，你可得小心！」

東方白苦笑着，心忖席大先生此際，只怕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會是東方霸主的兒子！

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多謝席大先生關懷，我自然會避凶趨吉的。我……怪模怪樣，也不願多見人，他也找不到我，只不過……不過……」

東方白吞吐不言間，席大先生已然問道：「只不過什麼事？」

東方白道：「東方霸主借假日月莊，來爲東方雷完婚，其中顯然另有圖謀，不知道席大先生可曾料及？」

席大先生聽得東方白如此說，立時長嘆一聲，道：「我自然曾料到，但，這件事，我却無能爲力，諒閣下也能諒解的了。」

東方白知道，一則因爲他女兒席珍的原故，他倒反而變得不好出面了。二則，席大先生爲人，極其性高氣傲，他被東方白帶離日月莊，雖然說他不是敗在東方霸主手下，但是他却總是在日月莊上栽了筋斛，此事天下皆知，他是決不會再去和東方霸主爲敵的了。

而且，東方白還在席大先生的臉上看出，席大先生在回到峨嵋之後，一定是深藏不出，再也不會在江湖上走動的了！

東方白只覺得心頭的重壓越來越甚，他還想挽回這個局面，是以他沉聲道：「席前輩，東方霸主必然在日月莊中，和旁門左道的人士——」

但是，東方白話未講完，席大先生像是已知道了他的意思，揮了揮手，不讓他再講下去，同時，他也轉過身去，向玉琴招了招手，道：「來，你跟我來！」

他一面說，一面身形已飄然向前而去，玉琴連忙跟在他的後面，東方白急叫道：「席大先生，我願意在江湖上奔走，盡一分棉力，但不知該如何做才好，尚要請席大先生面示。」

席大先生站定了身子，嘆了一聲，搖頭道：「慚愧得很，閣下勝過席某人多多，席某人怎還能有所示於閣下？但，想來，眞能與東方霸主，金蘭花抗衡的，只有佛門中幾位高人了！」

東方白聽了之後，心中不禁苦笑！

因爲席大先生這句話，說了等於不說。自來武林之中，只知道一正一邪，是席大先生和東方霸主，兩人的武功最高。但在那樣講法之際，當然，不包括那幾個佛門高手在內的。

誰都知道，在少林古刹，靈隱天童，五台普陀的深山大寺之中，都有着武林神出鬼沒的武林高手在，但，那些佛門高人，却是誰也未曾見過，他們的武功雖然高，但是他們向佛之心更誠，不要說見不到他們，就算見到了他們，縱有生花妙舌，只怕也難以說得動他們走出寺院，來到江湖上和東方霸主爲敵！

東方白一面苦笑，一面還想和席大先生講幾句話，但是就在那一刹間，席大先生已然拉着玉琴，向前疾掠而去，東方白抬起頭來，祗見他背影轉過了山角，已經再也看不見了！

東方白心知自己如果再追上去的話，席大先生總還會停下來和自己講上幾句話的，但是，那又有什麼用呢？不論自己如何說，席大先生總是再也不肯回到日月莊去的了。是以他祗是向前趕出了兩步，便停了下來。

他停了下來之後，發出了一下長嘆聲，望着山野間的草木，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他是東方霸主的兒子，但是他自小却在烈火神駝的撫養之下，長大成人，是以和東方霸主，正邪不容，猶如水火！

他此際不是不難過自己變成了那種怪模樣，但是他心中却又十分高興，因爲他在變成了那種怪模樣之後，東方霸主便認他不出了。

他緩緩地向前走着，他的心中不知想起了多少事來，他想起了在關外遇到東方雷，遇到凃雪紅，想起東方雷對自己暗算，險死還生之後，却又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這不到半年來的變異，實在是太大了，大得幾乎令人難以回憶！

他停停走走，一面嘆息着，根本沒有目的地，天色漸漸黑了下來，在暮色朦朧和歸鴉聲中，他祗覺得世界雖大，但是他却孤寂到了極點！

他祗是一個人，沒有一個人願意接近他，也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心中的苦惱！

他在一株枯樹旁站了下來，讓黑暗慢慢地包圍着他，看來唯一他最親近的就是黑暗了！

可是，在這時候，在日月莊中，却完全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氣象。

自日頭偏西，滿天紅霧時分起，十幾隊樂隊的吹打，就未曾停過，到處都是鼓樂喧天，再加人的笑聲，語聲，偌大的一座日月山莊，竟沒有一個角落，不是充滿了熱鬧喧嘩的聲响！

天色才有一絲暮意，巨大的火把，燈籠，紅燭，便相繼被點燃，每一枝樹的樹梢上都掛着巨大的紅燈籠，充滿着喜氣。在日月莊中的人，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歌頌着東方霸主的武功高超——雖然他們心中都知道，東方霸主的手段，十分卑鄙。

但是席大先生既然走了，東方霸主就是勝利者，還有誰敢說他的不是？

到了入夜之後，整座日月莊中，更如沸騰了一樣，又有數百名武林高手，及時趕到，宏大的大廳之中，雖然排下了過百桌的筵席，但是還有一半人，自度武功，資歷不足的，不敢擠身在大廳之中，而只得在各處偏廳之內，吃喝呼嘯。

一雙新人，在大廳中來回走動着，武林兒女，自然不如一般世俗的忸怩作態。但是如果是細心的人，也可以在新娘的臉上，看到一絲淡淡的哀戚。

但是，席珍的心中雖然有幾分哀戚，總敵不過整個日月莊中那種無可比擬的喜氣，到了人人酒到半酣之時，她眉宇之間的那幾分哀戚，也不再存在了。

到了午夜時分，所有人的興緻，非但不減，而且更高，就在那時，只見日月莊兩位莊主，突然一齊身形拔起，跳上了一張桌子。

他們兩人的這一行動，十分突兀，令得衆人都

是一呆，已有不少在喧鬧中的人，一齊靜了下來。只聽得他們兩人齊聲道：「各位朋友，齊集敝莊，實是敝莊無上光榮。但若不是有東方先生在敝莊作客，自然也難以邀得各路高朋齊來，由此可知，東方先生是武林之中第一高人了，誰說不是？」

他們雖然是兩個人在說話，但是每一個字，兩人都是同時吐出，兩人的功力互相生剋，陰陽相濟，可以傳出老遠，人人可聞。

等到他們的話一講完，大廳之中，首先轟雷也似，响起了一陣歡呼聲！

非但大廳中响起了歡呼聲，幾乎日月莊每一個角落，都聽到了兩位莊主的聲音。連大廳中那許多一流高手，都同意了兩位莊主的話，其餘的那些各門各派，二三流的人物，如何會不贊同？

是以刹那之間，歡呼聲從日月莊到處响了起來，歡騰之聲，响徹雲霄。

日月莊兩位莊主，丁剛，丁柔兩人，面有得色，他們却並不跳下桌子來，只是向各人揮着手，等到人聲稍靜之後，兩人便各自發出了一聲長嘯聲，道：「各方好朋友，請靜一靜，我們還有話說！」

他們兩人揀在衆人的歡呼聲已然漸漸減弱時，再大聲一叫，他們的聲音，便將別人的聲音，全都蓋了過去，刹那之間，人人可聞。

是以，每一個人都靜了下來。

這時，雖然沒有人開口說話，但是每一個人的心中，都不免揣測着：不知道日月莊的兩位莊主，又有什麼重要的話要說？

只見丁剛，丁柔兩人，歛起了笑容，現出了十分嚴肅的神情來。他們兩人，一胞所生，心靈相通，行動一致，不但舉手投足，全都一齊，而且連一呼氣，一吸氣，也可以分毫不差，衆人一靜了下來，他們便齊聲道：「常言道蛇無頭不行，自古以來，武林中人，門派雖多，但却沒有一個盟主，可以統領天下各門派的武林中人的，一則，是人各有心，二則，是從來也未曾出過那樣一位，足以統率武林的高人！」

他們兩人一口氣講到這裏，便頓了一頓！

兩人已講了這許多，在場的全是闖蕩武林多年的人物，如何會到這時，還聽不出丁剛，丁柔兩人究竟是想說些什麼來？

是以在立時之間，在衆人的神情上，已可以看出衆人心中的反應來了。

至少有一半人，現出十分歡喜的神色來，還有很多人，已經張大了口，似乎急不及待，要歡呼贊同。

但是，也還有很多人，面色一變，心中暗叫不妙！

因爲他們都聽出，丁氏兄弟的意思，是要東方霸主成爲武林盟主！

雖然，所有的人，剛才都曾承認東方霸主是天下第一高手。但是那和承認東方霸主是武林盟主，却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一承認了東方霸主是武林盟主，那麼便要受東方霸主的節制管轄，一切全要聽東方霸主的指令，盟主的命令到處，怎能不從？這對於在武林中有聲望，有地位的人而言，是一種十分可怕的事！

當然，那是反對者的心理，但是立時面現喜色的人，想法却又不同，他們立時想到，如果由東方霸主出面當了盟主，那麼以後行事，自然更可以肆無忌憚，一些正派中人如果想與自己爲敵，也得先想想是不是可以敵得過東方霸主！

當丁氏兄弟畧停了一停之際，大廳之中，更是靜得鴉雀無聲！

而此際，感到最尷尬的有近百人，却全是介乎正邪之間的武林高手！

需知日月莊的兩位莊主，在武林中名頭十分响亮，交遊也十分廣闊，連名門正派中的高手，也是時常有往來的，日月莊中，武林中人，更是來往不絕。

當東方霸主未來之際，日月莊中，有近二十位正派高手在，青城，峨嵋，嵩山，泰山，武當各派的人物都有，甚至還有一位少林高僧。

但是東方霸主還未曾到，丁氏兄弟只向這些高手，畧畧透露了一些口風，這些高手有與丁氏兄弟交情深厚的，曾向丁氏兄弟勸言幾句，見勸不聽，也就飄然而去。交情淺薄的，早已不告而別。

是以東方霸主來到之後，各名門正派的人，都早已絕跡日月莊了！

但是，那近百名介乎正邪之間的人物，有的却是原來在日月莊中的，有的則是爲了看熱鬧而趕來的，這些人之中，有的行事也邪得可以，但總和邪派人物不同，大都行事全憑自己的喜惡。

他們這種人，當然不願奉東方霸主爲盟主，而且在事先，他們再也想不到，名爲舉行婚禮，但實際上却會有那樣的變化！

一時之間，他們人人面上變色，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變得十分尷尬！

丁氏兄弟停了並沒有多久，便又道：「但如今東方先生武功，天下敬服，日月莊中，又齊集了天下武林的精英，這正是我們奉東方先生爲武林盟主的大好時機，不知列位意下如何？」

那數百名早已急不及待的人，一等丁氏兄弟的話講完，立時便高聲呼叫起來，有的甚至已承認東

方霸主是盟主，高叫道：「東方盟主，請受拜見之禮！」

剎那之間，不但大廳之中，亂成了一團，更有不少人，自大廳之外，向內湧了進來，要向「東方盟主」行拜見之禮的。

那些不想奉東方霸主爲武林盟主的，自然都沉着臉，一聲不出，靜待事情的發展，到這時爲止，他們仍然以爲不管自己的主張如何，置身事外總是可以的。

只聽得丁氏兄弟又連聲大喝，將衆人的嘈雜聲壓了下來，大聲道：「各位且別亂來，要奉東方先生爲盟主，那乃是武林之中，一等一的大事，豈可以草率從事？我們要歃血爲盟！」

一時之間，此起彼伏，又响起了陣陣的呼叫聲，叫的便是「歃血爲盟」四字。

丁氏兄弟再是一聲大喝，叫道：「抬鼎來！」

隨着他們兩人的呼叫聲，只見正門大開，八名大漢，抬着一隻金光燦然的大鼎，緩步走了進來！

那些不想奉東方霸主爲武林盟主的人，一看到這樣情形，不禁盡皆一呆！

因爲巨鼎若不是早已準備好的，何以一聲呼喝之下，便有人抬了進來？可知剛才之議，是早已議好了的陰謀！而那也決計不是丁氏兄弟的主意，分明是東方霸主自己想當武林盟主，却由丁氏兄弟出面！

需知由丁氏兄弟提出，奉東方霸主爲武林盟主，和東方霸主自己想當武林盟主，這其間大有分別，如果是東方霸主自己想當盟主，那麼今夜在日月莊中的人，誰想置身事外，首先就得通過東方霸主的這一關！

而東方霸主的武功如此之高，再加上有金蘭花，日月莊莊主，和那麼多人在推波助瀾，誰能有把握可以過得了這一關？

是以一到那巨鼎抬了出來，早先還以爲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只是看熱鬧的那些人，都不禁臉上變色，深悔自己來到日月莊，或是留在日月莊不走！

但是事情已到了這等地步，顯然要當機立斷了，再也不能遲疑了，剎那之間，便有十來人不約而同，齊聲叫道：「兩位莊主！」

丁剛，丁柔一齊轉過身來，道：「列位有何指教？」

三四個口快的搶着道：「我們還有些要事在身，不能觀此盛典，告辭了！」

那三四人一說，其餘十來人也紛紛告辭，附和人也越來越多。丁剛丁柔兩人「哈哈」大笑，道：「各位，明人眼前，不說暗話，各位就此時要走，想是心中不願奉東方先生爲武林盟主的了？」

衆人之中，祇聽得有兩人，轟雷也似答應道：「正是，要奉什麼盟主，咱老子不幹！」

那兩人聲若洪鐘，舉座皆鬨，一時之間，人人都向他們望了過去，祇聽他們兩人，聲音雖然驚人，但是身形却十分矮小，全都穿着黑光閃閃的衣服，那兩件衣服，也不知道是甚麼質地製成的，兩人的眼中，都閃爍着十分奇異的光采。

丁剛，丁柔兩人，一齊笑了起來，道：「原來是東海墨雲島兩位島主，兩位，東方先生武功超羣，何以兩位不肯奉他爲盟主？」

那兩個矮個子姓辛，是東海墨雲島島主，武功十分奇特，自成一家，武林中有言道：「東海七島，峨嵋一絕」，那「峨嵋一絕」，便是指席大先生而言。將「東海七島」和峨嵋一絕相提並論，自然有點誇張，但是東海七島上的高人，武功獨樹一幟，也是人所皆知。這兩個矮子，更是東海七島高手之中，武功最高，又最常在中原走動的人物，是以人盡知他們的大名。

此際，衆人一見墨雲島兩位島主，首先表示反對，一齊都靜了下來。許多抱着和墨雲島主一樣心理的人，心中更十分焦急地等着，要看丁剛，丁柔和東方霸主，如何對付他們兩人。

如果東方霸主不置可否，由得他們兩人離去，那麼其餘人自然可以學他們的樣子，離開日月莊，如果東方霸主竟要強留的話，那就得另作打算了！

在衆人寂靜無聲中，祇聽得辛大一聲冷笑，道：「不願就是不願，好端端地自在日子不過，却去奉一個甚麼盟主來管束自己麼？丁老大，丁老二，你們若是喜歡受人家管束，何不認了東方霸主作爸爸？」

辛大和辛二兩人，出言盡皆粗俗不堪，這時用那樣的話罵着丁剛，丁柔，聽得一大半人都想笑，但是却又心知事情十分嚴重，是以又不敢笑出來。

而辛氏兄弟一面說，一面已大踏步地向外走去，他們走出了兩三步，便陡地一怔，原來不知甚麼時候起，大廳的門，已緊緊關上了！

不但大廳的門，緊緊關上，而且，在大門之前，一字排開，八名漢子，橫眉怒目地守着。

辛氏兄弟又驚又怒，轉過頭來，喝道：「姓丁的，這是何意？」

丁剛沉聲道：「兩位，那還不明白麼？普天下武林高手，皆願奉東方先生爲盟主，若是兩位獨獨不願時，便是與天下高手爲敵，豈容兩位離去？」

衆人原也知道，辛氏兄弟想要離去，決計不是那麼容易之事，但是却也絕想不到丁剛的話，竟然講得如此露骨，一點不留餘地！

丁剛敢以如此說，那自然是他自忖一定可以阻碍不願奉東方霸主爲盟主的人離去，是穩操勝券了，一時之間，人人駭然！

辛氏兄弟一聽，發出了一聲怪叫，一翻手，精光閃動，他們兩人的手上，已各多了兩柄短劍，他們身形疾轉，祇見劍光閃耀，「嗤嗤」有聲，剎那之間，四股劍光挾着兩條人影，已然向丁氏兄弟撲到！

他們兩人，說動手便動手，一出手就是利劍，而且招式凌厲之極，不少人俱在暗中叫好。

丁剛和丁柔兩人，也像是早已料到辛氏兄弟會突然攻來一樣，他們兩人，本就並肩而立，這時，靠得更近，兩人衣袖，一齊拂出！

辛氏兄弟的來勢，快絕無倫，丁剛丁柔兩人的衣袖才一拂出，「呼呼」兩聲，辛大和辛二已然搗到了他的身前，手起劍落，兩人的左劍，攻向對方的面門，右劍則向揚起的衣袖，疾削而下。

電光石火之間，祇聽「嗤嗤」兩下响，丁剛，丁柔揚起的衣袖，各被短劍劃了一幅下來！

辛大和辛二人一出手，便將丁氏兄弟的衣袖，各劃了一幅，這不禁令得衆人，齊皆一呆，覺得日月莊兩位莊主，未免祇是浪得虛名！

可是，就在那一剎間，已經看到了丁剛和丁柔兩人，身子突然向後一仰，辛大和辛二攻向他們面前的一劍，一齊走空，緊接着，便是「砰砰」兩聲响，丁剛丁柔兩人，同時起脚，踢中了辛氏兄弟！

辛氏兄弟發出了一下驚天動地的怪叫聲，身子疾翻了起來，他們在大廳中連翻了三四個筋斗，令得大廳中勁風排蕩，燭火都竄起老高來，他們翻過了幾張桌子，居然穩穩地落了下來。

當他們落下來之際，他們兩人的面色，實是難看到了極點！

丁剛丁柔兩人佔了上風，也不追過來，只是冷笑着，道：「兩位可已想通了？別說今日在日月莊中的人，不奉東方先生爲盟主，絕無生路，所有武林中人，不服東方先生的，也全是一樣！」

丁剛和丁柔兩人的話，實是說得再明白也沒有了，但是辛大和辛二聽了，立即各自一聲怪吼，又向前撲了上去！剛才，他們四人動手之際，在丁剛和丁柔身邊的許多人，早已讓了開來，此際，辛氏兄弟再一撲上，衆人更是紛紛閃了開來。

大廳之中，立時空出了老大一幅空地來。

這時，有人向東方霸主看去，想看看他的反應如何，但東方霸主却眞是老奸巨猾，只是面帶微笑，坐着不動，似乎在這個大廳中發生的，驚天動地，震撼武林的事，和他完全無關一樣！

這一次，丁剛丁柔兩人，也不再徒手應敵了，辛氏兄弟一撲上來，「錚錚」兩聲响，兩柄長劍，已然出鞘，劍花抖動，一齊迎了上去。

辛大和辛二兩人的身形，靈活之極，倏東倏西，忽前忽後，一撲了上去，就攻了十七八招。

丁剛和丁柔兩人，本來是並肩而立的，但在長劍出鞘之後，他們便身形轉換，變成了背對背而立，他們長劍的招數，恰好和辛氏兄弟相反，出招相當緩慢。

但他們出招雖慢，招數却是極其緊密，辛大和辛二兩人攻得再快，却是一點空隙也找不到！

轉眼之間，便是三二十招，而衆人也看得十分明白，丁剛丁柔兩人，以逸待勞，已立於不敗之地了！

不但衆人都看明白了這一點，連辛大和辛二兩人，都知道自己今日，只有敗無勝的了，可是事到如今，勢成騎虎，却又不得不硬拚下去，是以他們兩人的招式，越來越是緊密。

但是武學之道，越是神定氣閒之時，使出來的招式，便越是厲害，敗象已呈，還想心急求勝，那必然是弄巧反拙，破綻百出！

辛氏兄弟那時的情形，便是如此，若是他們不急攻，或者還可以多支持一陣，但此際他們心急起來，一連七八招，看來攻勢雖然凌厲，但是却每一招都有極大的破綻，而丁剛丁柔兩人，却不急於反攻，七八招下來後，兩人已將對方的破綻，了然於胸！

他們兩人，一樣心意，突然之間，一聲長嘯，長劍的去勢，忽然加快，電光石火之間，「刷刷刷刷」，連刺了四劍之多！

只見兩柄長劍，蕩起百十劍影，簡直有如兩堵由劍影交織而成的牆一樣，一齊向着辛氏兄弟壓了下來。逼得辛氏兄弟，連連後退。

而丁剛，丁柔兩人，四劍過處，連停也不停，半點兒空隙也沒有，各自向前跨出一步，劍氣如虹，長劍已直剌向對方的胸口。

辛氏兄弟心中大驚，連忙一縮身，各迴左劍來擋住胸口時，丁剛和丁柔兩人，已同時變招，手臂一橫，長劍打橫揮出，只聽得辛氏兄弟一聲大喝，拍拍兩聲响，兩截左臂，一齊被削斷，跌在地上。

手臂一斷，辛大和辛二兩人斷臂處血如泉湧，面如死灰，身子搖搖擺擺，向後退去。

丁剛和丁柔兩人，也不追殺，手臂一揚，「錚錚」兩聲，還劍入鞘，齊聲道：「斷去你們兩人的手臂，只不過畧施敎訓而已，若是你們肯恭奉東方先生爲盟主，在下自有傷藥替你們敷治！」

辛氏兄弟的性子也十分烈，一聽得丁剛丁柔這

樣講法，立時發出了一下驚天動地的怪叫聲！

隨着那一聲大喝，他們兩人的右臂，一齊揚了起來，他們揚臂的動作，十分之快，帶起了一股極其強烈奪目的光芒來。一時之間，衆人還只當他們在那樣的情形下，還要再來動手！

但是事實上辛氏兄弟揚起手臂來，却並不是攻向前去，就在衆人錯愕，他們兩人的大叫聲中，只聽得「刷刷」兩聲響，他們兩人手中的短劍，已經刺進了他們自己的心口中！

他們立心自盡，所刺正是心臟部位，劍才一刺中，他們的怪叫聲，也戛然而止，兩人的身子，也一齊「砰地」一聲，向後倒了下去。

丁剛「哼」地一聲，叫道：「來人，將他們抬下去！」

立時有七八名大漢，奔了上來，七手八脚，將辛氏兄弟的屍體，抬了下去，又將地上的血漬，一齊刷洗乾淨，只不過一盞茶時，大廳之中，便像是完全沒有發生甚麼事一樣了！

丁柔沉聲道：「若是再沒有人學辛家兄弟的，咱們歃血爲盟的儀式就開始了！」

丁柔話才一出口，大廳內外，便傳來了轟然的叫好之聲，但是那百來人的面色，也難看到了極點。辛氏兄弟一死，那些人心中雖然不願，但是却也觸目驚心，心知今日之局，不是奉東方霸主爲盟主，就是死在日月莊之中，絕難有第三條路可以走！

絕大多數人轟然叫嚷中，丁剛朗聲道：「拿酒來！」

又見到四名漢子，各自抬着酒罎，走到了鼎前，伸掌拍開了封泥，將酒向大鼎之中傾去。那酒分明是窖藏了許多年的美酒，咕都咕都，自罎中傾出來之際，酒香撲鼻，人人皆聞。

不一時，四罎美酒，已一齊傾入了大鼎之中，衆人都知道歃血爲盟的儀式，快要開始了，是以一齊靜了下來。丁氏兄弟雙掌又拍了三下，只見兩名漢子，一身華服，穿戴得十分隆重，手中各持着一軸，來到了大廳的正中，各自向外跨出了三步，展開了軸來，便是一幅極大的紅綾，接着，又有人搬來了筆墨，和一張紫檀木的几案將筆墨放在案上。

丁剛道：「咱們奉東方先生爲盟主，乃是天下武林，數百年以來未有過的盛事，咱們雖是武人，但也不可不爲文以禮，而且歃血爲盟各人，也該留名於上，武林之中，文學最佳，當推聖手書生，於兄何在？」

丁剛話才一說完，便看到一個人，從衆人之中，走了出來，那人約莫四十上下年紀，身形頎長，文士打扮，意態瀟洒，他滿面笑容，道：「丁莊主，你那樣說，於某人倒不敢執筆了！」

那走出來的人，姓於，名放，乃是一個落第秀才，却棄文習武，屢有奇遇，在武學上的造詣也不錯，外號人稱「聖手書生」。

丁剛也笑道：「於兄，請大筆一揮，記今日之盛。」

聖手書生也不推辭，抓起筆來，蘸飽了墨，站定了身子，就在紅綾之上，書寫了起來，無非是對東方霸主一片頌揚之詞，寫完之後，又大書「於放敬題並盟」六字，放下毛筆，轉過身來。

丁氏兄弟則大聲道：「請於兄滴血。」

於放道：「滴血自以兩位莊主爲先！」

丁氏兄弟也不再客氣，走向前去，自案中取起一柄七首來，在自己的手臂之上，輕輕一劃，各滴了幾滴鮮血在鼎中，接着，也在紅綾之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後，於放才照樣刺臂滴血，衆人也不爭先恐後，一個接着一個，滴血於鼎，留名於綾，在日月莊中的武林中人何等之多，不下千餘人，有的還是在大廳之外，一滴血留名之後便立時退了出去。

那近百名不願奉東方霸主爲盟主的人中，有一大半看到這等情形，心中雖然不願之極，但也苦笑着去留了名，一樣滴了血。

足足忙了兩個來時辰，才只有十二個人，還兀立着不動，顯然他們十二人，是決計不願參加了。

丁剛和丁柔却還詐作不知，衝着這十二人道：「各位不必你謙我讓了，快來滴血留名，然後，咱們各飮一盅血酒，便歸盟主統屬了！」

那十二人，個個面色鐵青，發出了幾下冷笑聲，一個矮瘦老者冷冷地道：「丁莊主，我們不願奉什麼人爲盟主，若是要相强時，唯有死戰！」

那老者的身形雖然矮小，但是雙目神光炯炯，却是神威凜凜，衆人都認得他是點蒼派的高手，雲中劍范鶴。范鶴的話一出口，其餘十一人也齊聲道：「范兄說得是，正是如此！」

那十一個敢以口出此言的人，自然也全是各門各派，非同小可的高手，聲勢和剛才墨雲島主，辛氏兄弟大聲反對，又是不同。

丁柔陰陰一笑，道：「各位此言甚差了，難道以你們十來人之力，堪與普天下武林人物爲敵？」

雲中劍范鶴冷笑道：「丁莊主，你這話，范某人可有些不明白，莫非東方先生，乃是天下武林人物的盟主，所有武林中人，都要聽他號令麼？」

丁剛厲聲道：「不是如此，又是怎地？」

范鶴的臉色鐵青，又發出了一串冷笑，道：「其實，我們心照不宣，東方先生成爲盟主，自然只是旁門左道中人的盟主！」

丁柔道：「原來閣下自命爲名門正派？」

范鶴斬釘截鐵道：「點蒼派雖然不能和幾個著名的名門正派比，但是，却也斷然不致於和三教九流，旁門左道，同流合污！」

范鶴這幾句話，是怒極之餘說出來的。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他說這樣的話，對他的處境而言可以說是極其不利的事！

但是范鶴早已豁了出去，是以也顧不得那麼多了！丁剛，丁柔兩人，一聽得范鶴如此說法，立時大踏步走向前去。然而他們兩人才走了三步，便聽得東方霸主一聲號令，道：「兩位莊主請住！」

范鶴剛才的話，將大堂中數百武林高手，一齊得罪，是以大廳之中，人聲鼎沸。

然而，在東方霸主的一聲長笑之後，所有人聲，早已靜了下來，此際東方霸主的那句話，丁氏兄弟自然聽得清清楚楚，他們也立時停了下來。

東方霸主才出口，身子便又站起。

范鶴等十二人，本來便已準備決一死戰，可以衝出日月莊去，自然最好，就算衝不出去，死在日月莊中，也比日後聽人號令，受人屈辱的好。

是以東方霸主一站起來，各人的神色，都變得極其緊張起來，一時之間，「錚錚」，「鏘鏘」之聲，不絕於耳，人人都掣刃在手。

而東方霸主却是若無其事，滿面笑容，穩步向前走來。若是不知他底細的人，只看他的外貌神態，只當他是一個謙和有禮的飽學之士，那裏又料得到他是心狠手辣，老奸巨猾的兇徒？

東方霸主向前走了七八步，來到范鶴的身前。此際，那十二人心知身在重圍之中，是以他們站成了一個圈兒，不論那一方面有敵人夾攻，他們都能够立時發招相抗。

東方霸主來到了范鶴的身前，范鶴長劍，早已出鞘，横劍當胸，嚴陣以待。

而在范鶴身邊，一左一右的兩人，也立時揚起了兵刃來，可是看東方霸主的神色，仍像是沒事人一樣，叫人猜不透他的心中，究竟在想些什麼。

東方霸主站定了身子，才笑殷殷地道：「各位，日月莊羣雄聚集，本是爲小兒的婚事而來，却料不到節外生枝，兩位丁莊主竟提出要我任武林盟主，這件事，連我也覺得十分意外！」

范鶴等人心知東方霸主心中，自己不願奉他爲盟主，他心中已是將自己十二人恨之切骨，決不肯輕易放過自己的，如今他只是說來好聽，誰又會相信他？是以各人都不出聲，只是發出了幾下冷笑聲來，范鶴更是望定了他，想聽他如何自圓其說。

東方霸主頓了一頓之後，道：「却想不到兩位丁莊主登高一呼，從者如此之衆，眞使人覺意外，而今只有各位不願，定然是心中卑視，以爲我武功不够，不足以担任盟主之任了？」

范鶴心知東方霸主那樣說，是想以言語來逼自己得罪他，那麼，他再出手，這就名正言順了！

范鶴一生闖蕩江湖，自然明白東方霸主的意思，是以他只是淡淡一笑道：「東方先生武功超羣，連席大先生都要狼狽離去，武功之高不言可喻。」

東方霸主「噢」地一聲，道：「多謝你盛讚，但閣下剛才，口稱加盟之人，全是旁門左道，那麼，是以爲我人品不堪一提了？」

范鶴說東方霸主武功高，那是事實，要說出口來也不是難事，但此際要他說東方霸主人品好，那却是難以做得到的事情了！

是以他呆了一呆，道：「尊駕人品如何，那是武林之中，人人皆知。」

東方霸主道：「原來如此，閣下不肯胡言，倒也罷了，那麼，各位是不願入盟的了？」

那十二人齊聲道：「不願。」

東方霸主呵呵笑着，道：「各位不願，那就說不得，祇好——」他一面笑着，一面在說話，可是話才說成一半，突然踏中宮，走洪門，身子向前疾滑而出，五指如鈎，便向范鶴當胸抓了出去！

范鶴早已横劍當胸，在全神戒備，但是也決計料不到東方霸主會說動手便動手，陡地一呆，想要揮劍應敵，却已慢了一步！電光火石之間，祇聽得「嘿」地一聲響，東方霸主的五指不但已抓住了他的胸口，而且，還將他胸前的肋骨，抓斷了一根。

這一下變生倉猝，范鶴的肋骨被抓，自然再也沒有反抗的能力，手中的長劍，也垂了下來。

但是，在范鶴身邊，一左一右的兩人，却立時揚起手中兵刃，向東方霸主，攻了過來。

但是東方霸主的行動，何等之快，再加上他自然早已料到，自己一出手抓范鶴，范鶴身邊的兩人，是必然攻上來的，是以他一抓住了范鶴，手臂便立時一縮，將范鶴拉出一步。

就在那一剎間，自范鶴左右身邊的兩人，一齊發招，本來他們是攻向東方霸主的，但突然之間，范鶴的身子移動，兩件兵刃，竟變得一齊攻向范鶴，那兩人自然都不是武功平泛之輩，一見勢頭不妙，立時撤招。但是東方霸主却一聲長笑，手向左陡地一揮，將范鶴的身子，揮了開去！在左面的那人，已將一柄精鋼打就的判官筆，收了回去。可是突然之間，范鶴的身子又向他撞了過來，而且來勢快絕，却是使他再也不能後退，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撲」地一聲響，判官筆已然在范鶴的脅下，刺了進來，幾乎直沒至柄！

（未完待續）

俠怒風塵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文‧東方英
圖‧新培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柏年與何秀琼在趕往與辣手夫人會合之中途，何秀琼突毒發，據她說是中了本門的蠱母之毒，非趕回她家中不可，呂柏年只好背負着她，連趕四日夜，終於抵達何秀琼的故居茶洞，何秀琼過門不入，要呂柏年帶她至一山谷，然後要呂柏年潛返家門着令小娟往找長老，以查催動蠱母之毒一事，呂柏年潛入她家，發覺小娟與一少年奔入一叢林有所異動，旋見凃長老率人到來制阻，詎爲小娟安排的奸細所算，呂柏年迫得現身把叛徒制服，此際，那引領小娟來此之少年，亦現身與小娟聯手合鬥呂柏年——



地底陰風冷　人間愛情暖

那漢子與呂柏年一接之下，也看出呂柏年的厲害，知道在他手下毫無機會，當時也就改了主意，應了一聲，道：「那麼在下去了。」反身飛躍，逃回樹林之中而去。

呂柏年從他們話中，已聽出那漢子別有打算，更是不能容他脫身，甩臂揮開小娟打來的一對小金鈎，身形一起，便先向那漢子撲去。

這時，小娟早有深心，嬌叱一聲，人忽激射而起，猛向呂柏年衝來，完全是不要命，犧牲小我的阻敵打法。

呂柏年劍眉一軒，冷笑了一聲，身形凌空升起三尺，讓開了小娟的捨命一擊，接着身形走勢不變，仍向那漢子追去。

小娟原是不計生死，想阻攔呂柏年，好讓那漢子脫身，她的橫截呂柏年，本以爲計算得分寸無差，那知呂柏年實在高得令人不可思議，一折腰就輕而易舉的避過了自己，自己却收勢不住，衝出一丈多遠。

當她停住身形，回過頭來，只見呂柏年已隻手倒提着那漢子，又回到了自己身前。

呂柏年這般秋風掃落葉的神威，早把小娟的精神完全擊潰了，小娟心沮氣衰，猛然一回掌，反擊自己天靈蓋，事到如今，她似乎別無選擇，只有一死了之了。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你這時想死，已經遲了。」屈指輕彈，小娟全身一僵，到了腦門的手掌，竟然再也落不下去。

這時，凃長老的心腹手下，除兩人仍在照料凃長老外，一人奔向了小娟，出手又點了她數處穴道，把她拿下。

另一人卽走到呂柏年面前，含笑行禮道：「大俠來得正是時候，否則，後果眞不堪設想了，沒料到這丫頭恁地厲害。」

呂柏年笑了一笑，道：「她再厲害，也逃不過昭昭天理。」

微微一頓，目光轉向凃長老望去，只見那另外兩個人已扶起凃長老，靠在一棵樹身之上，接着道：「凃老前輩怎樣了？」

那人道：「凃長老只是一時不察中了那丫頭迷魂藥物，幸好那只是本

門藥物，已經是無碍了。」

呂柏年把手中那漢子抛在地上，走向凃長老面前，抱拳一禮道：「老前輩受驚了。」

凃長老望着呂柏年一嘆道：「千慮一失，幸好少俠來得適時，否則老身眞無以爲詞了。但不知少俠……。」

呂柏年伸手懷中取出何秀瓊給他的信物，託在掌中，向凃長老一照，道：「在下身受貴掌門人之託，特來相請老前輩前往一晤。」

凃長老一見那血玉小鷄，臉色陡的一變，霍的挺身站了起來，僵愣了一下，「啊！」了一聲，才躬身向呂柏年手中血玉小鷄行了一禮，道：「敝掌門人現在那裏，快請少俠相引，前往叩見。」

呂柏年道：「老前輩可容借一步說話？」

凃長老一笑道：「少俠請放心，這四人都是老身心腹之交，剛才他們的行爲，少俠又已目睹，少俠有話但請明言，毋需顧慮。」

凃長老說得也是，呂柏年剛才親目所見，已足證那四人忠貞不二，可資信託，當下一點頭道：「貴掌門人刻已回山，就寄身在『聖域仙鄉』之內，目下她已被人暗害，受了『蠱母』之毒，老前輩有何善策。」

凃長老沉吟一下道：「老身去見過她再說！」

接着，向她身邊四人分配了二人工作，又指定二人，隨她前往叩見何秀瓊，隨同呂柏年直向何秀瓊藏身之處奔去。

呂柏年無意之間，撞破了小娟的陰謀，又救了凃長老，心中說不出的高興，與凃長老她們同行了一段路，他心中已是不耐，極想把這好消息告訴何秀瓊，當下笑向凃長老道：「在下失禮，很想先行一步，免得貴掌門人懸心。」

凃長老一笑道：「少俠請便，我們功力實在太差了，見笑！見笑！」

呂柏年一聲：「失禮！」人已展開身法，瞬刻之間，遠出百數十丈，把她們抛得老遠。

呂柏年滿懷高興先行趕到何秀瓊藏身的石屋，因心情高興，並未放輕脚步，屋內何秀瓊聞聲問道：「是年哥哥回來了麼？」

呂柏年笑應着，進入屋內，道：「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你的問題迎刃而解了。」

何秀瓊見呂柏年這般高興，隨之也寬心大放，笑道：「你見到凃長老了？」

呂柏年道：「何止見到了她，而且我也替你把那陰謀背叛你的人當場抓到了。」

何秀瓊支起身子，又驚又喜的道：「眞的麼？那叛背小妹的人是誰？」

呂柏年搖頭長嘆道：「人心不古，只怕你做夢也猜不到……」

頓了一頓，不待何秀瓊瞎猜，接着，直指其人道：「你道是誰，原來就是你貼身丫頭，小娟！」

何秀瓊一怔道：「會是她！她爲什麼要背叛我，我們名雖主僕，其實情同手足……」

呂柏年道：「所以我說你做夢也猜不到。」

何秀瓊道：「那麼小翠呢？」

呂柏年道：「我沒有見到小翠，想必是小翠不願與她同流合污，被她下了手。」

何秀瓊緊皺着一雙黛眉，連連搖頭，自言自語道：「不可信！不可信！她爲什麼要背叛我？爲什麼？爲什麼？……」

呂柏年道：「事情是我親目所見，也是我親手拿下了他們，你不信也不成。」

何秀瓊一嘆道：「這樣眞叫人寒心了，別人背叛小妹，猶可說得，唯獨那小娟……」她對小娟似乎有着堅定的信心，事實上她是非信不可，但口中却仍不願相信。

呂柏年皺了一皺眉頭道：「照說她也許不願背叛你，不過據小兄親目所見，她與一位外地來的男子，交情極厚，在危難之際，她竟打算捨身拚死，助那男子脫險逃命，由此看來，她可能是受了那男子的蠱惑。」

何秀瓊慨嘆一聲，不再說話了，因爲她自己又何嘗沒有外向的心理，只要呂柏年一句話，不要她當這掌門人，她會毫不考慮的放棄這掌門身份，隨呂柏年遠走天涯海角。

呂柏年見何秀瓊低頭不語，顯得傷心不已，又温言安慰她道：「小娟或許也是一時糊塗，到時你網開一面，給她一條生路便了。」

何秀瓊一仰頭，目光中怒芒畢射道：「可恨！可恨！她就背叛於我，也不該害我，是可忍，孰不可忍，小妹不是心狠，却非治以應得之罪不可。」

這時，遠遠一陣脚步聲傳來，不久到了石屋之外，接着便聽得凃長老的聲音道：「凃婉容求見掌門人！」

何秀瓊忍住怒氣，道：「請進來！」

凃長老把帶來二人留在屋外，隻身進入屋內，先以門中大禮參見了掌門人，然後，雙目一紅，叫了一聲：「可憐的孩子！」抱住何秀瓊淌起淚來。

何秀瓊也是說不出的傷感，伏在凃長老懷中輕泣了一陣，盡洩了心中委屈，才打起精神，抬起螓首，望着凃長老道：「凃姨，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竟是小娟在背後搗我的鬼！」

凃婉容長嘆一聲道：「凃姨對不起你，都是凃姨疏忽大意，有負所託，才被小娟陰謀得逞，要不

是……。」目光一轉，向呂柏年面上望去。

接着，歉然一笑，道：「對不起，老身糊塗，還沒請教少俠……。」

何秀瓊接口道：「他是瓊兒義兄，呂公子柏年，已經救過瓊兒好幾次危難了，這次又是他日夜兼程把瓊兒送了回來。」

凃婉容「啊！」了一聲，放開何秀瓊，起身爲禮，道：「原來是『龍鳳山莊』的呂公子，老身失敬了。」

呂柏年搖頭道：「在下不是『龍鳳山莊』那呂柏年，老前輩弄錯了。」

凃婉容轉目望着何秀瓊道：「江湖上有幾個呂公子？」

何秀瓊笑道：「說來話長，有空瓊兒再慢慢告訴你……小娟她們帶來了沒有？」

凃婉容道：「我記掛着你，來不及問她，就先來看你，你放心，我已把她打入『陰風洞』，等解了你體中蠱母之毒後，我們再慢慢審問她。」

何秀瓊反面現不忍之色，欲言又止的嘆了一口長氣。

凃婉容搖頭一笑道：「你看，你只知替別人着想，你可曾想到她的對你不情不義。」

頓了一頓，話題一轉，問道：「你現身中蠱母之毒，幾天發一次？」

何秀瓊道：「呂兄脚程快，瓊兒發過了第一次之後，還沒有發第二次，照算，應該是後天發第二次，……。」

一語未了，忽然臉色大變，尖叫一聲，道：「唉喲！……。」全身却顫抖了起來。

呂柏年是吃過蠱毒的苦頭，全身爲之一麻，感同身受的道：「凃前輩，快快替她想法呀！」

凃婉容一笑道：「呂少俠，你急什麼！有老身在此，豈會任她多吃苦頭！」

同時，落指如風，一連點了何秀瓊七八處穴道，接着，伸手懷中，取出一根三叉長針，揷向何秀瓊「尾敲穴」。

何秀瓊眼中充滿了驚悸，怒恨，痛苦，悔懊，失望……之色，就是口中再也發不出話來。

凃婉容望着何秀瓊奇怪的一笑，道：「瓊兒，不要怕，我們就把你帶走，替你醫治蠱母之毒。」

何秀瓊雙目一閉，不願再看凃婉容的嘴臉，但眼中淚水，潮湧般奔了出來。

呂柏年看得心裏好不難過，可是他又怎知何秀瓊這時心中的感受，比蠱母之苦更甚千倍萬倍。

凃婉容陰陰的一笑，轉向呂柏年道：「呂少俠，仍請偏勞你抱起瓊兒，隨老身前往治療。」

呂柏年俯身抱起何秀瓊隨同凃婉容出了石屋，奔到何秀瓊她茅屋前的石洞之中，一直走了進去。

入得洞門，外面是一間大殿，殿上供着三尊神像，呂柏年也無心打量那是什麼神像，在凃婉容引導之下，抱着何秀瓊穿過前殿進入一條狹窄的石隙，地勢畧向上，行約二三十丈，石隙一轉，向左斜了下去，地勢也是由高而低，一直走的是下坡路。

這一段路，地上崎嶇不平，下斜度又極其峭急，呂柏年抱着何秀瓊也不知走了好久，只是一直向下走，好像是不完似的。

地勢越走越低，也越走越冷，像是走入寒冰地獄一樣，奇寒蝕骨，這樣走了將近半個時辰，來到一間石室之內。

這間石室，四方四正，四週石壁也平滑如鏡，光可鑑人，石室中央，有一座長約一丈，寬約四尺的石枱。

凃婉容要呂柏年把何秀瓊平正的放在石枱上，告訴他道：「這座石枱乃是本門奇寶之一，內藴五行奇氣，陰陽造化，請大俠暫用純陽眞力，爲敝掌門人，護住『中府』『雲台』兩穴，配合枱中奇氣，便可壓制敝掌門人體內蠱母奇毒蠢動，只要半日時光，老身便可召集本派全體長老，啓動雲台金蛾，爲敝掌門人療毒去病，只是有勞大俠，老身甚是過意不去，尚望大俠成全到底。」

凃婉容的話，說得很明白，呂柏年除了點頭答應之外，別無抉擇。當下點頭道：「老前輩儘可放心去辦事，貴掌門人交給在下是了。」

凃長老欠身一福，道：「多謝呂少俠了。」轉身出了石室。

呂柏年提運神功，依言替何秀瓊護住「中府」、「雲台」二大穴。

他運功替何秀瓊護穴時，室門也同時慢慢闔了攏去，當時呂柏年也未在意。

但石門關攏不久之後，呂柏年只覺這石室之內氣温越來越低，已到非運功難以抵擋奇寒之苦。

尚幸還能忍耐得住，呂柏年還是一心一意的照着凃婉容的話替何秀瓊盡心盡力。

時間，在苦掙苦扎中慢慢的溜了過去。以呂柏年的默計，應該不止半天。

只是凃婉容爲什麼仍不見回來，難道她又遇到了棘手的問題？……

同時，呂柏年也開始覺得有點飢餓起來……。

最糟糕的是，那座石枱下面忽然滲出陣陣陰風，石室之內，更是成了寒冰地獄，他縱全力運功抵擋，也仍被冷得苦不堪言，把他的眞氣眞力，迅快的消蝕下去……。

時間一久，呂柏年已只有自保之力，而無法同

時替何秀瓊護穴之能了，正當他勢難兼顧之時……

忽然，一陣脚步之聲由遠而近到了石室門外，呂柏年精神一振，以爲是凃長老帶着好消息來了。

但，那脚步聲及門而止，便沒有了下文，既不見開門進來，又不見開言發語，似是在默察室內的動靜。

呂柏年劍眉一軒，暗忖道：「外面來人眞古怪，這是什麼意思？」

不由微帶怒惱之聲，問道：「外面是什麼人？爲什麼不進來？」

呂柏年這一發話，只聽外面那人一言不發，扭頭跑了開去，脚步聲漸去漸遠，頃刻之間，四週又恢復了死樣的沉寂。

呂柏年不由一怔，忖道：「他爲什麼要跑呢？……啊！……莫非我……。」他恍然而悟，只可惜一切都太遲了，現在已經入了人家的牢籠，再有什麼話可說。

呂柏年恨恨的罵了自己一聲：「該死……」

接着，仰首一笑道：「這區區石室，我就不相信你們困得住我！」

雙掌一領，就要向室門之上劈去，忽然，他掌勢一歛，轉念忖道：「我也眞是，爲什麼這樣沉不住氣，一錯不能再錯，我何不先解開小妹穴道，問個明白再說。」

此念一生，呂柏年不由苦笑了一聲，化掌爲指，落指如風，解開了何秀瓊被制穴道。

何秀瓊穴道被制，有苦難言，穴道一解，全身抖悚不止的叫了一聲：「我好冷！」翻身張臂抱住呂柏年，只想從呂柏年身上取得些温暖。

呂柏年擧掌印在何秀瓊背心上，一股暖流度入何秀瓊體內，何秀瓊緩過一口氣來，羞澀的鬆開抱住呂柏年的雙手，道：「年哥哥，你上了那老賊婆的當，我眞急死了，苦於有口難言……。」

呂柏年歉然截口道：「小妹，我眞對不起你，把事情弄糟了……。」

何秀瓊怕呂柏年心裏過份難過，忙打斷他的話道：「這也難怪你，最初我還不是一樣把她當做好人，直到她出其不意點了我不應點的穴道，我方恍然而悟，可惜我已無法告訴你了。」

呂柏年恨恨的道：「我下次要遇見她，絕饒不了她。」

門外一聲冷笑，接話道：「只可惜你不會再有機會了！」

呂柏年怒從心起，大喝一聲道：「老賊婆，你別高興得太早。」

雙掌一領，吐勁而出，勁發如雷，轟的一聲，擊在室門之上，接着一陣天搖地動，震得他們兩人滾作一團。

室外也是尖聲驚叫，逃遁不及。

只可惜雷聲大，雨點小，一陣激震之後，再向室門望去，竟依然好好的，分毫無損。

室外凃婉蓉冷笑之聲又起道：「老身說句良心話，你這一掌，倒也有聲有色，嚇人唬人，只可惜還是僅限於嚇人唬人，打不開石室之門，其奈老身何。」

呂柏年氣得雙掌一領，又要繼續出掌，何秀瓊拉住他輕聲道：「年哥哥，不要和她生那閒氣，白白浪費了眞力。」

呂柏年一掌無功，又何嘗不知道，打二掌只有白費氣力，只因一時氣惱，忍捺不住，就是打不開石門，也要給她一點顏色看看。

經何秀瓊這樣一說，自己也覺得這氣生得太沒道理，長嘆一聲，强行忍住了心中怒火。

這時，室外的凃婉蓉正好又發話道：「看來你們這時精力還旺盛得很，有話也聽不進，老身也懶得和你們多費唇舌，等你們嚐够了陰風蝕骨之苦，再來和你們談吧！」話聲一落，便聽她離去的脚步聲漸去漸遠。

何秀瓊輕輕的道：「年哥哥，你查一查他們是不是，都眞的走了。」

呂柏年凝神運功，施展地聽之術，細察了一陣，覺得外面確已無人留下，點頭道：「他們眞的都走了。」

何秀瓊這時放聲一笑道：「那老鬼婆要把我們關在另外任何一間石室，我們都只有死路一條，任她宰割。」

呂柏年一聽她話中有話，聳然動容道：「你的意思是說這石室之內另有出路？」

何秀瓊點了點頭道：「這是掌門人的秘密，幸好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此室的陰風寒毒最是厲害，也是她見你功力深厚，怕普通陰寒之氣，制不住你，才把我們關到這石室來。」

呂柏年心情一鬆道：「我們先出去了再說吧！」室內奇寒入骨，多留一刻，就多消耗一分眞力，逃出石室而去，實是當前急務。

何秀瓊搖了搖頭道：「我還想等她來，再和她談一談，如能不涉險，最好不涉險。」

呂柏年道：「可是這裏奇寒入骨……。」

何秀瓊一笑道：「我給你的那小玉鷄沒有被她騙去吧？」

呂柏年伸手取出那小玉鷄還給何秀瓊，道：「她很厲害，她要動了這小玉鷄的念頭，我就不會對她毫無防範了。」

何秀瓊接過那小玉鷄，俯身石枱之下，找了半天，找到一個小洞，把那血鷄令挿了進去，隨見石枱向一旁移了開去，現出一個門戶來。

陣陣陰風寒氣，迎面撲來，衝得何秀瓊倒退一步，呂柏年伸手抵住她背心，助她擋住寒氣，道：「那下面只怕是寒氣風眼，我們如何下去得了。」

何秀瓊道：「現在任誰也下去不得。」

呂柏年道：「那你……。」

何秀瓊道：「年哥哥，請你運功擋住寒氣，伸手下去，裏面有一個環扣，把它提了起來。」

呂柏年知她冷得難挨，不能多作解釋，依言伸手下去，果然摸到一個環扣，用力一搖，原來是一道活門，拉上來正好堵住了那門戶，陰風寒氣立時被擋住了，再無絲毫滲入。

陰風寒氣一被隔絕，石室之內雖然還是冷冷冰冰，但已不足爲苦了。

兩人同時吁了一口長氣，呂柏年又記起她的蠱毒道：「你體內蠱毒沒關係吧？」

何秀瓊道：「這一次的提前發作，完全是那老賊婆搗的鬼，只要再不與她接觸，至少還有五天太平日子好過。」

頓了一頓，接道：「年哥哥，你消耗眞氣眞力過巨，暫時不要左思右慮，快利用這時間調息一下吧！」

呂柏年點了點頭道：「小妹，你說得是，小兄也就不客氣了。」

言罷，席地盤膝一坐，垂簾闔目，行功調息起來。

又過了大半天，凃婉容認爲呂柏年他們已經受够活罪，可以乖乖就範了，又到了室外，先温言温語的叫了三聲：「瓊兒！瓊兒！瓊兒！……」

呂柏年張開眼來，只見何秀瓊向他搖手示意，要他不要答話，讓她在外面疑神疑鬼。

過了半天，凃婉蓉聲音之中注足了功勁，震聲又叫道：「瓊兒！瓊兒！……」

何秀瓊這才用微弱的話聲答了一句話，道：「誰是你的瓊兒，愧你還叫得出口。」

凃婉容聽何秀瓊力弱聲微，以爲她已被折磨得神衰氣沮，便裝出一副貓哭耗子的假惺惺面孔，長長的嘆了一聲，道：「瓊兒，你不要恨我，其實我也不想爲難你，我還是像從前的一樣喜歡你。」

話聲頓了一頓，不見何秀瓊接話，只好又自己接下去道：「你年紀輕，正是花好月圓，享受人生美景的時候，你師父偏把虛有其表的掌門之責交給你，使你浪費青春，虛耗大好時光，我看了眞替你難過，所以才準備代你掌理幾年門戶，當你享盡人生後再將掌門之位傳給你，不知你信也不信呢？」

何秀瓊輕「啊！」一聲，道：「你原來有這樣一片好心，爲什麼不好言好語的告訴我，何必費這樣大的勁。」

凃婉容道：「我本來是要和你好好商量，怪只怪小娟那個丫頭製造事端，所以我也不得不暫時委屈你一下。」

何秀瓊道：「小翠小娟她們現在怎樣了？」

凃婉容道：「你放心，我也像你一樣喜歡她們，不會爲難她們，其實利用這機會，給她們一點敎訓，對她們將來前途大有益處。」

何秀瓊道：「你說得也是，就敎訓敎訓她們也好，現在不知你要我怎樣辦？」

凃婉容一笑道：「瓊兒，你眞是明白人，你這樣知時務，識大體，老身更不能虧待你，明天召集全體長老來此，只要你當衆宣佈，將掌門之位讓給老身，除了一般必需掌門法器外，其他的金銀財産，我一概不要，都由你留着享用，同時，老身……，嘻！嘻！嘻嘻！還准你和那姓呂的配成一對，隨你高興住在那裏，就住在那裏。」

呂柏年原是悶聲在一旁，未發一言，聽到這裏不由忍不住想挿嘴說兩句，但一抬頭，只見何秀瓊含幽帶怨的望着他輕輕一嘆，搖手止住他答話。

呂柏年只好又把到口的說話忍回去，可是心中却因何秀瓊那種眉目含情的神態，暗自吃驚忖道：「難道她眞的已對我生了情？……。」劍眉不由一皺，忡忡不安起來。

其實她對他何止生了情，簡直就把他當做夫婿相待了。

呂柏年是當局者迷，做夢也沒有想到，繫鈴者就是他自己。

何秀瓊又向呂柏年嫣然一笑，表示了她的歉意，接話道：「眞的麼？」

凃婉容道：「我幾時騙過你來，你還不相信我的話？」

何秀瓊哈哈一笑，道：「只除這一次不算！」凃婉容自覺難以自圓其說，也借着一聲哈哈大笑，罵道：「小鬼頭，一輩子長不大，還是這樣調皮！」仗着面皮老帶笑帶罵的含糊了過去。

呂柏年聽得搖頭一嘆，輕聲道：「眞是一隻無耻的老狐狸！」

何秀瓊苦笑了一下，向外接口道：「好，我完全答應你，馬上就把掌門之位讓給你。」

凃婉容發出一聲又驚又喜的笑聲，問道：「眞的？」

何秀瓊道：「當然是眞的，我自當了這掌門人，一點好處沒有得到，麻煩倒是不少，誰願再幹下

去。」

涂婉容道：「你敢發誓？」

何秀瓊應聲發誓道：「皇天后土在上，我何秀瓊如棲戀這掌門之位，將來萬蠱嚙心，永墮『阿鼻地獄』。」這是她們三花門中最毒惡的誓言，不由人不相信她的誠意。

涂婉容顯然被何秀瓊這種出乎意料之外決心所震驚，楞在那裏，半天發不出聲來。

何秀瓊明知她是驚喜過度，故意笑了一聲，道：「我已立下重誓，你要不相信，那麼，我就要收回誓……」

涂婉容那能讓她把誓言收回，忙截口道：「我相信，我相信。」

要知，古人最是迷信，再惡毒的人，亦無不相信鬼神陰陽之說，尤其她們這批以蠱傳世的門戶，更是較常人爲甚。

涂婉容心有內愧，何秀瓊既然情讓，至少自以爲有了憑藉，心中較爲安然。

何秀瓊道：「你既然相信我，還不打開門，放我們出來！」

涂婉容道：「好！……」

她「好」字剛出口，何秀瓊也剛回頭向呂柏年一笑，忽然有一個沙啞的聲音截口道：「涂長老，你想過沒有，萬一那姓呂的小子作起梗來，你怎樣對付他？」

涂婉容「啊！」了一聲，道：「沙老，言之有理，我幾乎失算了。」

頓了一頓，揚聲向何秀瓊道：「放你一個人可以，但現在不能放那姓呂的。」

何秀瓊冷然道：「那麼一切免談了，這不是我違背誓言，而是你說的話不算話。」

涂婉蓉道：「我那裏說話不算話？」

何秀瓊道：「你不放他出來，是不是要把他冷死在這石室之內，凍死了他，你自己說，你說的那些話，對我還有意義麼？」

涂婉容被問得一時語塞，答不出話來。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你也不要作難，本公子成全你們就是。」

涂婉容正自作難，聞言之下，不以爲忤，客氣的道：「公子有何指教？」

呂柏年道：「只要你們答應本公子一個條件，本公子自願留在石室之內，俟你接掌門戶之後再出來。」

涂婉容急口道：「什麼條件？」

呂柏年道：「你們先解了她蠱母之毒，本公子就勸她一人出來，完成你的心願。」

何秀瓊急叫一聲，道：「年哥哥，你你……」

涂婉容恐怕呂柏年改變主意，忙接口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實，老身這就去請『雲台金蛾』去，你就勸勸她吧！」

說着，帶領所有的人急急的走了。

何秀瓊望着呂柏年一嘆，道：「年哥哥，你看，你一開口就把我的計劃擾亂了。」

呂柏年笑了一笑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把小娟小翠她們弄來，然後，大家一同從暗中逃出去，是不是？」

何秀瓊似是被他說中了心事，秀眉揚了揚道：「誰道這有什麼不妥當？」

呂柏年道：「辦法當然不能說不好，只是太消極了。」

何秀瓊道：「難道你有更好的辦法？」

呂柏年道：「你看這樣如何？」如此這般在何秀瓊耳邊說了一陣。

何秀瓊先是欣然一笑，點頭道：「這樣，當然很好了！」

接着柳眉一皺，又道：「只是這地底暗道，我沒有去過，到底有無出路，我也沒有把握，萬一年深月久，地形倒轉，角道阻塞，豈不糟了。」

呂柏年道：「這一點你儘可放心，我知道絕無問題。」

何秀瓊一怔道：「你又沒有去過，怎樣說得這樣有把握？」

呂柏年道：「我當然有理由相信地底通道安全可靠。」

何秀瓊訝然道：「你有理由，什麼理由？說來聽一聽。」

呂柏年道：「其實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你不是說這地底陰氣寒流，自你知事以來，就千年如一日，有一定的隱現時間麼？」

何秀瓊點頭道：「不錯。」

呂柏年道：「這就足以証明地底通道，始終如常，否則，地底通道如有變故，那陰風寒流必受影響，而不能千年如一日了。」

何秀瓊一聽呂柏年說的大是有理，也就大放寬心，一笑道：「聽你說來倒是理由充份得很，但願一切盡如料中。」

呂柏年一笑道：「你放心，我也不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兩人計議已定，何秀瓊又盡其所知的告訴了呂柏年，他們兩人正把話說清楚，涂長老一干人的脚步聲又從外面傳到了他們耳中。

涂婉容一到室外，就發話道：「呂大俠，你們商量好了沒有？」

呂柏年道：「貴掌門人已同意先行出室，你解毒金蛾請來了沒有？」

涂婉容道：「請來了。」

呂柏年道：「那麼你快把秀瓊身上的蠱毒解了，她便可出室隨你同去。」

涂婉容料想何秀瓊已是窮途末路，就是解了她身中蠱母之毒，她也無能爲力，落得大方，點頭道：「老身是說話算話，『雲台金蛾』交給你了。」

隨見石門移開了一綫縫隙，伸進來一隻錦盒，大小不過方寸左右，何秀瓊打開錦盒，取出一隻栩栩如生的金製金蛾。

看那金蛾比拇指大不了多少，除了口端多了一根二寸多長的金針外，與一般玩物並無差別。

何秀瓊取出金蛾却是一臉穆肅，雙手捧着它，安放在石枱之上，端正衣容，向那金蛾行了大禮，這才拿起金蛾交給呂柏年道：「請年哥哥用此蛾嘴金針，點刺小妹『雲門』『迎香』『府舍』『京門』『居髎』『日月』『天泉』七穴，小妹便可平安無事了。」

說罷，盤膝一坐，閉目行起功來。

呂柏年拿起那小金蛾，依言刺了何秀瓊「雲門」等七穴。

何秀瓊被刺之下，安靜如常，看似一點反應也沒有，呂柏年方自懷疑這金蛾的效力時……

忽見何秀瓊臉色瞬變，大叫一聲，身子直跳了起來，呂柏年伸手定住她，只見她一陣嘔吐，吐出四五口黃水，腥臭撲鼻，令人聞之五臟皆翻。

但，何秀瓊吐過那幾口黃水後，精神陡然一振，吁了一口氣道：「小妹已完全好了。」

呂柏年把「雲台金蛾」交還何秀瓊，何秀瓊收起「雲台金蛾」向外叫道：「涂長老，本座要出來了。」

涂婉容道：「且慢。」

何秀瓊道：「你還有什麼花樣？」

涂婉容道：「老身還有一句話，應請呂大俠先行答應。」

呂柏年道：「什麼話？」

涂婉容道：「大丈夫無信不立，希望你不要在開門的時候趁機外闖。」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你簡直是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你放心開門奉請你們掌門人吧！」

石門緩緩移開了尺多寬，何秀瓊僅可擠身而出，何秀瓊出室之後，石門迅快的又關上了。

涂婉容爲掩人耳目，做給門中弟子看，對何秀瓊仍是一副恭敬禮貌的態度，把何秀瓊迎出洞去。

涂婉容在洞內的惡言惡行，除了她的心腹死黨外，其他門人弟子，却是絲毫不知。

何秀瓊回到自己掌門府第，只見一干傭人使女，都換了生面孔，屋中不見小翠小娟，心中好不難過。

回頭又見涂婉容這時是又恭順又慈和，完全一副忠貞不貳的假面具，氣惱得暗罵了一聲：「可惡！可恨！」

同時，她又心中一動，暗忖道：「我何不如此這般，假裏來假裏去，看她怎樣應付我。」

念動一笑，故作不知的問道：「涂長老，小娟和小翠呢！她們到那裏去了？」

涂婉容既想當掌門人，又想不落罵名，被人背後指柄，所以才出此兩全之策，何秀瓊這一招，正擊中了她的弱點，氣得她暗罵了一聲：「死丫頭！」但又不得不陪着笑臉道：「啓禀掌門人，小娟姑娘私戀一個外來漢子，被老身撞見，她不服良言相勸，竟老羞成怒，要置老身於死地，以遂殺人滅口之心，老身業已將她拏下，正要禀明掌門人定以應得之罪。」

何秀瓊故作一怔道：「有這種目無尊長，胆大妄爲之事，那還了得，去把他們提來，我要親自問罪。」

涂婉容只好吩咐心腹手下，道：「去把他們兩人提來，聽候掌門人處分。」

不久，小娟和那漢子都被帶了進來，何秀瓊舉目只見小娟這時已是玉容慘淡，雙目神光渙散，有氣無力，分明已經吃盡了苦頭，受盡了折磨。

何秀瓊再打量那漢子，雖是一身外地裝束，但看他那面貌輪廓，好像見過似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小娟進門一眼看到何秀瓊安然歸來，無恙在座，橫了那男子一眼，搶步而上，拜倒何秀瓊脚前，大哭道：「婢子見事不明，闖下瀰天大禍，請掌門人定以應得之罪。」

小娟因聽信那男子的話，又查出涂婉容暗懷不軌之心，這才演出呂柏年所遇上的那一幕悲劇。

這時，只見掌門人安然上座，涂長老侍奉無異，以爲是自己誤會了涂長老，所以說出那種話來。

那男子也是一楞，上前拜伏在地道：「弟子楊英，叩見掌門人。」

何秀瓊與涂婉容一聽那男子報出名來，不由都是一怔，不約而同的道：「你是楊英？」

楊英叩首說道：「弟子就是離開了十三年的楊英！」

說起這楊英，年輕的時候，就是這一帶的知名人物，從小就聰明能幹，極爲各長老所器重，後來不知怎的，忽然失踪了，這番回來，一隔十幾年，難怪大家都不認識得他了。

（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月與張菁菁、江帆、玉芳一行四人，在返回厲魔山莊途中，發現謝甕運派出很多人釘梢，張菁菁乃施金蟬脫殼計，與玉芳先往打箭爐，着關山月與江帆隨後趕上，關山月趕到西康定，碰到白鐵恨，江帆命甕蛇爲他治好被人蛟咬傷之處後，三人立乘皮筏前往接應張菁菁，一路無阻，抵達謝甕運、劉幼夫等所居山莊後面，敵人全不發覺，迨他們棄筏登岸才發覺敵人所有設在河水的暗樁，盡遭甕蛇吐在水中的毒液毒斃，關山月終於明白了張菁菁要他們循着水道前來的意思……

浮雲掩月皆疑影　水落石出太難人

小白滿含毒水吐向河中，使得劇毒順流而下，將埋伏在河中的暗樁都毒斃了，難怪他們一路行來如此順利！

眼前能看見的死屍已十幾具，在茫茫的黑暗中，還不知有多少河底的寃魂在不知不覺間喪失了生命！

想到這裏他不禁惻然長嘆道：「菁菁這一手太狠毒了，她該想想這是多少條人命！」

白鐵恨立刻道：「這些人助紂爲虐，都是十惡不赦之輩！」

關山月却莊重地道：「不！這些人只是從惡，眞正的作惡者還是謝甕運等人，她用這種手段對付他們太過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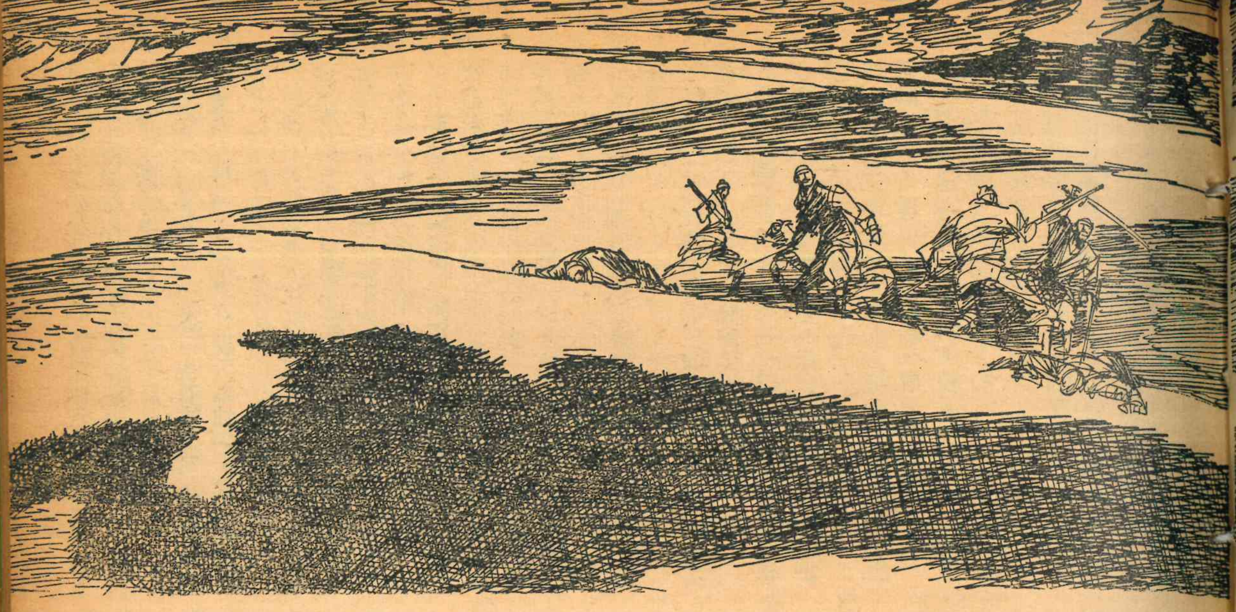
不知不覺間，他的聲音大了起來，黑暗中立刻有一個聲音回答他道：「厲魔山莊中包括秦子明在內十名高手，全部慘死無遺，叫這些人抵命並不過份，關大俠！你怎麼現在才來！」

關山月不禁一怔，黑暗中一個人衝了過來，披頭散髮，面目極爲猙獰可怖，關山月仔細一看，才認出那是玉芳。

他連忙急問道：「玉芳！妳怎麼弄成這個樣子了！」

玉芳行近他們身邊厲聲道：「這都是你那個異父同母兄弟的賞賜！」

關山月見她不但在臉上佈滿了焦黑的烙痕，兩條胳臂也被人齊肩砍去，用黑布緊緊地裹住，不禁



駭然問道：「是劉幼夫下的手？」

玉芳點點頭道：「不錯！是他下的手！」

關山月不禁默然了，江帆却顫聲問道：「他爲什麼要對妳這樣子呢？」

玉芳厲聲一笑道：「爲了報復我在崑崙山用霹靂神功破壞了他們的計劃，也爲了我不肯說出霹靂神拳的練功秘訣！」

關山月憤然道：「這賊子如此狠毒，我必不饒他！」

玉芳搖搖頭道：「不！我請求你把他留給我自己來報仇，兩條胳臂我要換他的四肢，一處烙痕我要換成十處……」

關山月仍是不作聲，江帆却問道：「妳已經成了殘廢，還有什麼方法報復！」

玉芳獰笑道：「若是比手段，厲魔山莊出來的人絕不輸於他們，我自然有我的方法，目前只求關大俠不要去找他……」

關山月這時才問：「菁菁呢？他們的人呢？」

玉芳道：「走了！都不在此地了！」

關山月又是一怔道：「走了！上那兒去的？」

玉芳冷冷地道：「不曉得！」

關山月對她凝視片刻，才沉聲道：「妳一定曉得！」

玉芳默思片刻才道：「我是曉得，可是我不能說，我說了出來，你一定會找了去，那就破壞我報仇的計劃了！」

關山月大爲着急，連忙道：「玉芳！妳要知道這不僅是妳一個人的私怨……」

玉芳冷冷地道：「我知道，還有張菁菁的安全，你放心好了，張菁菁懂得如何保護自己，她是絕對安全的！」

關山月還想開口，玉芳又道：「張雲竹是她父親，劉幼夫是她最痴心的崇拜者，有這兩個人在，她不會受到傷害的！」

江帆一怔道：「妳好像對張姊姊很不滿！」

玉芳冷笑道：「厲魔山莊十條人命，我這一身傷殘，都是她賣弄聰明的結果，我們死的死，傷的傷，只有她一個人安全無恙，妳叫我怎麼能夠對她滿意！」

江帆也是一呆道：「妳也許對她誤解了，張姊姊一定有說不出的苦衷！」

玉芳哼了一聲道：「她的苦衷就是設法嫁給關大俠，她的目的就是如何設法爭取關大俠，她的心裏只有一個關大俠……」

關山月聽得很刺耳，連忙道：「玉芳！妳對菁菁的確是誤解了！」

江帆也道：「玉芳！妳的確不了解張姊姊，假如她要嫁給關大哥，任何人也無法跟她爭，更不會輪到妳們田莊主……」

玉芳冷哼一聲，掉頭逕行，關山月追上去道：「妳上那兒去？」

玉芳淡淡地道：「到我該去的地方去！」

關山月愕然道：「妳該去的地方？是不是回厲魔山莊？」

玉芳哼聲道：「那是你該去的地方，我現在這份模樣，只能找個不見人的地方躲起來，等我的傷養好了，再出來報仇。」

說完又走了，江帆想去拉她，白鐵恨伸手攔住道：「讓她走吧，她受的刺激很大，逼急了反而不好……」

江帆道：「可是我們必須知道張姊姊下落！」

白鐵恨道：「另外找別的人問也是一樣！」

玉芳忽然回頭道：「我勸你們也由原路離開這裏，不要去找人，謝靈運與劉幼夫雖然走了，這裏却留下了天羅地網，你們犯不着冒險！」

關山月朗聲道：「我一生行事光明，就是不怕人家使用陰謀，管它是什麼天羅地網，我偏要闖一闖！」

說着昂然前進，江帆連忙跟了上去，白鐵恨望望玉芳的背影，以爲她會回頭跟來的，誰知她如同未覺，沿着河邊頭也不回地走去，他呆了一呆，只好也追在關山月後面趕上去！

雖然明知道謝靈運劉幼夫等主惡全不在這裏，雖然張菁菁被擄也不在這裏，雖然玉芳說過這兒佈下了專爲對付他而設的陷阱，俠義心腸的關山月仍是毫無懼縮地準備闖一下，他並不是自恃武功而胆大，也不是不怕死！

他只想找個人問出張菁菁的下落，把她給救出來。

再者，他是個心胸磊落的人，平生最反對陰謀陷害，謝靈運劉幼夫與他的仇恨已深不可解了！

他很想與他們澈底解決一下，大家憑着眞本事一決生死，這才是解決仇恨的正途，使弄陰謀絕對無法成事！

他銳身涉險就是爲着証明這一點，藉以使他們覺醒，不要再像影子一樣跟在他身後弄鬼。

結果沒有害到他，反而牽連了許多無辜的人！像李塞鴻，像被毀容殘肢的玉芳，以及厲魔山莊慘遭殺害的人們……

穿過庭院之後，來到一排高屋前面，屋門是閉着的，窗紙透出亮光，映着裏面幢幢人影，爲數頗多！

在屋中聚了這麼多的人，而門口却一個都沒有，這不是疏忽便是陷阱，然而關山月不理這些。

毅然地抬步跨上石階，便想推門而入。

江帆本來是跟在他後面的，這時又不放心了，搶前一步，走到他的前面，伸手推門道：「關大哥！讓我走在前面！」

關山月笑了一下道：「誰在前面都是一樣，謝靈運害了我多少次，沒有成功，他們的方法一定進步多了，絕不會一開始就發作的！」

江帆道：「話不是這樣說，我身邊帶着小白，牠的警覺性比人類敏銳，萬一有什麼警兆，牠會先知道的！」

關山月點點頭道：「好吧！看看他們在屋中搗的什麼鬼？」

江帆舉手輕拍，勁力暗達，觸門無聲，立刻收回了手道：「他們眞不知在裏面搗什麼鬼，這一道門上至少加了三道鐵門，我推上去竟是一點動靜都沒有！」

關山月笑了笑，道：「這也難不住我們！瞧我的吧！」

江帆沉靜地道：「你準備怎麼樣？」

關山月一揚手中的黃蝶劍道：「就是十道鐵門，也擋不住我神劍一揮！」

江帆輕笑道：「那似乎太費事了！」

關山月皺眉道：「重門深鎖，不破門如何能進去呢？」

江帆抬頭向後面的白鐵恨道：「白老爺子，您的金沙掌力已臻化境……」

白鐵恨笑道：「江姑娘太看得起老駝子了，我的金沙掌功是外門剛勁，碎石裂木可能勉强還行，可是這兩扇門外包鋼葉……」

江帆連忙道：「您用不着出太大的勁，祗須五成功力就行了！」

白鐵恨惑然不解，江帆放低聲音道：「他們把重點放在門上，一定有點古怪，我試了一下之後，不敢用太大的勁，可是我想到了一件事……」

說着，把白鐵恨拖到身邊，附着他的耳朵低語片刻！

白鐵恨大笑道：「眞有妳的！這樣老駝子或可一試！」

語畢跨步上前，雙手抵緊門縫處，猛喝一聲：「開！」

那兩扇門並不是由中間打開的，而是被白鐵恨震斷了抵牆的木筍，把兩扇門都舉了起來！

室中的情形立刻一覽無遺，有十幾個人都躲得遠遠的，面上現出驚恨之色，呆呆地注視着他們！雖然那些人個個都帶着武器，可是並沒有拿在手中，顯而易見他們並沒有作打鬥的準備！

白鐵恨將木門高舉過頂，跨前一步，那些人立刻退後一步，關山月認出這些人中有兩個是見過面的！

一個是他母親廣寒宮中六名侍者之一飛觴，她是劉幼夫的褓姆，也是唯一向着劉幼夫的人！

另一個則是孔文紀，孔玲玲的叔叔，落魂堡主孔文通的弟弟，也是第一次在大漠上用天星沙陷害他的人！

飛觴在此地不足爲奇，孔文紀在此地現身倒是頗爲出人意料，也因此可知謝靈運將他的仇家全部都找來了！

可是孔文紀與他結仇的原因是爲了孔文通之死，孔文通雖是他殺死的，其間張雲竹的責任更大！

假如此間的主持人是張雲竹的話，他還是儘量想化敵爲友，因此他淡淡一拱手道：「孔二先生久

違了！」

孔文紀神色一變，冷笑道：「關山月！你越混越得意了，居然還認識老朋友！」

關山月微笑道：「在下初入江湖，即拜受先生教訓，對先生的印象至爲深刻，永遠也不會忘記，可是在下並無怨恨先生之心！」

孔文紀怒道：「你少說廢話，落魂堡毀在你手裏，我哥哥……」

關山月立刻道：「令兄之死，乃咎由自取，我到落魂堡的目的並不是向他報復，假如他不用毒酒妄圖陷害天下英雄，我絕不會殺他！」

孔文紀冷笑道：「過去的話不必說了，闖江湖就是這回子事兒，誰有本事誰佔强，死的死了，活着的人却不能那麼簡單認輸！」

關山月笑道：「孔先生如果爲了令兄找我報復，倒也在情在理，可是令兄之死，係先受了張雲竹的九轉桃上……」

孔文紀厲聲道：「不錯，那個老賊自然也不能放過他，可是我找不到他，反正你們兩個人都不能放過，我先宰了你也是一樣！」

關山月哈哈大笑道：「你既然敢罵張雲竹爲老賊，可知你一定還沒有見到他，我就要替你難過了，說不定有一天你被人整死了……」

飛觴神色一變，立刻叫道：「姓孔的！你到底想不想報仇！」

孔文紀厲聲道：「自然想了，我就是爲這件事來的！」

飛觴急叫道：「仇人站在你面前，你不趕快動手，儘講廢話幹嗎？」

孔文紀袖中吐出一柄摺扇，正待上前，關山月却道：「等一下，我必須叫你明白！你既然也把張雲竹列爲仇人之一，爲什麼又受他的利用呢？」

孔文紀的摺扇，已經舉到胸前，聞言一怔道：「你說什麼？」

關山月手指飛觴道：「這批人是張雲竹的手下，他們雖然與我作對，多半受了張雲竹的指使，你參加他們來對付我，縱然能如願以償殺死了我，只怕令兄在泉下也不得瞑目，因爲他的另一半大仇永遠也無法昭雪了！」

孔文紀不信道：「胡說！張雲竹不過是懂得醫道的江湖郞中……」

關山月一嘆道：「你說出這種話，可見你對目前江湖現勢太昧然了！」

孔文紀道：「不錯！自從你上次大鬧落魂堡後，使我在江湖上無法立足，只得躲起來苦思報仇的方法……」

關山月忙問道：「是誰把你邀到此地來的？」

孔文紀道：「我的姪女與她的丈夫祁浩！」

關山月道：「孔玲玲的事我不淸楚，但是祁浩是張雲竹得力手下，他邀你前來對付我恐怕還是張雲竹的指使……」

孔文紀遲疑地道：「你的話太玄虛了……」

關山月正色道：「儘管我們之間有着解不開的樑子，但是，我還不至於說假話來騙你吧！我不在乎你找我報仇，只是不希望你在這個時候，這個場合……」飛觴又叫道：「姓孔的！你還在等什麼？」

孔文紀沉聲說道：「等妳的一句話，告訴我張雲竹……」飛觴大聲喝道：「等你殺死了關山月之後再問還不遲！」

孔文紀搖搖頭道：「遲了，假如他的話屬實，則關山月一死，我的命也跟着完了，當然也沒有機會再殺死張雲竹了！」

飛觴冷冷一笑道：「你簡直在做夢，你這點本事，還想找張老爺子鬥！」

孔文紀一呆道：「那麼這是眞的了？」

飛觴沉聲道：「不錯！我們現在都在張老爺子手下効力，連謝靈運與劉幼夫都是一樣，我們受命殺死關山月是公私兩便，因爲我們自己都有更大的理由想殺死這小子！」

孔文紀像野獸一般跳了起來，神情有着受愚弄的憤怒，手指着飛觴，以狂怒的聲音叫道：「我跟你們不同，我對張雲竹的仇恨尤甚關山月，若不是他搗了鬼，憑這臭小子也能一拳打死我兄長……」

飛觴冷冷地道：「你哥哥該死，你該死，關山月也該死，凡是張老爺子下令毀滅的人都該死，張老爺子讓你去殺死關山月，已經是對你很慈悲了，他自己並非做不到這一點，祗是覺得讓關山月死在你手中，至少可以使你們弟兄的心裏好過一點，在黃泉路上不至於對他老人家太懷怨……」

孔文紀一呆道：「那麼玲玲呢？她難道也忘了殺父之仇嗎？」

飛觴冷笑道：「她已經出嫁了，不再是孔家的女兒！」

孔文紀急道：「可是她嫁人的本意就是爲了要人幫助她湔雪父仇！」

飛觴怒哼道：「你把你們孔家人想得太美了，孔玲玲是想殺死關山月，不過她的目的不是爲了報仇，而是爲着解恨！」

孔文紀怔然道：「這有什麼分別呢？」

飛觴冷冷地道：「分別大了，她恨關山月，並不是爲了他殺父仇人，只是爲着她得不到他，假如關山月肯含笑對她說兩句話，她連你這個叔叔的腦袋都可以砍下來，爲的是怕你會傷害關山月，你們

孔家出了這樣一個女兒實在值得驕傲！」

孔文紀的眼中幾乎要冒出火來，厲聲叫道：「住口！妳再說一句，我就先宰了妳！」

說着又將摺扇指向飛觴，她漠然地道：「話都淸楚了，要爲你那死鬼兄長報仇，只有一個關山月可殺，張老爺子那邊，你趁早死了心吧！」

孔文紀沉吟不語，飛觴繼續催促道：「假如你再不作決定，祗怕連這一半的心願也無法達成了，張老爺子並不是非要靠着你才能殺死臭小子！」

孔文紀長嘆一聲道：「玲玲不愧知機，她知道事情有可爲與不可爲，所以才作了個聰明的抉擇，我還能怎麼樣呢？」

飛觴這才一笑道：「你總算也想明白了，你們當年在落魂堡玩的那一手，不也爲的是雄霸天下嗎，張老爺子對你頗爲器重，說你在最近這一段時間的努力尙有可取之處，好好地追隨他老人家，你總會有出息的！」

孔文紀深沉地道：「我倒沒有那份雄心，我想殺死關山月後，自別於兄長的靈前，以爲我辜負他辛苦教導之恩！」

飛觴微怔道：「這是怎麼說呢？」

孔文紀黯然嘆道：「兄仇不能復，我已經夠慚愧的了，再叫我去追隨殺兄的仇人賣力，我沒有這麼厚的臉皮！」

飛觴一笑道：「這倒是聰明之舉，張老爺子關照過，等你殺死關山月後，就告訴你實情，看看你的反應，假如你……」

孔文紀苦笑一聲道：「妳別再說廢話了，張雲竹既是那麼厲害，他還會留下我這個禍根嗎？我相信他早已替我安排好了！」

飛觴點點頭道：「不錯！關山月死後就輪到你了，而且連孔玲玲都在必殺之列，你們這些人唯一活着的原因，就是爲了關山月！」

孔文紀哈哈大笑道：「這才是一個絕世梟雄應有的作爲，面對着這樣一個厲害的人物，姓孔的祗好認命了！」

飛觴厲聲道：「至少你該感謝他給了你一個殺關山月的機會！」

孔文紀仍是大笑道：「不錯！我的確感謝他，假如他能再寬大一點，讓我能帶着關山月的頭到亡兄的靈前一奠，我會更感謝他！」

飛觴微笑道：「這一點我也能作主答應，張老爺子學究天人，功參造化，他不會在乎你這種小腳色多活幾天的！」

孔文紀不再說話，一抖摺扇對關山月叫道：「姓關的！拿着你的劍上來領死吧！」

飛觴立刻道：「你瘋了？爲什麼你捨棄最有利方法不用！」

孔文紀道：「我已然想多活兩天到亡兄靈前一祭，自然不能再作拚命的打算，萬一那老傢伙手中的玩意兒掉下來……」

剛說到這兒，白鐵恨雙手將門一推，直往孔文紀的頭上壓來，飛觴等人立刻驚惶後退……

孔文紀手挺摺扇，點在門角反挑一下，那兩扇厚門，又朝關山月那邊飛去，關山月手挺黃蝶劍上刺！

白鐵恨大叫道：「碰不得！」

關山月劍尖黏住門板，勁力貫注，居然將它頂住笑道：「小侄知道，他們的心思眞巧，居然在這兩扇門板暗藏殺機，若不是江帆心細，被我胡亂用劍一砍，不但我自己送了命，還要連累到你們跟着遭殃，天幸他們的陰謀未自得逞，我就要他們自己嚐嚐滋味！」

說着手臂一振，門板離劍飛起，又往飛觴等各人撞去，由於正面向前，飛觴倒是毫無懼色地用手托住了。

她還沒有推開來，孔文紀已經道：「他們已經識破了門閂上的機關，這一手就不管用了，妳還是把它放下來，瞧我的吧！」

飛觴將門板輕扶到屋角放好，孔文紀摺扇忽地一張，每枝扇骨中射出一道銀絲，細如牛毛，疾如勁矢！

關山月長劍一抖，將那蓬銀絲全部掃落地下！

白鐵恨見飛觴等人用手掩住口鼻，大聲問道：「謹防暗算，快退出去！」

關山月在劍震銀絲之後，也嗅到一股異味吸入肺中後，腦子裏有點暈沉沉的感覺。

他連忙退了出去，白鐵恨與江帆也退了出去。

孔文紀追到門口哈哈大笑道：「你們還想逃到那兒去！我這化血神針上所帶的細粉，只要吸進一點，立刻就叫你們週身化成血水……」

關山月憤極無語，脫手將黃蝶劍向他飛擲過去，孔文紀一個仰身平躺下來，劍光從他的身上掠過，飛向屋中。

孔文紀的身子像圓筒似的滾了出來，剛好滾到白鐵恨的脚邊，白鐵恨也是恨透了他，抬脚就想踩下去！

忽然屋中轟然一聲大震，整個屋頂被掀，磚瓦紛落，因爲這一震，使得白鐵恨的勢子畧緩！

孔文紀得以繼續滾開，跳起身來，白鐵恨欺身又轉身進撲，孔文紀却臉色一莊，大聲叫道：「住手！你當眞不想活了！」

白鐵恨微微一怔，孔文紀取出摺扇，扭開扇柄

，從裏面倒出三顆米粒大的藥丸，遞給他們道：「每人一顆，快吃下去！」

白鐵恨猶疑不接，關山月却取了過來，毫不考慮地塞入口中，同時，把其餘兩粒分給江帆與白鐵恨！

江帆倒是一聲不響地取了吞下，白鐵恨遲疑地道：「這也許是毒藥呢？」

孔文紀在旁冷冷地道：「不錯！正是毒藥！算你老傢伙眼光厲害！」

白鐵恨呼地一掌劈過去，孔文紀出掌相抵，却被震退了好幾步，白鐵恨趕過去厲聲喝道：「無恥的狗賊，老夫……」

話還沒說完，口中忽然塞進一粒東西，沾舌淸涼，立刻化成水液，順着喉管流下去，關山月接着道：「白伯伯！是小侄！」

白鐵恨一怔道：「你把那粒毒藥塞給我吃下去了？」

孔文紀又冷冷地道：「他捨不得把你一人孤另另地丟在世上，所以拖着你到地下去做個伴，這可怨不得我！」

關山月不等白鐵恨開口還罵，立刻向孔文紀一揖道：「謝謝孔二先生的解藥！」

孔文紀一瞪眼道：「謝什麼！你怎麼知道我給的是解藥！」

關山月笑道：「我們已經中了先生化血神針的毒粉，先生如有意殺死我們，用不着再使第二次毒藥！」

孔文紀長呼了一口氣，片刻才道：「你倒是聰明！」

關山月正色道：「這並不是聰不聰明的問題，假如先生給的是毒藥，我也照吞不誤，毒死了我也會感謝先生的！」

孔文紀怔了一怔道：「這是怎麼說呢？」

關山月笑道：「因爲先生是在施襲成功之後再給的藥，也必是幫助我早些解脫，免受痛苦，用心同樣值得一謝！」

孔文紀默然良久才道：「我也不知道爲什麼要救你，也許我會爲這件事後悔一輩子，更不知道如何向我死去的兄長交代……」

這時飛觴從斷垣瓦礫中跌跌撞撞地爬出來，厲聲叫道：「孔文紀！你好……」

孔文紀冷笑道：「有什麼好不好，我這是爲着自救，妳不是說過張雲竹所以不殺死我們，完全是爲了關山月的原故嗎？我現在不想死，自然要留下關山月的性命了！」

飛觴不禁一怔，孔文紀又朝關山月道：「我們之間的仇並沒有完，我救你，只是爲了不能叫另一個仇人張雲竹趁心快意……」

飛觴像瘋了一般地撲上來，孔文紀摺扇一張，迎着她的來勢橫掃，關山月欲阻不及，飛觴的半片頭顱已隨着一蓬血雨斜落下來……

當飛觴的殘屍砰然倒地，關山月隨之發出一聲嘆息！

白鐵恨餘怒未息地道：「這個惡婦死了還算便宜她的！照老夫的心意，應該要她粉身碎骨，凌遲活剮，才消得我心中之恨！」

關山月惻然地道：「她究竟侍候我母親不少歲月……」

白鐵恨被他一說，反而更引起了怒氣大聲道：「可是她背叛了你母親，唆使劉幼夫做出那種悖天逆理的事，你母親的死，她尤其應該負責！」

關山月感到無言可答片刻方道：「各爲其主，這倒是怪不得她，比起那些朝三暮四的反覆小人，她的行爲可敬得多了！」

白鐵恨瞟了他一眼，哼哼地道：「你倒是很會替別人着想，也會原諒人。」

關山月輕嘆一聲，輕步走到磚瓦堆中，動手翻尋！

孔文紀淡淡地問道：「你找什麼？」

關山月繼續工作道：「我的劍！」

孔文紀冷笑道：「我勸你不必費神了，你的那柄劍恐怕早已成了碎鐵！」

關山月不禁一怔，說道：「我那柄黃蝶劍，非比尋常……」

孔文紀得意地一笑道：「我知道，正因爲你的劍非比尋常，我才想出這個不尋常的方法，老實說，我設計的鋼雷本來是種對付你明駝令主的獨門武器獨脚金神之用，後來祁浩告訴我你又得了一柄利劍，更能適合……」

關山月不信地道：「你是說你的什麼鋼雷能毀壞我的神劍？」

孔文紀大笑道：「假如一開始你用劍破門而入，豈僅是毀劍而已，連你們三個人都難逃粉身碎骨之厄……」

關山月等人都怔住了，孔文紀繼續道：「這鋼雷是我最得意的發明，那是一種強烈無比的炸藥，包在一層堅鋼之內，殼破藥發，兩丈方圓內，任何東西都難當其威，我在那兩扇門的三道鋼門上都裝上了一顆鋼雷，準備你前來，誘你破門而入，勢必觸發鋼雷……」

白鐵恨微感懍然，隨即哈哈一笑道：「天算不如人，算你們沒想到我會用那個方法進來的！」

孔文紀吁了一口氣道：「是的！百密有一疏，

我一心在門上設計，却忘了那門的卡筍經不起重力，下次我就會小心了！」

白鐵恨笑道：「不會有下次了，人祇會上一次當！」

江帆却道：「你費煞心思在門上用功夫，假如關大哥破窗而入……」

孔文紀哈哈一笑道：「我絕不担這個心，祁浩對關山月的個性摸得很淸楚，當有門可走時，他絕不會想到另循別途……」

關山月呆了一呆才道：「你設計如此之精，料敵如此之明，沒有達成目的，的確是件很遺憾的事，以後你恐怕很難再有那種機會了！」

孔文紀微笑道：「遺憾儘管遺憾，我並不難過，至少我的兩件發明都沒有白費，化骨神針仍是制倒了你，而那鋼雷……」

白鐵恨忽然問道：「那鋼雷，是你故意引發的吧？」

孔文紀道：「不錯！我受到他們如此愚弄，實在很不甘心，所以要他們自食其果，假如你的劍不擲過來，我也準備犧牲最後一粒鋼雷，給他們一下，後來，你脫手擲劍，我樂得就材施爲，省下一粒鋼雷……」

關山月道：「我擲劍的方向應該無法接觸到那扇門！」

孔文紀笑笑道：「我這幾年埋首深山，並不光是潛心利器的設計，在武功上，我下的苦心更多，當我倒身避劍的一剎那，我運用暗勁將劍勢飛行的方向轉了一下，使它對門上的鐵門而去，那個惡婦可能是見機得早，所以能活着爬出來，其他的人恐怕連屍首都湊不齊了！」

關山月一面在說話，一面不住地翻動着，終於在瓦礫中找到了裂爲數段的黃蝶劍與一大堆血肉狼藉的殘屍！

孔文紀哈哈大笑道：「我沒有騙你吧！鋼雷一發地崩山裂……」

關山月將手中的殘劍丟過一邊，神情異常落漠，他倒不是爲了一柄利劍被毁難受，而是爲了這柄劍的來歷不凡！

這是他母親華夫人遺留給他唯一的紀念品，却想不到就這樣毁了，白鐵恨懂得他的心情，立刻道：「孩子！別爲它難過了，雖然它是你母親的東西，可是歸根結底，仍是劉家之物，你根本就不該使用它！」

孔文紀也道：「謝靈運與劉幼夫都有一柄劍，似乎比你的還强一點，假如你需要，我可以隨便弄一柄來賠給你！」

關山月沒有回答他，他不禁有點生氣地道：「你可是不相信我有這個能力！」

關山月搖搖頭。他才較滿意地道：「孔文紀不是從前了，比眞功夫，我也不見得差他們多少，何況那柄利劍也對我起不了什麼作用！」

關山月笑笑道：「不錯！你的鋼雷與化血神針都是令人防不勝防的殺手利器，我想張雲竹對你如此忌諱也是有道理的！」

孔文紀更得意，哈哈大笑道：「對啊！所以他才不敢露面，利用我來對付你，我偏不叫他如願，而且我給了你解藥，另有一個原因！」

關山月微異道：「什麼原因？」

孔文紀豪聲大笑道：「以前我武功不如你，祇好利用別的手段來對付你，現在我自己覺得武功大有進境，我希望在這上面與你一較！」

關山月將手一拱道：「孔先生，你有這份胸襟，即使是我的敵人，我也對你表示敬意，任何時間先生有意賜教，我一定奉陪！」

孔文紀搖搖頭道：「別忙！別忙！說歸說，我現在還不想跟你打，第一是你中了我的化血神針，雖然服了解藥，功力多少受點影響，我不願意佔這個便宜，第二你那柄獨脚金神不在手中，打起來也沒意思，我決鬥的對象是明駝令主，可不是你關山月！」

關山月笑笑道：「那就更謝謝先生了，不過先生有意此刻賜教，我也會請求暫緩一下，因爲我必須把菁菁先救出來！」

孔文紀一怔道：「張菁菁！就是張雲竹的女兒嗎？」

關山月道：「是的！張姑娘對我有數度活命之恩，而且她現在也站在跟她父親作對的立場，爲公爲私，我都應該救她出來！」

孔文紀沉吟片刻道：「不太像吧！我見她與劉幼夫等人有說有笑地離開的！」

江帆連忙道：「張姊姊是不得已，我敢保證她的心一定是向着我們這邊的，你可知道他們上那兒去了嗎？」

孔文紀搖搖頭，三個人都不禁十分失望，可是孔文紀想了一下，忽然以神秘的表情問道：「你們是否聽說過一個叫做厲魔山莊的地方？」

關山月失聲道：「自然聽過，他們都上那兒去了？」

孔文紀道：「這可不敢肯定，因爲我聽見他們在一起談論到這個地方，語氣十分神秘，而且還避忌着我！」

關山月連忙問道：「張菁菁也參加在一起談論嗎？」

孔文紀點頭道：「是的！這個地名就是她首先提出的！」

關山月一怔道：「菁菁這是什麼意思呢？」

江帆連忙道：「關大哥！你可千萬不能懷疑張姊姊……」

關山月沉思有頃道：「我自然不會懷疑她，可是她爲什麼要提起厲魔山莊呢？」

江帆正色道：「這個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她對田畹華絕無惡意！」

白鐵恨也道：「我也相信張姑娘必無歹意，也許張雲竹已有意染指厲魔山莊，她才趕着去相機應付，以免田畹華受害！」

江帆急了道：「一定是這樣的，而且她故意在孔先生面前提到厲魔山莊，就是想利用孔先生告知我們去向！」

關山月仍在沉思，江帆又道：「而且她跟我們約好在此地會面，却又匆匆不告而別，更與謝靈運等人走在一路，定然是事關緊急……」

關山月終於輕輕一嘆道：「不管怎麼樣，反正我也該回厲魔山莊去一趟了！」

孔文紀怔然道：「回厲魔山莊？難道你是住在那裏嗎？」

關山月道：「是的！厲魔山莊的莊主田畹華是我的妻子！」

孔文紀又是一怔，半晌才道：「你已經成家了，而且娶的不是張菁菁！」

關山月覺得他未免多管閒事了，不禁微慍道：「這是我個人的私事！」

孔文紀哼了一聲道：「我眞希望你的獨脚金神在手邊，我可以好好的跟你鬥一場，縱然不殺死你，也得狠狠地揍你幾下！」

江帆微笑道：「爲了什麼？」

孔文紀道：「爲了他不識好夕，老實說玲玲在邀我出山時，我們也經過一番談話，隱約間我也聽出對你頗有情意，我知道你與張菁菁很好，在此地見到張菁菁後，我更覺得玲玲那樣恨她是不無理由的，那樣好的一個女孩子……」

江帆詫然道：「孔玲玲恨張姊姊？」

孔文紀點頭道：「是的！她對張菁菁的懷恨比誰都强烈，她自己的師父是張菁菁的外婆，可是爲了報復張菁菁，她……」

關山月神色一展，道：「她對白老太太怎麼樣了？」

孔文紀道：「她將白老太婆，以及張菁菁的母親，還有一個李姓的女人都囚禁在我原來隱藏的地方，折磨她們……」

關山月更爲緊張地問道：「那姓李的女人可是叫李塞鴻？」

孔文紀想想道：「也許是吧！不過那女人受了重傷！」

關山月十分興奮地道：「這就一定是了，那兒還有什麼別的人嗎？」

孔文紀搖頭道：「不淸楚，反正我離開那裏後，就把一切都移交給她了，她以後又送了什麼人去也沒有通知我！」

關山月連忙問道：「那是什麼地方？」

孔文紀道：「天山之巓的騰格里海……」

關山月神色一變，失聲叫道：「你怎會選在那個地方？」

孔文紀笑道：「我知道那是獨孤明當年作育你的地方！」

關山月連忙道：「你怎麼曉得的？」

孔文紀道：「凡事祇要留心，沒有打聽不出來的，我選在那裏是爲了安全，因爲我早先是爲了對付你，你學成之後，自然不需要再回到那兒去了，我在那兒才可以得到充份的安全，這也是很簡單的道理！」

關山月沉吟片刻道：「孔玲玲與祁浩是怎樣找到你的呢？」

孔文紀搖搖頭道：「這就不知道了，反正他們找到我就是了……」

關山月現出遲疑難決的樣子，孔文紀繼續道：「我眞不明白，放着張菁菁那麼美的女孩子不娶，而另外娶了一個什麼田畹華，難道她比張菁菁更好嗎？」

關山月煩躁地道：「現在不談這些，我要決定究竟一下先往那兒去？」

江帆明白他的意思道：「關大哥！你可是在担心馬伯憂與你的明駝！」

關山月搖頭道：「這倒不成問題，即使他們找到他，最多祇能阻止下一代的明駝令主不再產生，我是恐怕我師父也在那兒！」

江一帆怔道：「怎麼可能呢？」

關山月道：「我師父是與溫老前輩一起失踪的，照情勢判斷，必然也是張雲竹下的手，而且孔玲玲能找到孔先生是巧合，他們之所以到天山去，恐怕主要是把我師父藏到那兒去！」

江帆不信道：「天下這麼大，爲什麼偏偏要找那個地方呢？」

關山月一嘆道：「這與孔先生藏身該處是一個道理，他們藏人的目的是怕我發現，當然以那個地方最理想！」

江帆想了一下道：「可是你把馬伯憂與明駝送

到那兒去了，你遲早會去探訪他們的，這事情，張雲竹是知道的，他把人藏在那兒，豈不是明知故犯了嗎？」

關山月又是一怔，說道：「張雲竹怎麼會知道的？」

江帆怯怯地道：「我在離開你之後，跟張姊姊回到五台山上，把一切的情形都告訴了她，張雲竹也在座，我……」

關山月沉着地一擺手道：「不必說了……」

江帆惶恐地道：「我怎麼知道張雲竹是這樣一個人呢？關大哥，你不會怪我吧！這是我的錯，我一定想法子彌補過來！」

關山月一聲長嘆道：「人事天心兩莫測，這能怪得了誰呢！不過妳早把這件事告訴我，就免得我此刻兩頭爲難了！」

江帆畏意地問道：「關大哥！你還有什麼爲難的？」

關山月道：「假如我早知道了，就一逕上天山，也不必有這麼多的躭誤了，更不必冤枉上一趟崑崙山，牽累到白老太太了！」

江帆不解道：「這是怎麼說呢？」

關山月道：「妳不知道馬伯憂在天山的什麼位置，其他人也不知道，只有我師父曉得，張雲竹爲了阻止下一代的明駝令主產生，只有去逼問我的師父，這就是我師父失蹤的原因，至於李塞鴻在巫山受毒，祇是他臨時的安排而已，甚至於我們後來的一切遭遇，也都是因此一事而引起的！」

江帆搖了搖頭，說道：「你師父是明駝令主的始創人，你的武功是你師父敎的，假如張雲竹能制住你的師父，何必還要去阻遏第三代明駝令主的產生呢？」

關山月嘆道：「那是因爲我是他唯一值得担心的人！」

江帆表示不解，關山月繼續解釋道：「我師父的武功自成一流，他是從一部瀚海秘笈上自修而成的，這部秘笈上所載的功夫並無出奇之處，可是有一個最大的特徵，它上面所載的瀚海心法可以作成一個舉世無匹的人物，學成這種心法之後，那個人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學成別人的武功而充實自己，像瀚海容納萬物而成其大，不過這又有一個限制，就是學者的天賦人品心性都有很大的關係，什麼樣的人，有多大的成就，我師父雖然懂得心法，可是他限於天賦，成就並不高，他加入龍華會，就是爲了多與別人接觸，想吸取別人的武功，可是他沒有成功，才收了我做門人，我的天賦比師父高，成就也可能比他老人家大，不過瀚海秘笈的成就是無可限制的！」

江帆搖搖頭道：「我還是不懂！」

關山月一嘆道：「我再說下去妳就懂了，我交給馬伯憂的那册薄本，除了一些武功入門的方法，便是瀚海心法，不過我加了一段說明，敎他如何選一個更合條件的傳人來作後繼者，則明駝令主的第三代將會比我有更大的成就！」

江帆恍然大悟道：「所以張雲竹要對你那麼緊張了！」

關月山點點頭道：「是的！我第一次受傷爲他所救，他一定在我身上看到了瀚海心法的記載了，而且他也學會了那種心法，所以他的武功會進步得如此神速，可是我相信他限於天賦，成就也不會太大……」

孔文紀聽得入神，忍不住問道：「他既是對你如此猜忌，爲什麼又要救你呢？」

關山月道：「他是個深明醫理的人，對於一件新得的知識，總是需要實驗後才能相信，他救治了我，是想利用我與他同時來進行這椿實驗，結果在理論上他證明了瀚海心法確有神效，而且在初期的實驗中，他的成就還比我大……」

孔文紀不解道：「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關山月道：「人的智慧與天賦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補足，他是個醫生，自然懂得利用藥物以加深自己的成就，然而瀚海心法的另一層限制是人品與心性，這一點他可能比不上我，所以他現在也許比我強，將來一定不如我，這就是他急於殺掉我的原因，也是他爲什麼一再用陰謀來對付我，而不敢正面與我作對的原因！」

孔文紀一怔道：「是啊，假如他的武功高於你，自己出手殺死你不是很容易嗎，爲什麼他老是要利用別的人呢？」

關山月笑笑道：「這就是瀚海心法之妙，他的武功比我高，假如跟我正面爲敵，很可能會被我吸取他的武學而高過他，因爲他的成就已到了頂點而我還有可發展的餘地，所以他不敢冒這個險而寧可採用別的方法！」

衆人默然都陷入深思，關山月又道：「目前知道瀚海心法的人不多，我師父，我，還有他，可是，最令他担憂的，還是我在馬伯憂那兒安排下的一着伏棋，他必須將我們全毀滅了，才可以達到他獨霸天下的野心，他急急地對付我們的原因就是爲此了！」

白鐵恨忍不住插口埋怨道：「你爲什麼不早說呢？」

關山月一嘆道：「我也是現在才想起來，尤其是江帆說出張雲竹也知道了我送走馬伯憂的事後，

我才把一切都想通了！」

江帆道：「你不是早就學過那種心法了嗎，爲什麼想不到呢？」

關山月嘆道：「這種事情太玄妙了，我師父是最先學練心法，他老人家並不相信，所以才在我身上作了個實驗，我自己也不相信它，所以將心法交給馬伯憂，也是爲了作一個更深切的實驗，誰知道張雲竹暗中也在進行實驗呢！」

白鐵恨點點頭道：「這漸漸接近事實了，他對實驗的結果比你們更淸楚。」

關山月憂形於色道：「是的，先前大家都是在等待與觀察中，可是我從離開巫山神女峯，解散龍華會後，因爲接着發生的事故太多，無心去想到這一點，張雲竹却看出事情的嚴重性，忍不住先發制人了！」

孔文紀一嘆道：「眞想不到，張雲竹在第一次現身落魂堡時，並不見得怎麼樣，短短的一段時日，他會變得這麼厲害！」

關山月也嘆道：「是啊！落魂堡之會後，他取得各大門派的信任，遍訪各地，暗中竊去各家的武功秘笈，原來就是爲了增進武功！」

孔文紀神色一變道：「那麼你師父當年以明駝令主的身份，與各大門派爲敵，其用心也在竊取各家的武功了！」

關山月不禁一呆，最後終於低下頭來道：「我以前沒有想到這一點，今天聽先生一提，我也無言替師父辯解，不過師父藉此激勵各家更求深造的用心也是事實……」

孔文紀冷笑道：「他只是說得好聽罷了，我想他的眞心是叫我們多用點功夫，讓他再來一次更豐富的收穫吧！」

關山月紅着臉道：「我師父若有這個意思，何以他自己不來赴約而叫我代表呢！」

白鐵恨道：「那時因爲他發現龍華會中有更多的收穫，所以才放棄這一邊，賢侄，我不想背後批評你師父，可是我必須說他的用心並不光明！」

關山月默然片刻才道：「你說的也許對，可是恩師末後決心與林香亭仙子偕隱深修，足證他老人家已有悔意……」

白鐵恨笑笑道：「他祇是發現自己的成就限於心性人品，不能再進步了，所以才放棄努力，除此以外，我想不出別的理由了！」

關山月連忙道：「卽使如此，師父也比張雲竹好多了，他至少沒想到再去害別人以達成充實自己的私慾！」

白鐵恨道：「我無意深責你師父，他造就了你，爲了這件事，我也會感謝他的，現在你有什麼打算？」

關山月皺眉道：「我就是爲此作難，現在我知道師父等人一定失陷在天山，在情理上我應該去救他出來，可是厲魔山莊之行，也非我自己去一趟不可……」

白鐵恨道：「假如爲了救你師父，大可不必急着去，他是自作自受，吃點苦頭也不爲過，可是，爲了挽救明駝令主的下一代，你倒是應該馬上去走一趟，這可能關係着天下未定的安危，事有輕重緩急……」

孔文紀也是一笑道：「關山月！你是個出了名的大俠客，這件事我倒是要看看以如何取捨，如何表達你的豪傑心胸！」

關山月沉吟了片刻，道：「我還是先上厲魔山莊去！」

孔文紀哈哈大笑道：「好！好決定！那兒有你的妻子，有你心愛的女子，你自然應該先去了，我終於認識你了，再見吧！」

說完他回身長笑，昂然地走了！

一直走得很遠了，還可以聽見他那種含有譏嘲意味的笑聲，關山月付之淡然，毫不在乎，其他人可就不同了。

白鐵恨長嘆一聲道：「孩子——你可眞叫我失望，你父親負却一生所學，甘爲情死，我以爲你會比他有出息一點的！」

江帆不服氣地道：「白伯伯，關大哥的決定有什麼不對？」

白鐵恨憤然道：「沒有什麼不對，我老駝子一生沒有女人垂青，所以也沒有那些婆婆媽媽的牽掛，所以也不懂你們的年青人的心！」

江帆剛要開口，白鐵恨飛快地道：「你們不聾不瞎，剛才孔文紀的那副臉色，那種笑聲，你們聽得下嗎？也許我是老了……」

關山月莊容道：「白伯伯，您眞以爲我是那種兒女情長的人嗎？」

白鐵恨冷笑一聲，冷冷道：「我希望我的看法錯了！」

關山月輕嘆一聲道：「這也難怪您誤會，可是我作這個決定，完全按照您的指示，事情有輕重緩急，我當然要避輕就重！」

白鐵恨夷然道：「當然了！在你們這批天生情種的眼裏，還有比女人更重要的事嗎？歷史上有不重江山重美人的皇帝，跟他們比起來，你還算有出息多了，什麼樣的父母生什麼樣的兒子，我又能說你什麼呢！」

儘管老頭子越說越難聽，關山月依然和顏悅色

地道：「白伯伯！您罵得全對，可是我以爲目前最重要的事，莫過於先找到張雲竹，跟他來個澈底的解決！」

白鐵恨神色一動道：「這是怎麼說？」

關山月笑道：「張雲竹才是禍亂之源，假如能除去此人，其他的問題都容易解決了，您以爲如何呢？」

白鐵恨這才改變態度道：「話當然不錯，可是你把得定張雲竹在厲魔山莊嗎？」

關山月道：「我師父他們經已受制，天山那邊祇有一個馬伯憂，大概不值得張雲竹親自前往，因此我判斷他在厲魔山莊的成分居多！」

白鐵恨點點頭道：「我倒是錯怪你了！不過我覺得你的判斷也許有錯誤，張雲竹已然担心的是第三代明駝令主……」

關山月道：「那是以後的事，儘管瀚海心法的效用已經證實，可是一個人的成長必須假以歲月，以緩急而論，他最担心是我，要對付我，他也必須以我的動向爲目標，所以他選厲魔山莊是很正常的行動！」

白鐵恨急忙道：「對！我們快去吧！」

關山月搖頭道：「不！我一個人去！」

江帆不解道：「你一個人去？我們幹什麼？」

關山月道：「妳跟白伯伯到天山去，阻止另一個人的行動，以免造成第二個張雲竹，這件事同樣地重要！」

白鐵恨一怔道：「誰？」

關山月道：「剛走的孔文紀，我說話的時候太沒有機心了，將瀚海心法的秘密洩漏了出來，他一定也打上了主意！」

白鐵恨想了一下大聲叫道：「對啊！你已然想到了，爲什麼要放他走呢？」

關山月一嘆道：「他一身挾有兩種厲害的武器，我能攔得住嗎？而且他救了我們的命我們也不能貿然與他爲敵！」

白鐵恨一呆道：「那你叫我們跟着去有什麼用呢？」

關山月道：「我師父是個很倔強的人，假如他知道張雲竹的用心後，一定將馬伯憂的藏處秘而不宣，騰格里湖是個很大的地方，我們當年所居的地方又極爲隱僻，只要我師父不說，他們一定找不到的，你們去到那裏，首先看看馬伯憂是否還在，假如他還在，你們迅速將那本秘笈毀了……」

白鐵恨問道：「假如不在呢？」

關山月神色一黯道：「那就麻煩你們將我師父的遺體好好地埋葬了！」

兩人都現出不解之狀，關山月繼續嘆道：「假如馬伯憂不在就證明我師父熬不住張雲竹的毒刑，將秘密洩露了出來，馬伯憂固然不免於難，我師父也不會再活人世了，你們就趕快回來找到我，我得另外想個法子對付張雲竹了！」

白鐵恨想想道：「這似乎與孔文紀搭不上關係呀！」

關山月道：「孔文紀此去一定是找孔玲玲，會同在我師父身上問取口供，假如我師父不死，就證明秘密未洩，你們還來得及挽救，否則他們一定趕着來，不是找我就是找張雲竹，張雲竹可能還不知道，我却必須得知確信以作準備……」

白鐵恨想想道：「這倒是很重要的事，江姑娘，我們快走吧！」

江帆不放心地道：「關大哥！你一個人上厲魔山莊嗎？」

關山月道：「我不要緊，菁菁也在那裏，她多少會替我幫一點忙的，因此我的安全不足慮，倒是你們多小心一點，尤其注意不能讓孔文紀發現，否則他反過來追踪你們，找起馬伯憂來倒是省事了！」說着草草用手在地下畫了一張地圖道：「這是馬伯憂藏身的地方，你們每人各記一半，這樣就是孔文紀暗施毒手，刧持你們其中一人時，也無法加害你們了，這是目前最緊要的一件事，祇有你們兩位去辦我才放心……」

白鐵恨笑笑道：「你別給我高帽子了，我是個老廢物！」

關山月正色道：「話不是這麼說，江帆雖然有靈蛇小白可爲助，但是孔文紀深謀遠慮，狡計百出，祇有您豐富的經驗才足可以應付！」

白鐵恨點點頭笑道：「就這麼說吧，不過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

關山月莊重地道：「我知道，這些年的江湖風波，已經給了我很多的教訓，尤其是我現在所負的責任，使我必須珍重自己！」說完他朝白鐵恨行了一禮，又向江帆揮揮手，才昂然衝破蒼茫的夜色，一逕向魔厲山莊的方向行去。

由打箭爐東行，到堯龍山不算遠，但也不算近，關山月知道自己的行踪一定在人的監視中，並不急急地趕路！

入川到達賓宜之後，已有江船可通，他選了一條形式最普通的中型帆船，出重金獨包了下來，放舟東行。在上船之後，他已命船家沿途所需的菜米等必需品購買充足，顯然是準備日夜兼程而行了！

可是到了晚上，他偸偸地溜下了水，潛泳到江邊，換去濕衣，化裝成一個中年商賈，乘坐了另一條大船。

那條大船還落在他的船後面，走了一天，他發現始終有兩條小漁船緊跟在前面的那條船後面，不禁會心暗笑！

他知道那個船主沒有辜負他的託付，把監視他的人瞞住了，船抵巴縣，應該捨舟登陸了。

那條船的船主依約下船買來了一頭駿馬，一柄長劍，片刻後，一個船上的年青伙計穿戴整齊，匆匆登馬而去！

漁船上的人立刻放出一頭信鴿，關山月却在遠遠的大船上看得清清楚楚，依然隨舟東行，直到涪陵才下船。

仍是那身打扮，背了一個行囊，囊中除了裝一點點行頭之外，只是多了一柄新購的鐵劍，悄然南下。

直到堯龍山附近的趕水塲後，他才在一個小店中投宿了下來，趁夜佩上鐵劍，悄悄地掩臨厲魔山莊！

山莊中顯得很寧靜，不像他離開時那種警備森嚴的光景，他心中雖然覺得奇怪，但仍是向着田畹華的居室行去。

室中一燈如豆，有一個女人的影子倚案托腮深思，被窗紗擋着，他看不見那人是誰？可是從輪廓看來，那很像是田畹華，他深深地詫異了，難道張雲竹等人並沒有到此地來嗎？否則此地怎會如此平靜呢？

爲了愼重起見，他不敢直接去招呼，仍是靜靜地等着，片刻之後，室中人站了起來，用他熟悉的聲音叫道：「阿蘭，給我泡盃熱茶來！」

聲音是田畹華的，阿蘭是她的另一個侍女，看來此地一切的情形都沒有變化，倒是他自己虛驚一塲了！

隔室的阿蘭答應了一聲，在暖爐中倒了一杯茶，剛走出門口，暗中被關山月輕輕一指，點上她腦後的昏穴。

然後將她放在地上，捧起那杯茶，掀開門簾進去，田畹華背門而立，連頭都沒有回，祇是輕輕地道：「放在桌子上！」

關山月不動聲息，將茶端到桌上放好，利用側面一瞥的急視，他認淸這的確是田畹華！

一共兩個多月的分離，他看出田畹華瘦了，憔悴了，頰上淚痕未乾，可能是在默數着良人的歸期吧！

關山月心中畧畧有點激動，但是還沒有任何動作。

田畹華仍未發現是他，只輕輕一嘆：「妳也去睡吧！看來他今天是不會回來了！」

關山月故意壓着嗓子道：「是的！莊主也請早點安息吧，關相公一定會回來的！」

田畹華似乎沒有聽出聲音有異，祇是不耐煩地道：「好了！好了！妳快去睡吧！」

關山月却走到床前道：「婢子替主人將被褥整理一下！」

這次他沒有變換嗓子，田畹華猛地回頭，發現是他，立刻飛也似地撲了過來，緊摟着他的脖子叫道：「山月！你是在什麼時候回來的！你眞是壞死了，來了也不通知我一聲，居然還忍心跟我開這個玩笑！」

關山月笑着道：「我剛到，爲了想給妳一個意外的驚喜，所以沒通知妳，妳也是的，這麼夜深，還不睡，幹嗎這樣糟塌自己呢！」

田畹華黯然道：「我那能睡得着呢，從上半個月開始，我就在盼着你回來，日以繼夜都不敢閉眼，唯恐你在我睡的時候回來！」

關山月笑道：「那有什麼關係呢？」

田畹華道：「關係可大着呢，我自知年華日衰，配不上你，平時還仗着脂粉的點綴，或許還看着年紀輕些，若是讓你見到我脂粉不施，蓬頭散髮的樣子，說不定會嚇得你回頭就跑，永遠也不敢回來了！」

關山月一捻她的臉頰道：「妳眞傻，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才不敢睡覺嗎？」

田畹華點點頭道：「是的！這半個月以來，我連衣服都不敢脫，日夜盛裝以待，就是怕你突然而來，裝扮不及！」

關山月哈哈一笑道：「難怪會這樣憔悴了！」

田畹華白了他一眼道：「你這個人眞沒有良心，人家爲了你幾乎流乾了眼淚，你還忍心取笑……山月！你在外面的事辦完了嗎？」

關山月笑笑道：「辦完了！從今以後，我再也不會離開妳了！」

田畹華眼睛一亮，問道：「眞的？你可不要騙我？」

關山月正式道：「自然是眞的，卽使沒辦完，我也懶得管了，自然我們成婚之後，我才覺得妳的重要，睡夢裏都在想念着妳！」

田畹華臉上浮起幸福的微笑，關山月却往床上一躺道：「我這次爲了趕回來看妳，日夜兼程，眞恨不得長上翅膀，一下子就飛到妳身邊，眞是够累的……」

田畹華連忙捧起那杯熱茶走到他的身邊道：「快喝杯茶休息一下，餓不餓，我叫人給你準備吃的去！」

關山月坐起身來，動作太猛了一點，將茶杯碰

翻了，茶水潑了她一身，田晚華不禁嬌嗔道：「你看你，急成這個樣子！」

說着移步待往屋外走去，關山月叫住她道：「妳上那裏去？」

田晚華笑道：「去換件衣服，你看這一身水淋淋的……！」

關山月笑着道：「不要換了，你知道我在外面，心心念念想的是什麼？」

田晚華一白眼道：「我怎麼曉得呢？」

關山月笑着道：「我說了妳別生氣，我最難忘的就是妳那一身欺霜賽雪的肌膚，因此妳不必換衣服了，乾脆就脫了吧！」

田晚華微微一怔道：「脫了？」

關山月道：「是的，脫了它，脫得一點都不留，讓我好好看看！」

田晚華臉上一紅道：「你剛回來，就急成這個樣子！」

關山月大笑道：「我祗是想看看妳美妙的身段，並沒有想怎麼樣啊！」

田晚華忙啐了一口道：「別這麼大聲，讓人聽了像什麼！」

關山月大笑道：「怕什麼，我們是夫婦呀！」

田晚華道：「可是人家不知道你回來了的！」

關山月笑着問道：「我必需通知大家，才能跟妳親熱嗎？」

田晚華怔了一怔才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關山月笑着道：「那妳就快脫吧，我實在等不及了！」

田晚華遲疑片刻，才動手去脫身上的衣鈕，關山月兩隻眼像餓狼似的盯着她，田晚華不安地道：「你別這樣看着我！」

關山月回過頭去道：「妳還是穿起來吧，我關山月對別人的妻子不感興趣！」

田晚華一怔道：「你說什麼？」

可是關山月已像驚兔似地跳了起來，鐵劍出鞘，對準她的前心刺去！

田晚華似乎側過身形，想躲閃他的劍勢，但是關山月的手法太快了，還沒有容她有所動作，劍尖已經抵緊在她胸口，手下的勁道用得恰到好處微微感到痛苦，却不傷及她的肌膚！

田晚華雙手一垂，嘆了一口氣道：「關山月你殺了我吧！但是別想從我嘴裏問出什麼來。」

關山月沉下臉道：「妳彷彿拿得穩我不會殺妳似的！」

田晚華臉色微微一變，沒有開口。

關山月的劍尖又加了一份勁，大聲道：「妳聽好！我不是一個喜歡殘殺的人，尤其是對於一個軟弱的女子，可是妳却不同了！」

田晚華依舊不作聲，關山月怒聲道：「妳冒充了我的妻子在這兒欺騙我，我可以不恨妳，可是妳能在這兒，顯然是我的妻子已遭了毒手……」

田晚華抬起頭來道：「所以你要殺了我替她報仇！」

關山月寒着臉道：「不錯！任何一個丈夫都有替妻子報仇的責任！」

田晚華道：「殺了我，你就永遠得不回你的妻子了！」

關山月神色一展，放下劍來道：「這麼說來，晚華還沒有死！」

田晚華淡淡地道：「不錯！她的性命與我的性命繫在一塊兒了！」

關山月頓了一頓道：「妳就是憑着這一點來作爲自己安全的保證嗎？」

田晚華又點點頭，關山月嘆了一口氣道：「妳算是抓準了我的弱點了！有什麼手段，妳都使出來吧！」

田晚華似乎一愕。關山月道：「妳一定是受了張雲竹的指使來陷害我的，妳裝成我妻子的模樣在這兒等我自投羅網，一定有着進一步的目的！」

田晚華眼中光亮輕閃道：「你知道那目的是什麼嗎？」

關山月坦然說道：「自然知道，總不外是殺死我！」

田晚華道：「既然你知道了，爲什麼不殺死我呢？」

關山月莊容說道：「殺了妳，我的妻子就活不成了！」

田晚華道：「你怎麼知道她還活着呢？」

關山月道：「是妳自己說的！」

田晚華冷笑一聲道：「也許我是騙你呢，也許她已經死了……」

關山月擺擺手道：「希望妳沒有騙我，不過妳即使騙了我，我也祗好認了，因爲我絕不會拿妻子的生命來冒險！」

田晚華冷冷地道：「你的確在冒險，老實說我並不知道你妻子的死活！」

關山月道：「這就够了，至少妳給了我一個希望！」

田晚華飛快地道：「爲了一個渺茫的希望，你就拿自己的生命來冒險嗎？」

關山月煩躁地道：「是的！妳究竟受了什麼指示，快點行動吧！」

田晚華道：「我一開始行動，你就沒命了！」

關山月平靜地道：「我明白，張雲竹害了我多少次都沒有成功，這次的安排一定萬無一失，所以我不準備作什麼抵抗！」

田晚華笑笑道：「你現在還有一個機會救你自己！」

關山月微笑道：「我知道，那就是在妳沒有發動以前先殺了妳，我不會那麼做的，否則我進屋子時就出手了！」

田晚華一怔道：「那個時候你已經看出我是假的嗎？」

關山月坦然地笑道：「不錯！張雲竹的化裝功夫的確高明，他不但將妳裝扮成晚華的模樣，連語音口氣都學得像極了！」

田晚華又是一怔，道：「那你是怎麼看出來的呢？」

關山月笑道：「問題出在我自己身上，我的本事沒有他那麼大，所以我學阿蘭講話的聲音一點都不像，阿蘭在晚華身邊十幾年了，假如眞是晚華在房裏的話，她立刻就可以聽出來了，而妳却一無所覺，由此可見妳絕不是眞的晚華！」

田晚華怔了一怔，良久才說道：「這的確是個漏洞——」

關山月道：「漏洞太多了，我那時心中雖然有所懷疑，却還不敢太冒失，因爲妳那時正在出神之際，偶一疏忽也是可能的，所以我又進行了一連串的試探，對妳作了那番談話！」

田晚華立道：「那番談話裏我又出了什麼毛病嗎？」

關山月搖搖頭道：「妳沒有毛病，毛病還是出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與晚華結合三天就離開了，我們之間的感情沒有那麼纏綿，假如是晚華自己在這兒，她一定會懷疑我的態度過於熱情，進一步要開始懷疑我的眞僞了……」

田晚華一呆道：「胡說，我們從你妻子的口中問得很詳細，你的表現完全跟她所說的差不多，所以我才順着你的口氣迎合你！」

關山月哈哈大笑道：「這麼說來，帮助我揭穿妳僞裝的還是我的妻子！」

田晚華又是一怔道：「難道她告訴我們全是假的！」

關山月笑道：「是的！祇可惜張雲竹不是女人，否則他跟我也相處過一段時間，至少該明白我對女人的態度，即使是自己的妻子，我也不會風流到那種程度，不過這些猜測都不足以爲憑，我最後對妳作了一個試驗，使妳露了破綻！」

田晚華睜大了眼睛道：「什麼破綻？」

關山月道：「我故意用茶潑濕了妳的衣服，然後叫妳當着我的面把濕衣服脫下來，妳猶豫了一下，我就知道妳是誰了。」

田晚華一怔道：「你連我是誰都知道了！」

關山月笑道：「不錯！假如是晚華，她對我的任何要求都不會拒絕！」

田晚華立刻道：「我沒有拒絕呀！」

關山月道：「所以我才知道妳是誰了！」

田晚華不解道：「這是怎麼說呢？」

關山月正色道：「我的妻子不會拒絕我的要求，別的女子不會答應我的要求，天下祇有一個人才會有妳那種反應！」

田晚華似乎極力想推翻他的理論道：「愛你的女子很多，她們都不會拒絕你的要求的！」

關山月微笑道：「她們或許會答應我的任何要求，但絕不會在喬裝我妻子的身份之時，更不會在存心對我不利之時！」

田晚華呆了一呆道：「那麼你說我是誰？」

關山月一嘆道：「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人肯做這種事，不過我懷疑妳是否值得，陰麗華！妳究竟是爲了什麼？」

田晚華的神色變了一變，終於在臉上扯下一張人皮所製的面具，恨恨地擲在地下，露出了本來的面目。

不錯，她正是陰麗華，太極劍門陰素棠的幼女，張菁菁的庶母，張雲竹以卑劣手腕騙來的續絃妻子！

她比關山月初見時成熟多了，不再是個半帶瘋狂的痴心小姑娘了，尤其是她的胴體，發育得幾乎與田晚華一般無二。

關山月輕輕一嘆道：「妳究竟是爲了什麼？」

陰麗華的神色間有點羞慚，但立刻揚着眉道：「爲了殺死你，爲了保存我的丈夫！」

關山月正色道：「我並不想殺死妳的丈夫，是他一直在迫害我！」

陰麗華大聲道：「不錯！他說你一天不死，我們永遠都不得安寧！」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也許他說得很對，從前我並不想跟他作對，可是在他做出這麼多不能原諒的事後，我非殺他不可了！」

陰麗華沉聲不語，關山月又道：「妳可以動手了！」

陰麗華抬起手，關山月負手凝立，可是陰麗華遲遲未見動作，關山月等了半天，不禁奇道：「妳爲什麼還不動手呢？」

陰麗華低頭看着自己手指道：「事情與我預謀的大不相同，我不知道是否有把握！」

關山月平靜地問道：「張雲竹授意妳如何下手的？」

陰麗華道：「在我的指甲藏着五根銀針，祇要有一根能刺入你的穴道中，就可以殺死你，可是這針太細了……」

關山月奇怪地道：「就是這個方法嗎？」

陰麗華立刻道：「這雖是個很笨的方法，可是你如不識破我的僞裝，當作你的妻子，這個方法絕對有效！」

關山月點點頭道：「不錯！假如是畹華，我不會防到這一手的！」

陰麗華道：「正因爲我不是你的妻子，暗中下手的機會已經失去了，現在我必須利用手指的彈力將銀針射在你穴道上！」

關山月道：「這個方法是困難一點，不過仍然有效！」

陰麗華不信道：「你會毫無抵抗地，容我施爲嗎？」

關山月一嘆道：「假如在別的時間，我會設法自衞，假如畹華已經死了，我更會殺了妳替她報仇的，可是現在我毫無選擇餘地！」

陰麗華道：「你的妻子並不一定還活着！」

關山月道：「在沒有見到她的屍體以前，我必須當她還活着！」

陰麗華神情畧一猶豫道：「你們的感情當眞如此深厚嗎？」

關山月苦笑道：「這不關感情的事，我是個感情很淡的人！」

陰麗華連忙道：「那麼，你爲什麼肯如此犧牲呢？」

關山月道：「這與妳肯替張雲竹如此犧牲是一個道理！」

陰麗華大聲叫道：「我是眞正的愛他！」

關山月淡淡地道：「他也愛妳嗎？」

陰麗華臉色一變道：「這不關你的事！」

關山月輕嘆道：「這的確不關我的事，因爲我們是兩種類型的人，在我說來，不管我對自己的妻子是否有感情，絕不會叫她去冒充別人的妻子，更不會利用自己的妻子去殺害一個無辜的人……」

陰麗華大叫道：「你不是無辜的人，你的存在對我們是一種威脅！」

關山月莊容道：「這是現在的事，以前我對你們毫無妨碍！」

陰麗華怒叫道：「我不管以前，我祇知道現在必須殺死你！」

關山月泰然一笑道：「那你就快點動手吧！我敞開門戶，將身上的穴道完全暴露出來，絕不作任何抵抗防禦的準備！」

陰麗華深沉地道：「你這樣慷慨犧牲到底是爲了表現什麼，爲了表現你是一個天生的情種，抑或是一個不怕死的英雄？」

關山月莊容道：「都不對，只因爲我的妻子在你的挾持之中，而她所以如此，完全是爲了受我的牽累，她嫁給我已經很不幸了，因爲我不能給她足够的幸福，假如再因我受這種委屈，我心中實在感到不安！」

陰麗華一笑道：「你一死她就安全了嗎？」

關山月道：「這是我無法顧及的問題！」

陰麗華怒叫道：「你太沒出息了，大丈夫生不能保妻子……」

關山月一笑道：「所以我才求一死，希冀能換取她的安全，即使事與願違，我的心也盡了，無論如何我總比張雲竹強！」

陰麗華臉色一變，尖聲叫道：「你什麼地方比他強？」

關山月道：「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是否還活着，但是我願意一死去換取她的平安，張雲竹能做到這一點嗎？」

陰麗華的臉色微微一變，關山月繼續道：「張雲竹利用妳來殺死我的時候，可曾爲妳的安全打算過？以妳的這點武功來擔任這個工作不是太危險了嗎？」

陰麗華努力振作了一下道：「不！他說我是絕對安全的！」

關山月點點頭道：「也許他對我很了解，知道我不會殺死一個比我弱的女子，即使這女子企圖對我不利……」

陰麗華一笑道：「是的！他是這樣說過！」

關山月沉聲道：「可是他交代妳要在什麼時候下手嗎？」

陰麗華低頭不語，關山月又道：「妳的指甲下藏着毒針，然而以妳的功力，仍是無法將毒針透過我的護身眞氣，除非你乘我……」

陰麗華咬着嘴唇道：「這就是我爲什麼要化裝成你妻子的原因！」

關山月怒聲道：「爲什麼他要選妳擔任呢？」

陰麗華道：「因爲我的身段像你的妻子，臉上可以用人皮面具改裝，身段無法僞裝，你選了一個很值得驕傲的妻子！」

關山月冷冷地道：「所以他只好犧牲自己值得驕傲的妻子了！」

陰麗華輕嘆一聲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爲了我們的將來，大家都須要作一點犧牲的，雲竹試過許多別的方法了，因爲都沒有成功，他才不得已出此下策，我知道他心中並不願意如此，但是他別無良策！」

關山月深深爲她感到難受，嘆息着道：「張雲竹有許多方法可以殺死我……」

陰麗華立刻搖頭道：「不！他盡過許多次的試探，知道唯有用最簡單的方法，才能收效，也才不會遭受到菁菁的破壞！」

關山月不禁一怔，陰麗華繼續道：「菁菁是個很精靈的鬼丫頭，雲竹花了很大的心血佈置下的計劃，都被她輕而易舉地識破了！」

關山月愕然地道：「那麼妳這個計劃她就識不破嗎？」

陰麗華笑了一下道：「這個計劃還得到她的贊助呢！」

關山月更爲驚奇，陰麗華笑笑道：「你沒有想到吧？」

關山月瞪大了眼睛道：「我的確沒有想到，而且我也很難相信。」

陰麗華冷笑道：「別說你不相信，連我也不相信，菁菁對你一往情深，怎會幫同害你呢？可是這次的確是她出面贊助，而且還提供了不少意見！」

關山月想想問道：「她提供了些什麼意見？」

陰麗華道：「她說你生性與女色無緣，要想接近你，必須是你的妻子，這才使雲竹興起用我來化裝代替的念頭！」

關山月毫無表情地道：「她還說了些什麼？」

陰麗華道：「他說你並非眞愛你的妻子，可是爲了一個特殊的原因，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就同她親近一番，也祇有在那個時間，你全身的血氣鬆散，我可以有下手的機會！」

關山月似乎呆了一呆，但仍是平靜地道：「妳願意做那種事嗎？」

陰麗華道：「我……願意，只要能帮助雲竹，我什麼都願意！」

關山月長嘆一聲道：「妳別嘴硬了，我知道妳心中並不願意，所以我叫妳脫去衣服的時候，妳雖然答應了，却顯得很勉強！」

陰麗華立刻道：「那是因爲你的要求太突然了，我心裏毫無準備！」

關山月擺擺手道：「我要問的話全問完了，妳動手吧，我此刻散去全身氣功，妳可以毫無困難地得手……」

陰麗華遲疑片刻才道：「你當眞不反抗嗎？」

關山月正色道：「這是什麼話，關某堂堂男子，焉能失信於婦人，而且我現在的決心再堅定也沒有了，絕無反悔之事！」

陰麗華低聲地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呢？難道祇爲了你妻子的安全嗎？」

關山月朗聲道：「起先只是爲了畹華，現在更爲了菁菁，我的命是菁菁救的，而且還不止一次，假如她想殺死我，我一定是毫無考慮地成全她！」

陰麗華怔了一怔，良久才輕輕走過來，伸手戳在他胸前的穴道上，關山月祇覺身上一麻，立感全身疲軟無力！

屋外哈哈一陣大笑，走進兩個人，一個是張雲竹，另一個是張菁菁，他們進來後，張雲竹仍在得意地大笑，張菁菁却抱着關山月向外走去。

張雲竹止住笑聲，招呼張菁菁道：「菁菁！妳帶他上那兒去？」

張菁菁毫無表情地道：「送他上他妻子那兒去，讓他們夫婦見最後一面！」

張雲竹微微的皺了皺眉，道：「何必又多此一舉呢？」

張菁菁堅決地道：「我一定這樣，我們不是協議好的，我帮助你把他給制倒，而你答應由我作主去處置他！」

張雲竹道：「我是答應過妳的，可是妳提供的那些資料並沒有用，麗華並沒有在妳的指示下把他制倒！……」

張菁菁冷冷一笑道：「爹！你不妨再問問姨娘，她是否用了我的指示！」

張雲竹轉向陰麗華，陰麗華低聲道：「是的！我所以能够制倒關山月，完全菁菁的功勞，一切的經過，完全跟她預料的一樣！」

張雲竹流露出不信的神情說道：「這是怎麼說呢？」陰麗華道：「老爺子，雖然您的易容技術極爲高明，但是菁菁判斷關山月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實在的情形您也看見了！」

張雲竹道：「不錯！這祇是我預備的時間太短，更沒有防到這小子會來得如此突然，否則就不會被他在阿蘭那丫頭身上找出毛病了！」

張菁菁長嘆一聲道：「爹！您任何的計算都沒有錯，只錯了一個地方！」

張雲竹一怔道：「我錯在什麼地方？」

陰麗華黯然道：「您錯在不該叫我去做他妻子的替身！」張雲竹道：「沒有錯呀！妳的身段跟他妻子完全一樣，正好妳找了來，才觸動我的靈機，否則我還想不到這個方法呢！」

陰麗華道：「不但我們的身段一樣，我們的心也是一樣的，我們都愛自己的丈夫，所以田畹華猜透我們的用意之後，她透露出來的生活習慣都是假的……」

（未完待續）

一月完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劍氣如虹霜滿天

（大結局）

蕭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游兆寧獲「鐵剪」金濤拯救，起死回生，更黃緣發現鐵門老董潛修秘室，乃留書告知金濤及沈墨玉，在那密室中潛修至高絕學。此際歸雲堡發現有內奸，金濤雖對盧昆生疑，但因茲事體大，且乏証據，未予揭發，那晚，「一鳳三鷗」來到冷魂谷，金濤帶領兩名堡中弟子迎上冷魂谷，雙方一言不合，立告出手拚搏，三鷗中的「滿天雲」任柱搶先出手，與金濤拚鬥，劇戰多時，任柱綀門爲金濤窺破，乃拚着負創，躍過任柱頭頂，在任柱背後擊中他綀門，使得任柱負傷極重，昏了過去——



伏波七劍除四害

說來未免是件好笑的事，「丹鳳老人」蘇半瓢方自琢磨出金濤的綀門，還不及令胡金出手，而任柱却先已遭了對方的毒手！

蘇半瓢發出了一聲怪嘯，騰身撲向任柱，一伸手按在了任柱頂門之上，猝然發出自身的元磁眞力，强把任柱將要散開的氣機提昇而起。

這一刹間，三鷗中的「蒼海萍」胡金，「多指和尚」海大空，却雙雙向金濤面前奔進。

「鐵剪」金濤乍見此情景，大吃一驚，啞聲道：「你們要怎麼樣？」

話方出口，遂見身邊的海大空，霍然出手向着金濤頸項之上切來。

金濤猛起雙手，用「雙飛燕」的功夫，向兩下裏一分，硬把海和尚的雙掌分了開來！

可是這當口，待機而動的「蒼海萍」胡金，却抓住了難能可貴的機會。

他身子倏地向前一欺，猝然用「金揷手」的功夫，指尖一挑，朝着金濤右腋之下刺去！

胡金這一招，施展得極爲高明，而且早經聚力，是以掌勢一出，聲如裂帛。

在一陣破空聲中，金濤大吃一驚！

他忽然發現出胡金對己的意圖，身軀向後一挫，施了一招「老子坐洞」，想消弭胡金的功力於無形。

只是胡金這種手法一經施展，快，準，狠，時間，部位都拿捏得恰到好處，只是在金濤後移的身勢裏，多少有了些偏差！

儘管如此，「鐵剪」金濤傷勢仍然受得不輕！

嘴裏發出了一聲瘂嘶，他身子平空的拔起了一丈五六，像是一隻身中雕翎的大雁，斜着身子落下來。

那兩名隨侍而來的白衣弟子，見狀大驚，他二人在平日早經訓示，如無上方命令，嚴禁向任何人出手，來前復經金濤再三叮囑，無論雙方動手與否，他二人只許旁觀，却萬萬不可出手！

金濤的口諭，算是救了二弟子一雙活命！此刻見金濤負傷，自無再坐視之理！

二人身形乍起，快若飄風般的已來到了金濤左右，金濤抬左右手，架在了二人肩頭之上！

儘管是月色之下，却也能看出金濤那張慘變的面……

二白衣弟子，也感覺出他全身，俱爲沁出的冷汗所濕透，全身上下更是顫抖得厲害！

二弟子雖不知他身負何傷，可是却可斷定，必然是受了極重的傷！

這時，「蒼海萍」胡金帶着一聲冷笑，再次的飄到金濤面前，右手一抬，已抽出了肩後的短劍。

他森森一笑道：「姓金的，今乃良辰，你認了命吧！」

短劍正要探出，却聽得身後的「丹鳳老人」蘇半瓢一聲叱道：「二弟，不可——」

「三鷗」雖然素日氣焰頗高，可是對這位執掌龍頭的大哥蘇半瓢，却是敬畏得很！

此刻聞言，頓時住手！

「丹鳳老人」蘇半瓢冷笑道：「兩國相爭，不殺來使，今夜咱們兄弟來意已經說明，不過給沈氏夫婦幾分顏色看看，也就够了！」

說到這裏，轉向「鐵剪」金濤冷笑道：「金兄，看在你我第一次見面的份上，老夫四人破格對你手下留情，你此刻爲我二弟，傷中練門，雖然不輕，却也並非致命，以老兄內功根底，只要善自調養，至多半年時光，也可以復元……」

「鐵剪」金濤這一刹間，全身軟弱，眞氣渙散，强仗着丹田內的一縷游潛支持着未倒的身子！

他自知受傷不輕，此時此刻尤不宜開口出聲，當下苦笑着，向着蘇半瓢點點頭，然後向着二弟子揮了揮手，二弟子不敢拖延，急忙攙扶着他，一路向嶺下步去！

「丹鳳老人」蘇半瓢却又道：「慢着！」

二弟子聞聲止步！

蘇半瓢冷笑一聲，道：「蘇某生平，一向不作暗事，金兄，請你轉告沈君儒夫婦，就說南海商團看上了他這歸雲堡，不容他不讓，好話已說盡，我們給他二個月的時間，仔細的想一想……」

金濤由鼻中發出了一聲冷哼，代表了他滿腔的忿恨……

蘇半瓢嘿嘿一笑，接道：「想明白了，隨時可以到南海銅椰島招呼一聲，要不然可休怨我們手狠心辣，那時只怕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金濤連聲的哼笑着，揮揮手，二白衣弟子，攙扶着他，一逕的向着嶺下縱馳如飛而去！

「一鳳三鷗」目送着金濤遠去之後，胡金道：「大哥你何以對這老兒留情，這個人武功不弱，一旦他的傷勢復原，却是我們兄弟未來的大敵！」

蘇半瓢微微一笑道：「你還以爲這老兒活得了麼？」

胡金愕了一下道：「怎麼……？」

蘇半瓢一笑道：「往後看吧——」

他回頭看了任柱一眼，見他這一瞬間，似乎較諸先前好多了，只是面如金錠不時的閉目調息，思忖着要想完全復原，最少也得要兩三個月的時間。

當下興趣索然的嘆了一聲，道：「任老大的傷勢不輕，我們回去吧！」

「爹指和尙」分出一手，攙在了任柱腋下，叱一聲：「走！」

雪嶺之間，但見四人箭矢一般的踏雪而去，去勢之疾，一如來勢，瞬息間，已然無踪！

× × ×

二白衣弟子攙扶着「鐵剪」金濤，一路騰縱着，來至半嶺之間。

金濤顫抖着聲音道：「先停一下！」

二弟子職屬歸雲堡「忠義隊」，該隊共有弟子二十四人，在武功造詣上來說，應屬「天」字輩的，是負責全堡安危，乃至於某種特別出擊任務的本堡高手！

二人一名李松，一名方廷昭，適才在堡內夜巡路過時，恰爲金濤所遇，乃令隨侍往迎！

金濤的意思，南海商團儘管是敵意盎然，但在並未正式公開爲敵之前，來此探訪，總算是客人，是以特別令二弟子各持紅燈一盞，隨伴左右。

在歸雲堡內凡是眼見「紅燈」所過，各關卡職司均不得無敵刁難，按規放行！

這是一種對於來客的優寵行爲，想不到却反倒遭致了如此一場大辱！

二弟子李松，方廷昭目睹金濤如此，心知受傷不輕，想到了金濤素日關愛之情，不禁悲從中來。

李松目含痛淚地道：「金師父，依弟子之見，還是卽刻回堡，也許堡主夫婦有法子治療，也未可知！」

金濤點點頭，微弱的道：「話是不錯……只怕

那時老夫已命喪黃泉！」

李松大吃一驚，道：「啊……有這麼厲害？」

方廷昭道：「金師父，你老人家有甚麼……高見沒有？」

金濤目光翻白，微弱的道：「你二人立我左右，不許任何人接近……我要先行引貫眞氣，坐上一個更次……等氣機貫通之後，才可再爲移動！」

二弟子頻頻點頭，當時扶着金濤在一方大石上坐下來，金濤幾乎連直坐之力也提不起來。

李、方二弟子把身子倚靠在大石壁間，金濤坐定之後，向着二人微微點頭，遂卽把一雙眸子，微微閉上！

二弟子各自散開，側立左右！

這時，却見一邊嶺側亂石間，人影飄忽，像是奔向這邊而來。

李松陡然一驚，因恐出聲驚擾了金濤，他足尖用力一點，用「燕子飛雲縱」的輕功絕技，陡然間向着來人身邊欺過去！

身子一落地，才低聲叱道：「甚麼人？」

來人一身白衣，顯然是歸雲堡中人！

此刻這人驀地被李松出言一叱，忙自站定，李松近前一看，不由後退欠身道：「原來是盧少俠！在下不曾看淸，出言無狀，請勿見罪！」

來人正是「玉麒麟」盧昆，方才因逃避金濤，暫時藏身半嶺，等了甚久，才敢現身，不意却爲李松闖見，當下怔了一下。

他畧一鎭定，才冷冷笑道：「李松！你不在堡內巡視，跑到冷魂谷來作甚？」

李松吶吶道：「盧少俠有所不知，在下與方廷昭二人，乃是隨侍金師父見客——」

盧昆面色立時一變！

李松接下去道：「……來客是南海商團的四個頭子，金師父以禮相待，却不意遭了毒手！」

盧昆心內頓時大喜，只是表面却作出一副驚訝神態，道：「啊——金師父……死了麼？」

李松搖搖頭道：「還不曾，現在身受重傷，正在前面運功調息！囑我與方廷昭在側照應！盧少俠你來得正好，快請過去看看吧！」

盧昆顯然帶出了一副失望之色。

他微微點頭，皺眉道：「金師父傷得重麼？」

李松道：「怎麼不重？看樣子大概是被那個駝背的矮老頭傷中了練門！」

他雙目眨動之間，頓時存下了惡毒的意念，左右打量了一眼，這半嶺絕壁，慢說是人，就是連野獸也沒有一隻！

李松焦急的道：「盧少俠快去看看吧！」

盧昆冷冷一笑道：「領前帶路！」

李松當下帶領着他，一直翻到了金濤坐處！

兩盞紅燈分揷在左右，借着燈光一打量金濤，只見他形容憔悴，面色陰霾，兩腮及頸項之間的肌肉，都已鬆弛！

看到這裏，盧昆頓時寬心大放，身形微飄，已到了金濤面前！

須知金濤正在運行內功調息，是時陰陽二氣相接，方過中宮，正是緊要關頭，盧昆身子方一飄近，他立時就有了感覺！

二目一睜，乍見眼前所站立的，竟是盧昆，金濤吃了一驚！

盧昆嘻嘻笑道：「老爺子，你這是怎麼啦？」

金濤苦於不能開口，心中一急，全身簌簌而戰，盧昆乃把握住一刻良機。

他右手一分，明看像是以內力貫注金濤身體模樣，其實却暗以巨靈金剛掌力，霍然向金濤頂門上一按。

金濤只覺得一雙耳鼓之間，轟然一聲大响，有如响了一聲焦雷般地，頓時五臟俱碎。

他開口，嗆出一口鮮血，道：「你——」

第二個字未曾出口，遂卽萎身而亡！

一旁目睹的李松；方廷昭二弟子，見狀大吃一驚，二人同時向前竄身，來到了盧昆身側左右！

李松大聲道：「這是怎麼回事？」

他雙目怒睜，一副疑惑模樣。

方廷昭長劍已然抽出，上下打量着盧昆，他二人只是一時猜測不透，何以盧昆竟然會向自己人出手！

「玉麒麟」盧昆自然不會把李、方二人看在眼中，只是若要同時對付此二人，却也是一件困難之事！

當下他微微皺眉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方廷昭怒聲道：「姓盧的，你幹的好事，爲什要毒手殺害金師父，快說。」

盧昆若無其事的道：「那一個殺害他了？我好心以眞力助他，誰知他會氣岔玄關，就此喪生？」

方廷昭厲聲喝道：「胡說，那一個相信你的鬼話？」

李松却有點動搖的走過去，雙手捧起了金濤的臉龐，細細的端詳着，看看盧昆所說的，是不是實話？

就在這一刹那，盧昆身形猛然向前欺近，左右手同時向前遞出，正是沈氏門中不傳的絕技之一——「雙豹掌」！

李松方自覺不妙，只是這種沈氏家傳絕技，畢竟不同于一般，俟到他有所發覺，已經是太晚了，

家都有毛髮悚然的感覺！

沈堡主心情不言可喻，他寒着臉只點點頭道：

「好好的把他們抬回去！」

說完這句話，他扭臉看向夫人，道：「我們回去吧！」

沈夫人這一刹時，却有更多的思潮，她深深的蹙着一雙蛾眉，目光深沉却隱現鋒芒。

聞言之後，她默默無語的點點頭，就隨着丈夫等一行轉回堡內去了。

晨起，沈堡主在「采石軒」四照堂內召集本堡各職司弟子，舉行一項重要的集會。

「冷魂仙子」盧曉英却破格沒有參加。

她一個人靜靜的坐在東暖閣裏，不言不笑，只是手托着腮幫子，靜靜的想，這樣子已經保持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她有了很沉重的心事，是以在這裏靜靜的尋求解答！

過了一會兒，沈墨玉推開房門進來，乍見母親如斯情景，她呆了一下，却也懶得理會，又轉過身子，預備出去！

盧曉英一眼看見她，苦笑着喚道：「墨玉妳過來！」

自從盧曉英逼她下嫁盧昆以來，母女之間的感情，已大不如昔日。

沈墨玉懶洋洋的轉過身子走進來——她雙眼哭得紅紅腫腫的，像是兩隻桃子似的！

當然，對於像「鐵剪」金濤這樣一個人的死別，全堡沒有一個人不傷心的，何況沈墨玉自幼視金濤如師父一般的情感，那就更是不同了。

她慢慢走到母親面前，意外的發現今天神色不對，目光之中隱隱似有淚痕！

沈墨玉只看了母親一眼，又垂下頭。

盧曉英嘆息了一聲，道：「昨天晚上，妳跟妳表哥在一塊不在？」

沈墨玉搖搖頭，滿臉的不高興。

盧曉英頓了一下，悽然的道：「孩子，別生媽的氣，媽也許過去眞的是錯了……也許媽眞的是鬼迷了心竅，看花了眼……」

沈墨玉怔了一下，忍不住抬頭看着母親，實在不明白母親說這些話的涵意是什麼！

盧曉英冷冷一笑，道：「孩子，妳過來認認看，這是誰的東西！」

沈墨玉痴痴的走到了她面前，盧曉英輕輕的張開右手，掌心裏抓着的，是一枚金光閃閃的鈕扣。

沈墨玉看了一眼，怔了一下道：「這不是表哥身上的嗎？——」

盧曉英神色又是一變，萎靡的點點頭道：「這麼說……不會錯了！」

沈墨玉奇怪的道：「娘，妳拿表哥一個扣子幹嘛呀！」

盧曉英嘴唇動了一下，却沒有道出，她看向女兒，微微一笑道：「妳去把表哥叫來，娘有話告訴他！」

沈墨玉挺不甘心的點點頭，轉身而去。

沈夫人慢慢由椅上站起來，走向設于一角的兵刃櫃，她由裏面取出了一雙短劍，分置在雙袖裏，然後又回身坐好！

足步聲由遠而近。

是盧昆的聲音，在外面笑着說：「表妹妳不進來了？」

沈墨玉的聲音說：「我還有事！」

緊接着是盧昆輕輕的叩着房門，喚道：「姑母，是您叫我？」

盧曉英點點頭道：「不錯！你進來吧！」

盧昆推門走進來，步履輕快而穩健，他一直走到姨母面前，習慣的執起盧曉英一隻玉手，握了握，笑着道：「您早啊！」

要是在平日，盧曉英必將會對這個內姪報以體貼的一笑，可是今天，她表情却木訥多了。

看着他，盧曉英微微點頭道：「你上那去？」

盧昆笑道：「在後院裏練劍！」

「練劍？」

「是的！」盧昆聳着肩膀，笑道：「是您敎我的沈家秘劍『晴空七斬』！」

盧曉英呆了一下，嘴唇翕動了一下，雖沒說出來，可是心聲却輕輕的感嘆着「罪過！」二字！

她目光慢慢的在盧昆臉上，轉動着，停了一會兒，微微一笑道：「孩子，昨兒晚上你上那去？」

盧昆刹時臉色一變，可是瞬即恢復，輕描淡寫的一笑道：「啊——還不是到山下面查哨去！」

盧曉英的眸子不自禁的溜到了他身上，在內着的小皮襟上，她看見了一溜金質的鈕扣，閃閃發光，其中第三顆脫落不在了！

看到這裏，盧曉英忍不住閉了一下眸子！

當她慢慢的睜開眼來，目光裏，已現出了一片糊糢的淚光……

她垂下頭，看着自己的脚尖，喃喃的道：「昨天晚上，你穿什麼衣服來着？」

盧昆怔了一下，抖了一下雙手，笑道：「還不是這一身嗎！」

「冷魂仙子」盧曉英黯然的點點頭，她抬起頭來，逼視着盧昆，輕輕一嘆。

盧昆道：「姑母妳好像有什麼話要說是吧？」

沈夫人一笑道：「孩子，這些年來，姑母對你

只覺得盧昆雙掌指尖上所泛出的力道，尖銳至極，兩把鋒利的尖刀一般。

李松還來不及回頭，盧昆一雙指尖，已然深深的插入到他的後腰之內。

一旁的方廷昭大吼一聲，長劍快劈而下，盧昆雙掌一拔，自李松兩肋後，血箭狂竄而出，李松慘嘯一聲，血人般的反躍而起，一下子抱住了盧昆後背。

盧昆反手一掌，擊在了李松面門之上，才把他掙脫開來，同時他右手迅速的掣劍而出，迎住了方廷昭力劈而下的長劍！

兩口劍，乍一交接，發出了「嗆！」地一聲大響，方廷昭霍地拔起身來，由盧昆頭頂上掠了過去，他大概想到了不是盧昆的對手，而與出了逃走之意，一路頭也不回的，倏起倏落直向嶺下縱去。

「玉麒麟」盧昆陡然一驚叱道：「那裏走！」右掌霍地向外平推，自掌心裏打出了一掌亮銀珠，是用「滿天花雨」的打法出手的，像是一片銀星般的循着方廷昭的背影追了上去。

方廷昭倏地回身揮劍，叮噹响中，一連被他磕開了當前的六七粒，只是雙膝，左肩，仍然中了三粒，腿上一疼，由不住跪了下來！

「玉麒麟」盧昆雙足一點，燕子般的騰身而起，三起三落，已趕到了方廷昭面前，一聲狂笑道：「小子，你到閻王爺那裏報到去吧！」

長劍驟出，已刺入對方的前胸。

方廷昭慘叫一聲，當時了賬！

盧昆連殺三人，却也有些心裏發毛，想了想，他拔出了劍，用力的把那口染滿了血污的長劍擲向山洞中！

然後他一逕的向着嶺下飛縱而去！

× × ×

約莫有半盞茶的時間，嶺下重新洋溢出一片燈光，幾條快速的影子，陸續的來到了半嶺之間。

幾隻孔明燈四下的幌動着，竟然是歸雲堡主沈君儒夫婦，二人想是已得知了金濤往晤「一鳳三鷗」的消息，遲遲不見其歸，才親自趕來到了後嶺察看！

沈氏一行找遍了整個的前山，不見金濤等三人踪影，這才向後嶺繞來！

夜風颼颼，吹擺着這對神仙眷屬飄逸的長衣，夫婦二人臉色都很沉重！

不久，見一位白衣弟子驚惶的臨近，臉上神色大變道：「不……不好了……金師父像是死了！」

「紫衣侯」沈君儒頓時大吃一驚，道：「在那裏？」

那弟子回身向着山窪子裏指點了一下，沈氏夫婦雙雙騰身而起，起落之間，已是十丈以外。

繞過了這片窪口，遠遠已看見風中擺動的一雙紅燈，燈前一倒一坐，兩具屍身！

沈君儒乍見此景，木然的呆立當場……

他有點不敢相信似的，慢慢的走過去，一直走到了金濤屍身旁邊，蹲下身來。

伸出了顫抖的一雙手，扶住了金濤的兩肩，細細的看着金濤的臉，一時熱淚泉湧。

他低低的喚道：「大哥……」

沈夫人盧曉英也情不自禁的淌下淚來，她咬牙切齒的道：「好個南海……商國……？」

同行而來的十數個「忠義隊」的白衣弟子，看到此，也都情不自禁的落下淚來。

幾個人把李松的屍身也抬過來，只見他背後兩肋部位，有一雙血窟窿，鮮血汨汨的向外淌着。

盧曉英花容失色的看着李松屍體，向各人道：「你們再找找看，也許方廷昭也在附近——」

各弟子應聲，散開各處，續向附近找去！

沈夫人却注視着李松的屍身，恨聲道：「蘇半瓢自視黑道魁首，何以竟然向一個少年弟子下此毒手？」

沈君儒此刻緩緩站起來，痛心的道：「這件事，我眞有點想不透……看樣子金大哥是先負傷來此，在此坐息，後來又來了人下的毒手！」

盧曉英覺得丈夫分析得很有理由，點點頭，却沒有說話，沈君儒又轉視向李松，冷冷的道：「不對……蘇半瓢不至于向一個後生小輩下毒手！」

「冷魂仙子」盧曉英道：「那又會是誰？」

沈君儒正要開口，却見山嶺間燈光閃爍，一行弟子，又抬着屍身走來，他神色一變，縱身趕了過去——

沈夫人正要跟上，無意間眼光一瞟，意外的發覺到，李松右手指縫裏，似有一物金光閃爍，她心裏一動，忙自走過去分開了李松緊緊握住的那隻右手。

在他手掌之中，緊緊握住的，竟是一枚金光閃爍的金質鈕扣！

這枚鈕扣一入她雙目，使得她頓時花容慘變，全身戰抖了一下。

她睜大了一雙眼睛，吶吶地道：「……是……他——？」

當下偏着頭想了想，迅速的把這枚鈕扣收到了身上。

是時，各弟子陸續又有發現，居然連被任柱生裂爲兩片的鄧子敏的屍身也找到了。

現場燈光悽迷，映照着這些血淋淋的屍體，大

怎麼樣？」
盧昆笑道：「那還用說！」
沈夫人道：「可是外面傳來了風聲，說你有通敵的嫌疑——」
盧昆刹時間，臉色大變，霍地站起來。
他吶吶道：「這……這是誰說的？簡直是……血口噴人！」
沈夫人笑道：「你別生氣，有沒有這回事？」
盧昆怪笑道：「荒唐……荒唐……姑母！妳可別聽人瞎說，我……」
沈夫人點頭道：「當然我不會相信人家的。」
盧昆立時大爲放心，立時又走過去蹲下身子，握住了沈夫人一隻手。
他作出幾分委屈的樣子道：「這裏誰都看我不順眼，只有姑母妳……姑母！妳對我眞好！」
沈夫人苦笑了一下，道：「誰的話我都不信，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盧昆笑笑道：「姑父面前，您還得爲我澄清一下……」
沈夫人看了他一眼，冷漠的道：「本門的規矩你知道吧？」
盧昆笑道：「當然知道！」
沈夫人道：「背己通敵，該是什麼懲罰？」
盧昆道：「這……大概是『劍穿雙目』！」
「不錯！」沈夫人道：「那麼殘害本門？」
「這個——」盧昆面色微微一變道：「姑母，——您問這個幹嘛呀？」
「我不過是問問罷了！」
盧昆喉結動了一下，吶吶道：「大概是……『破腹取心』吧！」
「對了！」沈夫人道：「你的記性眞不錯！」
「姑母誇獎！」
沈夫人面色愈來愈冷了，她瞟着這位素來自己最爲垂愛的內侄，道：「還有『欺上陷親』？」
盧昆一怔，頓時站起來道：「這……這……」
沈夫人冷哼一聲，道：「說！」
盧昆道：「姑母……」想了想，却又作出一副從容之態，道：「這種禽獸不如的東西，當然要用極刑！」
「什麼極刑？」
盧昆打了個冷戰，咬着牙道：「挑筋坐死！」
話聲才落，沈夫人臉上立時罩下了一層寒霜，不再是先前那副模樣了。
她打量着盧昆道：「孩子……你騙得我好苦，……我眞不瞭解你，爲什麼你要這麼作？」
盧昆冷汗涔涔的道：「什……什麼？」
沈夫人冷冷的道：「讓我告訴你吧！你是南海商團派來潛伏在歸雲堡的一名奸細——」
盧昆神色當時大變，可是他還來不及撇足，沈夫人一隻纖纖玉手，已經拿住了他右腕的「分水穴」上。
「玉麒麟」盧昆全身劇烈的顫抖着，害怕的道：「姑母……妳可不能聽人家亂說呀！」
沈夫人冷冷的道：「『歸雲堡』最近一連發生的好幾件事……都是你幹的……昨天晚上陷害金大哥以及殺害李、方二弟子，也是你……」
盧昆瞠目變色道：「姑母……妳不能亂說！」
沈夫人左手前伸，緩緩張開，現出了掌心內緊緊握住的那枚鈕扣。
盧昆一睹之下，魂飛天外，他下意識的低頭看看自己衣上的鈕扣，頓時扭頭就向室外狂竄！可是沈夫人早已防到了他會有此一着！
盧昆方自回頭跑了沒有三步，沈夫人玉手頻抬，淸叱一聲，道：「站住！」
玉指一點，空中如同裂帛般的，尖銳的响了一聲。
沈夫人所施展的是厲害的隔空點穴手，能在百步內外，擅點人身各處大穴。
「玉麒麟」盧昆，聞聲卽知，由是身形霍地疾轉過來，右掌施展出凌厲的金劈掌力，霍地向外一封，以其雄沛的掌力，居然把沈夫人所發出的指力化解於無形之間！
盧昆一聲慘笑道：「姑母——妳居然連自己人也不相信了，請恕小侄失禮，我走了！」
言出頓足，箭矢一般的向着長窗上猛撲過去，眼看着他身子已到了窗前；就此一刹時間，沈夫人身形却像疾風電閃般地掠空而起，一下子已閃在了他身前！
盧昆情急之下，罔顧人倫，雙掌一沉，「排山運掌」，平胸「呼！」的一掌推出，直擊向沈夫人前胸！
沈夫人冷哼一聲道：「孽子——」玉掌一合，「童子拜佛」直擊向盧昆上額，她身子却疾若飄風般的翻空而起。
盧昆雙掌打空，掌力在室內形成了一陣旋廻的疾風，四窗齊鳴，一時之間，彷彿連整個的房間也要塌了下來。
盧昆身子一撲空，頓知不妙，他近月來，已深得沈氏秘功的竅訣，竟然有恃無恐，在沈夫人凌厲的攻勢下，身子後挫，用左足尖點地，滴溜溜一個疾轉，已轉出了丈許以外！
遂見他右手向外一抖，纏在腰間的軟兵刃——蛇骨鞭，已然掣出！

他持鞭在手，目注沈夫人恨恨的道：「三姑媽妳不要逼人太甚，我可翻臉不認人了！」
沈夫人明眸眨動間，兩行淚水奪目而出。
這一刹間，她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痛心，眞沒有想到，有一天盧昆竟然會對自己說出這種話來。
望着這個平日愛護有加的內姪，沈夫人痛心的道：「孩子，昨天晚上，自從我發現了這粒鈕扣的時候，就知道是你所爲，但是，我並沒有告訴任何人……」
盧昆恨聲道：「可是妳還是放不過我！」
沈夫人點點頭道：「在這個堡裏，任何人犯了罪，都不能例外……否則何以對這批以死追隨的義民？」
盧昆何嘗不知道姑媽的這身功力？自己無論如何，難與其對手，此刻見她說話口氣溫和，禁不住內心油然又生出了幾線希望！
他垂下頭，可憐的道：「姑母……我錯了！」
沈夫人道：「我眞想不明白，你爲什麼要這麼做？爲什麼……？」
盧昆流淚的道：「我……我不得不這樣。」
沈夫人鼻中哼了一聲，道：「不得不？誰强迫你了？南海商團不是明顯的在利用你嗎！」
盧昆頻頻點頭，說道：「我錯了……我實在是錯了！」
一面說，一雙眸子却不時的四下溜着，沈夫人看在眼中，當然明白。
她身軀微幌之間，已到了盧昆面前，盧昆後退一步，手裏的軟兵刃「嘩啦！」的一聲大响，緊張的拿在手裏！
沈夫人看到此，蒼白的面頰上，更增了幾許寒霜！
她顫抖了一下，道：「孩子……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你竟會變成這樣……其實你是聰明反爲聰明誤……一旦你與墨玉結婚之後，這一切不都成了你的了嗎，那時候你愛做什麼，誰又能管得住你！」
盧昆目光無意間畧一轉動，發現出沈夫人兩腕之間，劍芒閃動。
他大吃一驚，縱身就起。
可是沈夫人起勢，却較他快得多，在她起如鷹隼的快速身法裏，一雙精芒刺目的短劍，已然雙雙穿袖而出！
沈夫人近年練劍，已能深深體會出劍中三昧，本年初以來，已開始練習以氣馭運劍之法，雖然還談不上火候，可是却是一門劍學上最上乘功夫！
這時她試圖着以這種近乎玄奥的功夫，乍然向盧昆手出，果然手法驚人！
只見空中劍光一閃，兩口短劍匹鍊般的脫袖而出，一左一右，會合着作剪狀的向當中一絞，盧昆慘嚎一聲，頓時身首異處，死於就地。
兩口劍在空中畧事停頓，却又雙雙跌落地上。
沈夫人目睹盧昆的屍身，嬌軀蹣跚了一下，兩行珠淚禁不住滾墜而下。
她慢慢走到了他屍身面前，伏下來，一時悲從中來，掩面低泣了起來！
這時候，房門打開！
沈墨玉探頭進來，當她目睹着廳內的一切之後，臉色刹時大變！
她張慌的跑了進來，惶聲問道：「娘！這是怎麼回事？」
盧曉英拭了一下臉上的淚，站起來，漠漠的道：「這個孽子平日欺上瞞下……我把他殺了！」
沈墨玉打了個寒顫，她冰雪聰明，把幾件事聯想在一起，畧經盤算，立時明白過來。
沈夫人轉過身來，用雙手托起了女兒的臉，凝眸注視着！
四隻水汪汪的眸子對覷着，良久，盧曉英道：「過去是我錯了，孩子，一切從頭再開始吧！」
沈墨玉忍不住撲在了母親懷裏，低聲泣了起來，她積壓在內心的委屈實在太多了，經不住母親的一句話，全都引發了出來！
盧曉英嘆了一聲道：「以前是我錯了，我太相信他的話，一心當他是個有爲的青年，唉……可憐那個叫游兆寧的年輕人……如果他還沒有死，該多好！」沈墨玉怔了一下，正想告訴母親游兆寧還沒死的消息，可是話到唇邊，却又忍住。
其實，游兆寧到底如何，連沈墨玉自己也是個未知數，她多麼盼望着能有一天見着他，她似乎感覺到；這一天已經迫近眉睫了。

× × ×

甲子年夏至後三日，晨——
天空中是一片金黃色火紅的顏色，紫色的雲塊，都像鑲了金邊，點綴在波譎雲詭的穹空，色澤異常的鮮艷妍麗，在冷魂谷，這種情形是極爲少見。
在一片紅色旗幟飄展裏，「南海商團」爲首四老——「一鳳三鷗」，當前併立。
四老身後，少說有五百人以上。
這些個人頭，一個個衣履不整，長髮虬髯，那窮兇極惡的模樣，隨身所帶的除了各式兵刃以外，還有衣物，瓦罐，繩梯，飛爪……不一而定。
五六百人散在山嶺草坪間，烏壓壓一大片，佔去了極大的一大片地方。
再往後看，更有百十名婦孺，聚集在遠處山窪口子裏，地上散着箱籠雜物。

猛然一看，你會大吃一驚，這是什麼玩意兒？說穿了，更好笑，南海商團這一次糾結手下，大舉來到了冷魂谷，把家都搬來了，他們是要定「歸雲堡」這片地方，不達目的死不休！

另一面——歸雲堡的子弟們，為數也在三四百衆，一式的白衣，列陣以迎！

陣前，沈君儒衣紫色長衣，與夫人盧曉英，女兒沈墨玉，率領着十二星樓的台長，以及三十六名「忠義隊」員，當面對立着！

天氣已到夏日，可是這高山頂，由于附近多是終年不化的積雪，風由上面壓着吹下來，給人的感覺，兀是冷颼颼的！

雙方似乎已經對峙了若干時候，以沈君儒，蘇半瓢為首的談判方式，看來暫時並不理想。

沈堡主長眉斜挑，星目泛威，多年以來，從來沒有看過他如此氣忿過。

面對着老奸巨猾的「丹鳳老人」蘇半瓢，沈堡主冷冷的道：「歸雲堡乃是一干義民胼手胝足，血汗開闢而出，豈能容爾等不勞而獲，蘇朋友，你想得也太輕鬆了吧！」

「丹鳳老人」蘇半瓢抬首當空打了個哈哈，臉色陰沉不定，看上去也是極難說話！

他沉聲怪氣的道：「一點也不輕鬆，兄弟們携家帶眷，不遠千里而來，如今晚兒，連一個棲身的地方都沒有，你沈堡主是鐵打的心嗎！難道眼睜睜的看着他們夜宿荒山不成？」

沈君儒凌聲道：「蘇朋友，你欺人太甚，這個要求太過份，本人雖忝為一堡之主，却不聽妄自作主！」

蘇半瓢冷笑道：「我等此次來前，弟兄們表示決心，已經火焚廬舍，不入新居誓不干休！」

沈君儒長眉一挑，道：「敝堡弟子，不會有一個怕死貪生之輩！只要蘇朋友你劃出道兒來，刀山劍海，萬死不辭！要想硬闖歸雲堡，萬萬不能！」

沈君儒話聲一落，身後衆白衣弟子隨聲附合，聲震空霄，一時之間，聲勢大振！

「丹鳳老人」蘇半瓢俟白衣陣嘯聲暫停之後，一雙深陷的瞳子咕咕嚕嚕的打量着眼前的沈君儒。

他點點頭道：「很好，事到如今，已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咱們只有請出手一拚了！」

言罷身形微閃，回到三鷗行列，向着三鷗點點頭道：「亮旗！」

三老中那個叫「半天雲」任柱的人，立時由背後撤下了一面尖頂的紅色令旗，高高一舉，身後數百名湖海大盜，頓時齊聲厲吼起來。

一時之間，兵刃紛紛出鞘，映襯當空譎麗的天色，泛出刺目的寒光。

白陣之中，在一名領隊的口令之下，也紛紛撤出了兵刃，空氣中，充滿了嚴肅的殺氣！

「紫衣侯」沈君儒目注及此，思忖着即將展開的大舉兇殺，終覺於心不忍。

他嘆息了一聲，剔眉高聲道：「蘇半瓢，這件事，你可願與沈某作一個了斷麼？」

「丹鳳老人」蘇半瓢略一猶豫，身形平飄而出，冷冷笑道：「沈家不傳秘功，我老頭子早已久仰，沈堡主你要怎麼與老夫動手？」

沈君儒道：「沈某願接蘇朋友你幾手高招，倘若不幸敗在朋友你的手中，你等儘可冠冕堂皇入堡不遲……」

蘇半瓢冷冷一笑道：「好——」

退後一步，右手向腰間一探，慢慢掣出一口寬有三指，柔可繞指的三尺軟劍。

蘇半瓢右手略一抖動，那口軟劍霍然變得筆直，其上銀光燦爛，刺入雙瞳，端的是一口見所未見的奇形軟劍！

「紫衣侯」沈君儒一聲冷笑，轉向愛女沈墨玉道：「拿為父的劍來！」

沈墨玉雙手送上了沈家七代相傳的那口「天殘劍」來，沈君儒接到手中，褪下了劍衣，右手按動劍柄彈簧，只聞得「鏘！」一聲脆響，寶劍出鞘，空中閃出了森森的劍氣！

蘇半瓢只一眼，已感出對方劍上烝力的火候，不由暗吃一驚！

沈君儒劍收肩下，目注着蘇半瓢道：「半世以來，沈君儒謹遵先父訓示，未敢輕易以本門劍術與外人動手，拔劍如舉鼎，更不欲以沈家劍法自傲，只是既然出劍，務期求勝，蘇朋友，你不可輕視沈家的劍法，你要仔細了！」

蘇半瓢眉橫「一」字，雙目中怒焰陰鷙之極！

他一面聆聽着沈君儒的談話，一面唇角微動，以傳音入秘功夫，把心意示知身後三老。

一旁的沈夫人，立時發覺有異，她閃身右側，暗中看守着三老的身勢！

沈君儒話聲一完，「丹鳳老人」蘇半瓢冷冷一笑道：「世傳你沈家武功如何了得，老夫今日倒要領教一下，咱們是活寃家，死約會，誰也別顧慮誰！姓沈的你只管下手招呼吧！」

沈君儒沉色道：「蘇朋友，方才我話還未說完，要是沈某這口劍勝過了閣下，又當如何？」

蘇半瓢仰空怪笑道：「你說吧——」

沈君儒目露精光道：「那就請你南海商團，全軍而退！」

蘇半瓢又一聲怪笑道：「行！依你就是——」

話已說明，不復再言，二人身子向後各退開幾步，身後衆人，全都不由自主的散了開來。

沈堡主一妻一女，都向左右兩旁閃開了數丈遠近，此刻沈夫人却暗中以秘音告訴女兒說：「……對方陣前三老，乃是武技絕高的三個黑道怪傑，他三人已存心對你父不良，等一會自有我來應付他們，妳只可作壁上觀，萬萬不可冒然出手，切記，切記！」

沈墨玉不十分情願的看了母親一眼！

眼前自然沒有時間再多爭論，雙方的情勢，是劍拔弩張，一場大戰在所難免。

蘇半瓢手中的軟劍，盤成了一個半圓形的圈子，目光烱烱有神的注視着沈君儒，沈君儒一雙眸子，亦注視着蘇半瓢！

天空是火紅色，自東方起，隱隱透出一陣風雷聲……無數的山鳥，拍翅叫囂着，由林子裏飛起當空——

驀然間，大地震動了一下，後嶺極處，起了一陣劇烈的巨响，其勢有如萬馬奔騰，緊接着樹倒石翻，整個冷魂谷百里山脈都為之搖動起來。

千年難得一見的山崩，竟然在此一刹那間發生了。

雙方陣營裏，情不自禁的起了一陣騷動，大家都難以保持鎮定，尤其是南海商團那羣平日無所不為的鬍子，和帶來的一干婦孺，在這片劇烈的震動情勢裏，紛紛四下逃竄，男吼女叫，亂成一片。

此一刹那——蘇半瓢猛地騰身而起，作弧形的向着沈君儒頭頂上落下來。

他手裏的那口又窄又薄的軟劍，像是一條扭動的蛇，直點向沈君儒咽喉部位！

沈君儒背身疾繞了半個圈子，他的臉向後現出一半，掌中殘月劍才向外吐出一半，那蘇半瓢却已事先猜知了對方這一手的厲害！

眼看着他起在空中的身子，就空一個倒折，來如風，去如電，一反一折，又回到了原處。

兩個人就好像未出手以前的樣子一般無二，互看着，頻頻的轉動了起來！

山搖地動，當空如火！

人聲亂雜，叫囂……

大家再也沒有心情互相對峙，驚叫着，狂奔着，向山下逃竄，男嘯女叫亂成一片！

為了顧及歸雲堡衆多堡民的安全起見，沈夫人乃命令女兒，帶領着十二名星樓台長，急速趕回堡內，勸導堡民鎮靜！

沈墨玉匆匆率同十二名星樓台長，即速趕回！

歸雲堡這邊的陣營，由于沈氏夫婦昔日教導有方，尚能臨危鎮定，其中固然也不乏惶亂者，但比較起來，却能維持大局，反之南海商團方面，早已潰不成陣，相互踐踏叫囂着，一副狼狽形樣！

南海三鷗不得不前往彈壓，只是兵亂如山倒，此時此刻再也沒有什麼人聽他們的話了。

三老雖用盡了力氣，喊啞了喉嚨，却仍然沒有辦法恐制着散亂的局勢，只得悵恨的目睹手下逃散一空！

此時此刻，蘇半瓢正與沈君儒打得難分難解，在一個凌空的出勢裏，沈的長劍，像是劃空的流星，劍芒掃起了一道寒光，捲落了蘇半瓢頭上的高冠，蘇半瓢被驚嚇出了一身冷汗。

可是這個老兒，却也有他的辣手毒招，只見他鼻中怪哼一聲，身子向下一沉，左手五指箕開着，驀地向外用力推出！

他掌心裏發出了一股極大的力柱，正是此老退居湖海，苦練經年的「五行眞氣」，掌勢一撒，空中形成一個極大的氣波，砰然的一聲巨响。

沈君儒就空一滾，躲開了他凌厲的掌風，同着蘇半瓢的身子一併的墮落而下。

二人在空中的身子略一接觸，映襯着橘紅的當空，一路翻滾而下，這當口各人施出絕妙的劍招，同時出了三招，閃爍的白刃光影裏，蘇半瓢身子略偏左，沈君儒却偏向右方，似是一雙紛飛的燕子般的向兩下分開，雙雙下墮！

當他們二人站定之後，却意外的發現到，先前那種驚天動地的山崩地震，已經停止了。

此時此刻，由半山口發出了一聲嘹亮的呼叫之聲，一條黑影，疾若星殞般的，自高有數十丈的石壁之間，投身而下！

這聲呼叫，這種身勢，不僅僅使得在場的「一鳳三鷗」為之震驚，就是沈氏夫婦，以及數百名歸雲堡的弟子，也全都嚇得呆住了。

他們簡直不敢相信，竟然會有人負有如此身手？居然能由數十丈的崇嶺絕壁縱身下躍，簡直有點駭人視聽！

眼看着那條黑色人影，雙臂平分着，四平八貼的落下來，正好落在沈、蘇二人之間。

來人是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高壯年輕人，滿臉于思于思，像是甚久沒有清理過了，一雙黑亮的眸子，蘊含着銳彩精光，開闔之間，神光隱現。

這人一現身，在場衆人，竟然沒有一個認識他的；只是除去一個人——沈夫人！

事實上，沈夫人在他現身落地的一刹那，已經認出了來人，竟然是那個前此寄居在冷魂谷石洞內的少年游兆寧，她的臉色顯然變了一下！

沈君儒上前一步，厲聲叱道：「什麼人！」

現身的游兆寧冷冷一笑道：「沈堡主，你暫請稍安毋燥，且容在下代貴堡管一管這件閑事！」

說到此，他右手由身披的雀羽蓬裏執出了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那是一具髮鬚蒼蒼的老朽人頭，看在衆人眼裏，都禁不住怔了一下，在塲的「一鳳三鷗」却禁不住吃了一驚！

「丹鳳老人」蘇半瓢，神色一變道：「難道—你——？」

游兆寧冷冷一笑，目注沈君儒道：「沈堡主心存忠厚，差一點吃了大虧，這四個老兒，明面上糾衆與賢夫婦在冷魂谷對壘，暗中却差了這人，率領了百十個人，攜帶炸藥，企圖炸開歸雲堡的星樓，大擧入侵，所幸被我發現，未能得逞！」

沈君儒臉上一紅，道：「這人又是誰？」

游兆寧一聲狂笑道：「長英門的掌門人，白鶴蓋無雙！」

說到此，右手一抖，已把蓋無雙一顆人頭，忽悠悠的向着蘇半瓢的面上砸去，蘇半瓢信手一掌，劈碎在地。

沈君儒打量着游兆寧，一驚道：「蓋無雙？……沈某與他並無仇無恨！你却如此加害？」

游兆寧目光閃爍道：「此人無親無義，甘心為匪，人人得而誅之——」

說到此，他仰天一聲狂笑，隱忍在內心多年的一腔怨恨之氣，似乎方得吐出！

恍惚中，他似乎又憶及當年，目睹白鶴蓋無雙逼殺親女蓋燕玲的那塲經過……他變得熱血沸騰，殺氣膺胸，凌厲的目光，緊接着向着一鳳三鷗掃過去！

「一鳳三鷗」四個老人，對于這位猝然現身的少年，簡直摸不清楚，只是此人一出手，竟然破壞了自己方面的大計，一時都不禁把他恨入骨髓。

四老天生不服人的脾氣，自不會立時屈服在一個諱莫如深的少年人手中！

「滿天雲」任柱第一個暴怒如雷，身子一閃，已到了來人面前，狂笑道：「何方小輩，報上名來，任大爺要接你三招！」

來人冷冷笑道：「在下姓游名兆寧，原是長英門蓋無雙門下一名棄徒，多年來忍辱偷生，方取得蓋老頭無義人頭，任柱！你要與我動手，只怕難以得逞！」

「滿天雲」任柱大吼了一聲道：「看刀——」

話聲出口，緊揹身後的那口「紫金太歲刀」，「嗆」的一聲脫鞘而出，其勢絕快，夾着一縷破空之聲，直向着游兆寧面門劈到！

如此疾快的出刀之勢，武林中實屬罕見！

在破空的尖風裏，少年游兆寧左手輕起，僅以雙駢的四指，向上一箝，居然拿住了對方力劈而下的刀刃口子！

全塲陡然大驚！

任柱在游兆寧四指接觸刀身的一刹那之間，彷彿原先儲備在大臂之內的滿身力道，竟然絲毫也施展不出，手上一軟，那口刀，不知怎地，竟然到了對方手中。

在塲各人，全然一驚！

因為他們素知「滿天雲」任柱功力了得，尤其是內元眞氣功夫，已有十分火候，何以會在一個少年人手中，如此失常？

以此猜想，這少年游兆寧身上，當然是有不同凡响的功夫了，只是那是一種甚麼樣的功夫？

在塲各人，如沈氏夫婦，蘇半瓢以及胡金，海大空之流，幾乎無一弱者。

他們五個人在游兆寧一出手之間，似乎看見了游揑在刀刄上的四指，頗具扭曲巧妙之力，以他們五個人，竟然看不出那是一種甚麼招式！武林之中還從來不曾看過這樣的一種手法。

總之，任老大的那口紫金太歲刀，到了人家手上，那却是眞的！

任柱恍似由夢中驚醒一般，他大吼一聲，猛起右足，用「鐵掃帚」的橫練功力，一脚向着游兆寧雙腿上掃了過去！

游兆寧叱一聲：「討死——」

左手虎口張開，用力的向下一捺，任柱却打了個旋風，倏地翻向游兆寧身後，身子一落下來，用「雙撞掌」，吐氣開聲「嘿！」的抖出兩掌，直貫向游兆寧一雙「志堂穴」上力打過來！

游兆寧前足向前跨了一步，任柱的雙掌堪堪已接觸到他背後，他那上半個身子，霍地扭轉過來，正好迎着了任柱來襲的雙掌！

「滿天雲」任柱陡然覺出對方在轉身的一瞬間；內身骨格嘵嘵一陣密响，正與傳說中的「乾坤換體」相彷彿！

他久聞這門失傳的功力，只為昔日的「鐵門老董」所專擅，鐵門老董失踪之後，也就失傳武林，何以這個少年，竟然得擅如此玄功？

任柱一念之間，嚇了個忘魂失魄，可是再想從容退身，却是萬難！

隨見游兆寧探出的五指，竟然搶先任柱的雙掌而出，五指尚離在任面門一尺左右，却有五股尖銳的內炁眞氣，鋼爪一般的，一旋一轉，任柱頓時面目全非，悶吼了一聲，推金山，倒玉柱般的倒了下去。

蘇，胡，海三老，大吃一驚，匆匆趕過去，却只見任柱一張面，連帶着整個的頭顱，都已變了形樣，一片漿腦糢糊，駭人已極！

蘇等三人與任柱義結金蘭之好，乍見此狀，痛穿心肺，三人幾乎是同時，在轉身的一刹那間，像是三朶雲般的，已分落在游的身側左右！

三老同時出手，對付一個人，還是闖所未闖的怪事，更何況對方是一個少年！

游兆寧冷冷一笑道：「一鳳三鷗，武林禍害，今天是你們末日到了！」

左手微振，那口取自任柱手內的「紫金太歲刀」脫腕而出，化成一道紫顫顫的長虹，足足飛出了百十丈外，錚地一聲脆响，已穿入堅硬的青苔石壁，沒柄而入！

只是這手功夫，已足以令全塲震驚了。

沈氏夫婦一向自傲于沈家的不世秘功，可是今日目睹游兆寧的身手，不約而同的交換了一下目光，大感駭異，他們夫婦多少已猜知了一些游兆寧的根底，內心的惶恐驚訝，更禁不住形諸於面！

「丹鳳老人」蘇半瓢錯齒出聲道：「好個小輩，我等來此，不過是尋歸雲堡沈氏夫婦理論，又與你有何牽連？何以連出殺手，未免欺人太甚！」

游兆寧道：「沈氏夫婦對我均無恩情可言，只是堡裏的金師父和沈小姐却與我有恩，你等為惡太甚，今日一會，就算為死去的金師父復仇，亦無不可！」

蘇半瓢一雙眸子，瞇成了一道綫，嘿嘿連聲冷笑着，道：「姓游的……以老夫看來，你這身功夫，可是承自董氏門中不傳之秘？」

游兆寧冷冷笑道：「就算是又如何？」

「多指和尚」海大空，憤憤的道：「蘇大哥，事到如今，還有甚麼與他好說的，我們上！」「啉！啉！」

右手摘下了懸在頸項上的「五行輪」，「啉！」的轉動了兩下，身子向左面畧偏，拉開了架式——原來這和尚竟是出身自「行易門」的！

蘇半瓢雖然覺得這游姓少年太也扎手，可是到了這個節骨眼上，也只好一拚了，他身子向下微微一矮，那口鋒芒畢露的軟劍抖了個筆直，搭在了左手腕子上，含蓄的目光迫視着游兆寧，大有騰身而起之勢。

另一面的「蒼海萍」胡金却向右方錯開了七步，雙手交叉着向外一翻，一雙精光刺目的短劍，已持在了兩手之上！

三人這麼一拉架勢，明眼人如沈氏夫婦一望即知，三老所立的，乃是一式「三角燈」，暗含着「如意三才陣」的竅門在裏面！

沈君儒深恐游兆寧不知道厲害，有意拉上沈夫人，合三人之力，以對付對方三老。

只是他這種意念還不及向夫人透露，塲子裏已起了顯著的變化。

那個叫游兆寧的少年，已然自後領部位，抽出了一口長劍，他冷冷的道：「今日何幸如之，竟能親自一會南海四老，在下這趟劍法，得自古洞石壁，名為『伏波七劍』，共總只有七式……如果在下七劍之內不能取勝，依論劍之隱，必將喪生你等之手上！」

說到此，微微一頓，又接道：「——如果僥倖奏功，只怕你三人無一倖免！」

蘇半瓢等三老彼此交換了一下眼光，立步不動，暗中却把眞力貫足於兵刃之上！

游兆寧掌中劍，正是得自秘室「鐵門老董」的故物，鐵門老董當年即以這口劍，在古石洞內研習出這套「伏波七劍」！

說來的確有點難以令人相信，這套劍法，完全根據游兆寧掌中這口「霧潭劍」的劍氣旋迴吞吐之理所構思而成，每一式，都順乎「劍」本身的游行彈性軟軟之妙，的確匪夷所思，微妙之極！

雙方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丹鳳老人」蘇半瓢足踏魁罡，忽然叱了聲，「疾——」

那口懷抱的軟劍，舞出了一團尖圓形的護身旋光，陡然闖身而進！

左、右兩方的胡、海二人，就在此一刹那間，厲鷹搏兎般的射空而起，左右同時襲近。

胡海手中是一雙短劍，海大空是一柄「五行輪」，兩般兵刄，同時落下來，自是雷霆萬鈞之勢！

就在三老同時進招的一刹那，游兆寧掌中劍正對鼻心的向上穿空而起。

在暴伸如虹劍影裏，游的身子，像是旋風裏的一片枯萍，隨同着海浪般的劍芒一捲，變成了頭下脚上之勢，那身勢，渾然天成，眞是美極了。

這是「伏波七劍」的第一手——「海叟撒網」，如雨的劍芒籠罩之下，游兆寧如金鯉掠波似的，已躍落在海大空身側。

海和尚陡然間覺出對方劍芒侵體，「五行輪」施了一招「飛掠天星」，啉——一聲掄手劃出！

論說這一招，施展得不謂不快，也够陰損的，五行輪內兩柄尖刄，在五行輪掄出的刹時之間，驀地脫輪而出，一奔咽喉，一射小腹，破空而出。

只是游兆寧那展出劍勢，形成了一面半圓形的光網，迎着海和尚飛出的雙刄，只是一接觸，已化為紛飛的一天碎星。

（以下轉入第一六三頁）

兩期完中篇俠情故事

江陽·文
培新·圖

復仇（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棄兒自幼目睹父母慘遭屠殺，他不知道仇人是誰，但認得他們特徵，其中一幪面者曾兩次阻止同夥戮殺棄兒，恩耶？仇耶？棄兒也分不濟楚，自是，棄兒流落江湖，得一異人收之爲徒，十三年後，棄兒奉師命下山尋覓殺父母仇人，未幾遇梅威、梅雪艷父女，由梅威父女的牽引，獲一殺父仇人顏洪之下落，合力殲之，不數日，又由於梅威父女之綫引，追踪至焦家莊，找到另一殺父仇人焦獨，棄兒與梅威在前莊合力與焦獨請來的高手拚搏，梅雪艷往莊後搜索，爲焦獨趕了回來，把她摔出丈外——

寃仇兩了諧鴛侶

焦獨不敢戀戰，不敢向梅雪艷追撲過去，他匆忙在書櫃暗格中取回秘笈，便騰身一躍，直竄出窗外，消失在朦朧夜色中。

阿棄追上來時，見梅雪艷倒在地上，還以爲她受了傷，也顧不得其他，忙上前相扶。

阿棄關心之情溢於言表，問道：「梅姑娘，你可有受傷？」

梅雪艷道：「沒有。」

她隨卽站起來，阿棄才稍覺寬心。

梅雪艷担心着焦獨携秘笈遁去，忙指着那扇破窗，道：「別讓他遁走了，快追！」

阿棄抬頭一望，身形一掠，亦竄窗而出。

梅雪艷心裏是甜甜的，感動阿棄關心着自己。

不一會兒，阿棄又竄窗而入，滿臉是失望的神色。

梅雪艷問道：「焦獨呢？」

阿棄嘆了口氣，說道：「被他在夜色蒼茫中遁走了。」

梅雪艷頗覺失望，隨又想起了父親。

她又問道：「爹呢？你有碰上他？」

阿棄點點頭道：「在庭院被人纏住。」

梅雪艷道：「那我們下樓去。」

二人言罷，便聯袂奔下樓去。

待撲抵內廳時，却見解老大及鐵頭陀已爲梅威所殺，凌虛道人與金扇秀士仍併力聯鬥梅威。

此時，凌虛已身負內傷，金扇秀士亦中劍創，但是，梅威亦中了秀士摺扇射出的一枚白骨毒針，左肩傷處一陣痲軟，他忙運功迫毒，劍勢自是一慢，亦是不能佔得上風，與凌虛金扇二人堪堪敵個平手。

阿棄低叱一聲，掄劍加入戰團，梅威精神一振，揚劍直點凌虛面門，凌虛剛才吃了阿棄的虧，一見阿棄心頭已是一慑，忙舉起麈拂相迎，却料不到梅威這一招是虛着，劍勢才送去一半，手底又是一翻，直撩凌虛胸腹要穴，凌虛猝不及防，當堂肚破腸流。

金扇秀士見勢不佳，忙往後一掠，手一按摺扇彈簧，「卡刷」一聲又射出數枚白骨毒針，隨卽雙足一騰，直往院中一棵大樹上躍去，想要遁走。

阿棄搶前掄劍一圈，一團銀光便將射來的白骨毒針全部砸飛，隨手甩劍射去，「撲」地一聲，寶劍直貫背心，把金扇秀士活生生的釘在大樹上。

這時，梅威亦在女兒扶持之下，跌坐地上，運功祛毒，只是白骨針毒性甚烈，梅威滿頭是汗，傷處仍是黑腫未消。

阿棄見狀，忙飛身上樹，抽回寶劍，又在金扇

秀士身上搜出解藥，把藥丸給梅威服用了，果然片刻之間，黑腫處流出一縷烏汁，便自平復消退。

梅威抬頭一顧，心中頗表感激，問道：「閣下是誰？」

梅雪艷在傍代替答道：「爹，他叫阿棄。」

梅威見女兒與阿棄相識，頗爲訝異。

梅雪艷跟着又說道：「爹，他是來找你的。」

梅威更覺愕然，問道：「閣下是來找我？」

阿棄也不知如何作答，只是點點頭。

× × ×

翌日清晨。

樹林中，斜陽映入，四周靜悄悄的。

阿棄約了梅威到此相談，他天未亮便在此等候，看見梅威來到，阿棄便以晚輩身份上前行禮。

阿棄道：「有勞前輩駕臨。」

梅威微微一笑，也隨卽還禮道：「蒙閣下約我到此，想必有要事相談。」

阿棄點點頭，道：「正是。」

梅威問道：「請問是何事？」

其實他的心裏也有諸多猜忖，昨晚阿棄似是碍於自己女兒在場，諸多不便，說話也就吞吞吐吐。不過，梅威對阿棄似有好感，故大清早便應約來了。

阿棄略爲沉吟一下，長嘆一聲，道：「昨晚聞得老前輩道起焦獨等人誤殺周和夫婦，不知眞有其事否？」

梅威聽罷一怔，仔細端詳阿棄一下，又從雪艷口中獲悉阿棄七歲喪父母的事，忖思果然是不錯，阿棄就是周和之子，料不到十三年後，竟然學到了驚人武功。

梅威一時之間，竟錯愕到不知作答。

阿棄乃追問道：「老前輩，可否將此事眞相見告？」

見阿棄緊緊追問，梅威陡地心裏作出一個主意，決定暫行不將自己之眞面目相告，因爲眼前焦獨蓋天二人仍未授首，自己雅不欲多生枝節。

於是，他輕嘆一聲，道：「周和夫婦的確是爲焦獨等人所殺，十分可惜。」

阿棄道：「請問前輩，當時襲殺周氏夫婦之賊徒，共有幾人？」

梅威道：「共有四人，其一爲『三寸追魂』顧洪，其一爲『鬼手魔刀』焦獨，其一爲『飛蟒閻王』蓋天……」

他說到此，乃遲疑地說不下去。

阿棄本來就認定梅威就是那腰掛着鳳形玉扣的蒙面客，如今見他說到此便說不下去，疑念叢生。

阿棄臉色一沉，問道：「請問第四人是誰？」

梅威哂然道：「此人姓毛名其仁，外號『蒙面菩薩』，腰佩鳳形玉扣。」

梅威此話一出，阿棄陡地暗道一聲慚愧，心情也開朗起來，他本來就喜歡梅雪艷的，雅不欲她的父親是自己的仇家。

不過是梅威此言，亦未能令人盡信。

阿棄也就頗感爲難地楞在那裏。

梅威乃問道：「然則閣下爲周和之何人呢？」

阿棄陡感凄然道：「在下爲周和之子。」

梅威故作訝然，道：「周和之子竟未死耶？」

阿棄道：「當日是蒙面人救在下一命，殺吾父，則算是仇人，救吾命，又算是恩人，眞是爲難之極呀！」

梅威道：「然則此次閣下追殺顏洪焦獨，是爲亡父報仇了？」

阿棄道：「老前輩此言不錯，只是昨晚竟讓焦獨遁去。」

梅威道：「閣下倒不必爲難，想那焦獨此去，是往投靠『飛蟒閻王』蓋天的。」

阿棄道：「然則老前輩知否蓋天居住何處？」

梅威道：「當然知道。」

阿棄道：「那麼請老前輩告知蓋天居址吧。」

梅威道：「閣下何必焦急？」

阿棄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晚輩又如何不急！」

梅威道：「閣下果然是個孝子，我亦十分欽佩，只是蓋天武功比焦獨顏洪爲高，他的三節鞭有一招殺着，不可不防。」

阿棄道：「是什麼殺着？」

梅威道：「此招式名『魂歸地府』，我們不妨拔出劍來，讓我以劍作鞭，模仿一番，看你如何解拆？」

阿棄道：「也好。」

言罷，他「唰」地一聲，拔出劍來。

梅威亦拔出了劍。

梅威道：「現在你不妨持劍向我左胸刺來。」

阿棄持着劍，却仍遲疑不決。

梅威催促他，道：「不必遲疑，出招吧！」

阿棄陡地想到父仇，一時氣血上湧，歹念横生，眼中殺機已露，大喝一聲，竟是劍勢往梅威左胸遞去，却又中途變招，手腕一彈，陡施殺着，劍尖幻起漫天劍花，竟把梅威胸腹大穴全部罩住，眼看梅威立斃劍下。

電光火石之際，好個梅威冷哼一聲，身形往後一仰，竟施展鐵板橋功夫，雙腿往上一踢，阿棄知道厲害，身形一拔，直掠過去。

就在阿棄凌空越過之際，地上的梅威已左手按地，右手劍反刺上去，迅疾凌厲無比。

梅威也已動了眞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想就此殺死了阿棄的。

此時阿棄身軀凌空，而梅威之劍招亦迅疾無比，眼看避無可避，要濺血五步了。

「爹，住手！」

梅威陡地聽見女兒叫聲，恍如霹靂一聲，清醒過來，便身形往斜一滾出丈外。

阿棄以梅威陡地變劍，禁不住冷汗直冒，剛落地站定，猶自滿面通紅，慚愧不已。

梅威亦已經翻身站起，還劍入鞘，微笑而立。

梅雪艷匆匆跑來，滿臉驚愕之色，待看見二人均無傷損，才鬆了口氣。

她匆匆向父親問道：「爹，剛才你們爲什麼打起來？」

梅威哈哈仰天大笑，道：「剛才我們是試招，我在敎他迎戰蓋天之道。」

梅雪艷鬆了一口氣，轉向阿棄問道：「是眞的麼？」

阿棄仍在爲剛才失招之事慚愧，也慚愧於自己竟然要暗算對方，不料反敗在對方手下。

聽見梅雪艷這麼一問，他怔地抬頭，訕訕答道：「是眞的。」

梅雪艷本來就有些懷疑阿棄對待自己父親的態度，二人說話也吞吞吐吐的，像有什麼隱情，實在令人担心。

今早醒來，不見了父親踪跡，待找到這裏來，却看見他正與阿棄在林中拚死決鬥，所以梅雪艷忍不住大聲叫住手。

倒是這一叫，救了阿棄這條命。

梅威本來亦無傷人之心，但爲了阿棄陡施殺着，梅威也就本能地起了反應，也施展殺着來對付對方了。

學武的人，反應敏銳驚人，且通常是壓力越大，反抗越强。原也不足爲奇。

只是梅威陡施殺着之際，却藏爲隱秘不可測之機心，是令他亦自感慚愧不已的。

誤殺周和夫婦，已是終生抱憾之事，如今，豈可一誤再誤，再去擊殺周和的孤兒？

梅威便和氣地對阿棄道：「剛才一招式，便是蓋天的殺手鐧，對陣時不可不防。」

阿棄滿心感激，點頭應道：「多謝老前輩的指引。」

梅雪艷道：「爹，那麼你該敎他破蓋天這一招秘訣。」

女兒是追自己說了，梅威也就哂然一笑道：「其實破此招之法並不難，只是運用之妙，要存乎一心。」

阿棄忙凝神靜聽。

梅威又說道：「你一劍刺去時，劍勢該似虛還實，劍勢遞到一半時，不該變換招式，而應該以虛變實，疾刺過去，待他閃避時，你不該用天鷹搏擊招式而不妨用滾地龍招數進襲。」

阿棄聽了，記在心中。

× × ×

梅威答應讓阿棄一起跟去找蓋天焦獨他們報仇，他買了三匹馬，三人便乘馬往北而去。

梅威以阿棄穿得襤褸，替他買了一套新衣服，益發顯得阿棄挺拔不凡，他坐在馬上也神氣的很。

梅雪艷看了很高興，便開玩笑地道：「阿棄哥，我們比賽，看誰的馬兒跑得快？」

說完，她一抖韁繩，馬兒撒開四蹄，疾馳而去，揚起一縷塵埃。

阿棄忙亦雙腿把馬肚一挾，抖動韁繩，馬兒亦奔馳追去。

梅威看了，禁不住哈哈大笑。

他爲這對小兒女的天眞所感染了，他們還這樣年輕，什麼事都這麼有興緻。

他又覺得阿棄人品很不錯，也配得上雪艷，只是……

他陡地心情沉重起來。

阿棄武功雖然較雪艷爲高，却因爲平時少騎馬，多是雙腿跑路，所以他的騎術不高明，終追不上梅雪艷。

還是梅雪艷把馬勒停了。

她神色活現地說：「阿棄哥，看你滿臉塵埃，像個泥菩薩哩。」

阿棄用手抹抹臉龐，果然滿手黃塵，也禁不住傻笑起來。

他是個木訥老實的青年，就是一句俏皮話也不會說，梅雪艷偏喜歡他這些。

這時，梅威也策馬追上來了，他哈哈一笑道：「孩子，不可以欺負人！」

梅雪艷嘟着小嘴兒，道：「誰欺負他？」

跟着她又斜睞着阿棄一眼，道：「不信，你可以親口問問他。」

阿棄漲紅了臉，訥然道：「她……她沒有欺負我。」

阿棄憨態可掬，惹得梅雪艷噗嗤一笑。

她還是個童心未泯的女孩子，要再出言逗他，梅威出言勸止了。

梅威道：「孩子，別胡鬧了，前面就是十里舖

，咱們先去找家飯店吃點東西，再行趕路吧。」

梅雪艷只好點點頭，道：「好吧。」

三人一抖韁繩，三匹馬兒，各自撒開四蹄，聯袂直往前面不遠的鎮甸馳去。

× × ×

黃昏，三人抵達大名府找了家客店安歇下來。

梅威要往城西找一位朋友，便關照女兒在客店裏等候他。

梅威道：「孩子，我要往城西洪勝鏢局找李叔叔。」

梅雪艷道：「是李標叔叔？」

梅威道：「是的。」

梅雪艷道：「他來了大名？」

梅威道：「他來探查蓋天的下落。」

梅雪艷道：「好吧，我和阿棄哥在客棧裏等你回來好了。」

梅威道：「你不要欺負他。」

梅雪艷俏皮地一笑，道：「爹放心好了。」

梅威又道：「蓋天可能就藏匿在大名府附近，他的爪牙衆多，你和阿棄要小心。」

梅雪艷道：「那些跳樑小醜，我一個人也不怕他們。」

梅威知道女兒好勝心强，也就哂然一笑，道：「你不怕也好，只是諸事小心，待我回來，再從長計議。」

梅雪艷道：「好吧。」

於是梅威身形一幌，竄窗而出，掠過重重屋宇而去。

梅雪艷便往隣房去找阿棄，她敲敲門，便推門而入。

房裏的阿棄以爲是什麼人，怔然持劍在手。

梅雪艷哂然笑道：「你拿着劍做什麼？」

阿棄臉容一寬，道：「我以爲是誰。」

梅雪艷道：「難道你以爲我是蓋天？」

於是兩人相顧笑了起來。

梅雪艷道：「阿棄哥，大名府很是熱鬧，你陪我到街上逛逛，如何？」

阿棄道：「令尊吩咐過，我們還是待在這裏，暫時不露臉爲佳。」

梅雪艷道：「可是我肚子餓，難道不想吃飯了？」看見梅雪艷鬧蹩扭，阿棄也有些忙亂了，他拿出兩個饃饃。

阿棄道：「肚子餓？先吃兩個饃饃怎麼樣？」

梅雪艷道：「我不吃。」

她伸手過來拉住阿棄，道：「樓下就是飯舖，我們下樓吧。」

這間客棧樓上是客房，樓下廳堂是飯舖，倒也方便。

阿棄跟着梅雪艷下樓，店夥忙躬身上前招待，把二人引到一張桌子傍。

店夥道：「兩位客官要吃點什麼？」

兩人坐下，梅雪艷便吩咐店夥道：「給我來兩斤牛肉，一隻燒鷄，兩斤上酒。」

阿棄道：「梅姑娘，吃得完嗎？」

梅雪艷笑笑，道：「阿棄哥，你太瘦，該多吃一點。」

她對阿棄很體貼，很關心。

爲了梅雪艷的原故，阿棄越發不肯相信梅威是殺父仇人了，這次跟隨他們父女來到大名府，一方面是想多親近梅雪艷，這個純樸的青年，對這位嬌俏的少女，已深深迷戀上了。

阿棄只希望與梅威父女聯手，殺了焦獨和蓋天，然後梅威會帶他去找那神秘的蒙面人報仇。

梅雪艷看見阿棄楞楞的坐在那兒，她嫣然一笑，問道：「阿棄哥，你在想些什麼？」

阿棄忙陪笑道：「沒有，只想着這些日子，和你們在一起。」

梅雪艷道：「開心嗎？」

阿棄默默頭道：「是的，只是殺了焦獨和蓋天，我恐怕要跟你分手了。」

梅雪艷道：「爲什麼？」

阿棄道：「我的仇家，除了焦獨蓋天和顏洪三人，還有一位蒙面人。」

梅雪艷道：「你要單獨去找他？」

阿棄道：「是的。」

梅雪艷道：「我們帮你去找。」

阿棄很是感動，却是面有難色，道：「梅姑娘，這怎能勞煩你呢？」

梅雪艷道：「爲什麼不？你帮我們同心盟清理門戶，我們怎不可以帮你報仇？」

阿棄沉吟着沒有回答。

這時候，店夥端菜及捧酒來了。

店夥道：「兩位客官，酒菜來了。」

梅雪艷把壺倒了兩杯酒，一杯遞給阿棄，她舉着杯酒，道：「阿棄哥，預祝你報仇成功。」

兩位年青人喝乾了杯中的酒。

陡地，兩人都覺得不妙，頭暈目眩的，人像要倒下去……

× × ×

梅威到城西大街去。

遠遠看見「洪勝鏢局」的招牌，大門口有兩個勁裝持刀的漢子在守衞着。

梅威故意走進轉角的小巷裏去。

他是不願意讓人看見他走進「洪勝鏢局」，因爲一路上，他就小心提防着是否有人跟踪他，他知道蓋天的潛勢力很大，在非不得已之時，他不願意蓋天知道李標也是同心盟裏的人。

梅威走到小巷裏，四顧無人，身形一縱，便施展輕功直掠上牆，隨即跳進「洪勝鏢局」的後院裏去。

奇怪的是後院裏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他幾個起伏，掠出後院，到西偏廂房去，敲敲門，也無人應聲。

戮破窗紙望入去，房內是沒有人的。

他早跟李標約好了，在梅威抵達大名府後，他便到「洪勝鏢局」後院的西廂房與李標相見，難道李標出外了。

梅威穿廊過廳的跑過兩重院落，奇怪的是沒有碰上任何人，難道鏢局裏的人都不在？

他撲出內廳去，遠遠看見「洪勝鏢局」的總鏢頭「鐵胆神英」封凱和李標在對坐着，二人不言不動，傍邊也沒有任何人。

梅威覺得奇怪，便直撲進廳內，赫然發現二人已死，背心各中一飛蟒金刀，知是蓋天所爲。

陡地聽見蓋天哈哈狂笑，梅威轉身一望，見門口已站着蓋天，焦獨和大羣武士。

蓋天上前道：「姓梅的，今天你是自投羅網了。」

焦獨也面露得意之色，道：「李標已死，他約好的人也給我們中途截殺，如今你是孤掌難鳴，我看你還是乖乖的投降吧。」

原來，梅威知道蓋天武功高强，黨羽衆多，所以由李標代邀武林同道多人，來大名府「洪勝鏢局」商議，準備伺機聚殲蓋天這一羣人的，不料蓋天先下手爲强，梅威聽見焦獨此言，不禁神色大變。

蓋天乾咳了一聲，道：「你的女兒和那小子亦已在飯店中毒被擒，如今是剩下你一人了，姓梅的，咱們過去是朋友，今天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恨的，只要你不再追究同心盟的事，咱們也就放你一條生路。」

梅威聽說女兒和阿棄亦已被擒，心中是半信半疑，又怒又急。

他「刷」地拔出寶劍，怒道：「就憑我手中這位朋友，我梅某今天倒不怕你們人多！」

蓋天與焦獨見狀一怔。

焦獨道：「你要硬闖！」

梅威冷冷一笑道：「只怕你們也困不住我！」

蓋天面色一變，手一揚，馬上有十多人持着兵刃撲攻過來，梅威一撩一圈，要出一團銀光，如飛瀑般的直瀉而下，「錚錚」刀劍交擊之聲，梅威一出手便用八分眞力，直砸飛了幾件兵器，十多個人紛紛往後退去。

梅威劍如靈蛇，蜿蜒飛舞，低叱一聲，竟是身隨劍轉，疾掠過來，劍芒已從人影急轉中飛出，直指蓋天的咽喉。

本來，二人是距離二丈之外，電光火石之間，蓋天料不到梅威劍勢身形之迅疾，宛如電射一般，劍尖已迫近自己咽喉，嚇得忙把頭一仰，施展鐵板橋功夫，堪堪閃過。

梅威見對方人多勢衆，又担心着女兒安危，也不敢戀戰，所以一出手便用殺着絕招，打算擒賊先擒王，先把武功最强的蓋天幹掉。

蓋天也知道梅威技業不凡，不過蓋天外號「飛蟒閻王」，武功當然也不弱，所以一對上了也便立施殺着。

蓋天仰身一倒，是要施展「魂歸地府」招數，雙手按地，雙腿連環踢出。

梅威早就想好了破這招式的方法，故意凌空閃掠過去，地下的蓋天右手持鞭往上疾點，迅疾凌厲之極。

眼看梅威要濺血身亡，不料他手中劍一擋，借勢一彈，竟是借了蓋天這一鞭點刺之力，身形像隻大鳥般的從人羣頂上直飛掠去。

梅威劍招身法之快，眞是匪夷所思，蓋天一點不中，轉身躍起，已見梅威掠出三四丈之外，雙脚一點地，便往大門方向奔去。

蓋天喝道：「追！」

他話剛出口，手已一揚，但見寒星點點，他已射出「飛蟒閻王」藉以成名的「飛蟒追魂金刀」，一發便是九柄，那「飛蟒追魂金刀」身形纖薄無比，餵有劇毒，發射時一縷閃光，却沒有暗器破空之聲，是以武林中很多高手，因爲防不勝防，多傷於刀下。

梅威因爲早就提防着蓋天會射出暗器，所以逃走時也分神注意着背後動靜，一見九縷閃光襲至，他頭也不回，劍往後一撩個劍花，劍芒振起，那襲來的九柄飛刀被振得往回射去，剛好把衝過來的幾個人射中了，慘叫幾聲，幾個人倒地輾轉，後面追來的人去勢一慢，梅威已直撲出去。

不料剛掠出外邊一重院落，已有十數人由大門及外廳處撲過來，各人分持兵器猛撲，死命要把梅威截住。

梅威手中劍宛如蛟龍，左右翻飛，「錚錚錚」幾聲，直把衆人迫退。

他便身形一拔，直飛出牆外。

蓋天與焦獨追到前院時，已見梅威逃脫，蓋天知道他輕功超卓，無法追趕，乃不禁跺足長嘆。

焦獨更是大驚失色，道：「蓋兄，這回放虎歸山，該怎麼辦？」

蓋天眼珠一轉，隨冷笑道：「我已派人在飯舖用藥迷倒他的女兒，有了他的女兒在手中，還怕引不到他再投羅網嗎？」

焦獨道：「蓋兄，這次可要重新佈置一番，別讓他又逃脫了。」

× × ×

梅雪艷和阿棄在飯舖中被蓋天的手下做了手脚，兩人的江湖閱歷還淺，着了道兒。待醒來時，二人已發現身被鐵索綑綁在柱上，動彈不得。

這是一個水牢，有幾個勁裝武士在守衞着，他們在那邊桌子傍押寶喝酒，呼盧喝鴙的十分熱鬧。

梅雪艷和阿棄的劍就放在桌上，作爲他們的賭注。

其中一個武士說：「我來押這口寶，要是我勝了，這把劍就歸我所有。」

另一個武士道：「怕你沒這份運氣哩。」

正說話時，陡地聽到「錚」地一聲，原來水牢中的阿棄已暗運神力，竟把身上鐵索掙斷了，恍如猛虎出柙般，「劈拍」一聲，一掌將水牢的鐵柵也砸破了，直衝出來。

幾個武士嚇得魂飛魄散，忙執起兵器抵抗，却被阿棄一雙肉掌打得東翻西倒，阿棄趁勢搶回寶劍，寒光一閃，「卡察」一聲，阿棄已削斷綑綁在梅雪艷身上的鐵索。

阿棄便與梅雪艷逃出水牢。

這裏原來是蓋天在大名府郊外的莊園，裏面有武士百數十人守衞着，蓋天的手下爪牙在飯舖暗算了阿棄和梅雪艷，便把二人移到這裏來扣押着，並派人往「洪勝鏢局」通知蓋天的，不料蓋天還沒有趕回來，倒讓阿棄和梅雪艷二人逃出水牢了。

阿棄和梅雪艷蹩了一肚子氣，二人持劍揮舞，見人便殺，那百數十人雖然拾命相撲，却被二人如虎入羊羣般，直殺得屍體遍地。

阿棄本來是想帶梅雪艷逃回客棧去的，只是梅雪艷殺得性起，却賴着不肯走。

梅雪艷道：「這裏大概是蓋天的巢穴，正是入虎穴，取虎子，焉可便走！」

說着，便持着劍，舞動一團銀光，左右劈殺，殺進了蓋天的寢房。

蓋天的幾個姬妾嚇得鶯燕亂飛，梅雪艷和阿棄聯袂衝進去大肆搜查。

阿棄問道：「梅姑娘，你要找什麼？」

梅雪艷道：「找尋那梵文秘笈和幻形劍。」

× × ×

梅威跑回客棧，不見阿棄和女兒踪跡，便知道剛才蓋天說的話是事實，慌忙趕往城郊蓋家莊去。

正在這時，蓋天焦獨一羣人也回到蓋家莊，正碰上阿棄和梅雪艷在寢房裏。

阿棄和梅雪艷一怔，回頭一望，看見蓋天和焦獨一行人站在門口。

蓋天冷冷一笑道：「哼，孤男寡女的，偷進人家寢房，意欲何爲？」

梅雪艷又羞又怒，道：「蓋天，焦獨，你們快拿出梵文秘笈和幻形劍，本姑娘饒你們一命！」

蓋天道：「好大的口氣！」

焦獨罵道：「臭丫頭，納命來的該是你！」

言罷，二人首先撲入，梅雪艷戰住焦獨，阿棄戰住蓋天。

寢房的地方狹小，阿棄和梅雪艷相繼跳出，却被門外的武士們糾纏着，雙方在後院拚死相搏。

陡地，蓋天和焦獨再走出房來，蓋天手中赫然持着一柄蛇形怪劍。

他喝道：「讓開！」

那纏鬥着阿棄和梅雪艷的武士們立時散開，在二人周圍緊緊地包圍成一個圓圈。

阿棄和梅雪艷注視着蓋天手中的怪劍。

梅雪艷低聲道：「小心，這就是幻形劍。」

阿棄輕點點頭，持劍戒備着。

蓋天已踏步上前，道：「就憑我『飛蟒閻王』和這把幻形劍，就鬥得過你們，你們兩個乾脆一起上吧。」

說罷，手中幻形劍晷晷幌動，竟發出陣陣眩目的幻影，恍惚是幾把劍疊在一起似的，令人看了眼花撩亂。

阿棄定一定神，道：「梅姑娘，你就替我押陣，讓我去鬥他！」

梅雪艷替他担心，道：「讓我先上。」

阿棄道：「我自有破他幻形劍之法。」

梅雪艷也不堅持，只好點點頭，道：「你要小心。」

阿棄道：「放心。」

他踏步上前，低叱一聲，撩劍直刺蓋天左胸，蓋天也不閃避，提劍一迎，幻出千百個劍形，「錚」地一聲，震得阿棄虎口酸痛，才知道幻形劍的威力十分厲害，不但眩人眼目，而且能發出一股强烈的震力，不由心中駭然。

蓋天此時得勢不饒人，手中幻形劍舞動得幻影如山，一陣陣豪光閃動，直迫得阿棄狼狽不已，傍觀的梅雪艷也是十分焦急。

幸虧阿棄閃避得宜，他決定不跟蓋天手中的幻

形劍硬碰。

蓋天見二十招內仍未能取勝，乃要施展「魂歸地府」那一絕招，陡地身形一仰，左手按地，阿棄心中冷笑，故意躍攻過去，蓋天雙腿連環踢出，「撲」地一聲，阿棄被踢個正着，身體像斷線紙鳶般直飛過去，跌在三丈之外。

梅雪艷睹狀大驚，正要撲去搶救，焦獨一擺手中鬼頭刀，把她截住。

電光石火之際，蓋天身形一拔，亦直掠過去，打算給重傷的阿棄補上一劍，眼見避無可避，閃無可閃之際，重傷臥地的阿棄陡地如彈丸般似的彈起，身劍合一，將蓋天凌空刺個正着，鮮血四濺，蓋天當堂身亡。

事情變化得非常突然，嚇得焦獨等人呆了，梅雪艷也興奮得楞在那裏。

只聽得一聲大叫：「好！」

原來梅威已掠入，剛才的情形，他也看得清楚，阿棄是故意讓蓋天踢中一脚，却是借勢卸去蓋天脚上的勁力，故意飛出三丈之外，裝做重傷的樣子，好讓蓋天追過來，却在蓋天不提防之際，迎劍刺去。

阿棄刺死了蓋天，自已捱了一脚，也受了點內傷，可是梅威及時趕到，三人合力追殺焦獨等人。

焦獨等人見蓋天已死，俱嚇得心胆破裂，各自四散奔逃。

梅威故意讓阿棄親手殺死獨焦，他「刷刷」數劍將焦獨迫退之後便轉身協助女兒追殺其他武士。

焦獨不敢戀戰，正要躍上圍牆逃走，阿棄已身形如輪的滾地而至，「刷」地一劍削斷焦獨雙足，再一劍削去他的頭顱。

× × ×

三四馬往南而去。

他們並轡而行，阿棄和梅雪艷是眉飛色舞，與高彩烈，只有梅威，他的眉目之際似有隱憂。

他知道同心盟清理門戶的事已了，而阿棄報仇之願未遂，自己是要履行諾言，帶他去找蒙面人的了。

看來，這似是無可迴避之事，莫不是命運的安排如此？

梅威想到這裏，嘴角禁不住泛出一縷苦笑。

他又想到女兒，看見她和阿棄有說有笑的，相處甚洽，心頭一樁心事是放得下了，阿棄是個忠厚人，很配得起梅雪艷。

該怎麼辦？

這時，他們是取道山東往金陵去的。

梅雪艷陡地轉頭問父親，道：「爹，別忘了帶阿棄哥去找那蒙面人。」

梅威只好應了一聲道：「嗯。」

抵達濟寧歇宿一宵。

夜，阿棄睡得很甜，陡地他發現客店房中走進有人。

阿棄喝道：「誰？」

「是我。」

聽見是梅威的聲音。

阿棄忙翻身坐起，道：「原來是梅老伯，甚麼事？」

梅威道：「你快穿上衣服，蒙面人已找到，他就在店後的小樹林。」

阿棄訝然道：「是麼？」

梅威道：「我先去纏住他，不要叫醒雪艷，知道嗎？」

言罷，竄身出窗，在黑暗中逸去。

阿棄忙穿衣携劍，撲窗追去。

好容易撲到店後小林中，靜悄悄的那裏有人？正在迴顧中，陡地發現那邊黑暗中走出一個人，赫然是蒙面人。

蒙面人道：「你是找我？」

聲音是低沉蒼勁，却又有點兒像梅伯伯。

阿棄道：「是的。」

蒙面人又問道：「梅威中了我一劍，溜走了，你不妨告訴他女兒，怕一年之內，難再見她父親之面。」

阿棄聽了大怒，道：「好吧，梅老伯一劍加上我父母之死，這筆賬今天一起了結吧！」

蒙面人道：「孩子，只是你父母爲焦獨誤殺，我亦爲此事抱憾至今。」

語氣中似有悔意，阿棄頗爲感動。

阿棄答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今天是非報不可，看劍。」

他以蒙面人能劍傷梅威，定是個强敵了，所以，阿棄出手便是險招，劍隨身轉，施起一團銀練，直逼過去。

蒙面人道：「來得好！」

提劍相迎，「錚錚」二劍相交，瞬眼間已過十多招，的確是迅疾之極。

阿棄覺得對方劍術並不如想像中的厲害，便把無名老人所授之絕學拚力使出，蒙面人倒全是招架之勢，並無還擊之意。

阿棄手中劍招如狂風驟雨，更如緊密，陡地蒙面人中門大開，阿棄乃使出一招「丹鳳點頭」招式，一劍疾刺過去，劍芒暴長三尺，眼看蒙面人要胸腹中劍，血濺當場。

「爹！爹！」





陡地聽見梅雪艷的叫聲，阿棄心頭一怔，手底一翻，便已變招。他陡地不忍殺死眼前的蒙面人，已挑去他的面幕。

赫然是神色灰敗的梅威。

剎那之間，阿棄明白了眞相，竟是楞住了。

梅雪艷跑來，手裏拿着一封信，道：「爹，你爲甚麼要走！不理我？」

梅雪艷又問阿棄道：「你爲甚麼又跟爹鬥起來？」阿棄無言以對，長嘆一聲。梅雪艷好生奇怪，氣得跺足道：「你們爲甚麼都不說話？」

陡地，她看見扔在地上的蒙面黑巾，整個人也呆了，她終也明白過來，眼前是怎麼一回事了，她想哭，又想笑，眞要發瘋！

「爲甚麼這麼巧，爹會是他的殺父仇人？難道，這是命？這是命？」

阿棄「錚」地還劍於鞘，他垂着頭轉身走了，留下梅雪艷和她的爹。

她陡地哇然抱頭大哭，梅威過去環抱着她輕拍着她的肩道：「孩子，爹是無辜的，你相信嗎？」

梅雪艷噙着眼淚，點點頭。

梅威又道：「你年紀大了，爹照顧你也够了，去吧，快去追他去。」

梅雪艷依依不捨，道：「爹！」

梅威道：「快去，聽爹的話。」

× × ×

東方悠現出一片彩霞，已是破曉時分，地上的霧，漸漸消散。山崗上，梅雪艷追上阿棄。

她大叫道：「阿棄哥，等我。」

她終追到了，撲進這位緊鎖着雙眉的少年底懷裏。

（續完）

劍氣如虹霜滿天

（本文承自第一五四頁）

在冷森森的劍芒光影裏，但聽得海和尙一聲慘叫，一顆光禿禿的和尙頭，連同着兩截斷肢，直飛出數丈以外，叭叮！一聲，墜落在地。

「蒼海萍」胡海一聲狂嘯道：「好小輩！」他身子弓伸之間，箭也似的射空而起，一雙短劍劍尖上光芒大盛！

敢情這老兒也習過劍術，只是火候尙輕，加以入門功夫，非正宗之流，入門畧有偏差，影响日後成就極大，可是畢竟不同一般！

一雙短劍暴伸的劍氣裏，旋風般的絞動着，直向游兆寧立身處偎近！

游兆寧一招得勢，信心大增，迎着胡海來犯的勢子，他第二招「槳掄三江」平胸而出！

「霧潭劍」尖上，隨手揮出丈許寒光，不容胡海身子闖進，只是一掃，胡海已齊腰斬爲兩截！

持着雙劍的上半截體軀，翻滾在泥地間，幾經轉折騰翻，才不再動了！

在場諸人，都看直了眼，這是他們平生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劍招！

在衆人驚嚇駭絕的一刹那之間，「丹鳳老人」蘇半瓢帶着一聲長嘯，在環身的劍光影裏，怒攻而上！雙方的劍刄交接了一下，蘇的身子兎滾鷹翻的已到了游兆寧身後。

這老頭兒掌中的軟劍，繞出了一圈環狀的劍光，直向着游兆寧當頭罩下。

游兆寧雙肩一振，那襲雀羽披風平張而開，無形中成了一面扇形的屛障。

在此一瞬間，「伏波七劍」中的第三式「太公一桿」已施展出手！

衆人只看見他手裏的長劍一點而收，帶着一道弧形的劍光，游兆寧躍出了兩丈以外！

寶劍「嗆！」地一聲，收入鞘內。

再看對方「丹鳳老人」蘇半瓢，身形踉蹌着坐倒在地，在他兩肩之間，不過現出了一道極細的紅綫，甚至於連血也不曾流出半滴。

就這麼，他慢慢的委下了身子，不再動了。

明眼如沈氏夫婦者，已然看出來，游兆寧這一點之威，乃是利用劍氣的銳力，點穿了蘇的眉心祖竅！

元兇大惡一死，隨行的猢猻，儘自逃散一空！

沈君儒恭敬上前，抱拳道：「游大俠技驚乾坤，沈某欽佩之至！」

他轉過身來，急尋內子，不知何時，沈夫人竟然不在眼前，人羣裏姍姍步出了沈墨玉。

游兆寧目光接觸到她，就像是磁石引針般的再也不動了……良久，游兆寧緩緩的轉過身子，向嶺前步下，沈墨玉怔了一下，急轉望父親，吶吶道：「爹……女兒不孝……」

她拔足飛奔一直趕上去，努力的追近了他，氣吁喘喘的把頭依枕在他肩上，偏過面來，報以甜美的一笑。

雲破日出，陽光把他們的影子拉得長長地，一直向冷魂谷下伸展下去……

（續完）